

上海辭書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第一一九冊

本書是宋代現存全部文章的總集，包括辭賦、駢散文和詩詞以外的其他詩文。收錄兩宋九千餘位作家的各體文章十餘萬篇，總字數約一億。內容遍及歷史、文學、藝術、哲學、宗教、經濟、教育、軍事、法律制度等各個方面。

全
宋
文

上海辭書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第一一九册



目錄

全宋文卷二五五七

劉 弇 一一

策問第一		一
策問第二		二
策問第三		三
策問第四		四
策問第五		五
策問第六		五
策問第七		六
策問第八		七
策問第九		八
策問第十		九
策問第十一		一〇

策問第十二 一一

策問第十三 一二

策問第十四 一三

策問第十五 一四

策問第十六 一五

策問第十七 一六

策問第十八 一七

全宋文卷二五五八

劉 昇 一二

策問第十九 一八

策問第二十 一九

策問第二十一 二〇

策問第二十二 二一

策問第二十三 二二

策問第二十四 二三

策問第二十五 二四

策問第二十六	二四
策問第二十七	二五
策問第二十八	二六
策問第二十九	二六
策問第三十	二七
策問第三十一	二八
策問第三十二	二九
策問第三十三	三〇
策問第三十四	三〇
策問第三十五	三一
策問第三十六	三二
策問第三十七	三三
策問第三十八	三四
策問第三十九	三五
策問第四十	三六
策問第四十一	三七

策問第四十二	三八
策問第四十三	三九
策問第四十四	四〇
策問第四十五	四一

全宋文卷二五五九

劉 弇 一三

吉州新修小廳記	四三
吉陽持正堂記	四四
愚堂記	四七
蟠齋記	四八
禾山龍溪亭記	五〇
吉州新修天慶觀三清殿記	五二
重脩共樂亭記	五四
足齋記	五六
澄碧軒記	五七
獨遊狼山記	五九

全宋文卷二五六〇

劉 弇 一四

海門按田書陸瓊橋壁……………六二

書隱居王適中壁……………六四

太史箴 并序……………六四

紹聖元會頌 并序……………六六

宋高士何君墓誌銘……………六七

宋居士王君墓誌銘……………六九

劉伯景墓誌銘……………七一

宋鄧夫人墓誌……………七四

宋歐陽文叟墓誌銘……………七五

蕭孝廉墓表……………七七

全宋文卷二五六一

劉 弇 一五

宋故王君章墓誌銘……………八〇

王公權墓誌銘……………八二

冲厚居士劉君墓誌銘 八三

壽安縣君張氏墓誌銘 八五

宋故劉先生墓誌銘 八七

觀禪師碑 八九

代祭王荆公文 一 九一

代祭王荆公文 二 九二

代祭鄒通直文 九三

代祭王夫人文 一 九三

代祭王夫人文 二 九四

代祭王夫人文 三 九四

代謁文宣王文 九五

代謁兗國公文 九五

代祭順濟龍王文 九五

代祭海神文 九六

興龍節開啓功德疏文 九七

興龍節開啓功德疏文 九七

興龍節開啓功德疏文	九八
興龍節開啓功德疏文	九八
坤成節開啓功德疏文	九九
坤成節開啓功德疏文	九九
坤成節開啓功德疏文	一〇〇
坤成節開啓功德疏文	一〇〇
坤成節開啓功德疏文	一〇一
坤成節開啓功德疏文	一〇二

全宋文卷二五六二

張行

乞勿廢免役法奏	一〇三
行差役下户受害奏	一〇四
乞復免役法以便民奏	一〇四
遂州千里樓記	一〇四

王評

慈恩寺塔題名	一〇五

葛敏修

送太和令黃魯直序 ····· 一〇六

王 本

乞下朝旨推賞開墾京畿荒地奏 ····· 一〇七

言京畿所部縣令能否奏 ····· 一〇八

游晉祠題名 ····· 一〇八

王定民

書蔣防屈原碑陰 ····· 一〇九

重建黃陵廟記 ····· 一一〇

笙竹書院記 ····· 一一一

合江亭題名 ····· 一一三

王 碩

刊渾王廟牒題記 ····· 一一四

卓 厚

諸司糧料院支職錢事奏 ····· 一一五

釋福受

中峰寺殿宇記……………一二六

杜子民

請復元豐均給之法奏……………一二七

王寔

卓行對……………一二八

朝散大夫賈公述墓誌銘……………一二八

李宜之

乞根勘蘇軾狀……………一二〇

釋仁欽

誠小師偈 并序……………一二一

上官行

京東路獄空乞宣付史館奏……………一二二

楊維

宋故夫人蘇氏墓誌銘 并序……………一二三

全宋文卷二五六三

洪中孚

乞改鑄夾錫錢奏……………一二五

乞邊兵人糧馬料給精米青稞率皆八折奏……………一二六

乞八十以上致仕官俸料特免折支奏……………一二六

論伐遼劄子……………一二七

諫減遼奏……………一二九

李公麟

璇璣圖再叙……………一三〇

再題璇璣圖……………一三一

跋孝經圖……………一三二

題奉節圖……………一三二

題褚遂良摹本蘭亭……………一三二

跋韓幹畫馬……………一三三

銅壺漏箭制度序……………一三三

乾龍節道場疏……………一三四

常安民

請獎進廉耻以厲風俗奏……………一三五

請辨邪正以破朋黨奏	·····	一三六
言河朔民災傷事奏	·····	一三六
論林希不宜在史局奏	·····	一三七
請重責中官裴彥臣奏	·····	一三七
論蔡京姦狀奏	·····	一三七
論大臣唱紹述之說奏	·····	一三八
論种誼生擒鬼章賞未稱功奏	·····	一三九
貽呂公著書	·····	一四一
吳郡圖經續記後序	·····	一四二

田 晝

華清宮詞 一	·····	一四三
華清宮詞 二	·····	一四四
華清宮詞 三	·····	一四四
華清宮詞 四	·····	一四五
華清宮詞 五	·····	一四五
謝賜元祐新編勅表	·····	一四六

祭王和甫文 一四六

書與賈明叔書後呈崔德符 一四八

李彥弼

跋閻立本十三帝圖 一四九

湘南樓記 一四九

建築隆兌州記 一五二

八桂堂記 一五五

清秀山題名 一五七

栖霞洞題名 一五七

冷水巖銘 一五七

帥座龍閣程公喜神讚 一五八

全宋文卷二五六四

何去非 一

六國論 一六〇

秦論 一六二

楚漢論 一六三

晁錯論	……	一六五
漢武帝論	……	一六八
李廣論	……	一七〇
李陵論	……	一七一

全宋文卷二五六五

何去非 二

霍去病論	……	一七四
劉伯升論	……	一七六
漢光武論	……	一七八
鄧禹論	……	一八〇
魏論 上	……	一八二
魏論 下	……	一八四
司馬仲達論	……	一八六

全宋文卷二五六六

何去非 三

鄧艾論	……	一八九

吳論 一九一

蜀論 一九三

陸機論 一九五

晉論 上 一九七

晉論 下 一九九

全宋文卷二五六七

何去非 四

苻堅論 上 二〇二

苻堅論 下 二〇四

宋武帝論 二〇六

楊素論 二〇八

唐論 二一〇

郭崇韜論 二一一

五代論 二一三

全宋文卷二五六八

賈 易

宣州謝上表	·····	一二六
乞派遣郎官體按諸路差役奏	·····	一二七
彈劾呂陶奏 一	·····	一二八
彈劾呂陶奏 二	·····	一二八
彈劾呂陶奏 三	·····	一二九
彈劾呂陶奏 四	·····	一二九
彈劾呂陶奏 五	·····	一二九
彈劾呂陶奏 六	·····	一二〇
言韓琦定策之功奏	·····	一二〇
辭殿中侍御史奏	·····	一二六
乞嚴治趙彥若父子之罪奏	·····	一二七
再乞嚴治趙彥若父子之罪奏	·····	一二九
論天下大勢可畏者五疏	·····	一二一
乞蠲除諸路民戶積年逋欠奏	·····	一二四
言賑濟浙西災傷州軍奏	·····	一二四
彈劾蘇轍蘇軾奏	·····	一二六

全宋文卷二五六九

蹇昌辰

黃帝陰符經解序……………二四〇

陰符經事蹟……………二四一

趙嗣業

大唐克幽禪師塔記……………二四二

徐君平

論任子及使臣致仕武臣解官持服三事奏……………二四四

乞根括荒地頃畝究其弊源奏……………二四五

集議賜謚事奏……………二四五

乞用元豐舊法薦舉知州通判奏……………二四六

曾孝廣

乞將都水北外丞職事並歸轉運司奏……………二四七

河役事奏……………二四七

乞來年開蘇村埽導河北行奏……………二四八

乞許東南六路上供斛斗廢轉般法奏……………二四八

永泰陵采石記	二四九
潛山石牛洞題名	二五〇
林述祖	
隱居宋君墓誌銘	二五一
并序	
全宋文卷二五七〇	
葉防	
請考古以制徹豆樂章奏	二五三
葉大方	
請重守令考課奏	二五四
吳亮	
乞量能授市易官奏	二五五
乞撥茶司諸般錢應副熙河路糴買奏	二五五
吳儀	
宋故夫人席氏墓誌銘	二五六
釋仲殊	
破山光明庵記	二五八

陸河聖像院記 ····· 二五九

吳 瓌

乞復明法之科奏 ····· 二六一

乞除命官傳習詩賦之禁奏 ····· 二六一

程志忠

程氏世譜序 ····· 二六二

釋有誠

辭免傳持賢首宗教表 ····· 二六三

任 澤

柳氏家訓序并後序 ····· 二六四

文宗義

寶勝禪院造塔記 ····· 二六六

全宋文卷二五七一

林 豫

請罷鹽礬榷禁疏 ····· 二六七

蘇授之

嵩山題名	二六九
徐 閱	
祝君悅道墓誌銘	二六九
郟修輔	
奉化白龍潭記	二七一
路昌衡	
乞令大理寺丞據數員分左右推奏	二七二
應詔上書	二七三
辛 育	
奉天縣渾忠武公祠堂記	二七三
黃公頡	
光福寺銅觀音像記	二七五
閻上功	
刻游師雄過九成宮舊址詩碑記	二七六
李 駒	
旌忠廟記	二七七

王 奎

乞旌賞衛州節婦王氏奏……………二八〇

江淮等路坑場還納官錢事奏……………二八〇

張 莊

安化恩廣等蠻納土奏……………二八一

寬樂等十六州納土奏……………二八一

臨桂清秀山題名……………二八二

臨桂西山題名……………二八二

臨桂冷水巖題名……………二八三

平允從州城寨碑……………二八三

全宋文卷二五七二

秦 觀 一

浮山堰賦 并引……………二八六

黃樓賦 并引……………二八七

寄老庵賦……………二八八

湯泉賦……………二九〇

歎二鶴賦	二九一
郭子儀單騎見虜賦	二九二
和淵明歸去來辭	二九三
君臣相正國之肥賦	二九四
代賀坤成節表	二九四
代賀興龍節表	二九五
代賀太皇太后受冊表	二九五
代賀皇太后受冊表	二九六
代賀皇太后生辰表	二九六
代賀明堂禮畢表	二九七
代賀皇太妃受冊表	二九八
辭史官表	二九八
代蘄守謝上表	二九九
代程給事乞致仕表	三〇〇
代王承事乞回授一官表	三〇一

全宋文卷二五七三

秦 觀 二

代謝勅書獎諭表 三〇三

代謝加勳封表 三〇四

代賀元會表 三〇五

代工部文侍郎謝表 三〇六

代中書舍人謝表 三〇六

代中書舍人謝上表 三〇七

代南京謝上表 三〇八

代中書舍人謝上表 三〇九

代謝曆日表 三〇九

進南郊慶成詩表 三一〇

代蘄州守謝上表 三一一

代程給事乞祝聖表 三一一

賀元會表 三一二

代蔡州進銀絹狀 三二三

代蔡州進瑞麥圖狀 三二三

代薦蔡奉議奏狀	三二四
越州請立程給事祠堂狀	三一四

全宋文卷二五七四

秦 觀 三

謝及第啓	三一六
賀呂相公啓	三一七
賀蘇禮部啓	三一八
賀中書蘇舍人啓	三一九
謝程公闢啓	三一九
謝館職啓	三二〇
賀崔學士啓	三二一
代賀呂司空啓	三二二
代賀中書僕射范相公啓	三二二
代賀門下孫侍郎啓	三二三
代賀中書劉侍郎啓	三二三
代賀王左丞啓	三二四

代賀胡右丞啓	三二四
代賀京西運判啓	三二五
賀京西運使啓	三二六
代賀簽書趙樞密啓	三二六
代賀蔡相公啓	三二七
代賀司馬相公啓	三二七
代賀胡右丞知陳州啓	三二八
賀錢學士啓	三二八
代賀提刑啓	三二九
代回胡右丞年節啓	三二九
代回呂吏部啓	三三〇
代謝中書舍人啓	三三〇
代賀運使啓	三三一
代賀提刑落權發遣字啓	三三一
謝胡晉侯啓	三三二
代參寥與鍾公實啓	三三二

全宋文卷二五七五

秦 觀 四

代答范相公啓	三三三
賀孫中丞啓	三三三
賀吏部傅侍郎啓	三三四
代何提舉賀范樞密啓	三三五
賀門下呂僕射啓	三三五
謝潁州呂吏部啓	三三六
除中書舍人謝執政啓	三三七
答傅彬老簡	三三七
與蘇先生簡	三三八
與蘇先生簡	三三九
與蘇先生簡	三三九
與蘇先生簡	三四〇
與邵彥瞻簡	三四二
與邵彥瞻簡	三四二

與孫莘老學士簡	三
與黃魯直簡	四
與蘇子由著作簡	四
與蘇子由著作簡	五
與李德叟簡	五
與蘇黃州簡	六
與李樂天簡	七
與參寥大師簡	八

全宋文卷二五七六

秦 觀 五

上宰相王岐公論薦士書	三
上呂晦叔書	五
謝王學士書	三
謝曾子開書	四
與喬希聖論黃連書	六
與鮮于學士書	七

與鮮于學士書	二	三五八
答丁彥良書	· · · · ·	三五八
與許州范相公書	· · · · ·	三五九
與吳承務帖	· · · · ·	三五九
與人書	· · · · ·	三六〇
與徐積書	· · · · ·	三六〇
與人簡	一	三六一
與人簡	二	三六一
與人簡	三	三六一
與人簡	四	三六二
與人簡	五	三六二
與人簡	六	三六二
與元禮宣德書	· · · · ·	三六三
與胡子文書	· · · · ·	三六三
與花光老求墨梅書	· · · · ·	三六三
謁子允刺字	· · · · ·	三六四
婚書	· · · · ·	三六四

全宋文卷二五七七

秦 觀 六

送錢秀才序	三六五
送馮梓州序	三六六
法帖通解序	三六八
曹虢州詩序	三六九
逆旅集序	三七〇
揚州集序	三七一
會稽唱和詩序	三七二
懷樂安蔣公唱和詩序	三七三
王定國注論語序	三七四
集瑞圖序	三七五
淮海閒居集序	三七六
精騎集序	三七六
職官分紀序	三七七
八駿圖序	三七八

全宋文卷二五五七

劉 弇 二

策問第一 傳注

問：聖人末迹徂謝，留以遺來世者，獨其亹亹之真意，布在六經間耳。求聖人之真意，當自傳注始，則晚學之于傳注，其猶涉海者之須斗乎。茫茫溟漲，一昔非斗，則南北無自而正，其于問津也疏矣。《詩》之毛、鄭，《易》之王、韓，《左氏》之服、杜，與夫何休、康成、范甯之儔，或力訓《公》《穀》，或轉釋三《禮》，意所獨至，往往撫鍵重關，挹彼冥肆。苟即而求之，則前迷未祛，而晚悟隨至，使邪說不能亂，末學不得騁。議者因謂元凱之于丘明，師古之于孟堅，猶孔門之有禦侮，則子注之有補于經蓋如此也。近世新說一熾，而先儒殆爲弗錄之附贅矣。博如康成，奧如毛萇，臻極如輔嗣，孤峙如元凱，尚泯滅袞間，至與蠹蟬爲伍，則況其下者耶！日者朝廷固有意乎復傳注矣，欲悉從之耶，糟粕土梗，不容每是，欲去取之耶，則是前日之弊終在也。二三子從事于學，不爲不久，試語

我傳注之果有得者誰歟？其傳如此，其失如彼者又誰也？欲悉從之與去取之，其亦何自而可？《龍雲集》卷二七。

策問第二 時令

問：天道難知，徂運不留，欲國家之無恃時令，得乎哉？堯命羲和敬授人時，周公著時訓，逖觀天象，《春秋》書閏月不告朔，以爲不足以訓民，而《詩》稱日邁月征，刺幽王不知議政事乎朝朔，則時令之不可不謹也如此。夫以區區之暴秦，猶能稽參呂令，協彼更到之四時，又況不爲秦者乎？是故欽、向、馬遷、班固、蔡邕之徒，或傳《五行》，或書《天官》，或志變異，委曲纖悉，厥有理詣，殆爲此也。其後魏明帝常讀五時令于正殿，會列辟，使聽，有足稽者焉。至晉咸和中輒復行之。而太宗之貞觀、明皇之開元，亦遂采掇不廢。則彼魏相稱陰陽王事之本、羣生之命，豈虛言哉！今欲頤魏相之說，求經術之士，如趙堯、李舜、倪寬、貢禹輩，使各主一時，因舉唐制，以四孟月朔旦，或四立之日御明堂，順五方，讀五令，稗彼闕典，斯亦足矣，而議者猶以紛更爲憚。夫明分至啓閉，使雨暘寒燠各得其序，茲盛舉也，尚何議者之卹？二三子其商之毋忽。《龍雲集》卷二七。

策問第三 賦

問：筆端膚寸，與經史出沒，與鬼神敵奧，與造物者爭巧，其賦乎。古者登高能賦，始可以爲大夫，而《詩》之六義，賦居一焉。子虛、烏有、亡是之類，始雖誕謾不根，晚乃歸之諷諫，則君子之于相如，固嘗有取也。其後《長揚》、《羽獵》之出于揚雄，《兩都》起于孟堅，《二京》見于張衡，《三都》發于左思，于是賦始盛行矣。其詞詭激，故讀之者可喜；比綴聲偶，故味之者不厭；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故博物者時有取于其間。彼有以《三都》、《二京》爲五經之鼓吹，與夫漢世之疑吐白鳳，晉人之自謂當作金聲，良非虛語也。自隋以來，進士決科，莫非用賦。而李唐之盛時，將相大臣往往由此塗出，孰謂一日罷去，而不遺憾于墨客邪？此前日二三柄臣所以扳復于反手之頃。然聲病不講幾二十載于茲矣，舊習者已彫鑠于頽年，晚進者或恍駭于新律，之二者均患也，非俱適也。諸君方將灑落寸管，掇拾膴仕，正自不當以篆刻爲緩，習賦之道，宜必有逕焉而不迂者，幸以見告。《龍雲集》卷二七。

策問第四 代田

問：資有待之哺，紓卒歲之迫，力至則獲，力不至則曠以污者，其田乎。然田有水事，其節則存乎輸灌潄洩；有稼器，其便巧則見于鉏刈鋤耨，與夫有略之耜，斯趙之鑄；而其末至于耘耨之後先，播種之早晚，類亦有要術存焉。且農民歲時從田，有非必三代，如其所自爲，則上之人劭而教之，亦必不免矣，則西漢趙過之教代田是也。蓋自后稷教民播奏艱食，其後乃有《周官》遂人、縣師、鄠長之徒，或以土宜教甿，或以興鋤利甿，或辨種稂之種陳于邑閭，或稽器于有司之數而見之歲時。然考其較然易行，顧以爲莫代田若者。且過教民邊城、河東、弘農、三輔、太常，其後得穀，比繆田畝率一斛以上，此其效章章有足稽者矣。熙寧中，天子疚懷粒民，獻說不究利害之本末，一切徼僥奮私智，贏五種而從之，甚者埤不測之漲海，淤股引之濁涇，以至遺患一方，瘡痍千里，言地利者始羞焉。雖然，自京邑以西，如唐鄧之交，昔召信臣用其地通溝瀆、起堤閘，增田至三萬頃者也，爾來皆汙萊彌亘，沼鼃黽而藪麋鹿，是豈勢然耶？人力弗至故也。用此推之，天下遺利固已多矣。今欲迹趙過代田本末，稽其便巧，設官張科，如古田畷力田，歲時勸相其間，以與斯民圖利長久，誠顯效也。而議者以爲終恐有前日之弊，而適足以遺一方擾，則爲二三子者，其可無說乎？若曰前日之弊可以爲大戒，是因噎廢食說也，吾何望焉。《龍雲集》卷二七。

策問第五

聲詩歌頌

問：賢者每可以取法，故所在爲有目者之象魏；能盡物之願，故所至爲有生者之時雨。此前日之大老所以起于暫息之伊川也。茂典縟禮，萃諸其一身，元鈞魁柄，折諸其一言，人臣得君，自近世以來，迨未有盛于此者。士生斯時，漱鼎味之和，睨台躔之輝，顧不快哉！然肇有生人，未嘗無撫仕盛位，顧所以及民物者何如耳，夫未可以聲詩而聲詩之，士誠有罪焉。若乃遭風雲盛旦，窺歷世闊典，相與嘖英吮腴，噤不飾一辭，是誰之過歟？且舊德用矣，善類引矣，沛亟下之澤，協登平之休，期在歲月之頃，則棲筆持簡以須者真墨客事焉，獨不知歌元首股肱有如皋陶，頌聖主得賢臣有如王褒者定誰耳。二三子試歷舉古賢卿相有得于君，與見之歌頌而無愧者，著于篇，庶提槩而考之古，以驗乎今，行有取也。《龍雲集》卷二七。

策問第六

銓品

問：甚矣，流品混并，賢不肖雜揉，與夫負多闕少之爲歷世銓品患也。日者吏部左右選自八路外，士之造選者，歲尚毋慮數千輩。用一歲爲注授之彌留，用再歲爲伺闕之久近，凡三歲然後僅補一

官，而又有不幸非三歲而補者存焉。夫赴官者一人，受代者一人，踵而注焉者又一人。則是率一官而三人者，迭相處徙也，亦可謂少總猥矣。且員則有數，入流無限，以有數供無限，此劉祥道所以永慨于顯慶者也。自熙寧以來，雖號三歲一取士，然用進士補與武科調者，榜裁數百人，而任子、流外，視前日益復少損。則其弊安在哉？方周之時，內外之士員合六萬三千六百七十有六，而處士者不聞有餘。雖區區之漢唐，仰祿者猶不下數人〔二〕，適足而已，則況休明之盛際乎。然則如何，斯可使末流之弊一朝革也？試敷繹之，毋忽。《龍雲集》卷二七。

〔二〕數人：疑有誤。

策問第七

措刑

問：法者非盡性之書，先王之俟民以法也，譬彼江河，亦使難犯易避而已。五代既往，解網去荼，創刈凝密，惠厚細民，若視傷者。顧吾之仁，悉能子焉而慈之，此聖宋之所以有天下也。昔藝祖嘗語馮炳曰：「吾讀《漢書》，見于定國、張釋之治獄平反，下無冤民，此有以望女。」命吏如此，況麗辟之科指乎。是故釋鉗軍以示恩貸，矜鼠筭以戒苛吏，有若吾太宗之寬仁者。嘉憤從吉曉知法律〔一〕，重輕祿期〔二〕，以不免枉撓，有若吾真宗之惻怛者〔三〕。其在仁祖之閱大囚奏牘也，至或愀

愴長喟，求所以生之而弗得，則雖舜命皋陶惟刑之恤，與夫成湯泣孤之意，亦何以尚茲哉。先皇帝將順前美，愛養黎庶，是以前日京師置大理獄，于以申雪冤滯，底諸無犯而已矣。然行之數年，抵冒者尚衆，而逮報爰書，或不勝其猥，豈民未有以知方乎？意者奉承之吏，弗能宣布聖慈也。今欲鞠茂草于圓扉，虛貫索于天星，使斷獄者如孝文之四百，太宗之歲二十有九，宜必有謂，其試件之。《龍雲集》卷二七。

〔一〕憤：原校云「疑」。

〔二〕重輕祿期：原校云「疑」。

〔三〕吾：原作「至」，據四庫本改。

策問第八

拾遺補闕

問：諫其見忠臣之心乎！古者天子爭臣七人，蓋來物之心虛，嗜直之好專，則置諸其左右，使裨光白日，組闕華袞，獨患吏員弗衆耳。唐武后垂拱中，置補闕、拾遺二人，以掌供奉諷諫。自開元以來，尤號清選。問其官則知其人，知其人則責其事。夫責之以不得不爾之事，則誰且如立仗馬取給芻豆而已乎？是故彈劾裴延齡，有如權德輿之方介；雪拔宋申錫，有如韋溫之剛果。握筆草狀，不憚左黜，是在劉寬夫；叩額龍墀，力疏畋遊，是在劉栖楚。至如竇羣，則自號二十年難進之臣，歸登則願

寄一名雷霆之下。其餘刮垢磨光，取否易昏，繇茲職鯁鯁爲唐名臣者，至不可勝數。遺補之助蓋如此，其亦以謂有可以復諸今日者乎？若曰省事不如省官，則孔子奚取于七人哉？且前日嘗復先世之官制矣，以爲悉應于古，則遺補固不宜獨置而弗省也。然議者則曰：官責其效，奚以名爲。今之左右司諫正言，蓋唐遺補類，尚復乎云爾耶？佇聞高論，以訂然否？《龍雲集》卷二七。

策問第九 史

問：文章如面，史才最難到。自劉知幾著三長五不可之論，而操筆之士，卒莫有非其說者。夫哀掇舊典，考覽世故成書，既往者信已難矣，而出乎其後者，又或恕心不存焉，耀己所長，訾累前作，迨如東家之矛，西家之盾，莫足以相入。是故「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班固之詆馬遷者以此。「其議論常排死節，否正直，而不叙殺身成仁之美」，范曄之詆班固者以此。而劉肅則并與二三子而詆之。其論馬遷也與固之說略同；以爲班固序廢興則蔑祖德，述政教則□理本而右典刑；范曄誚公才而采私論，拾典實而飾浮言「二」。由此觀之，則是從事乎史者，類非全才也，可乎？夫史之難既如此，而後世至乃取東觀多爲之員，舉一代之事，而責之以抄撮之衆手「三」，自以爲庶幾制作矣。今攷諸太宗之晉，令狐之周，魏、王之隋，五代劉氏之唐，其失殆有甚于數子者，亦何啻十一而千百之耶？諸君剗精史學久矣，若固之譏遷，曄之譏固，

果亦有在于是乎？知幾之論，劉肅之評，如何而後可以無憾也？如曰不若成之衆手，則歷代之弊已如此矣，亦奚足以勝講哉？要必有折衷焉而不苟者，願揆之諸君。《龍雲集》卷二七。

〔二〕拾：疑當作「捨」。

〔三〕手：原作「乎」，據四庫本改。

策問第十

老莊

問：大不倫而甚無謂者，聖人不以之明理而撫世。自老聃、莊周作其書，雖號詬病世俗，其實則真若不得其平而矯焉者，放言不根直，時有過處耳，非欲盡拔堯孔之外而靡託置人世也。而近世學者往往宗彼闊誕，見之言爲〔二〕，陋典近而榮荒忽，不乃左乎！躁機營營，舞眉溢眚，而曰我能與未始有物者遊。視其貌魁然不制，察其中無有也，而曰我能深根寧極。小泰山大毫末，以之齊有形，吾不以爲誣也，顧不當以爲場屋資耳。內聖外王，以之明本末，吾不以爲非也，顧不當每置諸筆端耳。且其使人人無預乎世，如不才之社木，不事事如攘臂之支離疏，睨大廟之犧以尊生，託曳尾之龜以謝聘，則是爲君者不得而臣，此華士、傅乙之徒所以見誅于太公、管仲也。或曰：使人相與遊一世，而得淡泊焉，茲非老莊助歟？或曰：亡西晉者其誰乎？而曰有助，若是，則王衍、山濤不容得罪于後世

矣。古人謂此輩正可束之高閣之上，豈虛也哉！或曰：虛華長而晉室亂，非老莊之罪也，王通不有是說乎？二三子從事于茲久矣，盍亦謝之歟？盍亦取吾聖人所謂言近而指遠，守約而施博者，卒其緒業歟？既未能洗幘於江島，謝緣人封，則無爲橫復此紛紛也。如曰不然，請俟來謂。《龍雲集》卷二七。

〔二〕四庫本無「見」字，「之言爲」屬上讀。

策問第十一

知人

問：「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則是堯舜其猶病諸者，知人之謂也。嘗觀漢高帝語呂后曰：「王陵可，然少戇」；陳平智有餘，難獨任；周勃厚重少文，必安劉氏。」已而果然。又謂劉濞曰：「後四十年東南有亂，非若耶？」後濞卒以亂聞。且高帝觀是人也，僅如操印圈以契物，了無不驗者〔二〕，則堯舜之所難者，高帝反易之乎？古人有言：「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且武帝得之霍光，孝宣得之邴、魏，劉備得之孔明，苻堅得之王猛，與夫太宗之于房、杜、王、魏，明皇之于姚崇，憲宗之于裴度，類非有唐許小數以探射隱伏也，其知人如此，又何說耶？又嘗觀皋陶九德，止曰亦行有九德爾，非曰某人宜必有某德也。如郭林宗、許子將、許靖、劉劭、趙蕤輩，至以月旦著評，人物命「志」，長短名「說」〔三〕，亦無不如志者，彼數子者又果賢于皋陶乎？孔子不逆詐，不億不

信。子貢欲方人，子曰：「我則不暇。」以是而繩數子，能無類乎〔三〕。厥今知人之術，固有不得而闕者，彼漢唐之君與數子之說，其可聞歟。《龍雲集》卷二七。

〔二〕了：原作「子」，據四庫本改。

〔三〕說：疑當作「術」。據《新唐書·藝文志》三雜家類：趙蕤著《長短要術》，故此云「長短名術」。

〔三〕類：疑當作「類」，亦即「戾」字。

策問第十二 儀禮

問：「經禮三百，威儀三千」，言禮而儀反多于禮。又孔子之門人，有自許以「願爲小相」者，而動無禮文，蓋桑扈之所刺。則儀之在禮，固有不可廢焉者。然自郊勞至于餞贈，禮無遺者，而君子不以爲能；禹行舜趨而荀卿詆〔二〕，以爲子張氏之賤儒。則儀之在禮，又有不必先焉者。故趙簡問周旋揖遜，子大叔曰：「是儀也，非禮也。」而女叔時亦以爲魯侯焉知禮，屑屑焉習儀以亟。由是觀之，彼所謂真禮者，果安在乎？今《周官》禮儀，與戴聖所傳號《禮記》者，件舉條別，殆有甚于組繪，非其攝齋歛衽之小謹，則簠簋棨紱之繁文也；而《儀禮》又韓愈欲揖遜于其間而不得者。遽以爲儀而緩之，可乎？厥今承平百年，亶亶乎趨佳會之適，裁擗茂典，紛綸葳蕤，以與先王方軌之時也，脫有

制作，彼所謂儀者，亦可廢乎？若曰必有真禮者存，則彼顯慶、開元禮多至于數百卷，又何取也？《詩》云：「威儀棣棣，不可選也。」又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孰謂儀焉而非真禮者？試爲言之。《龍雲集》卷二七。

〔一〕禹：原作「萬」，據四庫本改。

策問第十三 食以養士

問：「士志于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孔子不有是說乎？「飽乎仁義，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孟子不有是說乎？國朝右文，黌宮膠館布滿天下，異時慮無以爲食貧而學焉者之資也，應天下州郡賜號弟子員者，類給由縣官〔一〕，使歲時食息取具焉，非以是爲真足以養天下士也。而囂囂之徒〔二〕，頓客喙、張遊腹，所至之地，纔爲粒食爭衡，望一小缺則纚纚焉相弔，甚于權輿之嗟舊臣。以故朝揄袂而轉南庠，夕掉臂而趾東序，用逆旅視學校者，于茲幾人矣。夫飲食所以爲充虛接餒設也，不幸而不得絕去，則亦適而已矣，何乃驤意机俎之末，校品絃誦之地，以爲七尺資乎？不然，朝齏暮鹽，古人何有以獨甘之長勞也？吾與諸君爲此寂寂有日矣，抗高懷，不窘于流俗，如吾孔孟之說者有哉無有也？此亦以謂必食然後可以養士歟？亦將不復從事于區區之口腹，以與此簡編坐閱歲月

也？其試言之，聊以觀諸君之志。《龍雲集》卷二七。

〔一〕由：四庫本作「田」。

〔二〕囂囂：四庫本作「囂囂」。

策問第十四 貨殖

問：天下熙熙，皆爲利來，天下攘攘，皆爲利往，此貨殖之民所以滋于前代也。方其盛時，家給足而口壯蕃，王者資之，有可以勸督不業于生事者，而閭閻細民慕之，亦足以寄拏與賄焉。及其弊也，規盆鼓之餘，計累黍之入，橫者乘之而不制，貪者因之以佐姦。操奇贏，擅開闔，至與封君爭衡，而天下始困於兼并矣。史載卓氏而下十餘輩，如曹邴氏俯拾仰取，刁間氏桀黠漸詐，任氏擅縣官倉粟，無鹽氏貸列侯子錢。又其掘冢行博、販脂賣漿之家，往往伺釁竊發、旁連大族。如郭解、樊仲之儔，相與赴急從仇，抵死而不悔。嗚呼，其撓法蠹民乃爾耶！聖宋奄宅四履，等視貧富，異時貨殖之民，稍已落其機牙矣，抵禁犯法則無有也。而議者尚患吞噬者連阡陌，困庾相望轟然，而沾手塗足者曾不得置錐也；射利之豪，擁高貲，軌楫鱗差，而荷任者曾不得完短褐也。前日右姓有如青社之麻，龍門之李，壽春之王，大賈之焦氏，與夫近世都下之孫、郭，此與卓氏輩何以異哉？天下此儔固

不少矣，今欲少弭其兼并之欲，而使不得輒張，則其術宜必有恕焉而不迫者，願與聞焉。《龍雲集》卷二十七。

策問第十五 西漢文章

問：自周而下，文章莫盛于西漢。西漢之文章，豈特從事于筆墨而已乎。方得意時，其精處視古，往往無上，而其凡近，猶不失爲宣心之格言。其見之君臣相遭也，真意疊疊，反復不厭；其別白民物之休戚利疚也，霍若披霧，亟睹青天。使讀其書者如即乎其人，想其風者如出乎其時。是故歛天之極摯「二」，歸之制策，有如公孫、晁、董發治亂之至蘊，本之先王，有如賈誼、孔光之對日食，杜欽之矢直言，則休咎可得而周知矣；梅福之諫妃匹，貢禹之厚風俗，則成敗可得而僂指矣。觀劉輔、王章之疏，則知忠嘉爲有餘味；望之、方進之語，則知慷慨爲獨至。其餘如馬遷、長卿、揚雄、王褒、子駿之徒，適壯捷發「二」，望詩書畦畛若將直躋而弗愧者，殆不可勝數，亦可謂盛矣。唐人柳宗元定著《西漢文類》，豈徒然哉！今諸君必欲講探哀掇，資之以輔經術之餘，則當誰始？萬一置身周行，所以設施應世者，又誰先也？夫履鮑居蘭，玩所先入，染絲斲梓，功在初變，苟有志，又烏知班書不爲大來之機括乎？願一二具之。《龍雲集》卷二十七。

〔一〕原校：「天」下少一字。

〔二〕適：原作「道」，據文意改。

策問第十六 名節

問：孰使我嘗身天下而不可得者，非名教乎！季世之士，往往留情奔競之末流，而既則了忘其所自爲者。夫以勢言之，夷齊之餓殍，固不若齊景之千駟，然必安而後已，則子貢之結駟，已取羞於原憲之朝饑矣。以利言之，則董生之江都，固不若公孫之紫闥，然必當而後已，則李郃之登科，反愧於劉蕡之下第矣。而其甚者，脅肩諂笑，折腰撓臍，矚矚然不見奪糈爲幸，昧夫孔子所謂不可與事君之鄙夫者。士至于此，尚可責以風槩也耶？日者朝廷詔郡國以經明行修拔士，已而復申以十科，至併與士未仕而索焉，茲誠敦獎名節之盛舉也。而議者尚喔咻訾訾之徒，或不免于豢私詭勢，與向所謂忘其所自爲者無異，寧有是耶？傳曰：「井中之霜，以箕昴之寒；黃蘆之萌〔二〕，以逃暑之火。」言應焉者適契也。二三子其亦以謂宜何俟而可以無負茲選者？《龍雲集》卷二七。

〔二〕萌：原作「明」，據四庫本改。

策問第十七 諡

問：諡之爲言引也，《周官》太史掌賜諡，《春秋》書葬蔡桓侯，明天子所加而禮，有公叔戍請所以易名者。然則人臣之有諡舊矣。有唐以來，沒者故吏以狀請諡于尚書省，而考行定諡，則存乎有司。蓋周制，諸侯之臣子，跡累其行，以赴告于王之意也。而或者見有以單字顯，如周公之文、衛公之武，則曰於美爲未該。見有以兼複者，如蕭何之文終、張良之文成、去病之景桓、霍光之宣成，則曰于實爲已漫。見美惡雜廁，如蕭瑀之正褊、元載之成縱，則又謂功罪莫適與辨也〔一〕。脫以諡爲未足多據乎，則古人蓋嘗曰，得失一朝，榮辱千載矣。以爲率可考信乎，則專國而逐君，取稱曰平；無德而有馬千駟，亦進云景；韋巨源醜正附邪也，昭或猥加；許敬宗迷國反道也，而恭繆輒易，此又何說也？況有侵官如嚴郢，誣實如林寶者哉！若曰單字未暢，則彼兼複者宜得之矣。用兼複爲非，則蕭何而下，與有唐百一十有五，舉當黜也，可乎？然則猥加數易，侵官誣實，如何而可以寢斯弊也？夫以李愬之諡爲武，于頔之諡爲厲，而人主或從而搖奪之矣，是又何心？嘗以謂考究典禮，當今之所宜先者，二三子其商焉，無辭。《龍雲集》卷二七。

〔一〕功：原作「公」，原校云「一作功」，據改。

策問第十八 將

問：兵之司命曰將，脫非其人，則綿地千里，連衆百萬，舉而頓之虎狼之喙，非不幸也。古之人要必一將之身，而數器之爲備，乃始可以塞責。故曰「一日百變，猶以爲拙」，豈虛言哉！且趙括之誦讀，不若去病之方略，君集之嗜教，不若衛公之天姿，是豈篤于材者然耶？淮陰多多益善，而子玉過三百乘則不能以入，是豈域于智者然耶？唐太宗曰：「李勣、李道宗不能大勝，亦未嘗大敗，薛萬徹非大勝即大敗。」其小體之不齊有如此者。賀若弼曰：「楊素猛將非謀將，韓擒虎鬪將非領將，史萬歲騎將非大將。」其全體之不類有如此者。背水一也，韓信井陘則勝，沛公濰水則敗。觀釁而動一也，卞莊子以此刺虎則效，宋義以伺秦隙則誅。將之難其人也如是，千里一人，雖謂之比肩可也。前日南有盤瓠嘯聚，西有勁羌陸梁，一日天子喟然思得將帥之臣，舉齊斧而盪逋冗，不啻饑渴，然臨敵之始，卒未有能輩前世數公之盛者。豈斲輪之妙，定自不傳耶？抑亦教養之法未備，與夫區區武科，初無補于得人邪？夫平居而歎頗、牧，對敵而思衛、霍，孰若吾身親與之俱？方今遴拔拳勇，以備虛憍，其爲急策至計明甚。然則得將之道，宜何自而可？《龍雲集》卷二七。

全宋文卷二五五八

劉 弇 一二

策問第十九 漢唐

問：古人有言：「當君而譽堯舜，猶人子對厥親而反譽他人之父〔二〕。」如孝文則曰〔三〕：「務卑之而已，毋甚高論。」然則近功急效，古人良有取乎爾也。前日業文之士，往往以不談堯舜三代爲恥，而其後世治功軒軒，如劉漢李唐，則類以爲不足稱述，而一切謝去，有甚于仆道之芻狗。夫孟子言必稱堯舜，漢人欲舉明主于三代之隆，茲誠示庶兆不朽之懿尚也。若乃漢之文、景、武、宣，唐之太宗、明皇，雖弗逮堯舜三代明甚，然豈無一日之長耶？要亦有所謂不可誣者矣。國家七聖繼繼，神謀睿緯，所以陶冶斯民而綿計長久者甚備，則堯舜三代之治，信已復見吾世矣。至于劉漢、李唐，平時掌運天下者，於今獨無可追錄者乎？若曰，漢雜霸道，唐不純乎道德之序，無足道者，是夸說耳。吾子夸乎？其將掇之也？《龍雲集》卷二八。

〔一〕反：原作「生」，據四庫本改。

〔二〕如：原作「好」，據四庫本改。

策問第二十

三傳同異得失

問：《春秋》昭回之光、不燭之日久矣，日者上聖宅心焉，詔國子增置博士員，自三經二《禮》外，士有他日應書而備數有司者，許別用《春秋》自占。而其說，則雜取三《傳》諸儒所長，以闡秘邃。茲誠遠覽旁紹，力張經術之盛舉也。然考之三《傳》，時有可疑者，而諸儒又未能悉到聖處，則學者定于誰而質諸乎？夫尹氏一人也，或以爲女子，或以爲世卿；仲子一人也，或以爲惠母，或以爲桓母。謂爲同邪，其異既如彼。乃若獻公之取虞虢，穆公之拒蹇叔，其本末先後，反若出乎一人之辭，謂爲異邪，其同又如此。以至趙盾許止之事，皆經所直書，而三子者必曰趙穿謂不嘗藥，有是哉？又況諱魯黜周，戎衛狄晉，與夫實與桓文之說爲不一耶？且三子之得既如此矣，而其解者喜爲怪迂闊誕，又有如東漢之何休者；遷就丘明，期于不窘，又有如西晉之杜預者。彼范甯幾矣，其失顧多，在于摘撮衆家，而寡所自負。然則求不畔于經者獨誰乎？就子之言得之多者又誰也？〔一〕？吾子能審擇乎，此則有司亦將惟吾之擇矣，可無考焉？《龍雲集》卷二八。

〔二〕「就」下原校云「闕一字」。

策問第二十一 養老

問：三代之養老也，或燕衣，或綈衣，或元衣，然則班序顛毛，以爲統紀，蓋自先世已然，況叔末之後世乎。凡人得年多故所養厚，就事衆故智益明。且其更到之春秋，能鑠其暫彫之質，而不能反其彌邵之成德；日削之饘粥，能厭其謝事之欲，而不能泯其諳練之素心。則有天下者，亦何事而不取助于無斁之耄老乎？國家火德紹休，教孝乎元元之民，亦可謂盡矣，至其歲時養老，憲典乞言〔一〕，則莫或聞焉，寧亦有未暇耶？考之《禮》，有祝鯁、祝饘、執醬、執爵之事在焉；參之《詩》，有乞言以成其福祿之美存焉。揆之前代，則西漢之于孔光，東漢之于桓榮，晉武之于王祥，其區區典禮，有所謂不可誣者矣。今必欲迹累前代之闕典，舉而措之吾世，以爲甚盛觀，當何施而可耶〔二〕？《龍雲集》卷二八。

〔一〕典：原作「且」，據四庫本改。

〔二〕可耶：原作「耶耶」，據四庫本改。

策問第二十二 正統霸統

問：傳曰「王者大一統」，孟子曰「創業垂統」。然則統之爲言，固有天下者之所欲一，而又其所甚重者歟「一」？堯舜以德，三代以德與功，秦、隋、拓跋、後唐、晉、漢、周以力，魏、晉、北齊、後周、齊、梁、陳以脅，其所以有天下與所以爲天下，雖參差不齊，蓋皆不出乎功、德、力、脅，而不幸其後揉于瓜剖豆分之餘，割裂四出，于是始有一隅之天下，交禪之正朔。堯舜三代而下，統之最可疑者，其魏、宋、齊、梁、陳、拓跋之魏、宇文之後周、高氏之北齊、與夫末造之五代乎。其始也，陳壽蓋嘗統魏而僞吳蜀矣。而江南之宋至號魏爲索虜，代北之魏或稱宋爲島夷。然則所謂統者，尚焉攸取正耶？此宜前日學士大夫所有正統霸統之論也。夫功、德、力、脅，則吾固知之矣，若乃夫統之正不正，是有可疑者。二三子商講流略舊矣，願出一二，以折考古者之惑。然則所謂正統霸統，果若是其多岐哉？《龍雲集》卷二八。

「一」「其」、「甚」二字原互易，據四庫本乙。

策問第二十三 功名器識

問：必將以無窮之後世望乎其一身，則可考莫如功；託天下之所甚重而處之不吾愧，則彌彰莫如名；臨功名之會于是焉，將之若固有者莫如器；成功、完名、統器，而知所從違先後者莫如識。蓋不有功則莫益于吾生，不有名則卒至于磨滅而無紀，器不博則其志近以卑，識不至則應焉者汨而躓，此有爲者之公患也。然則古人兼是四者而有之者誰乎？或功名或器識，得其一偏而亦足以有成者，有人哉，無有也？吾子異時方將功以自許，名以求聞，援器以赴時，資識以兼物，則固不得而無說也。必不得已，于古之人擇焉其可。《龍雲集》卷二八。

策問第二十四 王通

問：世傳王氏《中說》十篇，觀其書簡潔峻整，毅然如豪士自好者之不可犯，而其所自爲，要不折衷于孔子者蓋鮮。世至取其書配揚、孟，則如通，信可謂賢者矣。然通平居顧嘗爲大言，或自謂名世，或比董常于顏子。至其續六經，則尤號少所遜避；而所謂《中說》者，又皆模竄剽取《老》、《莊》、《論語》之文以助瓌壯。昔人至謂通書爲太公家教，厥有繇也。或曰：通出污世，不激詭不足

以明道。或曰：隋唐史無通傳，其事迹又不旁見，疑無有通者，殆後人託爲之也。嗚呼，通言仁壽、大業後事，與夫有唐之方輿，房杜未及禮樂，若合符節，至其論《詩》、《易》、《春秋》也，有所謂決不偶然者，然則非通尚誰者爲之乎？通之書既如此，宜必有可以施之方今者。《龍雲集》卷二八。

策問第二十五

九流

問：王通有言：「安得圓機之士，與共語九流哉！」蓋學者之于九流尚矣，自馬遷著書，論列百子而比次之，其要有六，則道家、儒家、墨家、法家、名家、陰陽家是也。其後班固述《藝文志》，頗採取遷遺意弗論列者，寢廣其術，別而爲九，以爲此九者，其所自名家者也，故謂之九流。然固論九家，其始必曰某家蓋出于某官，則疑固蓋不徒附著也。至其論儒家，則顧以爲其流蓋出于司徒之官，曾謂大儒之效，而司徒之官乃可盡之乎？且固號博物洽聞，其言要必有足稽者，然則所謂九家者，于名何官近之？使居是官者能各盡其一官之術，亦足以爲治乎？訂正是否，非吾子安屬。《龍雲

集》卷二八。

策問第二十六 汴

問：洮沫千里，東走長淮，歲漕七百萬石以實中都，此汴水所以爲國家不貲利也。元豐中，議臣懲創湍悍，以爲異時霖霖決溢，最患之大者，而又苦于方冬閉沍不通，則于是請導洛水，自大梁以東，絕睢陽，抵盱眙，一切畚客土築〔一〕，兩壩而狹之，謂爲清汴。然成未再期，間則澱淤膠澀，舟上下相軋失便，則首擊尾揜，雖檝師櫂工，往往褫氣奪色，而隨以惡聲，蓋有日矣。夫禹醴是渠，分水勢，爲欲已害也，而利在後世；煬帝從而疏之〔二〕，事盤游也，而功在今日。是豈天意，非人力耶？今茲乃爾胎弊，彼議者寧復有弗究之遺策也？將正爲之者，固不若無意而直遂者耶？抑亦故時自便于今日耶？然前日論汴者，以爲隋已前蓋資梁宋積水以通餉運，大業堤而遏之，河始爲患。是說也，豈信然耶？然則仍故時與從今日孰利？講遺策與緝餘弊孰急？疏而決之當自何始？求隋以前梁宋積水，宜何所考信？茲事體大，二三子其毋務迂說。《龍雲集》卷二八。

〔一〕築：原作「襦」，據四庫本改。

〔二〕「而疏」二字原缺，據四庫本補。

策問第二十七 錢

問：泉弊之在天下，什伍穀帛而子母之，則有國者資之以擅開闢，與夫閭閻細民取以利用厚生，而阜其財求，必是物也。然則冶鑄之繫縣官，利害輕重斷可識矣。皇祐中，舉天下歲入銅以斤計，得五百一十萬八百三十四，而爲冶鑄之州有五，曰饒、曰池、曰江、曰建、曰韶。歲入錢以緡計者，得一百四十六萬五千六百六十二。方是時，雖富民之錢，其饒殆可編埒，曾不以匱乏聞也。自嘉祐、治平以還，銅額之夥矣，冶監則增矣，侵尋數十年間，蠹弊四出，未有如渴錢之今日也。爾來歲額至號十二萬以上，而地產銅者日益加少。且天地之寶藏，豈誠有限耶？冶未即其處耶？殺額以趨者，豈工不比耶？殆有司過耶？若乃銅日弊于鏤鏤之末飾，一旦悟而摧之，則將已晚矣〔二〕，其尚可及耶？方開元盛時，歲之入緡纔三十三萬七千，不能當吾皇祐二十分之六，而唐錢至布滿天下，何今日額倍而反匱耶？其試言之，將語吾子乎使者。《龍雲集》卷二八。

〔二〕晚：原作「脱」，據四庫本改。

策問第二十八

司市十有二禁

問：以莫貨賄，以阜百賈，以究其亡靡利害，而使贏不足之患去，以應適當之償焉，而使放于利者不得逞其私欲，此治世之法，所以莫嚴于致詳之成周也。厥有貿易之地，類非有司，如司市、賈師、司醵、肆長之徒，程督糾逖其後，加之禁誅，彼其饕餮之細民，直聽其自相勿罔而已。而百家之聚，千人之肆，飲羊璞鼠，以幸耳目之可掩者，往往而是。以至同廛而有倍售之魚鹽，接膝而有貳價之芻茹。布帛器械之不中度也，權衡槩量之殊其大小輕重也。若是，則投足龍斷，乃所以資規利之賤商，而童子之三尺，尚安有適市之不欺耶？亦可謂至無等矣。今欲取司市十有二禁之在民與工商者出而檢焉，意者其迨迂乎？亦將以爲真有補也？《龍雲集》卷二八。

策問第二十九

宗子

問：《詩》曰：「懷德爲寧，宗子爲城。」然則崇建親親，屏衛王室，雖前代盛時，有不能廢焉者也。昔周封國八百，同姓五十有餘。而漢興，懲戒亡秦孤立之弊，尊王子弟，大啓九國，自是以來，率享國數百載，則宗子之助，所從來遠矣。彼有以景帝遭七國之難，武帝有淮南、衡山之變，與

夫西晉連更八王之禍，遂謂諸侯無足與同憂患者。噫，是未知主父推恩之令行，而奸臣乘之以代漢；曹魏躡秦睽孤之迹，伺而斃焉者終在司馬也。皇家發祥璿源，綿慶天枝，聖子神孫，繩繩翼翼，相與蕃昌。涵衍于百有餘年，而東平、河間者，不知其幾何人也。前日蓋嘗有自族屬之疏者用經術補吏矣，有自武秩而更文資者矣，然歲不過三四人，其殆有才器淹茂，而未有藹聞者歟。如曰益出所以近而戚者，因使司牧畿郡，如古諸侯王比，則又患民故未悉諳練也。如曰擢方聞莊重之士使輔焉，若漢諸侯相，與宋齊典籤之類，則又是掣肘之說也。然則深根固蒂爲不可拔者，將如誰世而後可耶？《龍雲集》卷二八。

策問第三十

學者灑掃應對

問：灑掃應對，雖始學者之末務，聖人或有取焉。而《禮》之有《曲禮》、《少儀》也，其本末隆殺，大率爲後進設，則孰謂斯須之頃「二」，可于此不講乎？今士之游庠序者，亦不謂無志于學矣，至其能缺然自視，而每以不當于禮爲恨者誰哉？夫趨隅拾級，張拱布武，與夫怡聲下氣，屑屑之細謹，初亦何預術業；而術業非此，殆無以資晦養，則士獨胡忍自比于野哉之由、戇甚之黯？且以爲閑習未至焉，猶有說也。若乃盱衡抵掌，以散木廢雁視一世之人，而甚者有弗鋤之驕色，自若之矜氣，至并與巍冠侈袂而出之，斯侮道也，尚亦有說乎？孔子曰「立則見其參于前，在輿則見其倚于衡」，而顏

子乃所願則「無伐善，無施勞」。嗚呼，至矣哉，聖賢之事也！二三子其亦有意于斯乎？願聞所以自勉者。《龍雲集》卷二八。

〔二〕頃：原作「欽」，據四庫本改。

策問第三十一 役法

問：唐設租、役、調三法詳矣，租取之田，役取之身，調取之家。夫役之在民也，力不輸焉，然後免以絹，則役者，其三法之中最準者乎？蓋其法歲役人二十日，日當絹三尺，大率得六丈焉。唐自貞觀、開元用之，卒致太平。則國家前日之役法，蓋嘗本諸此矣。且民以有限之財，隸更到之役，以積歲之儲，支方來之費，一日主者按籍，大則輓運之須弊其前，小則榷酤倉場之償蹙其後，真若可疚者焉，于是一切弛其平居之力，而使入歲輸之泉，謂爲免役。則甚矣，先帝惠厚元元之意無有窮已也！日者聖上纂承，顧以爲疇曩奉行之吏或未盡如法意，而法又不容無弊也，奮然取所謂役事者付之二三材臣，使揆叙焉。蓋自千金之家至一廛之氓，皆罷所輸入矣，故雖單丁孀戶、緇黃之流、卿大夫之籍，役之助焉者又過入前日十之四五〔二〕，則沐浴膏澤，歌詠隆寬，其有甚于此時者乎？嘗聞之矣，法張持久者，一時之苟且不存焉；弊起功初者，力繼之繕完每出其後焉。草茅之吏，如之何其可

已也？試參周、漢、隋、唐以來有可以攸助于今者言之，勿苟。《龍雲集》卷二八。

〔二〕助：四庫本作「減」。

策問第三十二 名

問：名者公器，與其未吾忘也，寧取毋多。而古之人至有休影息迹，絕志功名之會，以與無聞焉者沉浮卒歲，寂寥磨滅，而不自以爲悔，是必以名爲不得乎其心者矣。而吾孔孟之徒，以爲磨鈍振污，非名則不可，故以名之不稱于沒世爲可疾，以四五十無聞焉者爲不足畏，以施諸身者爲存乎令聞廣譽，以顯乎父母者爲在乎立身揚名。然則名也果何負哉，亦曰實而已矣。世之學者則不然，居則曰莫吾知也，進則曰莫吾與也，顧其實方如不比之參辰，無當之玉卮，斯邈矣，而尚怨人之莫我知、不吾與，則亦可謂寡所自審矣。吾與二三子處有暇矣，必自以爲名與實參，宜如何也。然則所謂名者亦真可逃焉，而吾將爲賓耶？將多取之無傷也，抑亦可以初無意而後自得也？當審處以告。《龍雲集》卷二八。

策問第三十三 朋黨

問：黨錮之禍，痛哉言乎！夫以李膺、范滂數子之賢，而或坐取鉗鈇，或相枕以死而不悔，則風俗之移人至如此也。唐自大和以後，犄角聲援，平居蔽蝕人主之聰明，以私相建置，務爲不可更易者，皆其左右大臣躬自爲之，甚者至號「牛李」。一日天子南面，喟然太息，以爲去此徒難於河北醜虜〔一〕，則可勝慨哉。且以爲君子固無所黨乎，則《易》之《泰》何取于拔茅以其彙征，劉向何取于禹、稷、皋陶之傳相汲引，孔、顏之交相稱譽也？或曰：人固不可以無黨，顧邪正如何耳。使此言誠是也，則爲人君者將何以識其邪正而去取之乎？其試著之於篇。《龍雲集》卷二八。

〔一〕難於河北醜虜：原作「方難河北極虜」，據四庫本改。

策問第三十四 用材惟其長

問：全美備善，不可人人而責，有能有不能，天之降才則然也。聖人以謂將以必不勝之任，而加之有涯之衆智，則是爲恕心遠而缺事多。故寧曰與人不求備，用材惟其長〔一〕，而不寧曰吾將教玉人

以追琢，與夫責騏驥使捕鼠，聽鵠鷖使窺晝，而爲不切之左數也。夫公綽之恬淡寡欲，以爲滕薛大夫則迂矣；張敞之剗煩理劇，以爲太子之傅則躓矣。龐統才任治中，而窘于縣宰；黃霸最優潁川，而憊于入相。何則？有所長者有所短也。故曰「四士精一德以事其君」，豈虛言哉！方君相材官百吏赴事功如不及之時，其間不無所當先者，是說也，顧以爲非，折諸吾子莫究。姑試言之，求合孔子所謂使人器之者。《龍雲集》卷二八。

〔二〕惟：原作「爲」，據四庫本改。

策問第三十五

兵制

問：兵者已亂，非所以胎亂，與所以養亂且拏亂，而遂至于喪天下也。追觀前世兵制，惟丘乘爲完簡以有要。其後西漢，則有五營騎士、六郡良家子、貳師樓船、伏波下瀨，因事以立稱；蹶張材官、羽林期門、飲飛孤兒〔二〕，因稱以講才。三代而下，言兵者有足稽焉。迨夫三國分，天下鼎峙，五胡據，中原力爭，代北相長雄，而江左更紛放，于是兵制紊矣。唐因周、隋之舊，始制府兵。方其盛時，十道置府至六百三十四，悉有名號，而關內二百六十有三，皆以隸諸衛。有警則譔征汎掃爲勝兵〔二〕，無事則持饁從田爲良農。此其凜凜，號有丘乘之遺意者也。國初剗夷荒類，團天下精兵，聚

之京師，而禁軍之額合一百八十五，自殿前、侍衛兩司，下至皇城、驕驥，率有所領，此亦與西漢宿兵內地無以異也。異時邊防號弓箭手者皆授以田，此亦與唐隱兵于農無以異。諸君試合前代之得失，以附之當今。若曰兵事，固大未易，質諸草茅則雖微，吾子誰不樂爲此者。《龍雲集》卷二八。

〔一〕蹶：原作「厥」，據原校改。

〔二〕諛：四庫本作「疾」。

策問第三十六 茶

問：山海之貨所以養人者不貲，而茶之爲利尤博。秦漢以前，未有以茶爲禮者。三國時孫皓每享韋曜，許以茶薺代酒；其後謝安過陸納，納待以茶果，自謂我家素風，茲其椎輪歟。然亦未始有禁也。味源寢闢，羣嗜大騁，故趙贊領度支，而竹木茶漆類皆有稅，實始于有唐之建中；張滂使鹽鐵奏立茶稅，號十分稅一，實始于有唐之貞元。于是厚利始籠于縣官矣。然猶陸羽著經，毛文錫綴譜，溫庭筠、張又新、裴汶之徒或纂茶錄，或製水經，或述顧渚，至相踵于世。百年已來，極于嗜好，略與飲食埒者，其今日乎。今日第茶者，取郝源爲上，至如日注、實峰、閔坑、雙港、烏龍、雁蕩、顧渚、雙井、鴉山、嶽麓、天柱之產，雖雀舌鎗旗號品中勝絕，殆不得與郝源方駕而馳也。其品制之

殊，則有若金挺、六花、葉家白、王家白；其色類之殊則有若的乳、白乳、頭金、蠟面、京挺。好事者往往抵金茶民，不遠千里。此比歲之禁，所以愈密于疇曩也。日者議臣深究厥弊，一切條上，乞弛去榷法，以便公私。語其大較，則商之宜已詳矣，若乃纖悉委曲，尚亦有可言者乎。二三子其考古以驗今，毋忽。《龍雲集》卷二八。

策問第三十七

州縣之權

問：先王建萬國、親諸侯，所以輔弼王室，共守天下，而爲長世無窮之慮。其爲法甚密，而小大之勢皆足以相維持。故曰天子萬乘，諸侯千乘，下至卿大夫百乘。以大使小，以百使十〔二〕，如身之使臂，臂之運指，而三代享國最爲長久。自秦罷侯置守，漢魏以後，相承一法。藝祖革隋唐五代藩鎮之弊，並設郡邑，差擇守長，幾二百年，安于太平。原其創業造統之意，豈不以京師之于州郡，譬猶虎兕之有爪牙，鴻鵠之有羽翼。爪牙不銛利，不足以滅百獸；羽翼不完強，不足以絕千里；州郡事力不充，不足以杜漸防微而捍倉卒之變。此理勢之所必至也。議者以爲承平之久，州郡之權日朘月削，遂以寢輕。若夫泉幣銖兩分歸于計司，尺籍伍符移隸于諸將，丁黃保伍外統于使者，而州郡斂衽，以尸百事之責，是無異于委人以牛羊而絕其芻穀，驅人于攻鬪而奪其芒刃，其爲患豈止廢壞毀傷而已哉！苟欲使今之州郡漸復于古，稽之前世，輕重適中，孰爲最近？夫圖治于未然，觀變于甚微，固儒

者之職也。試詳言之，以蔽有司之惑焉〔二〕。《龍雲集》卷二八。

〔二〕十：原作「千」，據原校改。

〔三〕「蔽」字疑。

策問第三十八

禁謁謁禁

問：謁有禁〔一〕，著于令甲，有自來矣，吏弗加迪。廼者聖上憫焉，取元豐已來有司未盡推行者，上自一二大臣，下逮百執事之列，凡府寺臺監，號爲要切，與夫廩廩筦榷之煩拏，一切申重之，使毋敢不恪。雖三代直道而行，太古天下爲公，不加此矣。夫寡特之與比周，靜止之與躁動，一人之身，何求而不得，顧上之人有以逆處其未至耳。且異時日力弊于無涯之將迎，公道屈于臨時之請託者，今茲壞植謝舊，宜不無其人矣。異時操竿牘，掄侈袂，望塵雅拜，纍然乞憐者，今茲削迹休影，宜不無其人矣。義命之不安，廉恥之不力，雖有知巧，將不能善其後，則吏議休之故也。夫苟且之俗黜，則黽勉服勤者奮；奔競之風弭，則篤于自信者興。是則名爲禁之，勸在其中矣，是宜學以入官者之所樂聞也。諸君其試考古以驗今，上以焜耀吾君相之盛舉，下使斯民知公道之有在，顧不遑歟？

《龍雲集》卷二八。

〔二〕「謁」上四庫本有「干」字。

策問第三十九

召試著作正字校書

問：文字之職，歷世選之尤者〔二〕，漢有待詔金馬門，梁有文德殿，北齊有文林館，後周有麟德殿，皆所以規恢英躋，獎拔士類。故必學涉詞尚，足以高前躅、擅當世，然後居之而不疑。太宗之始，旁引秦府記室合十八輩，置之弘文館，諷逮得失，時號「十八學士」，入館者自謂登道家蓬山。開元中，明皇更集仙殿爲集賢，以寵張說，自是集賢之名因以不廢。方其盛時，韓翃、閻伯璵、孟羌朝、陳兼、李白之徒，相與抽酣思，振孤韻，抵掌高睨，至無敢誰何者，一何踴哉！近世雖有修撰、校理、校勘之號，顧非其舊矣。翰墨之壺，至乃一變而爲膏粱之區，再變而爲酬勞之地，高謝偃蹇，捷筆不下〔二〕，尚修撰云耶？汗青磨滅于古初，蟬蠹蕃息于當年，尚校理云耶？先帝創艾斯弊也，一旦罷去之至盡，挈其實以歸諸著作、正字、校書焉。然議者尚以爲白黑貿亂，淄澠不判，則不若用祖宗召試故事，則訂其才否可也。且恢文墨之地，責之文墨之事，則誰非文墨之人？一日拔置嚴近，俾之代王言、運樞極，此其出也，孰謂勿試而可？二三子試爲具之。《龍雲集》卷二九。

〔二〕世：原作「試」，據原校改。

〔三〕捷：原校「一作棲」。按作「棲」爲長，前亦有「棲筆」一詞。

策問第四十 復賢良方正科

問：以言取人，則迹掩于浮譽之易移，而實喪于繁文之每勝，然考其猶有補者，其賢良方正乎。自孝文親策晁錯於庭，其後千有餘載，雖賢君磊磊更出，治世凜凜相望，然褒然之詔不害爲歲下，莫舉之罪時議諸禮官〔二〕，則誠以賢良方正攸助于人主爲不少故也。是以一雨暘之不若，一日月之薄蝕，民焉有未知之利疚，國焉有未講之隆替，一旦操筆天陛之旁，皆得列而言焉，決游氛之蔽虧，增白日之末光。古所謂不諱之朝，蓋不過如此，奈何其罷之哉！彼說者不過曰：君子惡訐以爲直，又其記誦瑣瑣，初非經奇，是應罷耳。曾不知得一通《春秋》、明王體，如漢之董仲舒，復一奮不顧身，排斥大閹，如唐之劉蕡，則彼賢良方正，獨何負于得人哉！自更科以來，豪傑魁磊之士抱器業、蓄憤懣，思欲一吐胸中之奇者，幾人于茲矣。且罷之誠便，則古不宜有是科也。日者固已復詩賦矣，豈詩賦可復，而是科未可復乎？抑亦復之，固自有漸乎？將復與不復，未足爲科舉之增損也？願聞所以，不吾隱者。《龍雲集》卷二九。

〔二〕時：原作「特」，據原校改。

策問第四十一 紹述

問：五代彫弊，習俗之日久矣。天右吾宋，爰集有命。藝祖神武震疊，頓八紘而掩之〔一〕，卒定天下。太宗祇欽靈承〔二〕，奠枕覆盂，以冒生齒，告成天孫，揜迹復古。羈致二虜，飽之金繒，時則有若祥符、嘉祐；乾旋坤轉，吏宿業而向方，時則有若治平、元豐。一祖五宗，百年于茲，蓄毓渾涵〔三〕，協登至平，休哉粹乎〔四〕，不可尚已！聖上龍飛，奄宅四履，祇厥顧命，疚閔于心〔五〕，誠有意乎式往訓而席前休也。然議者尚謂凡祖宗詒孫謀以燕翼子、振丕緒以紹昆裔者，亦已勤矣，曾未一二而舉行之，則豈爲之輔相者，亦有待耶？且宣王之始，天下之勢，不啻如綴旒棲苴，而卒所以攘獫狁、平淮夷者，以吉甫、張仲之徒相與復文武之業故也。孝宣雖號綜核名實，而卒所以熙甘露、神爵之化者，以魏相舉文、景、武、宣故事故也。然則爲今之輔相，尚何待而不爲哉？諸生試言其所當先者，求以復諸上焉。《龍雲集》卷二九。

〔一〕紘：原作「紘」，據四庫本改。

〔二〕太宗：原作「太祖」，據四庫本改。

〔三〕蓄：原作「貸」，據四庫本改。

〔四〕粹：原作「悍」，據四庫本改。

〔五〕心：原無，據四庫本補。

策問第四十二 春秋

問：王迹熄于不競之晚周，而《春秋》作。本末十二公，始終二百四十有二年，紐絕綱，障橫流，抗于一王之法，推之乎三代之上，至矣。其書則存乎說理，其義則存乎推見至隱。其聳善而抑惡，則雖斷編缺簡，零落之餘，華袞之休，鈇鉞之慘，凜乎其如長在也。是仲舒、歆、向之徒，用以考災異，則雖猶撻鼓以須聲，而不疑之按姦〔一〕，不過取諸蒯瞶之事而足耳。故曰「不知《春秋》者，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豈虛云哉！運丁神考，自我作古，置官師，揚俊傑，使之應吾時求者，非經無須也，而《春秋》不預焉。彼爲士者亦以是書爲無預吾事，則往往撫袂高謝，不復省錄，曾不如諸子之釀細文、該近趣者時見采綴也。且《春秋》以經則居五〔二〕，以本則本之聖人，其未暇及之也，寧得以爲無謂乎？豈以始學者本之以《詩》《書》，智不足以逮此歟？亦以時無啖助，未可使之昌言歟？將三《傳》已自有得，不復以遺後人，則莫若姑置歟？《左氏傳》歷漢數世，不列學官，晚見好于劉歆，乃始盛行。然聖人之經非復《左傳》比也。今也舉而明之，殆其時乎。二三子試語我乎崖略。《龍雲集》卷二九。

〔一〕按：原作「接」，據四庫本改。

〔二〕五：四庫本作「正」。

策問第四十三

謁禁

問：悠然來，汎然受，施施焉而昵以私，遂至巷結轍而户摩肩，誠天下之所公患者，此前日禁謁謁禁之科所以不得已而設也。謁榜當户者不知凡幾所，踰跽卒歲者不知凡幾人。上自相府，下逮守令，與夫米鹽筭榷之微，一切檢以限劑。畏事者至號其法爲拘文，謝故舊如貌爾之塗人，弛慶弔爲不切之小謹，卒然相遭，未暇轉盼，已如傷禽之驚虛矣。夫宰相爲天子求士，宜莫親焉。躬吐握之勞，則聞之周公矣；闢是相閣，則聞之平津矣。今也，何獨與之殊乎？至于守令，則又使客之禮不可一日廢焉者也，奈何其梏之哉？或曰：禁謁謁禁，是非壅人而絕之，將公天下疏戚而一之也，夫何病？或曰：三代直道而行，禹、稷、皋陶相汲引而不爲比周，則公疏戚而一之，孰大乎？是且前日朝廷柄用二三大臣，有不便輒弛以利人，則天下喁喁寬簡之秋也，彼禁謁謁禁，意殆將革之乎？若曰事固不爾，則謹以遲諸生之告焉可也。《龍雲集》卷二九。

策問第四十四

疾醫

問：久矣，醫之不可廢于天下也。《洪範》六極，「凶短折」預居一焉。而《周官》疾醫掌養萬民之疾病，以五味、五穀、五藥養其病，以五氣、五聲、五色視其死生，兩之以九竅之變，參之以九藏之動。雖其苛細之皮膚，若不足治，而祝藥劑殺之齊猶掌諸瘍醫。則所以俟民者亦以盡矣。上古之俞跗，中世之秦越人，春秋之和緩，與夫漢倉公、魏華陀之徒，或激怒蠲痼，或湔浣胃腎，或處以法度，毋得輒更，或爲五分之熨、八減之齊，以摩按調餌之，所至無不立愈者，何其神哉！末世之醫，至乃弊神于刀圭，刑思于肘書，砥數寸之芒，操盈粒之炷，自以爲岐伯、鬼臾區復出，而曾不知起仆肉枯之妙正在何許，療治之效纔十二三，而斃者已過半矣。古人求醫，必于三折肱之家，厥有意哉。我朝張彼壽域，一躋含生，上而京師，則有翰林尚藥醫學之徒妙手揮斤，下而郡國，則醫博助教時出砭劑以振綿惓，惠至厚也。向急售淺中者或搖于末利，或据于故步，高騶大奴，輝駭委巷，甚者一發囊之頃而隨手規贖，又況其術初不善耶？今欲如《周官》，歲終則稽其醫事，以制其食而上下之，與夫死生，則各書其所以入于醫師。然則所謂制其食者，當以何道，書死生定如何也？願聞其略。《龍

策問第四十五 佛

問：聖人沒，中國晚乃有佛，而凡先王留迹以接粗者始不競矣。佛之說曰：無始以來，誰頓愛纏、淪苦海者，彼惟不知最勝法中有無上果，可以證人，可以超方，而方復羈嬰滯念，執着妄緣，浪與腐朽俱化，是誰之過歟？于是出所以爲人者，而悉得解脫者，一切畀之，號數外別傳。至以有生爲西兒，以謂證是則成佛，反是則轉徙多劫。佛之說如此，其徒之從事于佛者，亦不過曰如此。夫佛與其徒，正自不得不爾，何預世俗？而近世好事者，至乃假此以售進取。名則儒也，糠粃堯舜，蒿矢曾史，有問焉者，曰佛之語則然。行則儒也，充腸以稗飯，掛體以番衣，有問焉者，曰佛之教則然。燥吻捷給，是東方所號隱語者也〔一〕，自謂爲禪；酣瞑一榻，是宰予之一事者也，自謂爲定。禮義之冠冕，指爲當身之桎梏；天屬之子姓，視爲生外之長物。弔奇則飾怪語以等偈頌〔二〕，矜博則標子注以蕪貝葉。察其機械小數，初在肝膈之上，錐刀之末，而徑欲馳四無礙辨，擅六波羅密〔三〕，亦可謂不量力矣。彼其有得者，果若是乎？孟子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而孔子惡似是而非者。」嗟夫，儒者之弊一至于此，諸生其束喙乎？《龍雲集》卷二九。

〔一〕所號：原作「號號」，據四庫本改。

〔三〕弇：四庫本作「示」。

〔三〕擅：原作「檀」，據四庫本改。

全宋文卷二五五九

劉 弇 一三

吉州新修小廳記

古者郡太守廳事謂之黃堂，猶三公之府謂之黃閣，而學者相與輩而居者謂之黌舍。其說以爲治教之所自出，必于此乎取中者也。後世嘗多故矣，民事日出，有至萬端不窮，而其纖悉委曲，非可以邂逅得也。于是頒宣詔條，歲時月朔之所會聚，或旬讞，或賓客有時之至，與夫太守始事之日，則類皆臨所謂黃堂者。而有弗逮，則其旁更起他屋，以爲廳事之輔者也。有詆欺訴訟之輒聞，聽之欲其徐；有疑獄隱隱、陰奸舞文之旁午，蒐之欲其密；有招軍補卒、胥史皂隸廢弛存置之不一，稽之欲其審；有四境之剽攻奪攘，物之所利疚，民之所疾苦，吏之所循否，問焉則欲其俯而易即也，故一切歸諸輔廳焉。然則輔廳之設，正所以趨便者歟。吉之爲州，橫制大江，爲要衝最，太守所察治，每號臨劇，一日之間，事無慮數百出。非有深簷大屋，儲思慮其中，顧不足以蠲決遣之煩。而府之輔廳初不閤

大，民以事至而不即逮驗，以獄聞而不即論報，則往往曹居伍聚其旁，殆無所容足，居者陋之。臨沂杜侯之爲州二年也，更于其前列屋以臨焉。得地于廢庫之遺址，得材于完葺廨舍之餘，得工于僦傭役使之相半。地不加闢，材不病乏，工不告勞，而其成若出于一日，其力若合于一人。面以夷曠，環以修廡，層甍穹堦，臨風雨而脫囂塵。杜侯于是方且代去矣，不以己所不及處爲廢且怠，而猶將畢力以揆其成；不以人所專長利于後，而更思來者相與圖其久。是獨何心哉！竊嘗謂君子之爲政也，趨先急而已。以一郡之大，而必有守，以太守之所總臨，而必有視治之地，則輔廳其先急者也。致其所先急，赴適時之會，而吾無所容私焉，則推以俟乎人，猶其在己也，其爲政當孰有易此者。然杜侯之爲吉也，恬于撫俗，而惠足以孚其心，剔姦掃蠹，而政不苛以撓。彼輔廳之作否，雖無以議爲可也，然必將使後之人知侯之所爲，固有大于此者，而特出其一二，以折未諭者之心，則區區之言，亦何可廢也？故爲之書其始卒云。《龍雲集》卷二二。

吉陽持正堂記

先王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而唯欲人之相與適其當也，初無意于用刑。中間不幸抵巇投隙之釁萌，而強凌弱、衆暴寡，智鄙相籠而真僞相軋，其勢卒至于犯分而不止，于是律貪懲肆，消沮淫悍，發摘奸伏之法□出〔二〕，而並與其不忍之心加焉。方是時，民有麗于辟，不能以其所自取者免，而在

所論報，則又爲求忠厚惻怛之有司使弊斷之，期于無所苟而後已。此古之人所以聽獄必持其正也。死者不復生，斷者不復續，爭奪之心，狃于其所必勝，則未嘗無橫變抵冒殊捍之巧試，而窘于自効，則往往多隱慝。而法之爲書，乃衆罪之息肩處也，其間節文科指，類皆前此而具，凡所以待犯焉者之至，僅如操印圈以契物。夫守一定之法，御時出之橫變，以求窘于自効之隱慝，而使死者無遺憾，斷者殘支體而不戚，雖欲無用吾正，勢不能一朝居也。雖然，其理非佗，本諸吾心而已矣。夫《大學》之道，始于正心，以至修身治國平天下，而孔子之蔽詩以一言也，只曰「思無邪」。要之，能使聽不眩于是非之所掩，情不揉于愛惡之所奪，則獄其甚者也。故曰「刑者成也」，「一」，一成而不可變，君子盡心焉。是故三刺以爲入，而三宥以爲出，八成以爲重，而八辟以爲輕。具兩造者聽之以五辟，簡五辟者正之以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於五過。而禁民訟，則使入束矢，所以觀其能直；禁民獄，則使入鈞金，所以觀其能明。仁以規之也，故內之園土；禮以矩之也，故平之嘉石；知以勞之也，故役諸司空。不幸卒不可釋矣，然後即誅焉而無疑。則凡以吾之正，誠在此故也。錢塘吳君表臣爲縣于吉水之一年，闢室于所治之西以居，而取獄之情有未決與決而未審者，時聽乎此也。因以「持正」名之，且說詩以見意。而其說蓋取范文正公所謂「人之聽獄，必持心以正之」者也。吾州之邑八，而吉水以地大人富當要衝，生齒之隸籍無慮數萬，而前控大江，輸挽儲積，賈販所出入，一有小弛，則椎埋剽攻、侵侮凌轢豪奪之獄，至相踵以聞。以故爲縣者每懷倥偬不暇給之憂，有所決遣，纔文具而已。及君之來，未能幾何，而繩墨約束已定，以孚其民人。賦入不踰時，詆欺擺合之訟

隨以衰息。而下至閭巷無賴竊發之姦、武斷之豪，無敢肆焉者，而縣適以治。方是時，宜若可以升高明，臨爽塏，列爲燕閒之居，聚賓客其中，風流嘯咏，投壺飲酒爲事，以休暇日；而君獨取所治之餘屋爲聽獄之所，不汲汲于游衍放弛，而獨恨不得閱實民情，以副上所以憫憐元元之意。君于此，可以爲無負矣。昔召伯聽訟于甘棠，正信不旋踵而興；魯侯獻囚于泮宮，淑問不崇朝而效。終召伯之身，人之愛其材者，且不忍伐去；而魯侯之事，竟流而爲盛世之頌。余竊意他日政益行，化益洽，篤實長而薄惡消，民至君之前者，無復以獄聞，而方且從鄉人長老問其閭里井屋阡陌之所在，戒毋得越法。使此方之人，視其令如悅其父母，臨其室如即其廬舍，與夫既去之後，想望其緒風出于平日者，愈久而無窮。則雖欲毋使詠歌稱誦不息于民之口，而後之居是堂者，相與圖其廢也，庸可得乎？故書其落成之始，尚俾來者有所攷乎此〔三〕。《龍雲集》卷二二。

〔二〕□出：四庫本作「備具」。

〔三〕原校：京本「刑者例也」，當依《禮記》「刑者例也，例者成也」兩句并存。

〔三〕原校：一本此下有「吳君師正字表臣，方以材試云」十二字。

愚堂記

元祐六年七月

愚堂者，廬陵歐陽通文叟于其舍居之西南隅作之，以燕億其暇日。而堂之儉侈華俚，隆庳寬促，顧有所謂得中者。風扉月牖，竹簷蓀逕，左環右控，別一人境，而顧有所謂得其淑靈者。舒嘯孤窺，破顏怡愉，削牘抽毫，繙書絃詩，以至饌賓觴朋，決拾投壺，一出于是，而顧有所謂無求而足者乎。是堂成七年矣，凡八求其執劉弇之記而弗獲，最後弇笑謂文叟曰：「記之作否，在君無毫髮增損，所疑者特名耳。且智甚而橫謂愚，愚又無實可既，而智則交泯，豈病不得時者邪？將抑前而揚後耶？抑亦掃蕩轍迹，刊剔圭角，寄諸砥而平、潦而收者耶？豈巧人速而拙已遲耶？將謝實廋名，于此直寄耶？抑亦逃焉而不得，以厚與人，而已取薄耶？然愚又甚病、甚不美、甚可去、甚不足，以靈物而至室、至拘、至汨而陋、至寡附、至難求合也，君安用是爲邪？昔有人媒患梯孽，朝一言出口，而夕七國挺禍，有揚子雲者命之曰愚，雖晁錯猶不得而辭也。又有人不釋于造物者，顧乃遷怒乎區區之山，方與螳螂精衛爭長雄而力平之，有列禦寇者命之曰愚，雖愚公不得而逃也。柳子厚蛻餘責，脫九死，見夢湘南之神，而奄有數椽之不毛，晚復痛自洗湔，故謂其溪爲愚溪。齊人買牛生犢，少年欺之，以牛不得有駒，而輒取其犢焉，故謂其谷爲愚谷。此四愚也者，人有髣髴其一，亦何啻相與爲五愚邪？然愚又不必自名，而人將名之，則吾意文叟萬無有是也，我知之矣。文叟少以譽高，世材秀物，譬舟

萬石，束篙倚楫，將須疾濟，二十年于茲；而中間一嘗摩壘于禮部，謂肆矣而卒又不售。一日賦歸歟，先時命之所背而馳者，一以爲塵隱，一以爲陸沉。然則斯堂之作，其殆懲已失、須將至者歟？其殆愚外而智中，取顏子如愚而卒不愚者歟？」文叟頷曰：「幾矣。」于是乎書。元祐六年孟秋十四日記。《龍雲集》卷二二。

蟠齋記

吾友安成劉君公濟，于其暇日，合里之親且舊觴予于所居之西偏。酒數行，顧予而言曰：「是乃吾平日語人所謂蟠齋者也，請因以諉子。且齋之前壤瘠不沃，而隆窪高卑之所附；水渚不流，而濁撓弗蠲之所鍾。外漫客土，古道旁出其下，怒蛙盤鴟，迭相鳴喧，而不材之拱木，毀折之叢篁，與夫幽芳野蔓，柔藤鬚鬚，相爲紛披，而不知四時之有流轉。此蟠之地也。吾之屋，視其桷與櫨幾撓〔一〕，而若將弗支也，視其隅與四阿幾頽且靡，而似無所投足也，而吾不以爲陋。圭窬隙壁，僅能蔽風雨、脫囂埃，而其間叢書數千卷，足以時其探討，暇則彈棋弄琴，足以娛玩其耳目心志。此蟠之居也。方吾少時，知所以從事乎學，則知所以從事乎世，日數千百言，落筆立就。中間晷隆而影索，途脩而步艱，志有餘而力不抗，連試禮部，輒斥勿遇。人生安與樂耳，亦孰知其他？此吾之所以蟠也。然世之人，方且躡穹臺，臨廣囿，睇清漪之渺瀰，掇茂實之芳香，以侈其游觀，而吾則易之以卑汙狹陋之

地。飛甍重霤，綺疏青鎖，百金之壯麗，以至髹鬘刻鏤，藻績彪炳，轟如幻化者，不知其幾區，而吾則易之以容足之所。彼得志之士，策肥茹鮮，緩佩而青朱，了無不可意者，而吾則易之以平居無事之隙〔二〕。是三者，吾率皆易之，而若將無俟乎世，則謂之蟠也固宜。」予于是復之曰：「古之人誰不欲達者，達卒不可得，然後深居遠引，不在東閭在南阡。瓜疇芋區，踴步可到，宅居鄽而田負郭，家有乳鷄豐豚以卒徂歲，旦暮杖策，恣兒童相遨嬉〔三〕。此仕不得志而去，與欲進而無所從者之所爲也。今君齒剛而氣渾，一切無有是事，則宜亦與夫追念三徑之就荒，退思倦鳥之知還者異矣，奈何終役役有此土以處也耶？」既而曰：「我知之矣。且世固有鈍其始而終自利，怵于塞而通必至者。使物而無蟠，則孰且爲信哉？今茲明天子在上，賢士大夫自以謂無若此時爲可以得志，獨患不勉耳。吾將見其運符志偶，雷奮蟄而燭披幽，須遠且大，正在異日。則是齋之設，其殆有激而已，雖君亦無能終留也。」故爲之卒其說，使知君之所以寓名於蟠者如此。《龍雲集》卷二二。

〔二〕楠：原作「桶」，據四庫本改。

〔三〕平：原作「半」，據四庫本改。

〔三〕遨：原作「邀」，據四庫本改。

禾山龍溪亭記

所不足乎物者非形也，顧有以處其形而已矣。鳥之木棲，獸之陸馳，螻蛄壤息，蚯蚓穴處，鼠穿墉，蟻營培塿，以至蛙疇蠹窾，豕蝨奎蹄，魚鰍之江湖，與夫螢綴蔓而蜩附枝，凡相與爲類者，何啻千萬，要必無負吾形，然後適于足爾。龍之爲物，神而能變者也。其遁宅幽而儲密，其出離偶而縱獨；其騰陵而上，則奔霆駭電夾之以飛，一息而超千仞；其蜿蜒奮揚，則瞬息可以興雲霧〔一〕；其散利以致養，則不崇朝而雨天下。然其小大脩短，潛見飛躍，猶未離乎形，而不忍輕自露以取困。則其心與他物亦何以異？然則水之有淵，固龍之所憑以處，而休其無事者也。且龍之在天地間，非若鰕鱗鯢鮒，陰姦秘怪，擅尺寸水苟延其生，匿隻形而庇孤影，則計有以容其軀者，獨窮北之天池，而極南之溟海爾。而舉今天下濫觴之淵，穴深之寶，與夫泊然鍾水之渚，號爲龍之別處者，往往而是，何其多龍耶？然竊嘗推原造物者之意，彼非不欲尸衆役以自騁，顧以爲無益，然後必將使此族挾其變怪，棋布四出，時泄膏沐，以遂物願，而熟視其致力焉。故凡散而在人間者，皆龍異時息肩之處，則亦仕宦者之有府舍歟〔二〕，雖多可無疑也。禾山甘露寺之左有溪水，自絕巘出，貫寺垣，走東南三里餘，醴龍門兩崖間，束爲飛湍，過別層〔三〕，急勢淙下，汨汨注彎環中，相分擘以去。傳者以爲昔嘗有龍居此，而熙寧中長老楚昇惜其勝槩，因斬材洞石，截衝波，跨崖起亭構，遂以龍溪名之。蓋龍名其

居，而溪名其所以居者也。先是，客有以遊禾山來者，方投足時，外臨遭迴〔四〕，已悵力不足以支深入之疲〔五〕，而道兩旁又無憩焉者之所，往往寢有怠意。及昇師之爲此亭也，俯控絕險，孤撐脩綠，盤礴于飛簷曲檻之外，而下蔭清泚，其明可以燭鬚髮，故使臨之者始忘劇至之勞，而驟得難窮之趣。徜徉注視，孤魄恍駭，眸子爲之眩轉，而悲憂感慨，至不旋踵釋去。嗚呼，昇師于此，可不謂有力者乎？雖然，吾有說焉。今夫倏爾自造默運于冥中，而莫見其終窮者，變化是已。其爲龍也，使變化無適而不自己，故以動則神，則是龍者適所以寓變化者也。處晦而不昏，行明而無章，非徒與物役役守此形也，則何水而不可居？則是溪者，適所以寓龍者也。苟龍不能出潛以興利，溪不能宅龍以標靈，雖汹涌萬態，矯首高卧，吾固將以龍爲尺澤之鯢，而溪爲杯酌之蹄泓也，何尚亭之爲？因昇師求吾文以識之，爲之登焉而遂書。《龍雲集》卷二二。又見《古文集成》卷九。

〔一〕興：原作「與」，據四庫本改。

〔二〕「者」下原有「視」字，據四庫本刪。

〔三〕層：四庫本作「澗」。

〔四〕方投足時外臨遭迴：四庫本作「方將策足窮極遭迴」。

〔五〕悵：四庫本作「恨」。

吉州新修天慶觀三清殿記

元祐七年七月

道家謂天有大羅，其上則玄都玉京山也。山延袤九萬里，七寶成就，有城傳其椒，面各二百有四十門〔一〕。羅以寶林，綠葉朱實，城中芝英、五色蓮徑度十丈，嫵然叢生〔二〕，無有彫禪有宮焉，是馮穹臺，爰上中下之〔三〕。上宮號玉清，元始天王所治。中宮號上清，太上道君所治。下宮號太清，太上老君所治。三宮始雖若不屬，已而神邁，纔一宮如也。然玉京天露多至于八十一萬〔四〕，而山嶽洞室適相直者又八十一萬，皆列真君之〔五〕，大率終始，如世人所謂九九八十一者。異時列真朝玉京，日或三至，或再至，或三日至，經行億萬，直轉瞬收吸頃耳〔六〕，而卒不敢墮。彼其宗仰可到，乃如是〔七〕，況擾擾之下土乎？然則殿其屋而不吾苟，亦瞻僊祈嚮者之所自致也。吉州天慶觀，唐故紫極宮，國朝別號均慶。祥符初，書有自天隕者，真宗皇帝感焉，因例錫今額。九年冬，會天大風，旁舍火妄行，而觀之三清殿煊煊隨盡，惟是香火不綴，七十餘年于茲矣。一日，道正金希白諉其徒曰：「吾人生長休明，衣恬食嬉，非衆真焉依，尚孰使我有此冠且褐者乎？觀殿若像不幸殫于往歲，一昔不救之煊焰，中間尺椽寸瓦不置，干霄切雲播爲莽墟，殆非吾師所謂元始居協晨靈宮之意也，吾知任斯責矣。」于是募可與共事者，得右姓吳信錢百萬以倡其餘，未幾，應者走費恐後。其爲屋五楹，高五十尺，亘以層櫺曲枅，堊以丹黝，飾以仙靈雲氣、葩華藻井，列錢青瑣之浮動，而欄楯堦堦患其

數圯且弗支，則一切攻文石爲之。既則建像十三其中，若適至然。蔭映輝赫，觀者搖眄。經始于元豐三年之季春，竣事于五年之仲夏，而力不病乏。用錢合七百萬有奇，而樂輸者初不俟勸也。其本末成就蓋如此。先是隆慶禪院沙門利儼者，以龍華會締里之嗜佛人，爲異時福田利益，因取其羨財別建轉輪大藏，度用錢二十萬。勸者方走疏四掠，而希白亦以構殿聞諸豪間，人皆難之。其後儼緣事適告具，而希白所治宇已轟如幻化矣。于是議者謂用隻力纚纚于兩緣合發之時，營七百萬錢，敏若拾芥，圖宿廢于七十年之相望，而照地金碧，纔寄諸一喝。其爲力工拙難易，宜如何哉！若希白自謂知任斯責，可無負矣。予友歐陽君通曩與希白游（八），且有舊，爲抵書走洪州，求予文以識，而未暇也，而希白比三請，滋却益勤。因爲之掇其可附著者，使鑱諸石，且以志吾里人終易以善起也。希白能詩，于琴尤工，其爲人號有信義者。元祐七年七月朔日，潁昌府臨潁縣令充洪州州學教授劉弇記。《龍雲集》卷二三。又見《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二六。

〔一〕門：原作「間」，據《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改。

〔二〕嫵：原作「撫」，據右引改。

〔三〕「之」下右引有「宮」字。四庫本此句作「有上中下三宮」。

〔四〕露：《二百家名賢文粹》作「路」。

〔五〕君：疑當作「居」。

〔六〕收：《二百家名賢文粹》同，四庫本改作「呼」。

〔七〕可：原作「丹」，原校「京本作可」，按《二百家名賢文粹》亦作「可」，據改。

〔八〕曩：原作「襄」，據四庫本改。

重脩共樂亭記

朝散大夫狄公治蒲陽之明年夏六月，會天大風，並海之民以田疇居廬被患者甚衆，而軍治之西北隅故共樂亭最高峙，受風尤劇，經昔以壓聞。既而縣有上官道蔭材之拔于風者以千數，公按籍笑曰：「風仆吾故亭，又遺以拔材，其無乃有意爲吾新亭資乎？」于是訪卒之羨于工者，因其隅而廣之，得屋七楹。前卧駢石，爲棲樂之埒。稽故材之任度治者，繕小亭直其下，曰歲寒；繕憩客之堂三榮介其後，曰燕休。皆不泯厥舊。而屹然負礪岡，挾爽氣，以出杳冥者，前日之共樂也。他日公謂弇曰：「吾亭如是，盍記之，將子以爲考。」弇遂言曰：今夫十區之肆，百指之間，慈祥愷順，薰爲休和，人倫之樂以此，而陰鬩訟訴之擾奪之。百金之產，中家恃焉，鄰雞犬相聞，戶有無相通，庶且富之樂以此，而椎埋剽攻武斷之豪奪之。食怡寢康，不在子孫，在其身，壽考之顛，霜吞而雪蝕，尊生盡年，歸全之樂以此，而札瘥憂患奪之。非時之須，不急之逮，隨以杖捶，而奪其遺力。淫陰驕陽，水旱間作，螟螣被南畝，而奪其豐年。甚者奪之罪罟，而筋骸不勝囹圄之慘；奪之貪吏，而隸餉不勝剗牙之噬。一切奪之者如此，于是有疾視其上之憤，有戚嗟怨誹、長逝而輕去故家之忍。彼長民

者方任其責之不暇，尚誰恃而與爲樂邪？始公之來莆也，歲惡不稔，惟是勸分發糴、薄徭緩斂，爲若可繼者；而謹醫藥，簡程督，所以劬視之甚至。已而釜不改飪，身不易褐，一時親更患苦者，竊獨喜幸相與聊生之民。及亭之成，適在邦人安綏和豫之後，以故莆之士民歲時般嬉，與夫四方之使客以事至者，皆曰異時神物之奇秘，公幾盡取以遺茲土。而其得之暇日之瞰臨，以至風流嘯詠，行庖抽觴，以御賓者，公獨無幾何時爾。視昔人之榜，無毫髮可恨者。試徙倚而南望，則前有峭峙之壺山，如垢世獨拔，摩拂霄極，嘯浮丘而挽赤松，遠遊之所以寄傲也。振衣而東指，則傍有渺瀰不測之滄海，跳濤舂容，直將與乘桴者游，而探虞淵，窺白日，廣心浩大者之所以弔世也。若乃巖菲島蔓之四時，風帆雲鳥之千里，當暑而涼秋槎，入夜而賓斜蟾，與夫樵斤漁艇，涉素瀨而度葱蒨，晨蓑暮管，盍遠烟而收夕陽，登高能賦者得之，往往寓感慨于交飛之毫楮，而雖有駭目，亦不能窮也。然則公之熙莆人，不既多矣乎！雖微公命，弇也固將有請矣，敢再拜而次其說以俟。公爲治，所至大率放古循良吏，寬厚表表，有君子長者風云。《龍雲集》卷二三。

〔一〕將子以爲考：四庫本作「後世有所考」。

〔二〕憂患：原作「反柱」，據四庫本改。

足齋記

元豐五年十月

國家悉海內而州之，則古侯伯蓋今之郡太守；而其于諸侯常用臣禮，親北面而事之者，在郡太守率謂之屬吏。屬吏有州從事，有錄參，自錄參而下，號諸曹，而屬縣簿若尉，其最卑者也。太守始至府，坐黃堂上，曹長率其屬，手板束帶立墀下，謂之庭參，若將盤蹕進拜之爲者。吏從旁贊曰「毋拜」，然後趨而上。不揖坐，不敢坐；不問言，不敢輒發諸口。一日有事，則告之曰：「某事如是而可，某事如是而不可。輒辦，其毋廢！」則又趨而退，顧己與墀下人施施僅如平時等夷，雖流潦霑漬弗避也。胥吏抱案牘上下，相與接足迹，弗擢也。又歲時宴喜，或饗它使客之以事至者，率不及諸曹，唯大張設，夾兩翼使坐，酒到手輒醕然，猶取太守遠甚，傍引卜祝胥吏老兵輩雜廁其間，而謂之外筵。諸曹之卑乃如是，況簿尉其尤卑者乎！故使輕險之士爲之，則僥倖嗜進之心生；容悅之士爲之，則媮悅曠弛之弊時有不免。而夸者伺容聲、走權勢，至于巷結轍而戶摩肩，拘者欲然，常爲戚戚可憐之態，亦其勢然也。方是時，士有決能自擢，而用其良貴者高世「二」，自衆人視之，如獨鳥遊空府「二」，而影末之餘波，猶足以灑拂塵垢，非足乎己者，能之乎？邵武黃君德器，爲簿于靜海之一年也，廨之西偏得廢宇，葺而新之。它日走書來告曰：「吾齋之前，平曠虛豁，環以野水，而古城瞰其西，介丘直其南。夏則茂竹席蔭，秋則紅蕖漸苞，雲烟下鳬雁，而蘋藻泳鱸鮪，凡吾平日栖逸趨而迫

遐矚者略備。顧所取誠不在是，則因謂之足齋。聚古書其中，暇則居之，且以求吾志也。子其爲我記之。」余聞之也，天地爲衆大最，一則傾東南，一則陷西北，其不足蓋如此。而萬物之中，或角而不牙，或甲而不翼，以脰鳴者或屈于足蹶，以陸馳者或困于波濤之汹涌，唯人六骸九竅具，差可以無憾。而六骸九竅，又有不足恃焉者，是以甕盎用其脰，肩肩視全人，而申屠嘉、叔山無趾、兀者王貽，與夫支離疏之徒，獨以材全爲在乎其內，而曹交之九尺，猶非真湯文也。若君之仕則卑矣，而所居又不過容膝之安，宜其屑私營近，嘗身涉求之地，而反自以爲足，其有得于中者歟？其殆吾所謂用其良貴以高世者歟？〔三〕？故余樂爲之道，且知君之足在此而不在彼也。君名鑄，以文學第進士，觀其名齋，則賢可知矣。元豐壬戌孟冬望日。《龍雲集》卷二三。

〔二〕良：原作「每」，據四庫本改。

〔三〕如：原無，據四庫本補。

〔三〕良：原作「使」，據四庫本改。

澄碧軒記

熙寧十年七月

浮屠惟聰，于其寺之東偏列屋以居，而取其屋之餘爲軒，命之曰澄碧。蓋軒之成久矣，乃始以其

記屬予。初，吾州之東北，望之鬱然若椎髻，自平地而出者，螺岡也。其下有水，蟠而爲川，滔浸淳
湑，濱城數十折股，引而去者，螺浦也。浦之兩崖皆羣山，適與螺岡相直，環民居上下，遮列屏障，
一起一仆，踴虎豹而盤蛟螭。于其山水之交，架虛疊嶂，棲以楣堦，巋然出衆屋之外，若披鑑臨物，
若據斥候破隱匿之情，若綱提領挈而樞制者，則此軒也。澄言水，碧言山，以其不出擾擾之闐闐，而
坐致山水之美，以寄意也。于是遊者日至，而軒之前恢詭譎觚、怪奇偉麗之觀，無不畢足。高桅勁
楫，破浪上下，晨曦夕氛，照耀發見者，出于咫尺之衽席。青蒼杳靄而橫絕乎雲烟之間，縹渺丹翠而
相扶于巔崖之上者，出于方寸之目睫。幽芳遠籟，微明疏薄，潛投飛躍，決驟之變態，與夫挾爽氣而
躡浮光者，皆其四時之榮謝，旦暮之聚散，而覽者亦不能窮也。吾嘗謂天下之美，苟可以擅而有者，
理足必窮。托形於天地間，唯山水兩物以特久時聞，且不遽易而有常，則澄碧其大觀也。不幸流潦時
至，漲堤齧防，蛟龍狂醒（一），秘怪陰作，麼滃洄伏（二），砰擺振撼，與夫破山發石之勢，矢迅而東
下，則孰爲水之澄耶？高者隕壓，下者童濯，陰霾宿侵，相與蔽吞於洞鴻晦曖之中，如翳冒目，如烟
壅燧，則孰爲山之碧耶？聰師學佛者也，使其神能固而不遷，其精能一而不搖，靜以鑑天地，虛以府
萬物，則水之澄、山之碧，無豫吾事可也。苟惟參于蔽物之官以獲其外，溺于不求之放以柴其內，以
至方寸之靈府，朝與僞湛，夕與真喪，則彼其山水且不能逃適至之累，師之守此名也，尚安所托乎？
雖然，此特語聰師者也。若夫乘閑臨隙，身適寄而足暫投，羅觴以御賓，探籌以爭算，振淋漓之衣以
濯清風，捐交錯之履以夸弛放，舒遊目，寓遠意，投衿撫髀，高踞而微吟，使夫鬱者思奮，滯者思

通，羈客忘戚戚不得已之懷，而騷人緣是川臨賦，則軒之在山水間，亦一助也，庸可廢乎！故爲之書。熙寧丁巳七月三十日，安成劉弇云。《龍雲集》卷二三。

〔一〕醒：原校「疑」。

〔二〕麼：原校「京本作磨」。

獨遊狼山記

白狼五山距通州城東南十里而近，率不百步則嶄然迭起，若踞若躍，若前拱後負，若期而赴，有待而不相躐。而五山者，通人時時能道其名：有以仙蛻其上者曰仙女山；有以闔廬曩軍其旁者曰軍山；有以形銳且中罅者曰劍脊、曰馬鞍；而至臨以佛宇，則別號寶塔山。五山獨寶塔山秀絕可喜，而好事者往往取以矜遊客，謂白狼嘗擾而居也。元豐四年冬，弇按田山傍，至則求觀所謂五山者。入寺東廡，得乳泉，號幻公井，幽光浚發，若上瀆狀，茗飲者利其甘，爭至赴掬。自始時開山僧智幻，故相謂幻公云。方丈東阿有石僅十尺許長，倍廣三之二，而廣厚倍者半強〔一〕。一昔從山椒墮而正拔，號飛來石。自堂折而少北，貫以澀道，躡之纚纚如絙縻上縈。道左閣曰棲雲庵，曰海桐亭，曰牛山，曰望江，皆森爽豁豁，可蔭以休。而閣加于庵之廣，亭加于閣之峻者倍且半。又却轉，得楣埒，殊

澀〔二〕。屣小，覺酸脛，度非三休不至絕頂，因力躋焉。方是時，朝日初上，瞳矐如躍金，發莽蒼中，洞視上下，不隔褫褌。佛螺姝眉，附地別出，則南峙之福山也。排天決雲，吞嚼淮吳，則東浮之三濡也。稻畦葭澤，潮汐上下，沮洳斥鹵之所淫夷，與夫疏篁茂木，泊雲而下鳥鳥，頽垣廢丘，縈蔓草而棲鷗鷖者，皆得于轉瞬之頃。于是悄然忽疑從樊籠中出，而思古人所謂登太山而小天下者，亦宜有是，而非特寓也。絕頂之北，有石若圯而中留，踐之令人善畏而得贅，考其名，則定心石也。山後有石卯巷、觀音洞、朝天巖、去思亭，皆利下觀，而醒石尤以名著。石廣厚略等〔三〕，可坐十輩其上。子履陸君名之，用反廬阜陶淵明所謂醉石者。醒石之西有紫石巖，取其石紫赤色相錯雜，而紫爲多。以遊至者悉栖名其上，今亦頗可別識。劍脊、馬鞍二山遊者罕至，獨峭壁隆隆，發數十仞，疑造物者于此喜出斲刻以驚世也。軍山宜山茶花，號多蕨薇。女仙山最外峙，有穴通中，頃歲嫗有自龍舒來者，年七十餘，獨食息其中，似得道者。山有拇迹鞭痕，皆著石，或云始皇履是山，且鞭以投海中，俗之好怪乃如此。既而僧有語余者曰：「今之山跼雖皆平陸，然前五十載海也，其深蓋碇絲千尋莫能測。而自軍山左轉，皆閩艘吳艦，與渡而漁且漕者之所出入。山前後石齧蝕若鍾釜然者〔四〕，皆水所湔漱。而其有鑱『天祚』者〔五〕，尚五代姚存艤舟特題識也。」余聞而異焉，且淮海方數千里，自江都走海陵，絕吳會，其間以佳山川著稱無幾矣，至是而僅得五山焉，則又皆盤薄吐吞于窮海僻陋之濱，若遯而肥與畏名而逃焉者，獨何耶？然五山當潮波，捍一方，如唇齒傳脰咽，使通民恃以不怵，而間則蒸油雲、泄膏雨，以利生物。其作鎮此土，殆天意，非可私智測也。余也服吏役，一投足，而

五山之美盡得于人迹之所不到，臨高而覺宇宙之博大，指陸而駭溟海之變化。竊自比于醯鷄別舞瓮外之一天，則亦不得而默矣。故覽其勝踐，作《獨遊狼山記》云。《龍雲集》卷二三。又見《名山勝概記》卷七，《古今遊名山記》卷三，康熙《通州志》卷一三，乾隆《通州志》卷一九，乾隆《江南通志》卷一四，光緒《南通州五山全志》卷一三。

〔一〕強：原作「能」，據四庫本改。

〔二〕殊：原作「使」，據四庫本改。

〔三〕「等」字原誤移在下文「反廬」之後，據四庫本改。

〔四〕若：原作「石」，據四庫本改。

〔五〕其：原作「言」，據四庫本改。

全宋文卷二五六〇

劉 弇 一四

海門按田書陸瓊橋壁

淮海人謂水南貫而順下曰涇，若顧凌涇、六丈涇是也；謂始別而卒并曰泚，若黃泚是也；謂挾水所奔注使泛且不漫曰夾，若鱸魚夾、鑊沙夾是也。溝則取其駢驪若匝舍然，故有新溝；港則以其滴滴如人之赴委巷〔一〕，故有曹捎港。貼，四達而平者也；沙，坌以矗立聽齧蝕者也〔二〕；符，括農民耕且使有名者也；沾，土之絕海而遠于中者也；段，某有某土而限爾疆此界者也。塗，澱而起者；□音探，淫而下者；醺，漳舄鹵者；退，灘殖且漩，漫不任墮者；而捍〔三〕，環田若舍以却水者也。元豐六年秋九月，余按田，始得黃泚，愛其寬平博衍，以謂雖使注濁涇其中，求沃于是，弗能也。道旁見拏田灑灑如攢指〔四〕，問土人，皆曰，此穡之最良者。民築場焉，積結如坻，建小窳其旁，自謂固。傅固率羈狗棲人，使司盜，至終夕，役作不休。少怠，則繼之以歌呼，謂爲踏場。相舂者，無問童媪

悉和也。甚者白晝相追逐，鼓歌相期會，遣巫下神，間遺米團里兒，微祈賽福。翁若客操鷄髀、漬蟹醕，列置篝中，求酒家往飲啗。醉者或仆卧塍間，或袒跣作氣，指儲胥曰：「吾醉鄉物也。」其衍樂盤嬉如此，蓋惡歲之幸民也。明日，抵顧凌涇，按劉孫旺十二人號海塗者，最後題楊王廟壁。又明日，按王守明、段鳩、袁瓊等十九輩，覆視前所驗槁苗，懼竅于實也。又明日，背飛沙壠，越新羅貼，過坊之爲東下沙者。少前，濟六丈涇，抵蔣泚。蔣泚少通道，埤中絕，如決蛇腐絢，潮汐去來，比他處尤險澀者也。李義、石璨、左素三瘠田在焉。已而望東沾，求陳楊符故道，登鹹水埤絕處，悼仁孝村逃者不復，故田類爲莽墟。追念禹功，愴恨者久之。暮宿陸瓊橋，訪前路夷險。是行也，寧復有美田盡如黃泚者乎！鼓歌相徵逐，寧復盡向時之民乎！道之曲折，寧復有險于蔣泚之東西者乎！因壁之以告後之按田者，使勿苟而已。《龍雲集》卷二九。

〔一〕港：原無，原校「京本有港字」，按文義，當有此字，據補。

〔二〕聽：原校「一作耐」。

〔三〕捍：疑作「埤」，下文有「埤中絕」、「鹹水埤」。

〔四〕犖田：原校「一作稻科」。

書隱居王適中壁

吾友適中天資豪爽，雖躋跼有司積稔，而視幸中人猶映也。故論文則拔牙角，商詩則蹴奧突〔一〕，頰頰千世，爪掌萬微，不泠汰而清，不嘬齷而腴。與之處，如汾鼎周鼓，楚松越箭，不徒古韻高出，而彌令坐揖瀟灑也〔二〕，豈與風塵中物計勝負哉！元祐庚午晦之前四日，偉明試筆〔三〕。《龍雲集》卷二九。又見《文章類選》卷三八。

〔一〕突：原作「突」，據四庫本改。

〔二〕「而彌」句：四庫本作「而彌今益瀟灑也」。

〔三〕「元祐」至「試筆」：原無，據四庫本補。庚午，元祐五年。然此不言何月，疑尚有脫文。

太史箴 并序〔一〕

慶霄之清明，星日之輝融，寸眸甫運，而全體斯得，則臺輿牧圉預有其察。及夫手揮堪輿，神交浩茫，形游域中，而效在前堵，雖有智巧，將嘗試而不得也，於是器數出焉。日有閭闔，月有仄匿，星有圓角，氣有監彌，使知有器；取夫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者寓焉，使知有數。器

數具，故雖處蔀室之幽間，而視周於崇榭之高明；臨風雨晦明之宵分，而察加於白日之正中。然則歷世之相與攸賴，不曰中規之渾儀乎？昔我神考之在宥也，命以司天監爲太史局而遷之。其後築臺，別置渾儀象，激金水其下，機擎輪吞，排晦幹明，至與造化分疾徐低昂。上稽洛下閎圓儀，旁采張平子《靈憲》，若乃賈逵黃道、金常游儀，與夫區區令瓚之屬，方之惡如也。然天體與人每遠，至其情則與人莫近焉。其於人君，顧有所謂亶然畏愛之者。愛之欲其登假至於道，故發祥隕祉，有不待頃而契；畏之使知兢兢凜凜於有天下，而如有睨乎其左右者，則夫流孛忒蝕、侵射暈珥，時亦不免而已矣。取以告諸上焉，真太史事也，噤不恪職，是誰之過歟！竊惟《春秋》日食星隕且孛，皆所謹書，以戒後世之爲人君者，而漢儒之陋，必待變異發見，君親策於廷然後告，則已無及矣。敢附虞人牧臣之末，庶幾視太寶丹宸爲無愧，而塵露之補，誠有在於是者。謹拜手稽首而獻箴曰：

茫茫古初，孰測孰窺，人不自智，器將安施。爰有作者，揭爲渾儀，以智分人，揣器而知。兩曜合璧，萬芒旋蟻，四七是經，錯若棋峙。誰其尸之，小臣太史。舒魄曦輝，俯事仰參，德隆晷星，初不廢占。天子命我，敢窺而恬。焯彼軒象，內治既飭，三能協明，夔進臯陟，太一萃貺，算開南極。勿謂軌道，而靡忒蝕；勿謂助順，弗見它謫。晝鋪宵飴，室靡窶釜，雨渥雲油，長我稷黍。歲雖守心，當庠先具。偏裒縵胡，化爲神綏，一兵不試，稚舞耄嬉。芒匿角伏，當謹我師。馴至醇醲，民則不犯，覆視貫索，作我刑鑑。魚罩駒維，英收俊攬，揆之少微，爲得賢驗。從古盛王，靡不抑畏，朽

凜薄兢，常出于未。損滋避正，非德之貴，福莫盛於保，戒莫進乎祗。史臣司天，敢告執綏。《龍雲集》卷二。

〔一〕此篇前原有總題「宏詞」，四庫本作「宏詞四首」，下注「紹聖三年丙子第二人」。四首即《太史箴》、《代宰相以下謝賜新修都城記表》、《紹聖元會頌》、《誠諭士大夫敦尚名節（詔）》。

〔二〕間：原校「疑作闕」。

紹聖元會頌

并序

臣伏觀唐虞盛隆，五服迭朝，更夏商周，斯制加密。禹會塗山，玉帛萬國；至於商湯，爰有景、亳。豐宮岐陽，成康是因；三朝受圖，漢人賦之。區區朝儀，末造有唐，亦或不廢。況膺正統、席歸運，未有若我宋之盛，而陛下之躋閔休、緝墜典也邪。若乃出千品，具萬方，計億事，材兆物，此而不綴，非翰墨者罪歟？小臣被學最舊，於頌爲宜。爲頌曰：

皇帝嗣位，十有二載，天庥地涵，與物開泰，曰臣曰妾，罔有內外。章甫短後，秀顛髻睟，陶粹飲和，萬室一態。朝躋峻良，獄洗鉗鈇，錙文黃輝，擾籟嬉瀨。皇帝曰嘻，當飭蠱壤，奉先紀元，庶靡恫悔。有司跽言，月征日邁。往雖郊見，繼又禰配，協休登平，民物和會，惟是班朝，亦禮之大，懿典徽綱，不可弗再。請以孟陬，百執前戒。帝曰俞哉，往踐毋懈。于時三朝，錯事展采。初陽載

噉，晨陰剥解。梢颺扶臈，飛廉肅噤，旄頭陞楯，韎韐金介。萬官翔洋，至止藹藹，鵷紛鷺綴，屏息收噫，冠纓聯聯，璀璨鞞佩。五路中陳，駟虬沛艾，芝蓋葩華，煜爚綵繅。如星拱極，如水委海，如天斯臨，如日斯挂。衆樂備舉，縹以清籟，《乾安》、《正安》，迭用並采。虞業騰拏，祝哀敵殺，么麼刊落，兜離僭休。奄臻八紘，效琛走貝，地官宗伯，履貢斯在。四夷君長，立列叢叢，濮鉛鳧更，遼差羌輩。藿心晞陽，左言椎髻，舌人象胥，委體司話。尉臣稽首，赫我昭代，農敏于疇，吏康于綽，遯鼓輶弓，不怵邊薏，萬宇更始，擁相駢賚。天子萬年，福祿攸介，尉臣稽首，禮則不怵。玉色粹溫，旁諏下逮。孰爲螽螟，孰致劬勩，財力孰贏，仕課孰最，孰有國急，孰斯民害，孰俊未蒐，孰冗未汰，孰懲孰革，孰勞孰徠。百辟愉愉，並受誥誡。天子萬年，衍衍樂豈。尉臣稽首，竣事而退。於皇緝熙，哀時之對，零我渥恩，鴻濛汪濊。聖敬日躋，取乾用夬，天子萬年，萬世永賴。《龍雲集》卷二。

宋高士何君墓誌銘

建中靖國元年二月

上嗣位之始，詔中外得言事，未幾，四方章輸登聞，日以百數。天子仁聖，幸加惠臣庶，諸誕謾亡益于治體，報罷，貸弗按；而其間剴切世務，赫然號能建明者錄用，如治平四年詔書。是時以言起徒步，自太學生何大正始。大正自言：「始吾毀齒而齟，吾父不轉之南畝，而坐之門側之塾，期我學

也。及束髮而弁也，夕去吾孺子而朝忤之成人，期我躬行也。遺我如此，與財孰多矣。」又曰：「方吾父棄養，惟不肖嗣人不克立〔二〕，不能修大窀穸事，使親客淺土，萬死不償責。今者南歸，幸蒙天子厚恩遷奉，適其時，宜得銘播幽，用追補前儉陋失。先生始嘗腆遇我，且有文，敢以謁。」弇曰：「是則我不可以不銘。」君諱受，字持謙，姓何氏，世居陳留。太平興國中，有出爲韶之仁化令，卒官，因家焉者，于君爲四代祖。王大父諱世隆，王父諱選，考諱真。江嶺間俗神地理，而王父喜讀青囊書，間語術家曰：「試爲我求靈澗福岑，益光大吾後者〔三〕，不議費。」術家曰：「有是，在南安之橫浦。」驗如言，卒徙居之，故君遂爲南安人。自仁化後三世不仕，而君好學，略通大義，不類他隱者借高自名。以文撼有司，一不契，投筆硯，絕口不言進取。少時侃侃自將，孝行高里中。族姻有弗槩于理，必引以歸正。雅以治產〔三〕，然喜施，雖隱約，斥財振人益力，笑未嘗壞顏。人有干，非其意，不爲動。間讀莊周書，曰：「快人何恨，吾送老資也。」晚嗜泉石，推知勝處，幅巾芒屨，勇往不疑。里中歲時擊羊豕上冢坐社，衆得君乃歡。雖雞黍爲具，或閤匕筯，須君至乃舉，而君亦悠然徑赴，未始失意一人。太夫人年九十尚無恙，君于是六十有四矣，白髮婆娑，奉旨甘，契節適，親亦對之歡然，有壯子孫愧弗及者。內外艱幾滅性，更外除，柴甚，猶不御酒肉，人以爲難。元豐四年十月疾終于家，壽七十有六。娶楊氏，再娶劉氏，皆前君終。四男子，如珪、如璋、敏求、大正。大正賜進士出身，宿州司理參軍。初，大正游太學，無來資，敏求曰：「無苦，吾繪事當可辦。」因俱留京師十六年，竟就其第。女子四人皆已適。孫男二人，曾孫二人。建中靖國元年二月二十九日辛酉，

舉劉夫人合葬君于大庾縣玉池之原。君長于大小篆，傳神山水，得意處自成一家。嘗評李斯、陽冰篆如嚴諸侯助祭，凜凜不見頗倚。見閻立本《凌烟功臣像》、王維《輞川圖》，曰：「元子去世，誰復識常山蛇形！」蓋以自況云。何氏系出武王子叔虞，其後十一世曰萬，食采于韓，《春秋傳》所謂邾晉應韓者也。秦并韓，子孫散處陳楚間，習訛音謂韓爲何，故有何氏。銘曰：

噫新居，清束秀儲，固護而發舒。噫若德，有蔚其特，衍施而厯碩。斯祉斯隤，覃我昆來，

其尚多乎哉！《龍雲集》卷三一。

〔一〕立：原無，據四庫本補。

〔二〕光：原作「老」，據四庫本改。

〔三〕以：四庫本作「不」。

宋居士王君墓誌銘

紹聖三年十二月

紹聖三年夏五月二十九日，居士王君以疾終于其家之正寢。既卒哭矣，其孤廷彥書謂弇曰：「天以釁禍酷吾家，諸孤置弗譴而鍾吾考。吾人雖相與抽摧殞泯，顧萬萬無益逝者，獨求世之名能文者誌銘墓傍〔二〕，尚裨信且有考，此其爲終天慰何限。敢狀以告。」弇于王氏，實元豐同年進士，又嘗獲

拜居士君，則所以款識之，是無易我者。維太原之王，系自仙人子晉，其後顯者間出，有以戶部侍郎終郭周時曰朴者，于君爲五世祖。宋有天下，侍郎之支子始徙江西之廬陵，遂爲廬陵人。君諱九疇，字建中。曾大父諫，大父邈，考堯，逮君四世不仕，而君尤以隱德高鄉閭。方尚少，資警敏已如成人〔二〕。加壯，而端毅沉默，雅不喜飾，平居退然，若不預事，及事至求辨，揣機括，立發取無負，類智數者，而不恃也。事親以孝聞，母夫人屬疾彌年，醫藥護視，未嘗輒去左右，至廢寢與食，迄其終，無少衰者。皇考之喪，會君在道，及訃聞，一慟幾絕，其後嘗以爲終身之戚。時號慕，鄰里爲之感動。先是朝士恩他姓子以後己者，加長矣，晚更得子，則寢欲奪愛斥之，取謀于君，君曰：「恩之誠若妨嫡正，使不爲嫡妨，則是子去將焉適？奈何忽欲爲忍人事耶？」朝士愧而止，聞者義之。嘗浮洞庭，會大暴風，人有以舟墊湖波中，丐援溺聲甚力，更數舟皆奪氣睜眙，自脫引去，獨君奚危赴急〔三〕，視翻濤若平地。或止之曰：「俱死無益。」君曰：「使我援彼而死〔四〕，亦命也。」賴以獲免者數人。其仁心類如此。始君頗亦有志書史間，晚爲生事奪去，緒業不卒，而一時交游皆君子長者，遂以問學啓訓諸子，至躬自督約。嘗曰：「吾其斥大門閭，須吾兒車蓋容入耳。他非所冀也。」自宣義登第，君益得放任家事，一以委能子，時時從釋老之高躅者，遺累捐縛，等夷死生，要使身世無毫髮恨。急人之病如救災灼〔五〕，里之爭辨者不以干吏，而以不得直于君爲慊。初，君不嗜酒，然客嘗滿門，人人皆得其歡。嗟夫，雖古所謂仕焉而已歸教其鄉里者，亦無以加此。壽七十有五，娶蕭氏，子男三人：曰廷堅；曰廷彥，宣義郎、知江州湖口縣事；曰廷老，有文學，累舉。女二人，適呂仲

元、孫慎徽。孫男七人，孫女二人，皆幼。以十二月庚申葬于儒行鄉仙桂里三合之原。銘曰：前乎此流澤則長，後乎此益闡以光。有攸者德，而斯允斯臧。奕奕斯阡，既協吉良。有徵者，是爲王姓妥安之藏。《龍雲集》卷三一。

〔一〕墓：原作「禪」，據四庫本改。

〔二〕「如」下原有「我」字，據四庫本刪。

〔三〕奚：原校「疑」。

〔四〕援：原作「緩」，據四庫本改。

〔五〕灼：原作「約」，據四庫本改。

劉伯景墓誌銘

元祐四年十二月

伯景別余之一年，補賀州富川尉，又二年，而訃至豫章，余哭之，如古所謂哭朋友。最後得其臨終數百言，曰：「吾疾勢憤憤，冀少日有瘳。而自頃來，殆不可力。青衫黃墟，此自吾分，不可復作兒女悲。但生平百不一究吾蘊，萬不一償吾志，後當有爲我不平于造物者，必徵信筆，使我沒齒無滯懟淹恚，將非子耶？」嗟夫，君之寄聲我，其有以也夫。是則前期哀次論列，附銘左方，宜無愧。君姓劉氏，諱戢，字伯景，吉州之安成人。曾祖義總，祖文爽，考俊，皆業儒，蓋不仕者數世，而至君

考益以時譽高諸劉，晚復不偶。既而語兒曰：「得志固不在吾兒乎？無爲久憊場屋。」即盡取其所藏書數千卷，遺君使讀。君以七歲聯其父詩，亟有忠孝語，聞者咨尚，號里中奇童。及就塾，經日成誦，日數千餘言，至攜旁兒書熟之，示有餘敏。壯歲，諸書蓋無所不讀，能不違于去取。始讀《前漢書·萬石君傳》，慨然撫袂曰：「真得師矣。」至汲黯，則曰：「與人意闇同。」他日視舍壁，攬筆大染曰：「萬石君是吾師也，汲長孺豈欺我哉！」時以爲名言。性樂易，不事詭激。甘肫非出自其己，不以饌親。丁內外艱柴甚，幾至滅性〔一〕。歲時典祀，悲哽若新有喪者。雅不喜治生，視貫粒空匱，裕如也。與人交，初時微泛，會不可意，決不復嚶嚶相取附。客至，一室蕭然，焚枯酌醴，取適而已，曰：「吾敢以樂慆憂乎〔二〕？」閭里慶弔，夙而先，曰：「雖微我，人其忽諸？」先是，里豪有伯仲議睽居，知君有信義，相與持籍從決之，陰約君曰：「誠使我得善壤，願效奇貨。」君笑謂曰：「子欲以是疚我耶？」卒謝絕，言者愧嘆。以策試禮部，第元豐末進士特奏名，釋褐假承務郎。初，君弱冠旅貢士，遊京師，一時士大夫爭傾蓋推轂，期以撫仕。而施厚得嗇，將肆復蹟者迨三紀，晚收一官，而君白首矣。及之官富川，事巨細，悉力審處，遇煩拏，立辨無留，敏有弗便，徐爲剖決。引誠忼慨，言毅質仁，大吏以此多之。疾之日，太守鄧侯飛書官舍問狀，所以勞良苦勉，醫藥甚至。語家人曰：「侯誠惻我無量，但屬不應得。此疾雖革，永訣語尚可料理。」復索紙作書，僅成，擲筆而終。鄧侯得之愕且痛，曰：「天奈何奪我佳吏乎！」年五十七。諸孤護君喪歸葬順安鄉厚山新塘之原。娶王氏，前君謝世。再娶黃氏。子男五人，公度、公量、公肅、公偁、公顯，今爲名進士。女二人，適

進士歐陽燮、許世延。孫男三人，大受、大成、大順。孫女六人尚少。有文集三十卷，號《無聞集》，藏于家。始君無恙時，有仙女來自臨賀，自謂陳仙嬌。仙當下時，不復形聲，數漫粉壁，畫字書自見，作詩遺人，多禍福意。初雖隱，後略無不驗者。嘗從丐詩，得四十字，有「青天蓋遠山，黃河流白水」語，人皆賀君得吉贈。君既疾，始怪其語，曰：「青天蓋遠山，千里歸葬象也；白水于文爲泉，合上黃字爲黃泉，死徵也。嘻，陳仙命之矣，尚何逃乎？」已而果然。又貢士劉瑗，君髫年時里中友也，有斷金契。君補富川而未赴也，一夕夢與劉方轡，從以輜車，若取道之官者。他日以語劉，劉戲應君曰：「復使曳方袍從君後乎〔三〕？」夢不閱歲而君終，君終之一月而劉死矣，其精神所契如此。君別余以元豐八年七月之十日，終以元祐三年十月之十四日，葬以明年十二月之十六日云。銘曰：

材則長，得胡嗇？南圖收，西崦迫。誰執咎，莽難測。厚山陽，厝真宅。厥有子，可無戚。

《龍雲集》卷三一。

〔一〕性：原作「姓」，據四庫本改。

〔二〕惛：原作「諂」，據四庫本改。《左傳》昭三年：「君日不悛，以樂惛憂。」

〔三〕方：原作「恩」，據四庫本改。

宋鄧夫人墓誌

元祐八年十二月

有懿行女子，從其夫之官，元祐八年二月二十有一日，以疾暴終于莆陽司理參軍之官舍者，曰鄧夫人。世爲南劍州沙縣著姓，父璠，有隱德。母曹氏、姜氏，而夫人則曹出也。生二十有五，歸同郡陳君全〔一〕。始，夫人少時，子之者裕于爲親，及歸陳宗，婦之者安于爲舅姑；而夫若子，初若不計其慈順，既而亹然有聞，則中外族姻至有力循疾放而弗迨者。資淑柔靚莊，所以督約其身甚備。平居無惰容，不妄笑語。不以家有無累其夫，然夫亦以此取辦。其加于人一等每如此。謂陳氏斥大方未艾，而奪之年，使不克遂其志之思以歿〔二〕，天之戾乎人，其亟哉！壽三十有一。二女子。于是莆陽君謂弇曰：「歲十有二月十一日甲寅〔三〕，于辰則良，得故鄉之北阡，于兆則吉，圖吾妻之窆窆于是。法宜得誌，敢以諉子。」嗟夫，弇，陳執也，義不得默，是則誌夫人，且詞以哀之，無若我者。詞曰：

夫何天之不淑若人兮，禍忽趾乎福先。變索綯以樛蔓兮，一瞬泯其百年。揜蛾眉之脩嫵兮，闕鬢髮之連娟。痛未朝而晞露兮，奄先秋而摧蘭。佩璆然如鏘鳴兮，衣霞褰疑馭舉。蹇淹留乎下泉兮，曾不以夫子之故。神濯濯而長蛻兮，形膠膠而弗寤。愀總帷之寂寥兮，渺生平之笑語。邁幽宮兮葬不追，睇龍津兮還翼資〔四〕，羌敦詰兮寓恫悲，鋪懿鑠兮視吾辭。《龍雲集》卷三一。

〔一〕全：四庫本作「仝」。

〔二〕「思」下原有「疑」字，蓋本爲小字校語，而誤爲大字正文。四庫本無此字。

〔三〕「十有」二字原誤倒，據四庫本乙。

〔四〕翼：原校「疑作翼」。

宋歐陽文叟墓誌銘

元符二年十一月

弇紹聖丁丑舟而北也，文叟疾良已，過之訣，語弇曰：「老不貸我〔一〕，脾腎舛且弱，間得上浮中乾之病，在法茲謂土不勝水。肥醲甘醲仇敵我，而燥石腐梗以劑名者，反若子弟之左右侍也。凝泣焚煎，磳胃戟腸，又數得醜夢，決不久客人世。且脩短自吾分，獨平生隨手磨滅，念之令人不置。片石揭幽，知我且文則子在，他日誠不能無萬一冀。」弇驚謂曰：「無苦，君會當有健時，奈何驟作不祥語？」是冬疾復作，明年六月乙酉果不起。其孤自廬陵走一介以書來京師請銘曰：「茲吾父志，丈人謂何？」于是爲考次致政蕭侯元卿所爲狀，泣且叙曰：君姓歐陽，諱通，文叟其字也。世居吉州之廬陵，爲右姓。曾祖諱壽，祖諱鵬，考諱居簡，皆不仕。君開爽樂易，少時炳炳類夙成者，就塾，日誦書千言，塾中兒皆出其下。至九年而孤，逮事皇考而弗得，則取其尤篤者孝其母夫人，弟其兄監簿君。又二十年而長其家，復取竭于其母兄爲未已者，友其弟，慈其諸幼。于是閭里翕然，難君所爲，

既稱慕之，則間又愧其不及。熙寧中，天子黜浮靡，始詔取士本經術。異時廬陵應書幾三千人，雖盡斥故習，然猶窘成說，場屋成算莫適主。而君獨晏然類無事者，一出輒上列，聲譽益藉甚。明年禮部報罷，歸則盡出家所藏書千餘卷羅諸庭，曰：「是豈不足娛老，何至從少年計校後先，掠場屋美耶？」即又與其配約曰：「歲時祭享，我則不可使菲，不繼伏臘醫藥。男若女婚嫁凡若干，中外親戚慶弔問遺凡若干，費出則有程矣。餘悉付饗奴，使我得盡意賓客，無留爲也。」君喜客雖出天性，至不可得而親，塹限崖設，不少貶降，以是門無雜賓，所與遊皆一時士大夫。晚度舍西南地，築愚堂居之，自號逸翁。時時杖屨還往，賦詩壺奕，撥置世故，取自放盃酒間。戶外過客絡繹，不厭也。其達如此。今夫利徒風舶雨轄，逐什一，乾沒走，貪死貨，長年無須臾閑，愚也，孰與深居齋出，泰而家者？仕宦者卒然相遭，必顰呻更弔嘒，縛羈勒繩墨，食不及下咽，投老決去就，反不忍以蒼皤易朱紫，惑也，孰與食先疇無愧色者？之二人者，固得矣而胥失也。文叟生不爲世用，間取則多，固失矣，而獨得也。嗟夫，此其爲無負歟！壽五十有九。明年冬十一月乙酉，葬君儒行鄉潯源龍坡塢。娶劉氏，男子三人，曰伯虎，則請銘者也，舉進士，有文學；曰叔豹、曰仲熊，尚幼。女子二人，長適南安軍司法參軍蕭世礪，次許嫁王氏，未行。文集十五卷藏于家。初，君之隱也，今給事中范公鏞過其家，留詩道舊，繼而作者甚衆；通守徐君常、校理盛君次仲皆以文高君行；而又嘗記愚堂者弇也。銘曰：

涇吞渭滌如命何，惟其自視不媿叟。闔茸暢轂珮玉瑳，哲謀肅父辱詆訶。從古已然尚胡嗟，

烏黔鵠白寄一呵。塞竇收影六籍哦，其孰榮盛孰坎軻。末年齋志在澗阿，以此易彼得亦多。嗟吾文叟疑且和，壽弗克究理則那。惟名與實不滅磨，視吾銘詩尚無訛。《龍雲集》卷三一。

〔二〕貸：原作「逮」，據四庫本改。

蕭孝廉墓表

元祐七年六月

熙寧四年夏四月丙子，有宋篤行君子蕭君以疾終身，是歲冬十月甲寅，得縣之儒行鄉留陂原以葬。而後二十有二年壬申之六月，其孤公廠之游劉弇，實表其墓。君諱汝爲，字叔展，吉州廬陵人。警敏莊裕，子親弟長，慈下而睦疏，已自其兒時有聞。而加長，則寢以文學見稱于伯父御史公，每曰：「是兒必張蕭宗。」君讀書取大體，不譎譎窘章句，喜讀《西漢書》，會得意，卷彌日不去手。爲文若陰與筆計，語千百抽楮立就。奔壯卓詭，初不自收束，徐則宿理，蓋蠹如也，剗方揉圓，略不復銛鋸痕跡，其工如是。于是人謂君方將芻飛黃，騁長道，脫驂解服，蹂蹴燕越，取萬里，寄一躍中，意弗蹶，其在此。曾不中道，而適得蹶焉，則咈哉，天其不卒于畀材，而戾之亟、奪之果也！先是歐陽文忠公過七里院，得君所爲記龕壁間者，讀數四不釋，曰：「筆力高古〔二〕，作者正如是矣。」其題四明奉化之浮屠壁也，至謂「短綸不釣深，弱弓不中遠，張賦科蒐廊廟材，疏矣。」丞相荆國王公

時爲縣于鄆，一見，以爲得當世利疚，意君于詞賦絕人遠甚，然居常薄之「三」。異時廬陵號天下士區，應書者紛以千數，有司幕處，操鑿枘，契圓方，索來者氣。君坐囂譴中，題經日，無巨細，即一揮，有司輒稱善，以故連三冠多士，廬陵至今號青錢解元，以方張文成云。君貌瑰整，望之巖然若不可親，人相與處，久益不忍釋去。雅疏財，所至不計資寡多，應手一空，雖大穀弗靳也。急人危難，若出自其己。士從學嘗數百人，悉得其所欲。晚益巉巖，間語人曰：「古所謂正可坐之丘壑中者，非我謂耶？」舍旁近有溪，因命曰潛溪，即卜築其上，自謂潛室，琴書杖履自副，若無預茲世者。熙寧初，天子起有道士逸田野間者，衆謂君曰：「盍應諸？」即件名舉君孝廉，郡守以聞，而君死矣，享年四十有九。娶楊氏，三男子，公望、公康、公廠。四女子，皆配仕族。有集三十餘卷，藏于家。蕭氏故長沙人，廣順中有以馬氏亂徙居江西之廬陵，自諱儼者始，于君爲遠祖。至六世諱定基者，始起家爲材御史，與君皆出自曾大父諱渙。而諱良輔，故贈尚書工部員外郎者，于君爲大父；諱化基，故虔州贛縣主簿者，于君爲考。自君以學行高鄉閭，蕭氏世益大，成材者相踵云。余哀君以彼其身，卒侘傺不遇以死也，于是繫以辭曰：

謂獨君嗇兮，羌孰得而材之；謂獨君侈兮，胡反修齡以促期？眇莽冥默兮，孰職孰尸？曾不懟夫造物兮，彼死生亦奚以議爲！嗟嗟孝廉兮有赫厥輝，般考彙以宅粹兮噤不得施，世故飄驟兮放乎一歸。顧有以遺其嗣人兮，篋煜爚以葳蕤。得未爲賸兮失非所贏，播辭隧陽兮是毋可悲。

〔二〕「筆力」下原有「疑」字。按弘治本、四庫本作「筆助」，有小字校曰「疑」，豫章叢書本改爲「筆力」是，而又仍留「疑」字，且升爲大字正文，誤，今刪。

〔三〕居：疑當作「君」。

全宋文卷二五六一

劉 弇 一五

宋故王君章墓誌銘

元豐二年十一月

熙寧中，君章子從余游，因抵書往問安否，恨不及邂逅相與締一日之雅，以謂徒咫尺，不知幾何時能相即也。既而君章報至，惘辭闊幅，虔若引退者之臨顯人，因撫書自慰曰：「吾雖未及見，已知其爲長厚人矣。」越明年，道過吉水，因踵其家，而君章適與其子皆在，問勞甫畢，即握手把酒引滿，歷歷語過眼事，若當故知己然，殊相歡也。又明年，余將赴試禮部，而忽有以君章訃聞者，始而驚，中而疑且信，曰：孰爲君章而止是耶！彼痼者之與癯而弱者，惟不能時饑飽、完守氣，病之相攻乘，不在腎腸在膚湊，甚者或內癰發熱，以至精液漸涸，垂終以待盡死，無足怪也。吾始見君章時，齒方剽剛，吐言烝烝，體豐碩而氣浩博，以爲借使冒犯寒暑，凌衝風濡露，猶得爲無恙人。奈何一軼不救，遂至于此，是可無悲也夫！君章其字也，姓王氏，名袞。曾祖諱昇，祖諱澄，父諱律。方君少

時，已有老成志，雖與兒童相遨嬉，未嘗妄發。及壯，尤慤愿，事親盡孝道，視其貌，初無崖岸邊幅，即之蓋敦如也。始嘗用賦詩進取，爲交游所推致，連三試無所遇。而會朝廷更科，因操其所爲文悉焚去，而更習經義，又兩試不得志。人或疑其廢罷，君獨以謂士守死善道，得時不得時，正在斯須間耳。顧吾所好者何如，坎壈不足道也。尋復欲應書，而以祖母服不得就。既而君之父卧疾寢革，家人惶怛，忽忽不知所爲，君因密禱于神，願減己算以起親疾。一昔拜下，至忘去寢餼，而君之父果愈。方且以爲有助，而君以驚憂得疾矣。將終，家人環而泣之，曰：「寧復有遺憾耶？」君徐曰：「吾平生潔廉慎重，絲衣粒食，無不可意者，獨恨親已老，惟是甘旨滫髓之養，不可無壯子弟在傍。今也一至于此，正恐死無塞責耳。」言訖而終，時元豐元年戊午九月十八日己丑也，享年四十有二。娶高氏，子男三人，居方、居實應進士舉，居正尚幼。葬君于吉水縣仁壽鄉萬安里鶴卯圳者，明年十一月二十日甲申也。嗚呼，件其事以播諸幽，是誠在我。銘曰：

紛萬類兮莽不齊，窅翕忽兮更驟馳。生聚氣兮孰使爲，死一軼兮尚誰尸？猗君章兮焜陸離，齒方剛兮志倏違。壽胡嗇兮邈難追，慶貽後兮理則宜。揆幽宅兮歸有期，綿永久兮存銘辭。《龍

雲集》卷三二。

〔二〕當：原校「疑」。

王公權墓誌銘

元豐二年十一月

王氏世居臨川，其後有徙居于廬陵之吉水者曰俊，于君爲五代祖。自俊至君，中間皆不仕，而王氏遂以富貴號大族。方君少時，已能從學，在交游中若將果于自奮，已而寢爲事奪志，卒不就。因聚家藏書，指以遺諸子，曰：「孰使爲此而不可得者，非命耶？」于是更留意治產，不爲橫費以撓生事。先疇所入，輒取其贏餘，爲歉歲備，儲蓄寢廣，雖家人輩有弗知其寡多者。居無幾何，遂以富擅閭里〔一〕，貲產至數萬計。熙寧中，歲大旱，民間穀皆前此費去，而君家廩庾相望，所至皆完實。客有謂君曰：「乘時之急以牟大利，捨此不爲，其孰爲者？」君應之曰：「且誰非食以爲生，而使吾坐視孳殖，爲自安計，又幸其乏時以取倍售，誠不忍爲也。」于是悉發所藏穀，爲平其直，不當價之十七八，遠近賴以活者數萬人。縣有學舍，湫隘弗緝，至棟宇敗撓，至十數歲無省視者。君爲白官，出私錢十萬，與里之仕進者同首其勸，學遂以成。異時有恃君長者爲可犯者，數出詆欺，且欲因有所求，以爲君初殊無計較也。至則悉爲披露底裏，使無能出意外，既屈伏，轉以好語謝去。人以此多益畏愛之。君爲人寬徐和裕，善自整持，平時似不能言者，及遇事，一發決無有退轉意。自少年已知生計未易就，及晚年，反更豁達喜施，與親賓過逢，每張具，惟其可者，無不爲也。遇人有禮，尤以誠信自許。居家無小大，一際之以和，未嘗鞭訶童奴。尤喜勉子孫以學，至躬自督視，恐不得當其意。

元豐元年夏，君偶得疾，既而小愈，秋，疾復作。諸孫方就試鄉有司，亟欲馳歸以待，而君逆使止之，謂萬萬無廢進取，吾疾會當有愈時，何歸也。其急善如此。先是君居母夫人喪，既數月矣，方在哀戚中，而長子繼卒，念偶失壯子在傍相與併力當後事，因摧傷感慨，疾遂大作。竟以其年冬十有二月三十日終于家，享年六十有一。君諱律，字公權。曾祖敞，祖昇，父澄。娶胡氏。子男二人，袞先君三月而卒，次曰中孚。女一人，適里人魯國尹，早卒。孫六人，居方、居實、居正、居易、居安、居止。曾孫三人，長曰無悔，餘尚幼。中孚、居方、居實皆應進士舉。以明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乙酉葬君于吉水縣仁壽鄉萬安里安國山王秋之原。將葬，其孤中孚前期踵書謂余曰：「惟是先君善狀將子辱也，其無辭」。銘曰：

不獨臧厥身，亦有以遺其後。嗚呼王君，孰謂無得兮，斯可以爲壽。《龍雲集》卷三二。

〔二〕間：原作「閩」，據四庫本改。

冲厚居士劉君墓誌銘

元豐四年十二月

劉氏之裔，其來遠矣，至晉劉遐爲安成太守，子孫世居焉，爲甲族，有令望，園冠而爲儒者十常八九。遭五代搶攘之亂，變名拉族，毀迹避難，史失其傳，而無所于考。吾先乃隱居于龍雲下村之

陽，至伯父斯數世矣。伯父諱贄，字叔獻，雖非儒者，然爲性厚重，尤疏于財。其發言論不事修飾，而類多中理，雖宗工宿學，往往有不能及者。時之聞人皆以冲厚居士稱之，議者咸以爲實錄焉。叔父少亡，伯父與諸季父皆幼，伯父事吾祖以恭，而成諸季以義。至于以恩撫宗族，以禮接里人，其尊卑上下，皆恂恂而不失其序，愷悌仁厚之風，藹然于鄉。時之老成教其子弟孝友恭謹，禮讓而溫仁，必以伯父爲法，曰：「爲人如劉公足矣。」鄉人有爭訟之不平者，不聽有司之令，而聽伯父之一言，犯有司之刑不以爲恥，而以不得于伯父爲愧。嗚呼，伯父之居是鄉，非有政令以驅人之從己，而能至于若是者，殆古人所謂行之以躬，不言而信者歟。雖然，此特伯父處己有如此者。若其以詩書教子，以禮義成家，選道德之學爲聚于里中，士至于貧而不能以自給者悉有以饋之，縱過逢亦必燕留期月，及謝去，隨其緩急戚疏，咸有以濟之，由是英俊多歸焉，而戶外之屨常滿矣。雖朝士大夫，亦嗟美稱頌，至爲之交者，簡書通問，遞不絕傳。此伯父之得于人者又如此。則其謂之冲厚也，豈虛言哉！雅不嗜酒，每遇賓客，列席張具，笑談委曲，客不醉不止，人皆歎其至誠而不倦也。元豐四年八月五日，以疾卒于家，享年六十有八。其年冬十有二月日，葬于本鄉灣潭之官山。娶彭氏，次娶陳氏，皆大族。子四人，逢、邀、若缺、若中，若缺嘗預薦名。女四人，男孫七人，女孫四人，曾男孫二人。噫，伯父之子孫，可謂盛矣！其不仕者，則克家有立，而從學者皆才器雄偉，名聞于時，而吾宗之大未易量也。惜乎，伯父不見其子之成就而逝矣。弇於伯父，姪也，知伯父之事詳矣。其子若缺請銘于弇，儻固拒，誰之責耶？遂撫其實以誌其墓，而銘曰：

仁哉伯父，冲厚以稱，方寸之內，至虛且明。安時適分，不務外榮，惟知教子，延禮羣英。六十八歲，俄頃天壽。人之大患，在乎無後，公以慶流，誥誥之祐。刻銘于茲，用傳不朽。《龍雲集》卷三二。

壽安縣君張氏墓誌銘

元豐六年

故朝請大夫、知吉州事吳興姚府君之夫人張氏，世爲通州靜海人。曾大父諱毅，大父諱臻，考諱日新，皆韜晦不仕。皇考後用子景山太常博士恩，贈大理評事。夫人性孝謹，方尚少，嶷然有立志，而柔閑靜莊，有足以式閨閫、儀女士。不獨其父母異之，雖父母之族姻，皆曰，女子如是，難于爲傳姆者。及歸姚氏也，用所以事父母者事其舅姑，而婦道之成，有加于爲子道時。在中饋，朝夕羞以進惟謹，旁無飲助，能不怠以止。不獨其舅姑材之，雖舅姑之黨，皆曰，爲婦如此，是難于爲娣姒者。其夫曰：「吾配順以有正，是能君子我者也。」其子曰：「吾母慈而節，是能成人我者也。」于是出乎其里閭，從其夫子遊且有舊者，皆道夫人之能。及他子婦母女，或爭慕之，或歎不及，則又相與言曰：「果也。」初，府君學里中，號有志尚，念非游四方，所蘊終不博，且出人下。夫人歸纔閱旬，即勸使行，曰：「家事非所以累君。」府君用是第進士，列爲王官。遭廷尉平之喪，夫人與府君往且辦事。比葬，客就食野次，人數多〔一〕，已而夫人取食器償始嘗與假者〔二〕，至親爲澡滌。會天冽寒

甚，觀者難之，而夫人方自若，盡給而後已。府君喜施與，愜賓客過逢，而夫人尤善傳會，不爲絲蓄粒聚計〔三〕，顧家無長物，泊如也。嗚呼，可不謂賢矣乎！以夫貴，邑封壽安。壽六十有二，以元豐五年正月某甲子終于其夫官舍，蓋先府君七月而亡。六子男：曰洸，虔州司法參軍；曰滂，蘄州蘄春縣尉；曰汲、滌、沆、澣，未仕。五子女，適泗州司法參軍應昭若、江陵府當陽縣令阮之武、知南安軍大庾縣劉敏脩、常州無錫縣丞沈倚〔四〕，一女未嫁。于是其孤滂抵書於廬陵劉弇曰：「先君雅知子者，子于吾人宜不簡。將以元豐六年□月日葬吾先君于錢唐履泰鄉湖西村靈山小原，舉吾母夫人以祔也。惟是辭不可闕，非子尚誰可屬？」銘曰：

於惟夫人，協吉作嬪。媚于姚宗，教成閨門。躬行斯何，維德實有。宜家斯何，不瘳不疚。學能劭其夫之才，喪以致其親之盡。將子若孫，克紹厥訓。俾是銘詩，庶其不泯。《龍雲集》卷三二。

〔一〕「客就食」句：原作「客就食野以次居多」，據四庫本改。

〔二〕假：原作「暇」，據四庫本改。

〔三〕蓄：原作「幅」，據四庫本改。

〔四〕陵：原作「寧」。據《元豐九域志》卷六，當陽縣屬江陵府，非江寧也，據改。

宋故劉先生墓誌銘

元祐四年正月

君諱康夫，字公南，姓劉氏，福州侯官人。彭城之劉系漢元王交，其昆雲有爲隋東萊令者，避地南華，築壩居之，號劉壩，于是有南華劉。而四世至唐，以童子起家宰相曰晏，晏之兄暹，累官秘書監、汾州刺史。君其八世孫也。五代時曰伎者，避馬氏亂，自鄂州節度判官舟其帑家溫陵，生文濟，王審知以女歸之，終吏部郎中，遂爲閩人。曾大父諱□，太子洗馬致仕。大父諱若虛，以文章知名祥符間；皇考諱奕，有經濟材，皆終尚書屯田員外郎。君兒時秀整有就德，書千字輒誦，如所嘗熟者。其在鳳翔也，執經從講師〔一〕，退而覆之，不失一字。皇考終丹陽，有哀其貧者，欲厚賻之，君收涕曰：「名爲贈卹孤〔二〕，實疚吾考。」因却不受。莆陽蔡公襄以故人子過君，一見拜，謂母夫人曰：「佳子，善視之。」而里人周希孟有重名，尤器君，希孟號四先生之一者。君至性絕人，服二喪，蓋不飲酒食肉衣帛者三年。罄卧內所有，買舍與其弟居，後屬他徙，指屋以告曰：「留以庇汝。」家人無敢言者。常日不妄許與，遇貴勢，非其合，引去，不少貶。茨椽萊徑，陶甌樺杓〔三〕，對之歡然終日，不知爲貧約也。異時守臣以君應治平初孝廉詔書，故事，監司列名，有不熟君者諭之見，君卒不見。明年始上君名，有司執後時，報罷，論者惜之。程光祿師孟之爲福也，奏取州果園隸樓店務，實欲授君館，且使僦入者歸其贏，君牢辭不奪，程對之歎息。民有奪君田舊請于官者，部使者不直，民

歸之有司，君抵書自言不敢校，卒以畀民。熙寧中，五路置學官，廣東安撫願比廣五路得君爲學者師。朝廷下其事，君例進《志述》二十七篇，翰林學士沈公括尤稱其文諸公間。君讀書，先理詣，後辭說，大率于諸經最長，羃披梗斷、跂見聖幽。爲文豐豐有真意，似其爲人。閩越雖妄愚者，不計識否，皆謂君先生。以布衣蒞府學事垂三十年，門人至千數，登王官者十二三。晚益肆志經術，急勸講。凡再主泉學，不越歲，遍五經。雅不事詩賦，便君者迫使應書，君強爲一出，輒冠多士。其程文雖若不刻意，聲病家遠不逮也。始元少保絳帥閩，薦君行義，不報。及後貴用事，然終材君甚，章復數上，又不報。元謂人曰：「吾責塞矣。」元祐初，禮部上君格應奏名，將行，謂人曰：「明年歲在辰，吾其已乎。然欲止則不得。」陛試之一日，君果屬疾，又一日以不起聞。既而天子第奏名士〔四〕，君入假承務郎等，而死矣，聞者痛之。于是其孤知至自惠安尉星行護其喪以歸。明年正月二十有一日，將葬君懷安縣太平里螺峰之原。壽五十有五。其集有經訓、雜文、古律詩合百卷。夫人黃氏，朝奉郎嘉會之女，有懿德。男子四人，知至、強學、說學、敏學。女子五人，長適陳大方，次適周孝嗣，皆進士，三尚幼。知至以專經第元豐八年進士，于次爲最長。前期走書來洪請銘，曰：「子知先人宜詳，敢泣血以累。」嗚呼，先生哉！祿雖緬諸身，世猶榮其名。弇也勒詩禪傍，其敢後！銘曰：

彭城之先，系自元王，垺居南華，東萊洸洸。有曄四世，晏、遲、嶷、唐。擲組來泉，實始鄂州，嬪我姬姜，吏部之休。揭揭公南，閩公昌孫，天碩其稟，肆深雄渾。周哦孔矚，編聯藁束，七箸紳屨，渺有餘躅。如曠蹶張，注以大羽，殫光之迅〔五〕，遏于穿魯。孰熾之膏，孰根之腴，

孰窘其豐，孰斲其須。有慶則覃，有子則克，有銘播幽，有安斯宅。《龍雲集》卷三二。

〔一〕執：原作「膝」，據四庫本改。

〔二〕贈：原作「孤」，據四庫本改，

〔三〕「萊」原作「來」，「禪」原作「禪」，并據四庫本改。

〔四〕士：原作「上」，據四庫本改。

〔五〕光：原校「疑」。

觀禪師碑

閩越右浙左番禺，壤迫而民稠。男子資秀穎，力彊自好，則起而爲士者常十五六，爲佛之徒者又五之一焉。然佛之徒自其童時已能誦數，學涉精博，纔一祝髮，即拔跡游方，巾瓶杖屨，從知名師，解懸脫梏，躍出累表。異時匡廬潯霍布金之肆，諸以禪擅天下，多閩粵人。至閩粵，則其望僧反不逮他處，而數百年間求如汀上白衣、莆之妙應、與夫福唐存備之徒蓋無幾。顧寂寥不詔之後〔一〕，能蹠蹕到佛，是其尤偉，而有如師者出矣。師諱令觀，俗姓黃氏，莆田人。生不苟葷，年十三隸廣化寺禮師繼隆，十八受具戒。略通《易》《孟子》《老》《莊》諸書，已而撥去，聽講大乘經論。他日讀《楞嚴經》，駭然大悟曰：「世徒傳當年《圓覺》之圭峰，何知不有今日《楞嚴》之我耶？」未幾得寺之

安養院，折筇坏户而居之。標尚質素，語終日不妄出口，非有迫致，或竟歲未嘗踣間。閱大藏經，更數返，雖老益力。又天性慈甚，哀病者而急阨窮，呪食放生，無不爲者。貲不逮，必解衣就質，無難色。佛事，身朝讚夕燈者五十年，不驅蚊，不搔餒虱，不以匡衆爲己任。人或戲之曰：「憊乎，觀公奚事爾爲？」師曰：「吾非憊者，正恐坐此得憊耳。」其密意警人類如此。忽一日示疾，語其徒曰：「有六上人當過我，亟具茗果。」衆疑師屬疾語迷謬，既而人有賚像自遠至者，物色之，正六，則傳金羅漢也。暮沐浴，黎明更衣，敷坐集衆，若辭世者，曰：「勉矣，毋負吾佛！」語已，抵掌就寂。是日，愁雲曠空，羣鳥鳴悲，實元祐八年三月二十九日也。壽九十一，僧臘七十三。居三日，頂猶溫，其首蓋俛而復正者再。用天竺法茶毗于寺之北岡，火行，異香收盡，得舌根不壞，觀者駭歎。其徒塔之，夜有光炯然，自茶毗所屬塔中，如往還狀。又三日，現金銀色。舍利環五里餘，尺草寸木，悉發光耀，鑿石掘土〔二〕，無不得者，而不窮也，旁近民至取以售用。于是長老繼諸狀其事詣余曰：「凡剃而緇者，決生平功行，每在于臨行拘縱之一靈，最後灼肌之寸燼耳。張君佛燼〔三〕，既得之觀矣，將侈觀之傳，使蔓于後，子則不可以徒默。」連三請益堅，既而曰：「觀之事赫然可喜如此，而諸之請也，不徒知觀，又知余，則侈觀之傳，當自諸始，而余其一也。」系以偈言，曰：

金剛寶玉秘密藏，實甚希有《首楞嚴》。了知一切于刹那，如大壯士屈伸臂。衆生盲龜越浮孔，不撥聚散取泥洹。無漏種智安養佛，封磔疑網知有此。起不退轉得安隱，于彼無生忍法中。妙湛圓明大總持，時取惑者藥其病。爰七十載閱僧臘，當示順日屯雲空。云何舌根歷熾然，猶紅

蓮花出遺燼。況復得大堅固力，神光去來罕堵波。普現舍利山樊間，尺草寸木皆發色。取如泉源無有絕，蹶石掘土仍得之。歎未曾有莆之人，一切有情悉擎跏。維大禪伯曰法海，伏請謁言爲證明。得不思議有如師，告彼來者庶無愧。

興化軍廣化寺法海禪院沙門繼諸。《龍雲集》卷三二。

〔一〕詔：四庫本作「聞」。

〔二〕掘：原作「相」，據四庫本改。下同。

〔三〕張君佛燼：四庫本作「燼餘佛相」。

代祭王荆公文 一

噫嗟公乎，何爲其然乎！豈富貴迫而賢有智累乎？將造物者畀付施予，或嗇或賸，而羌不可以力騁乎？抑亦靈芝慶雲，止爲瑞物，而固不免夫翕霍而散、與濯濯而萎者乎？且從古以爲難者，莫甚于掃不振之蠱，起久仆之痿，以與一世，期乎有成。而甚者至使天子快登平之適，遭斯民無睥眄之斗駭，非守能固其初、力足以劭其後者，能之乎？然士或勇于有爲，而昧于知經，求完乎此者不踣則躓。而于斯時也，有能爍傳注之秋燐，探百聖乎虞淵，偉然號爲一家，而使後世于此有考者，方自我

作訓，則可不謂睨聖人之闕而直躋者乎！已而擲去事權，一毛九牛，凡此者人皆難之，而公或以爲易；人皆偏焉，而公可得而兼。若公者，其殆命世乎！其有待而未已者乎！然則我尚何悲乎？夫惟周衮旋待于公歸，商霖更期于說作，天下之有望于公者以此。與夫識公于四十年之契闊，而遇我如旦暮之頃，訪公于千餘里之鍾山，而輒申我以縞紵之好，吾之有得于公者亦以此。而厥望未償，撫惠方爾，一旦歸窳于漠漠之九原，功業之及人者未能幾何，而塊獨遺此平生，則吾尚何可無悲乎！噫嗟公乎，庶其來，舉予觴乎！尚饗。《龍雲集》卷三〇。

代祭王荊公文 二

嗚呼！麟鳳儀游，抃舞走飛，傑立一世，有公于茲。江河取東，吞吐源委，厥彙洗光〔二〕，非公而誰？自古在昔，革則實難，睢盱回沉，衆所共患。或拊而跳，或諗而謹，及公有爲，卒底于安。久矣聖經，理鬱弗通，傳注披披，帊覆轡蒙。繇漢迄唐，大侈厥宗。及公有訓，孰敢倬訏？奎輝不揚，歲我文造，冗長戚促，孰訂孰攷。朱藍等妍，鏤句雕藻，及公有作，羶翳一掃。始公熙寧，□□實舟〔二〕。蕃錫大賚，天子是優；著蔡國經，天子是諷。人謂公進，說商旦周。公熙寧季，以位告去，孰視富貴，擲如遺屨。我徂東阡，甕牖蓬戶，人謂公退，留侯疏傅。嗟嗟我公，今則已矣，來軫孔道，未稅先柅。壽則大嗇，及中斯止，平生磊砢，尚可僂指。曩予晚遭，公力是藉，方公長往，余吊

莫暇。音徽永沫，碎影何謝，長跼薦辭，播哀脩夜。尚饗。《龍雲集》卷三〇。

〔二〕厥彙：四庫本作「滋物」。

〔三〕此句原不注有缺字，然按文義及韻，「寶舟」上當缺二字。

代祭鄒通直文

嗚呼！誰非豐財，稽德則匱，君裕于德，而不財愧。爵以恩叙，莫能生存，君侈于福，生以爵聞。孰昌其生，孰嗇其齒，彌百之年，及中斯止。麻源之北，章水之東，有翩歸旒，髣髴音容。人之當然，大變曰死，足慰無窮，是惟有子。嗚呼哀哉，伏惟尚饗！《龍雲集》卷三〇。

代祭王夫人文 一

嗚呼！人治之大，內則閨闈，視古無愧，亦有成烈。柔閑靜莊，是訓是服，粹完弗渝，惟夫人之淑。熙如春暉，字弱撫嫠，中外怡愉，惟夫人之慈。有子材賢，震撼家聲，龜組侍傍，惟夫人之榮。終始一德，惟琬惟琰，凡弗能者，宜夫人歎。百齡飄驟，至比隙駒，八十于茲，誰夫人如？丹旒有

翩，指日徂南，薄醪薦辭，庶其無慙。尚饗。《龍雲集》卷三〇。

代祭王夫人文 二

伊死生之大變，如索陶之糾紛，拾永年而歸全，斯足矣而何言！懿夫人之閱世，宜宜家而淑溫，成夫子于攸助，迪終吉而純純。粵平時之里閭，爭挹蠲而取芬，如聯章而駢組，燁焜燿其閭門。方視古以騁烈，豈長訣之足泯，瞰閩山之嵯峨，指歸途乎窈窕。遞哀音于素飈，綴戚嗟于路人，跼陳辭而一醕，庶髣髴而臨存。尚饗。《龍雲集》卷三〇。

代祭王夫人文 三

猗歟夫人，王宗是媚，如裏斯褊，裕我中饋。亦有就德，靜專柔懿；亦有侈慶，厥紹昆裔。婦順母儀，終譽來暨，播料里閭，不能者愧。人生孔艱，十五夭瘁，天不嗇年，而夫人畀。舉世患苦，衰落凋替，紳綏聯聯，夫人門地。昔孟母賢，實惟教子，其間寂寥，今則高視。峨峨閩山，竊藏是啓，指期斯復，式筵式几。靡誠弗將，亦職惟吏，矢辭侑觴，尚其臨止。尚饗。《龍雲集》卷三〇。

代謁文宣王文

惟天地之大，萬物雖知不能報，然無不報之萬物也。夫子天地也，顧區區薦奠何有哉，亦誠而已矣。某守藩之始，方徼王之休，以芘斯民，取王之所以遺後世而無窮者，以詔學者，則凡進謁祠下，敢不式遵故常。王其肆臨之無替，尚饗。《龍雲集》卷三〇。

代謁兗國公文

惟公懿言行以開後學，時用舍以同聖人，視儀上公，以食茲土。某守藩之始，典禮有在，敢不舉以從事。是用躬謁祠下，庶其臨之。尚饗。《龍雲集》卷三〇。

代祭順濟龍王文

夫雲雨固王事也，千里赤地，凡神而食此土地，宜愧之。而王未暇及此，豈太守咎耶？謹用所以當告者待命祠下，惟王其利澤斯民毋忽。尚饗。《龍雲集》卷三〇。

代祭海神文

維年月日，謹以清酌暇脩之奠，致祭于大海之神，曰：海之在天地間，醴百川使下赴，且包焉而不拒也，初無小大污潔之辨；紛萬族使蕃息冗長，而吞吐蹠蹕乎洞鴻漭漭之濱也，曾美惡之莫予問。夫惟萬族也而無所問，則宜亦不使一民或失其所；夫惟百川也而無所辨，則宜亦不使一方之獨被其患。聞之往歲，若實憑怒，弗循厥經，漩瀾倒注，奔鯨駭陸，鼃龜生釜。天吳馬啣，蝸螻陽侯，抃手舞歌，颶母抗讎，嚇慙曝髻，千里悉湫。斯民嗷嗷，靡所控告，彼膏者壤，燿焉如掃。豈伊民祀，弗將弗虔；豈伊沉礫，曠廢歷年？若譴若訶，靡追斯愆。今令之來也，實父母斯民，而適繼其後，實猥有此土以處，而休戚是究。實土毛生齒之弗靖爲憂，實賦輿貫粒之腐敗是疚。實維霖霖懼或沛滂，實維塹防未悉完構。用迪悃誠，將事澣湄，碩肥者牲，肴羞孔時，神若戾止，以妥以綏。將若是，使往者之汹涌妄行，反而爲今茲之利涉安流也。將若是，使往者之秘怪騰軒，激射濤波，反而爲今茲之儲密宅幽也。將若是，使往者拔木飛屋不約之怒號，反而爲今茲泠風之疏、和氣之游也。將若是，使往者霾昏不祥，侵暘蔽虧，充塞上下，反而爲今茲望舒之夕泛、翔陽之朝浮也。登餘波于上，而揮蘇苗之旱澤；霽澄漪于下，而爲瑞世之閔休。長魚蟲蚘，民食夥稠；舄鹵淫夷，下滲弗留。毋或鼃黿，摧檣傾舟；毋或漬齧，盪漫民疇。毋使鋸牙劍尾乎搖毒，毋使旱魃螟螣乎肆媮。毋怠乎其應，毋愆乎其

求。其毋爽神之貺，其毋貽令之差。尚饗。《龍雲集》卷三〇。

興龍節開啓功德疏文

代洪帥熊伯通待制

右。伏以曜靈契夢，華渚發祥，真人開載誕之期，綿宇協延鴻之望。況臣民社分寄，章紱榮身，生成靡他，俾補何有。雖乾坤之造，終始難報，而臣子之願，中外則同。奉千官之觴，目斷堯天之雲日；考諸福之物，情深周雅之岡陵。爰即梵宮，仰祈覺蔭。伏願皇帝陛下鴻名載赫，懿鑠於昭。一六合以宅中，四三皇而觀妙。域躋品庶，衣燕高年。無疆惟休，永錫難老。占南極之星蓋一，旁增有爛之輝；聞中嵩之呼者三，更協後滋之數。臣某等無任瞻天望聖、祝頌激切之至。《龍雲集》卷三〇。

興龍節開啓功德疏文

代

右。伏以瓜瓞綿休，電虹誕聖，龜鼎兆一人之慶，葵藿傾四海之心。而臣尸責熙辰，饗榮外計，範圍所至，燭灌何功。雖成物者洪造之難名，而愛君者有生之共願。指日下而長安方遠，莫奉宸觴；詠《天保》而南山不忘，獨先棋算。庀徒開土，徼福大雄。伏願皇帝陛下有載承祧，於皇憲極，性五帝之仁于堯舜，迪四人之哲于商周。星揭老人，數超神筴。且天地無情于芻狗，補報終難；苟雲雨或

致于象龍，感通斯畢。臣某等無任云云。 《龍雲集》卷三〇。

興龍節開啓功德疏文 代在州官

右。伏以甲館延禧，流虹誕聖。躡獻歲發春之候，兆乘乾出震之休。葵藿知傾，臣子敢後。惟大雄之普覺，緬浩劫以播慈。載款紺宮，仰祈祺算。伏願皇帝陛下庭衢六合，步武百王，駿惠龐鴻，寵綏戴履。問塗而迷七聖，後天而凋三光。應飛五之龍，廣燕謀于下武；探得一之策，邁慶祝于華封。臣某等無任云云。 《龍雲集》卷三〇。

興龍節開啓功德疏文 代西衙侍禁

右。伏以天命集而前緒光，德水清而真龍降。千齡啓運，萬寶延禧。況臣身荷寵榮，屬聯姻婭，雖難報者聖神之天造，而知傾者臣子之葵心。爰款覺慈，仰祈祺算。伏願皇帝陛下六龍邁震，兩作前離，隆不拔之丕基，耀無前之懿鑠。星輝南極，呼契中嵩。無疆惟休，已慶謳歌之歸啓；以莫不庶，更資富壽于祝堯。臣無任云云。 《龍雲集》卷三〇。

坤成節開啓功德疏文

代熊待制

右。伏以洞庭汎而木葉下，一氣驚秋；黃河清而聖人生，千齡協契。啓嬪虞之媯汭，兆興夏之塗山。天壤蒸如，華夷均慶。不有覺慈之祈嚮，孰資睿算之厯鴻？紛緇侶以蹒洋，繹貝文之祇遽。翕是百祥之降，證茲五福之先。庶期涓埃，有補淵嶽。伏惟太皇太后陛下素舒闡教，厚地敦方。任、姒之光大周家，德盛而未嘗遭變；馬、鄧之維持漢世，事叢而纔足解紛。非如擁日東桑，回春北陸，措洪業于聲氣之弗動，廣慈訓于謳歌之已歸。而臣某猥殿外邦，適逢令節，沐雲天之普施，欣草木之餘生。建隼憑熊，千里尚留于楚尾；獻芹傾藿，三呼敢後于嵩高。臣某等無任云云。

《龍雲集》卷三〇。

坤成節開啓功德疏文

右。伏以萬物順成，方應金行之序；千齡集慶，誕開文母之祥。實惟夷夏之交欣，更協神天之來相。梵金布地，曲致精嚴；貝葉披文，戴陳愀款。庶集上聖之善，仰資有永之年。伏惟太皇太后陛下德體坤元，信膺天助。宮闈正位，飭陰教以修明；宸扆聽朝，散仁恩而覆露。羣生悅豫，四海收寧。臣某等忝冒王官，運逢令節。物難論報，但傾懇到之心；美必思歸，願頌綿延之壽。臣某等無任云

云。《龍雲集》卷三〇。

坤成節開啓功德疏文

代劉運判

右。伏以盛德在金，玉宇快涼颺之入；皇天開聖，璇宮儲慶誕之休。玄雲布色以通霄，太陰騰精而協夢。德均持載，歡動幅員。惟含齒戴髮，方幸于闕希；曾鼓腹擊壤，不足以報稱。自非款西來之最上，何以佐南山之疾呼。載繹貝文，肅將蒲饌。冀靈長之睿算，茲擁祐于覺慈。恭惟太皇太后陛下，纘女延鴻，倪天錫羨，雍容彤管之法度，增大軒星之輝光。位正六宮，協王睢之詠周姒；母儀三世，陋沙麓之興齊田。壽域躋氓，樂郊適衆。有效珍之百物，無失所之一夫。臣某等令節親逢，薄躬知幸。居然傾藿，空迷魏闕之思；迹彼獻芹，更效華封之祝。臣某等無任云云。《龍雲集》卷三〇。

坤成節開啓功德疏文

代在州官

右。伏以璇玉成宮，星娥協金行之應；元氣覆戶，地維符火德之祥。序屆秋辰，天開慶誕。擁百靈而篤祐，奄四履以煬和。徧款能仁，更資有永。煥若禪扃之金布，闡然淨侶之雲臻。哦貝字於珍函，致蒲盂於香積。俯傾葵懇，上祝椿齡。伏惟太皇太后陛下，軒揚飛輝，椒塗抗則。負宸憑几之隆顧

託，奠枕覆盂以冒幅員〔二〕。式抃以嬉，既安且治。而又率循嘉祐之故事，對越仁祖之閔休。赫然隆名，高彼復古。臣等幸緣天與，節乃時逢。且清明再造于乾坤，雖形容而不得；而喜慶預知于蛛鵲，庶感通之可期。臣等無任云云。《龍雲集》卷三〇。

〔二〕覆：原作「復」，據四庫本改。

坤成節啓建功德疏文

代洪帥熊待制

右。伏以配文嗣音，太姒肇洽陽之福；母堯成聖，慶都儲斗野之休。候爰屆于清秋，節適臨于慶誕。觀萬物之理，皆知致養乎坤；誦《小雅》之章，敢不思報其上。是用心先傾藿，地款布金。力資西驚之覺慈，仰祝南山之睿算。伏願太皇太后陛下無疆垂裕，俾艾延鴻，有開必先，永錫難老。清蹕而朝萬宇，後天而凋三光。擁介祥祺，億寧盛世。雖亹亹神明之顯相，輔順當然；而區區草木之微生，投誠止此。臣無任云云。《龍雲集》卷三〇。

坤成節啓建功德疏文

代衆官

右。伏以雲容入戶，一葉應天下之秋；玉色復衣，萬世得聖人之遇。天地之生成無以報，華夷之鼓舞無不同。方屬葵傾，敢祈芹獻。上萬歲壽，初遠于千官；歸兩足尊，莫先于百順。伏願太皇太后陛下增光離照，開大震塗，未艾延禧，無窮申算。動星躔之箕翼，叢雅什之岡陵。大德之必得其名，已逾負古；多益而以莫不庶，更祝後天。臣某等無任云云。

《龍雲集》卷三〇。（以上除單獨署名者外，

均為羅國威校點）

全宋文卷二五六二

張 行

張行，遂州小溪（今四川蓬溪）人，述從孫。元祐中累上疏請勿廢免役。紹聖初由劍南西川節度推官充編敕所看詳利害文字。元符初權提舉秦鳳路常平，次年以嘗在元祐中言免役法爲是，擢戶部員外郎。見《宋會要輯稿》食貨六五之六七、食貨六五之七一，《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〇八、四九九、五〇七。

乞勿廢免役法奏

元祐二年

神宗議納役錢，蓋嘗謂之助役矣。以爲若止於助，則未能盡免，將使後世役亦差，錢亦納，於是更爲免役，其慮深矣。今乃廢免役而復差，上違先帝燕翼之謀，下拂元元安業之願，豈曰述事乎？《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〇八。又見《宋會要輯稿》食貨一四之二（第六冊第五〇四四頁），《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一三。

行差役下户受害奏 元祐二年

差役下户一年所費，有用數年役錢者，有用數十年役錢者，其等漸降，其害愈深，殆非聖人哀多益寡、天道張弛之義。《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〇八。又見《宋會要輯稿》食貨一四之二（第六冊第五〇四四頁）。

乞復免役法以便民奏 元祐二年

臣恐議者以爲朝廷有心於改法，無心於便民。昨日改之，爲天下之民，今日復之，爲天下之民，無容心於其間可也。《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〇八。

遂州千里樓記

祖宗以來，置梓、夔兩路兵馬鈐轄，彈壓二蜀。至元豐，以瀘南蠻警，移鈐轄於瀘州，而遂州止提舉遂、合七州兵甲。《輿地紀勝》卷一五五。（以上祝尚書校點）

王 評

王評，字漢卿，元祐中爲承議郎、知施州，嘗奉使岐、雍。又據《金石文跋尾》卷一四按云，王評當是駙馬都尉王詵（字晉卿）之昆弟。

慈恩寺塔題名 元祐三年八月

承議郎、新通守清江郡事、瑯琊王評漢卿奉使岐、雍，展先塋，回登慈恩塔。元祐三年秋八月上澣題。《金石文跋尾》卷一四。又見《金石萃編》卷一三三。（李文澤校點）

葛 敏 修

葛敏修（？——一一〇七），字聖功，廬陵（今江西吉安）人。從黃庭堅學。登元祐三年進士，任確山縣令。坐元符上書被禁錮。大觀初卒。有《道岷集》三十卷。見《廬陵詩存》卷二，《宋詩紀事》卷三四，《宋元學案補遺》卷一九。

送太和令黃魯直序

江南多學者，其人亦多有聰明辨智之質與夫才華章句之學，然用之能取聲名、登科第則已矣，鮮有力學以窮聖人之道，而以其法傳之家者也，獨臨川之王、南豐之曾、豫章之黃三家最爲有法。然三家者，如荆公之父子、子固之兄弟，其問學滿天下而又皆爲天子之大臣。獨豫章之黃，未有赫然大顯者，其間亦嘗以文章魁天下，未及覆試以死，士大夫至今憐之。造物者之於人，亦有厚薄歟？夫人患不爲善耳，苟爲善，雖遲速之不同，未有無效者。如太丘之陳，躬仁蹈義，而生不過一縣長，其子孫實爲公卿，至於聲猷事業，則甚慚於先人矣。然則豫章之黃，又當憂其不大顯乎！敏修生最晚，又以親老，義不得離左右以去，交當世之豪傑，得與三家之子弟游，以盡知其父祖所以教學之法，居嘗歉然。前歲聞魯直來爲吾州屬邑，予謂魯直者其來爲縣于此，必有說。既而聞之，果有說。予又謂人大用則矯飾虛名，小用則苟簡以止，非知德也，魯直爲縣，必有可觀。未幾，見其邑人稱頌不離口，又竊謂自得償所慕望乎三家者。如荆公、子固者既已貴，又相去遼邈，疏賤者莫幸見焉；魯直爲縣令，其位差不甚高，而又近在吾州，是宜朝夕操敝帚以待門庭也。然其來餘一年，始得拜之于江寺；又幾一年，始得以詞章交于下風。繼將遂如所願也，而魯直解官去矣。若此者，豈亦有物司之耶？皆不可知也。然予於魯直有說焉。今者於此爲善去耶，所謂監征者非美官也；爲不善去耶，魯直不宜得罪於

此。反覆而思之，莫得其所。然古之所謂知道之士者，雖死生萬變，莫能得其津涯，而況富貴貧賤儻來之得喪乎！予觀魯直之爲邑，信己而不徇人，則于此其審處矣。若予之不肖，方將鞭其後而從之。窮達不可必，異日使魯直居富貴，不忘其爲縣令，予苟有尺寸可施，亦不忘其窮約時，則當有趯然如螽之草蟲，不期應而應者矣。今日之言，姑以張其本云。康熙《西江志》卷一七七，康熙五十九年刻本。又見乾隆《吉安府志》卷七〇。（楊世文校點）

王 本

王本，紹聖中以朝奉郎通判熙州，政和間提點京畿刑獄公事。宣和初任京畿轉運使，五年知揚州。見《宋會要輯稿》職官六七之一三、選舉二九之一四、食貨七之三七，《宋史》卷一七三，《北宋經撫年表》卷四。又《求古錄》頁三六有《王本題名》，字安國，泉州（清源郡，今福建泉州）人，熙寧中與盧大雅、王安禮遊。未知是否一人，姑作同人之文收錄，俟考。

乞下朝旨推賞開墾京畿荒地奏

政和七年七月六日

前任提舉京畿常平日根括諸縣天荒瘠鹵地，開修水田，引水種稻，逐年所收土利不少。將引水不

利之地一萬二千餘頃，並置圖籍，拘管入稻田務，召人承佃。數內已佃五千三百餘頃，蒙朝廷立定賞格，已足激勸。尚慮逐縣令佐不切奉行，却致荒廢，欲乞朝旨比附鹽事司開墾鹹地賞格推賞。《宋會要輯稿》食貨七之三六（第五冊第四九二三頁）。又見同書食貨六一之一〇六（第六冊第五九二六頁）。

言京畿所部縣令能否奏

宣和元年三月六日

有詔徧詣所部察縣令能否以聞。伏見密縣朱定國、鄆陵劉湜豈弟臨民，一境稱治；考城吳亢宗、長垣馬向吏事詳明，庶務畢舉。乞召赴都堂審察。《宋會要輯稿》選舉二九之一四（第五冊第四七〇一頁）。

游晉祠題名

熙寧戊申歲秋九月十四日，范陽盧大雅君美、臨川王安禮和甫、清源王本安國，同謁晉祠，舍均福堂。明日，如白雲石甕，宿明仙。又明日，遊甘泉開化而歸。本題。《求古錄》第三六頁，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石刻史料新編本。（以上李文澤校點）

王定民

王定民，亳州（治今安徽亳州）人，元豐中知湘陰縣，創學宮于南浦，爲諸生修業之所。移知衡陽，兼權教授，修葺學宮，以勵後學。著《雙誨編》二十四卷。見《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楚紀》卷四九，《宋元學案補遺》別附卷一，光緒《湘陰縣圖志》卷九、三二。

書蔣防屈原碑陰

人之于死一也，或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有義有命而已。古者忠臣烈士道不行于我，而忠義欲感動于其君，不能偷生苟容，甘同殞于大辱。當是時，死重而生輕，與夫自經于溝瀆而人莫之知，異矣。楚之屈原於懷王爲同姓，博聞彊志，明于治亂之要，議事出號，王之所任實厚。於是同列爭寵而害其能者，上官大夫之譖至。憲令國之大權，而君委之於我，信也。成于我而行于君，猶有漏言。夫身之禍未成，而詎奪其闕文忠也。信而見疑，忠而被謗，不能使之無怨。怨生于親，親之過大而不怨，蓋人子之不可譏，謂之不孝，屈乎以人子之于親而怨其君（二），可怨也。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馬遷猶以爲自怨，豈怨其讒而不怨其聽讒歟？抑讒不足以怨，而以身之不見信而怨歟？懷沙而投于江

流湍疾，救晚而失其骸，皆不見疑也，與申徒狄負石何以異？而蔣防于此疑之，是疑其無有也。湘人思之，招魂而葬于是，墓起于江之干〔二〕，葬能藏其棺衾而不見貌，于是有廟以祭之，祭以思其貌。邑有廟者三，以見湘人思之多也。平以君見疑而死，死之遠，防爲文于唐，又以死爲疑，是重平之不幸也。夫詠其事之實，莫如鄉人。余居于亳之澳，此知爲澳，至徐之沛，過宿之虹，然後知爲沛爲虹。余緝圖經至此，說其疑附于防之後〔三〕。《永樂大典》卷五七六九。

〔一〕屈乎：疑當作「屈平」。

〔二〕干：原作「于」，據文意改。

〔三〕疑：原作「凝」，據文意改。

重建黃陵廟記

天子五載一巡狩，巡諸侯之所守也。舜以五月南至于衡山之嶽，陟方乃死，蓋在位五十載，而葬于蒼梧之野。二妃從焉，並投溺于沅湘。二妃謂之娥皇、女英，俾觀刑于厥家，釐降嬀汭，順行婦道于虞氏，終助成有天下之大法。及舜之南巡也，傷其不返，赴江無憾。沅湘之人愛其正行，于是有祠以血食黃陵，沅湘之濱，四時之祭不絕，遂著爲有國之常典。韓退之貶潮州，禱之祠下，以私錢十萬

易壞垣斷壁。于岳之刺史，當時尚管于岳〔二〕，自馬氏王楚，已隸長沙，請命于唐之天祐，更號懿節。運判王公元豐中舟過祠，于痛其頽毀，因有泝濤之恐，使新之。人以神爲靈，而神之興廢因于人。予權邑湘陰，適丁鳩工之初，實尉劉師錫董其役，簿杜君垧稟訓繕材，將即成緒，余于是得以致其功。惡其朽腐之速，而完以堅木；避遠湍隕之患，而徙殿廡于廢址之東。模制增煥，咸倍于前。邑之南，舜舊有祠，今亦荒曠，黃陵相望二三十里，而黃陵獨表二妃之像，四時之祭不相須。夫二妃傷舜之不復見，乃願見于已死，而甘于投溺，推其心豈欲與舜各處而異食邪？義有未安，遂遷合于黃陵之祠，不亦宜乎！懿節雖嘗受封，而黃陵之號爲最顯〔三〕，故新大其榜，篆而揭之，又爲之文以蹟其事。《永樂大典》卷五七六九。

〔二〕「于岳」二句疑有脫誤。

〔三〕「之號」前原衍一「之」字，據文意刪。

笙竹書院記

元豐八年

古者諸侯得興學以勸士，泮水之制異辟雍，所以明尊卑之序，化民而成俗也，蓋治天下之術莫先焉。有舍以處之，有師以專之，有業以精之，有訓以行之。天子諸侯并舉斯道以加諸民，作於上而順

於下，教化行，習俗美善。夫董生之言，立大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始以仁義禮樂，至於刑罰輕而禁不犯，其本可知矣。縣令，諸侯之任，奉承天子休命，成就夫人之材而不敢違，令有不行者不爲也。以鄭人論執政於鄉校，子產欲行其善，攻其惡，雖有告毀者而勿聽，況其政易行，責之未至，謂迂闊無益而不爲哉！我宋太平百餘年，明主紹隆，四方郡縣郁郁文雅，宗公名卿不絕於世。雖漢唐之際，未可媲其盛。湘陰，湖南巨邑，士人爲多。定民承乏於茲，咸喜余之來，造庭持牘以請曰：「桑梓鄰通城，公有最績，聞以教育講校爲先。今瀕江青竹之館，里人鄧氏家延學徒，久遂曠廢，欲遷於邑舜祠之前。非公孰主厥事？」余亦嘉其來請，許之。顧基畝褊甚，適黃陵已新大二妃之祠，余謂二妃生嬪於虞，不宜死有異處，乃徙舜像合於黃陵，以表其祭，於是易舜祠爲孔子廟，而塑繪之。堂廡齋室，創作有次，士之升降進退裕然。又後其廟立學，於以育士其中焉。昔七十子自遠誨於洙泗，從厄陳蔡，迨其歿，無異父喪，獨子貢傷其并去，又三年居，然後歸。以有若幾肖，而子游之徒日事以孔子舊禮，門人之不忘如是其深乎！事孔子於當時，與事於後世，其義均，不忘其道，亦不忍忘其貌。覲貌既尊，傳道愈嚴，匪惟見士之志，亦有以見士之追古繼善而致其欽。是以學者趨於中，無異端之論，耳不聞奇語，目不見怪行，然後各得其性之所近。傳至於再三，或有背正而入於他。子夏之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爲莊周，皆出於孔子，流於遠而乖其習，而所背至此矣。方孔子之門而語仁智，已義同而理殊。仁之爲愛也，智之爲知也。使人愛己知己，由也；愛人知人，商也；自愛自知，回也。其義則一，其所見則殊。學也者所以修性而養心也，性修則純，心養則明，純則不

雜，明則不惑。黌舍修而教業充，力積久而道德實，將有日矣。故謹書以誌之。光緒《湘陰縣圖志》卷三〇，光緒六年刻本。又見嘉慶《湖南通志》卷四九。

合江亭題名

元祐三年八月十六日

元祐三年戊辰秋八月十有六日，提點刑獄、朝散郎張公綬拜宣聖孔子于石鼓之學，遂登文會閣，燕太守大□□公仲孫、宣德郎衡陽令王定民、檢法判官王詢、新息主簿陳知元。知元以是年自學徒登科，羅公欲以榮激諸生，招□席末。定民嘗兼教職□□焉。既飲，與賓客下合江亭謁韓伯，留題。《金石文跋尾》卷一四。（以上李文澤校點）

王 碩

王碩，字勉之，熙寧中充延州都知兵馬使。建中靖國間兩任環慶路將副。崇寧初爲西作坊使、差知德順軍水洛城。見《金石萃編》卷一三八。

刊渾王廟牒題記〔二〕

余熙寧中充本州都知兵馬使，時太守高公渙葺茲靈祠，嚴乃神像，命余督工于此，因勒姓名于石。至元豐初，余方以勞受祿，遂踐仕途，從种帥經略深入虜廷，討盪比月，保全而歸，濫遷資級。建中內，兩任環慶將副，擊強擣虛，累至戎境鹽、宥州，還凱告功，亦累被聖澤，豈不賴明神主佑乎？余絜家躬祀〔三〕，屈指往事，已二紀餘矣。傷時代徙〔三〕，不覺慙然，乘興濡毫，漫紀歲月。時崇寧改元九月十五日。西作坊使、差知德順軍水洛城王碩勉之題。《金石萃編》卷一三八。又見《金石苑》，

嘉慶《延安府志》卷六七，民國《宜川縣志》卷二〇。（李文澤校點）

〔二〕題下原署：「守宜川縣主簿馬安國，守司理參軍寇臻，守司戶參軍劉伯通，三班奉職、監酒稅崔之平，右班殿直、監酒稅賀宣，軍事推官、權管勾通判公事王立賢，右班殿直、管界巡檢張珏，左侍禁、兵馬監押王安，前潞州上黨縣主簿指教方田朱定，左藏庫副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兼御史大夫、知丹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騎都尉、平原縣開國伯、食邑九伯戶高渙立石。」

〔三〕絜家：嘉慶《延安府志》卷六七作「潔齋」。

〔三〕代：原缺，據嘉慶《延安府志》補。

卓 厚

卓厚，字戴德，興化軍（今福建莆田）人。熙寧九年進士及第，崇寧間歷官臺省，爲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轉吏部員外郎。見《宋會要輯稿》職官五之一四、五七之五二，同治《福建通志》卷一四七，《莆陽比事》卷三。

諸司糧料院支職錢事奏

崇寧四年三月

諸司糧料院申：「元豐四年十一月初二日指揮，定職事官職錢數。內六曹員外郎，行三十五貫，守三十二貫，試三十貫。列曹員外郎，知縣資序人二十貫，監當資序十五貫。本院自來止依條以行、守、試三等支破職錢。今來六曹員外郎內有承務郎、宣義郎、宣德郎，切慮有知縣以下資序人，却合復依元豐四年十一月二十日以資序支破指揮。」厚等自崇寧元年九月已後，並係朝廷不以資序，特有除授，所降告內並依寄祿官品，帶行、守、試字。當時糧料院已依條用行、守、試法支給職錢。今來經隔年歲，又却稱慮合用元豐四年知縣已下兩等支給職錢，改正施行。切慮所請未得均一。《宋會要輯稿》職官五七之五二（第四冊第三六七七七頁）。（郭齊校點）

釋福受

福受，元祐間僧人。

中峰寺殿宇記

大宋元祐戊辰四年歲次正月十五日〔一〕，□天寧寺下中峰寺僧福受，號南山，因見古跡，方乃垂納，遇緣化道，努□焚修。三門、殿宇、法堂、僧舍、厨房、回廡，創新而□。北至嶽塚，南至路，東至中嶽廟，西至□嶺，方闊四至明白。門徒智惠、智海、智燈、智果、智珍、智定、智寶、智能、智興，法孫諱主道、行道、隆道，香方了然、了真、行寬、行祥。功德施主胡允恭、程仕明、程吉、張順、陳晏、陳士元，諸方施主郭用、于繼安、李繼安、趙普明，博士戴普原。鑄字陳再榮。國家圖書館藏拓片：各地五八五三。（劉文剛校點）

〔一〕元祐戊辰四年：按元祐三年爲戊辰，四年爲己巳，此處年次或干支必有一誤。

杜子民

杜子民，元豐元年爲大理寺詳斷官，元符三年官至朝散郎、驍騎尉，崇寧元年通判常州軍州事。見《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二一、二八九，《宋會要輯稿》職官五八之一四，《咸淳毘陵志》卷九，《宋史》卷一七二《職官志》一二。

請復元豐均給之法奏

元符三年九月

職田之法，每患不均。神宗朝首變兩川之法，均給上下，一路便之。元祐中推廣此意，以限月之法，變而均給。元符新勅，又復限月。士大夫貪冒者或窮一日之力，以赴期會，或交書請囑，以幸權攝。奔競之風長，廉耻之節喪〔一〕。欲乞復元祐均給之法，以養士廉節。《宋會要輯稿》職官五八之一四（第四冊第三七〇八頁）。又見《宋史》卷一七二《職官志》一二。（楊世文校點）

〔一〕節：原作「喪」，據《宋史》改。

王 寔

王寔，字仲弓，潁昌府（治今河南許昌）人，陶子。未冠，從司馬光學，超然不以仕宦進取爲意。元祐初，梁燾薦于朝，爲藉田令。崇寧中守信陽，謝事掛冠。靖康南渡，卒于鄂之咸寧。見《宋詩紀事補遺》卷二七。

卓行對

正平力學爲文〔二〕，通古今，論議出人意料。爲宰相子有聲譽，不朋比爲進取資。不可以勢屈，不可以利回。質之神明而不疑，行之屋漏而無愧。《吳郡志》卷二六。

〔二〕正平：指范純仁次子范正平。

朝散大夫賈公述墓誌銘

政和三年十二月

公諱公述，字傳之，丞相文元公之孫，尚書駕部員外郎、贈右光祿大夫諱田之子也。文元公以經

術勲業輔相仁宗，門戶光大。公自幼刻意於學，無貴驕習。及長，惇厚和裕，於事無不練達。以文元公遺表恩授將作監主簿，遷太常寺太祝。丁父憂，服除，遷大理評事。元豐官制行，換宣義郎，賜緋衣銀魚，九遷至朝散大夫。初監開封府咸平縣鹽稅，從辟監廣利門。秩滿，知越州剡縣。有盜發冢得者，公察其枉，釋之，果非盜，人以爲不可欺。知無爲軍廬江縣，丁母廣平郡太君李氏憂，服除，知常州晉陵縣。所至吏畏民愛，有能稱。通判亳州、應天府，除開封府右軍巡判官、內香藥庫，通判郢州，移河南府。除提舉江、池州鑄錢，未赴，知開封府開封縣。宿蠹隱弊剔抉無所遺，治效著聞，部使者更薦之，除太僕寺丞。出提舉河北京東監香鹽稅，屬司廢，通判大名府，未赴而司復，還舊任。鹽課增羨以千萬計。前此纔溢額，自列率被賞，公獨曰：「是乃職事也。」卒不自言。改京西南路提舉常平等事。會隨、郢饑，公請發八州米賑之，所活甚衆。未幾得小疾，起居猶自如，公慨然曰：「吾使者，當一路寄，可以病處之哉！」即請宮觀，得管勾西京嵩山崇福宮。愛穎昌，以爲賢士大夫所聚，卜家焉。府城外之西北隅有文元別圃，水竹清勝，暇日引子弟杖策徜徉其間，超然也。時以年勞當遷，及改金紫服，皆不肯自陳，遂請致仕，雖親舊不及知。既得謝，皆往賀，且曰：「公幸未衰，又無田以供伏臘，遽謝祿，獨不爲後日計哉！」公笑曰：「吾病不任事矣，又敢安祿邪？」聞者服其知止。公自少好讀書，其爲詩清麗而造理，後痺且甚，猶自力不廢。與賓客讌語，終日不倦。以政和三年十月戊申卒，享年六十，以其年十二月癸卯葬於陽翟縣大儒鄉元老村文元公塋之□。妻王氏，贈光祿大夫諱力之女，始封壽陽縣君，改寧人。子男二人：曰逮，曰□，皆將仕郎。女子七人：

適忠翊郎焦莊叔、修武郎趙叔蘧、宣德郎王令淳、從事郎宋暈、修武郎趙令紳、假將仕郎王令深；幼在室，許嫁承奉郎韓璟。公葬有日，逮來請銘，因係公世次官伐，爲之銘曰：

慶曆之隆，有相魏公。曰德曰位，惟時顯融。公其嗣孫，藹然有聞。不侈不驕，惟德之幾。試于百里，是謂彊吏。爰誦一道，是謂膚使。弗究其施，引疾以去。公豈遂廢，惟義之懼。匪公曰歸，壽亦止此。公平命邪，瘞則有誅。民國《禹縣志》卷一三，民國二十年刊本。（以上李文澤校點）

李宜之

李宜之，熙寧四年爲大理寺丞，以修漳河之勞，擢右贊善大夫。元豐中提點京東路刑獄、淮東常平。

見《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二三、二三八、三二三、三四三，《宋史》卷九五。

乞根勘蘇軾狀

昨任提舉淮東常平，過宿州靈壁鎮，有本鎮居止張碩秀才稱，蘇軾與本家撰《靈壁張氏園亭亭記》。內有一節，顯涉譏諷，乞賜根勘。《東坡事類》卷五，藤花亭刻本。（向以鮮校點）

釋仁欽

仁欽，號淨照，建安（今福建建甌）人。崇寧、大觀間住持泰山靈巖寺，後歸老濟州東禪寺。見《泰山志》卷一七。

誠小師偈

并序 政和元年七月

吾來住此，不覺十載，爲國焚修，稍成次第。今爲年老衰邁，精力勞倦，難以久居。又忽見秋風落葉，意思闌散，孤月寥天，寒巖蕭索，感懷情動，頓起休心。欲慕退閑，偷安養拙，不免與諸子別離。古者云父子雖親，其路各別。自此已往，汝等諸人各自努力進修，切莫虛度時光。一剎那間，便是它生異世。勤持行業，慕道爲心，報答四恩三有。出家之子，義聚沙門，但且上和下穆，兄恭弟順，一師之下，百歲同條。若以逆諍相違，自然不能安處。順吾言者是吾弟子，背吾言者非吾弟子。臨行相別，聊書此偈，付汝安懷，各帑委悉。

物外翛然獲自由，殷懃諸子送佗州。白雲暫駐無方所，明月相隨到處優。巖谷乍拖終勿思（二），林泉幽景豈迴眸。吾今此去聊相別，汝且和光混衆流。

政和元年孟秋月十有八日，寄濟郡東禪西軒，書付誠小師。《泰山志》卷一七。（郭齊校點）

〔二〕拖：疑當作「拋」。

上官行

上官行，邵武軍光澤（今福建光澤）人。元豐二年進士及第，歷官京東西路提點刑獄，以獄空數被敕書獎諭。政和元年，以朝散大夫知解州。見《宋會要輯稿》刑法四之八七，道光《福建通志》卷一四七。

京東路獄空乞宣付史館奏

政和元年十二月

臣昨任京東、西路提刑，准大觀元年八月七日御筆手詔，京師犴獄屢空，四方郡縣久繫不決，令監司慮囚決獄缺囹圄之空，遍及天下。臣受奉聖訓，躬督州縣，本年終一路州縣並經獄空。京東近郡缺闔境澄清，悉資神化。臣嘗具全路獄空應詔以聞，乞宣付史館，以彰聖德。臣備員使事，無補涓塵，本年獄空，已曾兩被敕書獎諭，州縣獄官亦蒙朝廷漸加激勸。契勘京東舊係重法地分，素號獄訟煩冗。昨來全路獄空，與一州一縣獄空事體不同。皆聖化旁達，民知不犯。考之編簡，前此未聞。小臣區區，不避僭越，伏望特降睿旨，付之信史。《宋會要輯稿》刑法四之八七（第七冊第六六五頁）。（郭齊

校點

楊維

楊維，元祐間通判洛州。

宋故夫人蘇氏墓誌銘

并序〔二〕

元祐六年閏八月

夫人姓蘇氏，世籍青州，自曾大父再徙，爲開封人。贈秘書監諱峻之曾孫，尚書禮部侍郎、贈太尉諱肅之孫，虞部郎中、贈刑部尚書諱卞之女。嫁爲安國軍節度推官劉君陽之夫人，劉君，故天章閣待制元瑜子也。虞部君素與劉公善，且器其子，卒以夫人歸之。歷十有八年，而節推捐館舍。是時，夫人齒且少而無子，蘇氏昆弟方有顯人，服除，力欲更有所歸。夫人堅誓弗許。事舅姑益孝，而接族屬益睦。爲人天資粹和，動範禮義，平居怡然，雖家人輩未嘗輒見喜怒。居皇姑仁壽縣郡太君喪，哀毀過制，族中多之。劉氏素貴家，甲第池館爲西都勝概。夫人僅析十數舍足庇風雨，人或陋之，而夫人弗歎也。平生喜佛書，日繙數帙，雖寒暑不廢，以爲燕適之趣。外此則紛華綺麗，恬若不較。嘗曰：「得喪厚薄身外事，何足留思慮間哉！」女二人，長適供備庫副使、徐州淮陽軍都巡檢張永壽，

次適進士江懋績，皆夫人躬自訪擇，咸得雅士，而適江氏者前亡。夫人以元祐六年四月三日終於供備君之公舍，享年五十五。二子婿即以閏八月十六日奉其喪歸葬於洛陽杜澤里節推之兆，禮也。嗚乎！如夫人終始之節，皆人之所難能者而卒無愧焉，是可銘矣。謹爲之銘曰：

一氣造物，理寔是常。禍福之應，云乎不臧？於維夫人，德音是皇。圭璧挺粹，蘭槐摧芳。曷嗇其報，不壽而昌？龜筮協吉，日時告祥。刻銘黃壤，賁於幽光。國家圖書館藏拓片：C三〇。

〔二〕題下原署：「左朝□郎、新差通判洺州軍州事、輕車都尉、賜緋魚袋楊維撰。右奉議郎、知渠州軍州事、武騎尉、借紫蘇寶臣書并篆蓋。」

全宋文卷二五六三

洪中孚

洪中孚（一〇四九——一一三一），字思誠，歙州休寧（今安徽休寧）人。神宗朝登第，試校書郎，授黃岡尉。元祐中，爲成都縣主簿。徽宗朝，歷任提舉河東常平、轉運判官、副使、戶部侍郎，知太原府、永興軍、成德軍，真定府路安撫使。歷職直龍圖閣、集英殿修撰、徽猷閣直學士、顯謨閣直學士。政和六年，爲中貴人譚稹所劾，奪職，以中大夫、龍圖閣待制致仕。紹興元年卒，年八十三。見《新安志》卷七《洪尚書傳》。

乞改鑄夾錫錢奏

崇寧二年

二虜以中國錢鐵爲兵器，若雜以鉛錫，則脆不可用。請改鑄夾錫當三、當十鐵錢。《文獻通考》卷九。

乞邊兵人糧馬料給精米青稞率皆八折奏

崇寧五年

本道青稞畝收五石，粒當大麥之三。異時人糧給精米，馬料給青稞，率皆八折，不惟人馬之食自足，而價亦相當。今邊臣不燭事情，精米、青稞與糙米、大麥一例抵斗給散，即公有一分之耗，私有一分之贏。會計一路歲費斛斗一百八十萬、雜色五十萬外，青稞一百三十萬，抵斗歲費二十六萬石，石三十緡，計七百八十萬。《宋史》卷一七五《食貨志》上三。

乞八十以上致仕官俸料特免折支奏

大觀二年三月

伏睹致仕官，朝廷憫其嘗服勞王家，尚錫之祿，可謂厚矣，但所給往往折支。欲乞應致仕官朝士以下年八十已上者，特免折支，合得俸料，並支一色見錢。《宋會要輯稿》職官五七之五三（第四冊第三六七八頁）。

論伐遼劄子

政和四年四月

顯謨閣直學士、中大夫、真定府路安撫使兼馬步軍都總管、兼知成德軍府事、提舉本府學事及管内勸農使、兼點檢牧馬、丹陽縣開國子、食邑六百戶、賜紫金魚袋臣中孚，今月十二日奉御筆「一」，以臣議論收復燕雲故疆與諸路帥臣異同，仰具的確利害聞奏。臣恭依聖訓，條具如後：

一、臣前奏政和三年可大舉者，正以朝廷歲賜幾百年，皆積燕山暨山前山後州，糧糗頗豐，編氓富盛，庶幾有玉帛糧草人民，可因獲廣土地之實。而謀臣不於此時建策，今日徒餘空城，機會已失，不可復舉。諸路帥臣皆不知兵情，而執燕雲不根之語，云我本漢人，陷於塗炭，朝廷不加拯救，無路自歸，何啻大旱之望雲霓，若興弔民偏師，不獨簞食壺漿，當以香花樓子，界首迎接也。臣久歷邊鄙，粗知虜情，此乃遊手之人不能自存者，覬覦南歸，以竊爵祿，實非大姓之言。臣契勘維持契丹者，自公卿翰苑州縣等官，無非漢兒學誦詩書識字者「二」，必取富貴。豈不知國家英俊如林，若南歸，其權貴要途、燕雲數州學究，安能一一遽用，此士人無歸意也。饘粥粗給者已連姻戚里，昔劉六符相虜，疾且篤，耶律洪基臨問，遺言「燕雲實大遼根本之地，願深結民心，無使萌南思也」。洪基乃詰其深結之道，六符對以省徭役、薄賦斂。洪基深嘉納之，遂減稅賦三分之一，兩地供輸者皆知之。以人情揆之，豈肯捨姻婭而就重斂哉！此大姓無歸意也。香花

樓子之語，果可憑乎？

一、委積不厚，兵家所忌。稽考朔部、河東糧草，若用武，不免添屯，粗給半年〔三〕；如下山前山後州，傾朝廷帑藏，不足以支一歲。第不知獻謀者以何策贍其後？

一、承平日久，兵驕將惰，動輒糜潰。而欲以無紀律驕兵伐人之國，何異緣木求魚。萬舉萬敗，其理必然，徒自取辱國喪師，而貽患於將來也。

一、權貴以侈麗自矜而賤節義，海宇匱乏，小雅盡廢，四維不張，方且虞人乘我，何暇謀人？臣未見其可也。伏望聖慈早回天心，特降睿旨，內修文德，外謹邊陲，思患預防，以備不虞。切勿輕忽〔四〕，以取不可測之禍。重念祖宗積累二百年太平之基，以宗廟爲念，福庇黔黎，萬萬幸甚。臣蒙國厚恩〔五〕，雖粉骨碎身，未足報稱，苟有聞見，豈敢緘默，以避黜責，迎合權臣，上罔陛下，爲苟容計，以危社稷！若謀臣必欲收復燕雲故疆，臣雖萬死，不敢恭奉詔旨。伏望陛下誅臣以謝謀臣，專委經營收復，庶幾他日誅誤國者以謝天下，而不得幸免也。臣暗昧不燭事機，愚忠所激，義不顧身，語言抵忤，上瀆天威，甘伏斧鑕。

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謹奏。政和四年四月日〔六〕。《三朝北盟會編》卷一九。又見《新安文獻志》卷

三。

〔二〕以上一段，原省作「顯謨閣直學士、中大夫、真定府路安撫使臣洪中孚蒙今月十二日奉御筆」，據《新安

文獻志》改補。

〔二〕原無「詩」字，據右引補。

〔三〕粗：原作「租」，據右引改。

〔四〕切：原作「竊」，據右引改。

〔五〕「臣」上右引有「二」字，別作一條。

〔六〕政和四年四月日：原無，據右引補。

諫滅遼奏

政和六年

臣游邊久，熟知遼人情狀。昔遼主洪基用其相劉六符之言，大蠲燕雲賦役，今其國雖弱，民心未忘。且中國通好歲久，一旦與其臣妾覆滅之，臣恐滅遼之後，女真未易制也。《新安志》卷七。（以上刁忠民校點）

李公麟

李公麟（一〇四九——一一〇六），字伯時，號龍眠居士，舒州（安徽舒城）人，南唐李昇四世孫。熙

寧三年（一作元祐三年）進士，歷南康、長垣尉，泗州錄事參軍，用陸佃薦爲中書門下後省刪定官、御史檢法。官至朝奉郎。公麟好古博學，長於詩，多識奇字，自夏商以來鐘鼎尊彝，皆考訂世次，辨識款識。尤工畫，鞍馬、佛像、山水、人物皆臻精妙，論者謂當爲宋畫中第一。元符三年病痺，遂致仕，肆意於龍眠山巖壑間。崇寧五年卒，年五十八。有《考古圖》五卷。見《宋史》卷四四四本傳，《畫繼》卷三。

璇璣圖再叙

回文詩圖，古無悉通者。予因究璇璣之義，如日星之左右行天，故布爲經緯，由中旋外，以旁循四旁。於其交會，皆契韻句，巡環反覆，窈窕縱橫，各能妙暢。又原五采相宣之說，分色以開其篇章。其在經緯者始於璣，蘇詩始四字。其在節會者，右旋而出，隨其所至，各成章什。外經則始於「仁真」，至於「音深」，中經自「欽深」至於「身慙」，內經自「詩情」至於「終始」，皆循方回文者也。四角之方，如仁真欽心，四韻成章而回文者也。至其經緯之圖者，隨色自分，則外之四角，窈窕成文，而文皆六言也。四旁者相對成文，而文皆六言也。及交手成文，而文皆四言也。在中之四角者，一例橫讀而四言；在中之四旁者，隨向橫讀而五言。惟璇璣平氏四字不入章句。觀其宛轉反覆，皆才思精深融徹，如契自然。蓋騷人才子所難，豈必女工之尤哉？《詩》編《載馳》，史美班扇，才女專靜，用志不分，雖皆擅名，此爲精贍者也。聊隨分篇，掇其一隅，以爲三隅之反。代久傳訛，頗

有誤字，亦輒澄改一二，其他闕謬，不欲以意定之。雖未能盡達玄思，抑庶幾不爲滯塞云。李公麟題。《回文類聚》卷一，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再題璇璣圖

右，舉此爲例，餘可悉通。元祐三年九月，工部何公過麴院，見僕書儿有此，驚曰：「昨日於屯田陳侯所觀書，唐真本圖宜皆可求一見。」果得出示，凡六幅，右三爲若蘭所居，重樓複屋，戶牖間各作著思、練絲、織錦、遣使處。左三幅爲寶滔歸第，外爲車馬相迎次，女妓坐大氍毹，合樂其間，樓閣對飲處。又見圖中近上作遠水紅橋，寶臨高列騎，擁旌旄以望。橋之西，氈車從數騎排引見，滔盛禮迎蘇。圖中近下左書武后序：「右寫詩圖。」徐視果有淡色，分其篇章，正與此同，乃知人心不甚相遠，而尤可怪矣。青紅綠旋所之方皆不少差，蓋理之所在，陰陽五行，色味莫不相假，況情識之運，宜自冥合也。元豐四年四月〔二〕，趙郡李公麟伯時再題。《回文類聚》卷一。

〔二〕此文首云元祐三年，末云元豐四年，繫年差互，必有一誤。

跋孝經圖

鳳閣舍人楊公雅言：「《孝經》關鍵，六藝根本，百行在世，垂訓所重。」謂龍眠山人李公麟曰：「能圖其事以示人，庶爲有補。」元豐八年六月，因撫其一二，隨章而圖之。《續書畫題跋記》卷四，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又見《經義考》卷二二五。

題奉節圖

景文老兄持節守大名，從迓吏以訪別。念非仁者不能以言爲贈，贈之以佛衣綾而不受，贈之以紋縠而不受，戲作《奉節圖》，以見分首之拳拳。然朝廷委寄之重，雅歌長嘯，無復愧於古人矣。元祐坤成節日，龍眠山人李公麟書。《遊宦紀聞》卷九。

題褚遂良摹本蘭亭

紹聖三年

遂良摹本，逸少神寓之跡也。唐文皇帝甘心學之，贊曰：「烟飛霧結，狀欲斷而還連；鳳翥龍

盤，勢如邪而反直。」頗爲能狀之。此永和九年書也。十二年爲山陰道士寫《黃庭經》，又作意移入楷法，故於點曳裁成之妙，亦爲正書之冠。唐之學者心慕手追，輔成己能，流而爲歐、虞、褚、薛。故後人但見定武石刻爲工，今遇此本方真元，乃褚河南親摹以傳，頓覺定本尚類唐臨，去此絕遠，何則？柔閒蕭散，而神韻獨高，華巧天就，如運斤成風，而中桑林之舞。乃知妙絕千古者，不在點畫畦畛間，而風流天韻，非力學所可到。捨此本，疇能見之？紹聖丙子，李公麟伯時書。《蘭亭考》卷五。

跋韓幹畫馬

此馬雖無追風奔電之足，然皆有生氣。《韻語陽秋》卷一四。

銅壺漏箭制度序

夫更漏箭壺，高三尺，徑一尺，重四鈞。其內別爲銅浮蓮□□□以泛箭，闊七寸，高三寸，重三十兩。壺面盤徑一尺三寸，□□□八斤。捧箭仙人重八斤，床二十五兩。前雀右虎各二斤，□□□三斤二兩，後龜一斤七兩。皆銅爲之。仙人坐盤中，鑲以四□□手捧小盤，箭穿其中，隨水之積以生時刻。箭長三尺六寸，□徑四分，面各爲二十五刻，晝夜四易而百刻同。每時出盤心，即朱雀吐朱繫下

銅盤，以警守者。盤連莖重四十三兩。壺之前有盆深一尺，徑二尺五寸，重二百斤，以貯乾、坤、艮、巽四時易箭之退水。壺下有臺高七寸，面徑一尺三寸，重三鈞，以承壺。使鼈首吐水而登于盆。箭總三十五枝，每氣用上下二箭，二至各用一箭而始終之，總太史四十八箭之法也。鼈負荷，承下斛渴烏之水注壺中。渴烏長一尺八寸，水竅容一中芥子。斛方一尺五寸，深一尺三寸，重七鈞。傍臨屑一寸作螭首，爲減水之穴。承以小斗，斗長廣皆一尺，重一百斤，使斛水常平而均渴烏之水勢。下斛之上，木爲蓋，又植一銅荷承上櫃渴烏之水。烏竅稍大，而長加二寸，櫃長二尺，深廣如下斛，重二百八十斤。櫃、斛、斗、盆、座皆冶鐵爲之。櫃、斛之下爲暗爐，□置火以休漏，布幕櫃上以濾水，新舊相半，否則小差遲速□。龍眠李伯詩序〔一〕。《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二三。

〔一〕李伯詩：當作「李伯時」。

乾龍節道場疏

候正六陽，羣目仰虹流之慶；期先一月，庶工紛鼈抃之儀。茂簡上帝之心，敷聽輿人之論。恭惟皇帝陛下聖猷天縱，威令風生。主鬯青宮，剛乘一索之《震》；握符紫極，明開兩作之《離》。亶爲有道之曾孫，宜享無疆之大曆。肆披蕊笈，祇贊蘿圖。綿三萬里之唐封，用茲宏賁；過七百年之周卜，

永享於休。《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七五。（以上向以鮮校點）

常安民

常安民（一〇四九——一一一八），字希古，邛州臨邛（今四川邛崃）人。年十四，入太學。熙寧六年第進士，選成都府教授。知長洲縣，有政聲。元祐初，擢大理、鴻臚丞，歷太常博士、宗正丞、開封府推官等職。紹聖初，拜監察御史。二年，貶監滁州酒稅。歷温州通判、提點永興軍路刑獄。蔡京用事，入元祐黨籍，流落二十年。政和末卒，年七十，謚敏節。著有《常諫議長洲政事錄》一卷。《宋史》卷三四六有傳。

請獎進廉耻以厲風俗奏

紹聖元年

今日之患，莫大於士不知耻。願陛下獎進廉潔有守之士，以厲風俗。元祐進言者以熙豐爲非，今之進言者反是，皆爲偏論。願公聽並觀，擇其中而歸於當。《宋史》卷三四六《常安民傳》。

請辨邪正以破朋黨奏

紹聖元年十月

大臣不和於上，朋黨交惡於下，紛擊詆訐，虧損風俗。陛下姑務兼容，不明邪正曲直，則紀綱豈不日就陵遲？昔唐文宗初亦慨然有意於治，史稱儒雅恭儉，出於天性，故太和之後，朝廷號爲清明。惟以牛僧孺、李德裕二黨相攻，黑白不分，德裕之黨有鄭覃、陳夷行，僧孺之黨有楊嗣復、李班，同時並用，紛爭於前，唐祚遂衰。陛下若不辨邪正，則朋黨何時可破？牛李之禍，可不戒哉！《九朝編年備要》卷二四。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二七。

言河朔民災傷事奏

紹聖元年十二月

河朔流民，多因郡縣承望轉運司張景先風旨，遇訴災傷，曲有沮抑，使民無告。《宋會要輯稿》食貨五九之五（第六冊第五八四一頁）。

論林希不宜在史局奏

紹聖二年三月

希在史局八月，豈有端坐不下筆之理？況《實錄》成書，希同遷一官矣。比衆人皆得罪，希既置而不問，又復峻遷，偏私如此，何以服人？希蓋章惇之黨，爲惇謀客，惇之肆橫強狠，皆希教之。若不去希，朝廷必不安靜。天下，陛下之天下；予奪黜陟，陛下之操柄。奈何是非混淆，黑白不分，盡以付權臣乎？《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一〇六。又見《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一二，《宋代蜀文輯存》卷二七。

請重責中官裴彥臣奏

紹聖二年

事有情重而法輕者。中官豪橫，與侍從官相交結，同爲欺罔，此之奸狀，恐非法之所能盡。願重爲降責，以肅百官。《宋史》卷三四六《常安民傳》。

論蔡京姦狀奏

紹聖二年九月

姦足以惑衆，辨足以飾非，巧足以移奪人主之視聽，力足以顛倒天下之是否。內結中官，外連朝

士，一不附己，則誣以黨於元祐，非先帝法，必擠之而後已。今在朝之臣，京黨過半，陛下不可不早覺悟而逐去之。他日羽翼成就，悔無及矣。《宋史》卷三四六《常安民傳》。又見《九朝編年備要》卷二四，《宋史紀事本末》卷四六，《續資治通鑑》卷八四，《宋代蜀文輯存》卷二七。

論大臣唱紹述之說奏

紹聖二年九月

臣竊惟今大臣爲紹述之說者，其實皆借此名以報復私怨（一）。一時朋附之流，從而和之，遂至已甚。張商英元祐時上呂公著詩求進，其言諛佞無耻，士大夫皆傳笑之。及近爲諫官，則上疏乞毀司馬光、呂公著神道碑。周秩在元祐間爲太常博士，親定司馬光謚爲文正，及近爲言官，則上疏論司馬光、呂公著，乞斲棺鞭尸。陛下察此輩之言，果出公論乎？朝廷凡事不用元祐例，至王珪家蔭孫五人，皆珪身後所生，乃引元祐例許奏薦。近日講復官制，職事官不帶職，寄祿官不帶左右，至於權尚書侍郎，獨以林希、李琮之故，不復改易。如此等事，謂之公心，可乎？故凡勸陛下紹述先帝者，皆欲託先帝以行姦謀。謂他事難以惑陛下，若聞先帝，則易爲感動，故欲快恩讎、陷良善者，須假此以移陛下之意，不可不察。宣仁聖烈皇后甚得人心，前日陛下駕幸秦、楚國夫人第，澆奠及輟朝，并命敕葬，諸費從官給，人人無不歡呼。高遵惠爲侍郎，士論皆以爲當。聞吳厚向得罪，出於宣仁之意，近聞待制舍人再繳，而大臣尚欲再下。願陛下主張此事，以順人心。今權臣恣橫，朋黨滿朝，未嘗一

言及之，唯知論元祐舊事，力攻已去臣僚。臣荷陛下獎拔，不敢負恩，摧枯拉朽之事，臣實耻爲之。舉朝嫉臣，誣陷非一。臣賦性愚直，恐終不能勝朋黨之論，願乞外任以避之。《國朝諸臣奏議》卷一一九。又見《東都事略》卷一〇〇，《九朝編年備要》卷二四，《宋史》卷三四六《常安民傳》，《歷代名臣奏議》卷一五五，《宋史紀事本末》卷四六，《續資治通鑑》卷八四，《宋代蜀文輯存》卷二七。

〔二〕怨：原作「恩」，據《宋史》改。

論种誼生擒鬼章賞未稱功奏

紹聖三年

臣聞邊功有二。王者之德，如天之覆，如地之載，微至昆蟲草木，遠而戎夷蠻貊，皆被其澤，無彼疆此界之異。而因利乘便，入其土地，俘其人民，奪其城壘，此求利之功也，雖不賞可也，賞之不可厚，厚則生邊患。若夫背德負義，玩威入寇，焚毀民居，殺掠生聚，強據州郡，脅誘部族，結從連衡，窺伺中華，一旦竊發，噬臍何及？而能先敵鼓勇，出其不意，使敵不及拒，計不及施，此去害之功也，安可不賞？賞之不可薄，薄則沮士氣。往歲，西蕃董氈大將鬼章青宜結桀黠有智數。熙寧中，於踏白城誘陷洮西安撫、四方館使景思立全軍，漆其頭顱，爲飲酒器，人怨神怒。先帝嘗下募賞之令，厚捐金帛，命李憲圖之。凡十餘年，未有能稱詔旨者。元祐中，乃敢陰連西夏，誘結蕃首，約爲

內應。從之者十已八分。遂犯疆土，殺虜蕃戶，燒蕩其廬舍，掘發其窖藏，蹂踐其苗稼，斬伐其材木，遂據洮州，屠戮酋豪，無敢誰何。方是時，种誼守岷州，鬼章之兵已逼，岌乎如掛虎口。誼稟命於經略司，求出師者數矣，而劉舜卿以朝廷方休兵息民，恬不爲意。其後朝廷遣游師雄使熙河，而趙醇忠、郎結、包順、包誠之徒，灑淚泣訴，推心痛恨。師雄乃趣舜卿，然且猶豫累日，卒用誼謀。誼師既出，先命焚飛橋以斷蕃兵之路，把衝隘以絕傳報之音，卒能雍容靜密，生擒鬼章，獻之闕下。西夏五十萬之衆及境，聞之遂皆遁去。勳烈煌煌，誰與倫比？而廟堂之議，乃欲不崇邊功，爲安靜之策。不問其有去害奇功，非求利之比，概薄其賞。臣愚竊謂擒獲鬼章，誼實謀首〔一〕，親冒鋒鏑，功居第一。師雄不辱君命，能趣舜卿，俾用誼謀，功又次之。舜卿觀望勉從，功宜居下。而當時推賞師雄，自宣德郎、軍器監丞改奉議郎、陝西轉運判官，繼除校理，固不爲過。舜卿自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高州刺史，遂擢爲殿前都虞候、寧州團練使，其崇峻如此。而种誼乃自莊宅使，止遷西上閣門使、康州刺史，未足以稱其勳烈。先帝詔令具在，殺獲鬼章者，未仕人授諸司使。今朝廷正宜信賞，而酬誼止此，豈先帝詔令可以閣乎？抑賞可以不行乎？以爲邊功不足崇尚乎？則何以奏告裕陵，鬼章擒獻之日，百官聚見，四方馳表稱賀也？臣訪聞阿里骨囚溫溪心以附西夏，有吞併熙河之志。蕃部一搖足，則熙河非中國所有，蜀道亦有受敵之憂矣。人材之乏，未有甚於今日，而將帥之有威名者，惟种氏爲最著。臣愚竊謂宜於此時申白种誼前日之功，優加褒進，以勵將帥，則人皆知勸，而邊境無虞矣。《國朝諸臣奏議》卷九七。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一八八，《經世八編》卷六九，《右編》卷三八，《宋代蜀文輯

存》卷二十七。

〔二〕實：原作「吞」，據《經世八編》改。

貽呂公著書

元祐三年四月

善觀天下之勢，猶良醫之視疾，方安寧無事之時，語人曰「其後必將有大憂」，則衆必駭笑。惟識微見幾之士，然後能逆知其漸。故不憂於可憂，而憂之於無足憂者，至憂也。今日天下之勢，可爲大憂。雖登進忠良，而不能搜致海內之英才，使皆萃于朝，以勝小人，恐端人正士，未得安枕而卧也。故去小人不爲難，而勝小人爲難。陳蕃、竇武協心同力，選用名賢，天下想望太平，然卒死曹節之手，遂成黨錮之禍。張柬之五王中興唐室，以謂慶流萬世，及武三思一得志，至於竄移淪沒。凡此者皆前世已然之禍也。今用賢如倚孤棟，拔士如轉巨石，雖有奇特瑰卓之才，不得一行其志，甚可歎也。猛虎負嵎，莫之敢撓，而卒爲人所勝者，人衆而虎寡也。故以十人而制一虎則人勝，以一人而制十虎則虎勝，奈何以數十人而制千虎乎？今怨忿已積，一發其害必大，可不謂大憂乎？《宋史》卷三四六《常安民傳》。又見《少微通鑑續編節要》卷八，《宋元通鑑》卷四一，《宋史紀事本末》卷四三，《續資治通鑑》卷八〇。

吳郡圖經續記後序

元祐元年四月

昔揚子雲嘗有言：「仲尼多愛，愛義也；子長多愛，愛奇也。」予嘗患之。今記述類多，博收泛采，譬如廣塵大肆〔一〕，百物羣品，雜然陳列於前，而無所別異，此記述者之公患也。辭曹朱伯原，少以文學第進士，退居吳郡，博覽載籍，多所見聞，因爲《圖經續記》，以補缺遺。觀其論戶口，則繼之以教；陳風俗，則終之以節。至於辯幼玉之悲，正語兒之妄，紀譚生之譏，其議論深切著明，皆要之禮義。與夫牧守之賢，人物之美，事爲之善，凡前言往行有足稱者，莫不褒嘉嘆異，重複演說。信乎，所謂君子於言無所苟者！予每至伯原隱居，愛其林圃臺沼，逍遙自樂。及得斯記觀之，然後又愛其趣識志尚，灑然有異于人。使逢辰彙征，則其所摭發，豈易量哉！惜其遺逸沉晦，而獨見於斯記。故爲書其後，以待知伯原者。元祐元年四月十五日，臨邛常安民書。《吳郡圖經續記》卷末，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又見《吳都文粹》續集卷一，《宋代蜀文輯存》卷二七。（以上王曉波校點）

〔一〕大：原作「夫」，據《吳都文粹》改。

田 晝

田晝，字承君，陽翟（今河南禹縣）人。樞密使田況從子，以蔭爲校書郎。調磁州錄事參軍，知西河縣，有善政。元符中監京城門。以病歸許，建中靖國初，入爲大宗正丞。平生以氣節自勵，曾布數羅致之，不爲屈。請知淮陽軍，歲大疫，日挾醫問病者，藥之，染疾卒。《宋史》卷三四五《鄒浩傳》有附傳。

華清宮詞 一

帝將汰兮般樂，睠名山兮華薄。羌誰爲兮雲中，眇宮殿兮戍削。飛檐兮轆轤，繡栢兮錯稅。颺壁門兮鉤砌，承桂柱兮璇跋。梅有壇兮椒有苑，燠芳蓮兮水澹澹。晞組岫兮晃朗，建明珠兮直上。彤樓兮綠閣，瑤壇兮羽幄。犬羊兮西清，鹿得名兮山客。殷復殷兮夷城駕，繚復繚兮女墻下。儼龍旌兮鳳蓋，悅而明兮忽而曖。與女獵兮河曲，金爲羈兮玉爲勒。與女席兮天涯，霓爲裳兮羽爲衣。望夫君兮余思，樂不極兮告我以不歸。悵千秋兮若此，時不可兮屢得。《皇朝文鑑》卷三〇。

華清宮詞 二

有美一人兮心所歆，被姣服兮躡纖英。朝與出遊兮夜忘歸，山之樊兮羅百司。鉤膺兮陸續，五貴般兮相屬。沫驪駒兮驚寶軸，諸娣從之兮兩大國。犀屏兮象筵，墮珥兮委鈿。捐珠琲兮霧散，裊蘭氣兮冤延。霞冠兮翠珮，粲巾幘兮雲之際。合衆豔兮儵爚，轉清臚兮流涕。歛音兮眇眇，芳塵兮縹縹。騁秘樂兮天中，播鐘虞兮夾陳。龜盤兮羯鼓，塤箎高張兮紛紛。綿綿而來下，奄四海兮黷侈。君之心兮未已。邑里移兮朝會遷，光蕤蕤兮列貂蟬。顧文葆兮鼉鴈，悄不愕兮不言。障王座兮金雞，錫之帶兮十圍。夫人自秉兮美質，蹇何爲兮爾疑？《皇朝文鑑》卷三〇。

華清宮詞 三

浴芳華兮瑤池，待夫人兮未來。忽中變兮偃蹇，拓九關兮洞開。鬱勃兮駉駉，策駁駁兮奔螭。撝鉦鼓兮蔽野，戈鋌動兮拂霓。操吾矛兮反吾逐，兵接腋兮車接轂。帝順動兮將焉薄，屠雲駒兮徹豐屋。龍轡兮華輶，和鑾兮啾啾。擁周衛兮失次，旂旗紛兮九旂。臣鄰兮嬪御，佯攘兮載路。鈿扇兮榆翟，魚須笏兮赤纁舄。膳駕君兮透遲，憑余怒兮不夷。踈美人兮道曲，悵羽袖兮襪襪。朝弛鞅兮山

阿，夕流憩兮江澚。折瓊枝兮蕙茝，將以遺兮無所。歌汾寫兮悲秋，風邑邑兮余愁。歎與爾兮目結，心騷屑兮顧懷。《皇朝文鑑》卷三〇。

華清宮詞 四

天兵合兮讐羣兇，銷氛沴兮奏膚公。皇穆穆兮來歸，盍將款兮層宮？秋風兮颼颼，紅實兮離離。泯無人兮跡絕，敞紫殿兮金扉。霜霑庭兮月侵墀，蹇罌罌兮失玻璃。愴石榴兮激激，濯芳葩兮儼如昔。錦鳬兮繡鷺，思柔匹兮妍媸。溟海阻兮太息，魂之來兮秋之夕。涕瑩瑩兮增悲，敕所思兮爲余繫之。解幃袂兮玉體，謂芬馨兮可佩。捉而衽兮原中，遺而履兮行路。覽故處兮猶疑，徙丹楹兮延佇。

《皇朝文鑑》卷三〇。

華清宮詞 五

秣余馬兮脂余車，歲二月兮西南徂。登朝元兮騁望，興廢忽兮愁予。龍垆兮亹亹，清川兮瀾瀾。浮綠樹兮中天，非雲非烟兮眇如薺。蔚豐壤兮氣冲融，疇隴靜兮芳卉明。灼絃服兮雅豔，發組繪兮鮮榮。祥光兮繞繚紅霓，迴氛兮海收潦軼。咳語兮曾穹，薄飛鸞兮下眺。撫華清之巨麗兮，孰轉踵而失

之？望秦陵之坡陀兮，羌鬱鬱而蔽之。驪之山兮畢之原，丘纍纍兮草芊芊。諒前世兮俱盡，余又悲兮有唐。《皇朝文鑑》卷三〇。

謝賜元祐新編勅表

一成不變，君子所以盡心；百世可知，聖人所以救弊。道存損益，法有重輕。講求既合於大中，詳用必歸於至當。頒諸率土，賚及愚臣，祇荷寵光，伏增覲汗。伏惟太皇太后陛下躬任姒之德，秉堯舜之心。宣室齋居，既親於庶事；明光斷獄，乃止於數人。尚慮滋彰，務通貫變。俾之難犯而易避，蓋出惡殺而好生。克成幾措之風，誕布不刊之典。臣猥參近侍，誤簡清衷。顧此新書，亦蒙大賜。坦然明白，既無詳讞之疑；奉以周旋，期盡哀矜之志。載惟聖訓，永得家藏。《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七上。

祭王和甫文

惟公心符於跡，實稱其名。包含蘊蓄，見於力行。頃在并府，參訂機務。韓侯于宣，城彼西土，發民四萬，以踵其武。將臣依違，莫敢或悟。公曰不然，深入賊所。師干之用，茲亦焉取？振旅言

旋，書可插羽。毋空我師，祇以餌虜。我言有成，帝用嘉止。陟於陪屬，亦既顯仕。士有險膚，實人危機。媚彼技能，掇於文詞。童謠孺嚙，羣舌毛起。公獨營之，卒免於死。明明天子，從諫如流。爰屬星變，直言是求。敢謂臣鄰，不臧其謀。厚斂竭作，變則有由。擢尹王畿，剖煩折微。游刃砮騶，風颺霆飛。曾未百日，狴犴告空。夷人駭觀，邦史奏公。遺書上變，蔓延無辜。公摘其姦，弭於須臾。丘封萬計，終以不徙。請師文王，掩骼埋醢。乃發菟慝，乃治強梗。貴幸側目，權豪斂衽。遂躋丞轄，天子是毗。正人所倚，細民所腓。有夏多罪，天命徂征。鼠奔鳥竄，師老于行。皇帝震怒，載整其旅。簡期授材，恢我疆圉。內焉卿士，噤不一語。外焉方鎮，則惟所舉。公力如虎，公乃有陳。豈不來威，眷此下民。皇帝曰都，汝惟可信。一言罷師，天子神聖。其惠伊何？曰蠲其逋。其恕伊何？曰緩其獄。忠烈允著，仁風載穆。孰是勲庸？而不公屬。法吏沾沾，吹毛刻骨。陵藉衣冠，狐麇豕突。有如公者，致於彈文。竟坐婪墨，廢其終身。粵僦在下，實公貽耻。勿俾堙沉，式穀以位。熾佞截截，心折膽落。嫉公居中，肆是讒譎。出領大邦，曰昇與青。周旋揚雍，晚殿于并。政尚寬大，存鰥弔惇。肆靖我境，其隱如城。公在帷幄，恩威延延。彼蠢者羌，毋敢犯邊。施及卒伍，以至降虜。祝公百年，稽顙蹈舞。胡爲遇疾，奄見殂歿。疇昔起之，以定王國。於皇聖君，誰適謀矣。哲人云亡，梁木隳矣。蚩蚩之氓，靡所依矣。街祭巷泣，嗟何及矣！維昔不肖，往官江濱。龍褰鳳翥，始見偉人。平生知己，世無擬倫。執手上堂，得於逡巡。匪惟知之，抑又存之。保釐我躬，燕及其私。自時契闊，亦復流離。川塗阻越，夢寐懷思。旌旆北來，言適太鹵。迎拜霍丘，笑言如故。恩斯閔

斯，公意愈隆。引寘幕府，獻醕從容。謂公壽康，歸相天子。乃今冥冥，聲采頓委。大明在上，品物在下。巍巍堂堂，遽即長夜。我心傷悲，公葬有期。念非古人，懷祿在茲。旒車髣髴，與公永違。致彼薄奠，有愧公知。嗚呼哀哉！《皇朝文鑑》卷一三四。（以上曾棗莊校點）

書與賈明叔書後呈崔德符〔二〕

此書成，與諸弟讀之，相對悲不自勝。嗟乎，身長七尺，氣塞天地，不能飽一母。富家僮僕，厭飫粱肉，吾道非耶？奚爲而至此？然折節售文章，真鄙夫事。此書遲遲未投，尚惜此也。其勢正如提孤軍，薄堅敵，矢窮力盡，餉道不繼，伏兵又從而乘之。當是時，不折北者鮮矣，公其籌之。《皇朝文鑑》卷一三一。（曾棗莊校點）

〔二〕作者原署田畫。田畫字文初，歐陽修（一〇〇七——一〇七二）于景祐三年二十九歲時貶官夷陵，曾作《送田畫秀才省親萬州序》，可知畫與修同時。而賈明叔即賈易，崔德符即崔鷗（一〇五七——一二二六），其活動均在北宋後期。因此，此文不可能爲與歐陽修同時之田畫所作。或爲另一田畫，或「畫」爲「畫」之誤。今附于此以待考。

李彥弼

李彥弼，字端臣，廬陵（今江西吉安）人。哲宗、徽宗朝任桂州郡僚。見所收文中所叙。

跋閭立本十三帝圖

太宗與侍臣泛舟春苑池，見異鳥闕與波，上悅之，詔坐者賦詩。闕本狀閭外，傳呼畫師。閭立本是時已爲主爵都尉郎中，俯伏池左，研吮丹闕望坐。公差悵流汗，歸戒其子曰：「吾少闕書文闕不減儕輩，今獨以畫見名，與廁役闕曹，慎勿習。然性所好，雖被訾屈闕不能罷也。」時姜恪以戰功擢左相，故時人有「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馳譽丹青」之嘲。余以謂德藝兼足，亦闕愧。大觀丁亥孟秋，李彥弼端臣屢觀。《平津館藏書畫記》卷三，清刻本。

湘南樓記

上登位之明年，以直龍圖閣詔寵桂州經略安撫程公，所以獎忠勤、厲勳閥也。公初以新天子即大

號，未及陛見，仰窺清光，而遠守藩城，廼嬰嘉命，德上之賜，頓首感榮。惟是庶幾夙夜恪共厥職，而公於府事，無問巨細，咸與區處。邊陲晏休，鈴齋多暇，顧無足以攄胸懷者。而公默恢遠慮，謂桂西南會府，所以爲襟帶海、用兵遣將之區。然自皇祐中，儂賊噬邊，朝廷始大城桂，故其隍池樓櫓之列，有環鴻侈麗之勢。閱歲滋久，城東之門，柱欹綴頽，棟桷腐撓，卑陬褊迫，甚非所以爲邊庭壯觀也。公廼因舊基而鼎新之，運修城之金，哀羨戍之卒，搜山庀材，以其心匠，授內殿承制兵馬都監和議，俾董厥功。惟議精覈經營，贊明巧思，初無擾紛，土木告辦。興於建中靖國之秋，成於崇寧初元之夏。下拔峻墉，上聳麗譙，霍若雲興，俄而山峙。甍簷牙以挂斗傍，縈欄楯以躍林杪。頽糊丹綺，與朝日爭輝；高牖疎櫺，與游氛襲氣。觀者忡愕，謂是功不訾矣。工既落成，文武賓士，咸列在席，飲酣，公舉觴屬廬陵李彥弼曰：「茲樓揭孽，輪囷，壓百雉之紆餘，爽豁空濛，睇千里之超忽。平開七星之秀峰，旁挐八桂之遠嶺，前橫灘江之風漪，後涌官府之雲屋。環以羣山，疊衆皴而昂孤騫，若神騰而鬼趯，若波駭而龍驚，茲亦勝概之絕倫者矣！昔之賦客詩人，咸指桂林爲湘水之南，嘗試以湘南命焉，子其爲我摘藻而碑之，惠茲樓爲不朽，可乎？」彥弼敬復公曰：「昔李太白人中仙才，而以不識韓荆州爲羞；韓退之天下文伯，而以不到滕王閣爲恨。蓋概夫心賞之難遭也。今僕之來，藉碧幢之餘蔭，踵珠履之後塵。時爲高明之遊，寫凡襟而寓遙矚，關飛動而接混茫。摻毫振英，與山川淑靈相爲友朋，斯豈尋常之遇哉！夫氣象之優嘉，此亦造物之所深惜也。然其有所謂神龍之洞淵，真仙之窟宅，名山巨川，往往出於遐州渺邑之陋，幽林哀壑之荒，軌迹不得而經者，此亦物象之

不幸者也。今湘南之景，駿騁雄張，環輳城郭，而烟雲之變化，風月之朝昏，千態萬狀，惟公以一樓臨之，倚檻轉瞬之頃，盡得於睂睫之間。則雖使造物欲韜光匿奇，秘藏而惜之，烏可得哉！公識量虛明，禮賢揚善，髦俊之士，翔集府下，號爲冠蓋之盛，則公之睠睠於茲樓，豈造物者特所以露怪變之豪而侑觴詠之樂。因復系之以辭云：

偉桂林之通都兮，邈三湘之嶺南。空蠻陬而轄海疆兮，儼帥居之潭潭。轡昌黎之高篇兮，江山羅帶而玉簪。繫銜命而來遊兮，若仙登而鸞驂。邁我聖朝之天覆兮，烏奔猱讐而亂戢。戢戈甲而燭氛埃兮，曾弗勞於韜鈴。嘉龍閣之程公兮，擁藩旄而笑談。疊清威而抗稜兮，洗蠻貊而律貪。挾五春於蕃宣兮，承皇流而布澤涵。奢樓觀以壯厥武兮，屹飛甍之以耽。壓城椒而四瞰兮，籠景象而錯參。博翠壁而攬秀色兮，駭造化之剡鑱。駟蒼螭而駕青虬兮，歎層穹而仰巉。穴來風而巖隱龍兮，驚靈窟之空嵌。羌連拳而蔽虧兮，憑七星而倚神擔。墉峻脚以插紫洲兮，匣清漪於玉奩。捫太虛而梯天兮，超惚恍於囂凡。雅風餐而雲卧兮，灑蠓蠓於拱簷。羅賓尊而虹吞兮，醺簪裾而醉酣。仰我公之興復不淺兮，躡風御而薄冰蟾。媿無倚馬之仙標兮，爲我公翻墨海而搜潛。排閭闔而掀滯淫兮，剖鬱紆於前瞻。雖越吟楚奏而忘異鄉兮，仲宣依劉而知恬。寄窮通於塵垢之外兮，探虛無曠莫於周蚬。嗟景物之戀賢牧兮，遑卹主人之留淹。望堯雲於慶霄兮，接何時而晝三。冀我公之橫槊兮，拱凝旒於邃嚴。風流千載茲樓兮，桂人志德以無厭（二）。嘉慶《臨桂縣志》卷一八。又見《方輿勝覽》卷三八，《桂勝》卷四，《粵西文載》卷三〇，《八瓊室金石補正》卷一〇八，

《粵西金石略》卷五，《金石續編》卷一七。

〔二〕《桂林石刻》後署：「崇寧元年壬午四月辛丑日，廬陵李彥弼記，華原周冕書，鄱陽程鄰篆額，渚宮張灌立石；朝議大夫直龍圖閣、權知桂州、充廣南西路兵馬都鈐轄、經略安撫、上護軍鄱陽程節。」

建築隆兌州記

蓋聞天子有道，守在四夷。中國有聖人焉，靈承駿命，體道以光臨，旋斡乾坤，籠絡宇宙。執象而天下往，守樸而萬物賓，殊類稽首，遐陬嚮風。圖山川以爲吾疆理，闡墉壑以爲吾金湯。糾種族以肩聖氓，屬梯航以翺壽域，茲固其所。皇宋重熙八葉，聖人秉至，一照太清，敷皇猷，霽睿渥，文聲之所陶沐，義威之所馭沓，薰華被夷，雲潤星暉。鳳儀獸舞，亘尺寸之堪輿，罔不轡日月之榮光，釀陰陽之溥和，鼓舞乎風霆之震薄，瞻仰乎河漢之昭回者矣。夫蠢讎大邦，載厥《詩雅》，噬螫吾鄙，創痍吾民，茲浩古所病也。廼今屈膝欵塞，籍疆請吏，顧無驚邊而杞士，廼有干城而固圉，豈不端爲盛時休。謹按邕州，左江化外溪峒所列州縣，株蟠帶縈，環接外界，中聯省地，如自、杞、寬、樂、馬、蒿等州，綴夜郎、牂柯、巴蜀之境，西連大理，南徹交趾，旁介毗那，遙距南詔，其餘波羅壇諸蕃，錯以犬牙，繚以鼠穴，采探其淵而僧之，凡爲州縣四百五十餘區，幅員幾周萬里。雨臯煙蕪，土

壤毛沃，饒桑、麻、穀、粟之資，毓金、銀、銅、鐵之寶，夥氈、毯、布、馬之貨，樵蜜、麝、鹽、砂之商。氣候得中，無瘴厲嵐瘴之淫苦；風聲差爽，有塗路言語之交通。厥民以忠義信好相尚，刻竹火書以爲要結。然而其人常脇息苟安，不能自嬉，其生何耶。蓋緣瓜剖豆祔，自相長雄，狷凶獷黠，更鑢千而胥魚肉，汹汹匪寧，厥居惟是，傾心企踵，仰思聖人之國，願爲王者之民。神宗元豐之化，浹洽炎海。當是時，諸蠻已啓納土歸順之志，聖上纘烈考之睿明，恢無外之神化，嶺海之裔，斑駁之宗，競輸誠而僊招納，願入貢而即羈縻。於是武經大夫、權知賓州黃遠，政和三載閏四月，抗章以鋪建闢之功，條利害之源，謂無染鍰，拓土無倪，遂乘機會，揉以德意，疏以利門，拔而翕之，酋豪靡然，操銅印者五十餘枚，以爲贅驗。經略安撫司剡狀以聞，而公卿總議，以謂來莫禦，去勿追，三代所以待四夷也。彼自挈而來，吾因撫而有，此不忘遠無此疆之義也。聖上訪道空同、具茨之麓，凝神蜩蛸、螻獲之虛，曠然以天下爲度，一視而同仁。廟堂之上，論道宗工，乞言大老，夾宸極而幹鴻鈞，聚元精而裨至德。一心既協，萬國自寧，廼詔以集賢殿脩撰、鄱陽程公鄰知桂州，行經略安撫司事。程氏世抱忠孝，爲時聞家，先政寶文公帥桂垂十稔，威勳兼茂，羣蠻讐伏。脩撰公挺奇龐闕艾之資，負顯允塞淵之器，是爲寶文公子矣。遭遇聖知，來繼父政，光開將閫，三十餘城，兵民重寄，端在掌握，夙夜匪遑，蘊忠宣謀，圖以報上。於是詔漕臺憲司、常平使者，戮力億貲，以襄厥役，命廣州觀察使黃璘同叅措置，忠州團練使李坦專提統制。衆髦並奮，據其要衝，建築二州五砦，畚插雲甕，板杵雷動，衆心成城，百雉俄踴。首功於政和四年甲午之冬，迄績於政和五年乙未之春，凡所錄

州、縣、鎮、洞、村、團、隘一千三百七處，丁口五十七萬四千一百餘人。鼎收賦稅金穀氈馬等物，每歲各以一千六百有奇爲定式，納土渠長，各補授印，官班爵秩，寵以衣襖冠帶。新民繫職方籍者，以鹽綵牛酒充其犒賚，聖恩涵濡，遠情大震。興隆山置州，賜名隆州；萬松坡置州，賜名兌州。五砦以金斗、鳳憐、安江、思玉、朝天名之，二屬縣以興隆、萬松名之。樓觀岩堯，溝池濬清，充實府庫，開設學校，去馬來牛之混同，障烽亭鼓之滅卧，盤石鞏固，永爲邊藩。於戲偉哉！茲豈人力，蓋天相之也。昔伏波將軍馬文淵提軍深入，極九真交趾之境，聳銅柱以標漢界，想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然而師老財匱，僅以立功，猶足以抗威稜而輝竹帛。今都督程公遵廟算，研將略，碧油垂陰，裘輕帶緩，寸兵不試，斗糧無擾，而飈馳席卷，炎區底定，豈非說《禮》《樂》、敦《詩》《書》明効耶？夫中國，太陽也，四夷，衆陰也，陽動而陰趨；中國，腹心也，四夷，手足也，腹心固而手足舉。聖人在上，四夷綏懷，自爲守邊，此蓋衆陰之順太陽、手足之應心腹也。大通天下一氣也，聖人假以精真，變以和平，則狼心易慈，鴉音變好，混爲一致，還於道樞，蓋聖人法天，天道不可知善勝故也。夫有苗弗率，舞干羽而格之，干雖爲自衛之兵，未免乎執兵器以示人也。氏羌之畏，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未免乎宣威以服人也。崇國不庭，因壘而降之，未免乎乘其壘而後降服也。南征蠻荆，馬鳴蕭蕭，雖動而靜，旆旌悠悠，不疾而速，有聞無聲，未免乎攘夷狄而復境土也。聖上處事法宮，與道爲謀，雲行而雨施，神動而天隨，茲所以端拱一堂之上，而四方萬里之遠，無不景從者，與都督程公有美弗居，撝謙不伐，適緣文囿，博有詞人，雖慚請纓之傑，敢効勒銘之英。抽毫進牘，以

命仲宣，將以揚閔休於一人，垂景鑠於萬年。辭曰：

鴻區塊北，中運宸極，樞八紘兮。聖執大象，旁燭霄堦，燦日星兮。攝蠻括夷，大同溟滓。蕩無名兮。聖皇睿知，道通爲一，照大清兮。南陬烜赫，朱方爛兮。蠻潛獠宅，續判渙兮。齧陞斧氓，將綬海兮。皇文聖武，夙徠遠兮。道滂德彌，鏗韶率舞，洞炎方兮。冠椎帶卉，狼遷鴟革，吮羶香兮。卷疆曳踵，警嚴邊柝，拱天光兮。遂荒駱越，亘遙屏兮。戈韜弧戢，揉羣獷兮。芒芒賡域，囊土境兮。天子萬齡，燕龜鼎兮。《桂林石刻》。又見《粵西文載》卷二二，嘉慶《廣西通志》卷二二〇。

八桂堂記

湘水之南，粵壤之西，是爲桂林。秦以郡置，唐以管分，遙制海疆，旁控谿峒。宿兵授帥，襟喉二十有六州，巍然爲會府，蓋承聖宋之御圖也。堯仁舜恩，覆被無外，黠獠効順，帥徒弗勤，而邊境自拓，期民樂其業而安其生，喜見太平官府，故桂邦之俗，歲時載榼提醪，口簫腰鼓，以遊遨燕賞爲事。然而群山蜿蜒，環輳郭郭，幽巖邃壑，窮欄密檻，多栖於烟嵐風磴之外，不足以容邦人車蓋之盛，輿情患之。龍圖閣鄱陽程公，自紹聖四載擁旄開府，今閱五春矣。公淵淪胸襟，恬澹壇宇，闔闢權謀，不運聲氣而威揚澤霑，瘴塵消廓，卧鼓邊亭。於是裘輕帶緩，時爲逍遙遊，因欲以豁邦人鬱紆

之情。乃度州治東北隅有隙野焉，蘭皋蕪原，陂陀軒霍，萬景獻秀，可以圃而堂之。爾乃薙莽斷榛，掃除猩獠鰕鼬，所以嘖風嘯雨之區，而爲穹臺曲榭，崢嶸環麗之觀，獨秀屹其孤，伏波業其偉。前繚以平湖，爲菰蒲菡萏之境；中闢以廣庭，爲車騎樂舞之場。右峙迎曦，以賓朝暾；左開待月，以呼夕魄。山川滿目，桃李成蹊。鋪遲日以采繁，激光風而轉蕙。而封植丹桂，爲蒼蒼之林，散蟾窟之天，馨飄薄於几席之間，是爲八桂堂也。輪吸清漪，筒奔迅注，泛蘭舟而載雕觴，環嘉賓而算醇醪，是爲流桂泉也。鑿芳沼而聳中洲，叩淺欄而數遊鱗，翛然有濠上之趣，不減惠莊之真，是爲知魚閣也。因岡爲臺，憑高徙倚，蘸波影於簷楹，漱灘聲於眉宇，而峻以青瓊，盪空而嬉，士女喧咽，心醉物華，不知珥墮而簪遺，是爲熙春臺也。公乘休暇，則驅貔貅、抗幢旆，引賢士大夫而來遊，相與傲清晝、擷芳鮮，酌桂漿之金波，浮先春之玉乳，投驍壺而敲芳杵，西晷頽光，鳴珂而歸。夾道之人，仰公高致，邈在物表，謂公雍容燕衍，坐鎮數千里於尊俎之上，若將與民相忘者，雖山季倫之醉習池，羊叔子之登峴山，風流之敏妙，僚侶之英華，未足多謝。彥弼乃招稠人而語之曰：「爾知公之所以遊乎？夫君子長者之於人，未有不先同其憂而後同其樂者。蓋數炊秤爨，足以享己而不足以享人，此小知之士，所以長見笑於大方之家。公之帥桂也，明政事、練甲兵，銷患未萌而人無駭興之變，此先同其憂也；公之闢圃也，敞扉通途，無隔塞之禁，而不忍擅一身之私，此後同其樂也。惟憂樂與斯人共之，是爲公所以建八桂之意歟？」於是衆口嗟咨，感公盛德。謂山可泐、川可涸，斯堂之景，豈有既乎？雖然，景則無時而盡，公則有時而去，一日歸拜明光，密侍嚴凝，則吾人思公之心，亦豈有既乎？願

得公之文，以紀無既之景，垂無既之思。僕曰：「公手植八桂於堂之砌，異時公歸在朝，爾邦之人，擁翠幹而培深根，徘徊撫翫於濃陰之下，想風采而詠芳馨，期爲勿剪之千齡，則是真甘棠之思也，顧吾之文，亦何與哉！」謹記。嘉慶《廣西通志》卷二二二，嘉慶二十五年本。又見《粵西文載》卷三〇，《方輿勝覽》卷三八。

清秀山題名

欲騎日月，超然之韵，端臣獨游。《桂林石刻》。

栖霞洞題名

曹聖延、李端臣躩雲蹬摩星魁，倚筇少憩于此。丁酉七夕前三日游。《桂林石刻》。

冷水巖銘

嵌竇栖霞，敞虛轉杓。左驂鸞翼，右耳鳳簫。爽排酷烈，境邈氛囂。靜者多妙，於焉消搖。政和

丁酉秋蟾圓節，曹聖延、李端臣傲署。《桂林石刻》。

帥座龍閣程公喜神讚

玉立千仞，陂汪萬頃。神抱天倪，明韜內景。卷舒幄籌，闔開蠻嶺。聲纏鬪南，功篆金鼎。《桂林石刻》。又見《桂勝》卷四。（以上向以鮮校點）

全宋文卷二五六四

何去非 一

何去非，字正通，建州浦城（今福建浦城）人。喜論兵，累舉進士不第。元豐五年特奏名，召對稱旨，除右班殿直、武學教授。遷左侍禁、武學教諭，使校兵法七書，尋擢武學博士。元祐四年，以蘇軾稱薦詔加承奉郎。歲餘，出爲徐州教授。秩滿，知富陽縣。課最，改通直郎、通判滄州。又除司農寺丞。求外補，遂通判廬州。卒，年七十三。所著有《何博士備論》四卷（存）、《三備略講義》六卷、《司馬法講義》三卷、《文集》二〇卷。見王洋《東牟集》卷一四《隱士何君墓誌銘》，民國《福建通志》總卷三九文苑傳卷三。

《何博士備論》現存版本多種，其中以明穴硯齋抄本（簡稱穴本）爲最早。今以光緒元年崇文書局刊百子全書、傅增湘校本爲底本，以穴硯齋抄本、黃廷鑑校清抄本（簡稱黃本）及其他各本參校。其《鄧禹論》據黃本補入，收文凡二十七篇，仍分爲四卷。

六國論

秦得所以并天下之形，而天下遂至於必可并，六國有可以拒秦之勢，而秦遂至於不可拒者，豈秦爲工於斃六國耶？其禍在乎六國之君自戰其所可親，而忘其所可讎故也。秦之爲國，一而已矣，而關東之國六焉。計秦之地，居六國五之一，校秦之兵，當六國十之一。以五一之地、十一之兵，而常擅其雄強以制天下之命者，由其據形便之居，俯扼天下之吭，而蹈其膺臂於足股之下故也。使六國之君知夫社稷之實禍在秦而相與致誠締交，勦力以擯秦，即秦誠巧於攻鬪，則亦何能鞭笞六國，使之駢首西嚮而事秦哉，又況得以一一而夷滅之也！蓋其不知慮此，凡所以早朝而晏罷者，皆其自相屠斃之謀，此秦所以得收其弊而終爲所擒也。蓋六國之勢，莫利於爲從，莫害於爲衡。從合則安，衡成則危，必然之勢也。方其爲從於蘇秦也，秦人不敢窺兵函谷關者十五年。已而爲衡於張儀，而山東諸侯歲被秦禍，日割地以求事秦之權，卒至於地盡而國爲墟。六國固嘗收合從之利矣，然而終敗於爲衡之害者，其禍在乎自戰其所可親而忘其所可讎故也。所謂戰所可親、忘所可讎者，秦人稍蠶食六國而并夷之，則關東諸侯皆與國也。宜情親勢合，以謀抗秦。然而齊、楚自恃其強，有并吞燕、趙、韓、魏之志而緩秦之禍；燕、趙、韓、魏自懲其弱，有疑惡齊、楚之心，而脅秦之威，是以衡人得而因之散敗從約。秦以氣恐而勢喝之，故人人震迫，爭入購秦，惟恐其獨後之也。曾不知齊、楚雖強，不足以

致秦之畏，而其所甚忌者，獨在乎韓、魏也。韓、魏者，實諸侯之西蔽也。勢能限秦而使之無東。秦苟有以越之，我得以制其後，此秦之所忌。使齊、楚、燕、趙審夫社稷之實禍在秦，而知韓、魏之爲蔽於我，委重國而收親之，固守從約，併力一志，以讎虎狼之秦，使其一下兵於六國，則六國之師悉合而從之，則秦甲不敢輕越函谷，而山東安矣。或曰，韓、魏者，秦之錯壤也。秦兵之加韓、魏也，戰於百里之內；其加於四國也，戰於千里之外。韓、魏之致秦兵，近在乎一日之間，而其待諸侯之救，乃在乎三月之外。秦攻韓、魏既勝而歸休兵^(一)，則四國之乘微者尚未及知也。今徒執虛契以役韓、魏，則秦人固將疾攻而力蹙之，是使三國速被實禍，而齊、楚、燕、趙反居齒寒之憂，非至計也。噫，齊、楚、燕、趙之民裹糧荷戟以應秦敵者，無虛歲也，然終不能紓秦患於一日。四國誠能歲更各國之一軍，命一偏將提之以合戍韓、魏而佐其勢，則是六國之師日萃於韓、魏之郊，仰關而伺秦。秦誠勇者，雖日辱而招之，固不輕出而以腹背支敵矣。夫蘇秦、張儀雖其爲術生於揣摩辨說之巧，人皆賤之，然其策畫之所出，皆足以爲諸侯之利害而成敗之。蓋蘇秦不獲終見信於六國，而張儀之志獨行於秦，此六國之所以見并於秦也。嗟乎！使關東之國裂而爲六者，豈天所以終相秦乎！向使關東之地合而爲一，以與秦人決機於韓、魏之郊，則勝負之勢蓋未可知。使齊能因其資而遂并燕、趙，楚能因其資而遂并韓、魏，則鼎足之勢可成。以其爲國者六，是以秦人得以間其權而離其交，終於一一而夷滅之。悲夫！

《何博士備論》卷上。又見《唐宋名賢確論》卷四，《歷代名賢確論》卷三六。

〔二〕勝：原缺，據黃本補。

秦論

兵有攻有守，善爲兵者，必知夫攻守之所宜。故以攻則克，以守則固。當攻而守，當守而攻，均敗之道也。方天下交臂相與而事秦之強也，秦人出甲以攻諸侯，蓋將取之也。圖攻以取人之國者，所謂兼敵之師也。及天下攘袂，相率而叛秦之亂也，秦人合卒以拒諸侯，蓋將却之也。圖拒以却人之兵者，所謂救敗之師也。兼敵之師利於轉戰，救敗之師利於固守，兵之常勢也。秦人據崤函之阻以臨山東，自繆公以來常雄諸侯，卒至於并天下而王之，豈其君世賢耶，亦以得乎形便之居故也。二世之亂，天下相與起而亡秦，不三歲而爲墟。以二世之不道，顧秦亦何足以亡？然而使其知捐背叛之山東，嚴兵拒關，爲自救之計，雖以無道行之，而山西千里之區，猶可歲月保也。不知慮此，乃空國之師以屬章邯、李由之徒，越關千里以搏寇，而爲鄉日堂堂兼敵之師，亦已悖矣。方陳勝之首事，而天下豪傑爭西嚮而誅秦也，蓋振臂一呼而帶甲者百萬，舉麾一號而下城者數十，又類皆山林崛起之匹夫，其存亡勝負之機取決於一戰，其鋒至銳也。而章邯之徒不知固守其所，以老其師，乃提孤軍、棄大險，渡漳踰洛，左馳右驚，以嬰其四合之鋒，卒至於敗，而沛公之衆揚袖而下控函關。雖二世之亂足以覆宗，天下之勢足以夷秦，而其亡遂至於如此之亟者，用兵之罪也。夫秦役其民以從事於天下之

日久矣，而其民被二世之毒未深，其勇於公鬪、樂於衛上之風聲氣俗猶在也。而章邯之爲兵也，以攻則不足，以守則有餘。周文常率百萬之師傳於戲下矣，章邯三擊而三走之，卒殺周文。使其不遂縱以搏敵，而坐關固守，爲救敗之師，關東之士雖已分裂，而全秦未潰也。或曰：七國之反漢也，議者歸罪於吳、楚，以爲不知杜成臯之口，而漢將一日過成臯者數十輩，遂至於敗亡。今豪傑之叛秦，而罪二世之越關轉戰，何也？嗟夫！務論兵者，不論其逆順之情與夫利害之勢，則爲兵亦疏矣。夫秦有可亡之形，而天下之衆亦銳於亡秦，是以豪傑之起者因民志也，關東非爲秦役矣。漢無可叛之釁，而天下之民無志於負漢，則七國之起非民志矣，天下皆爲漢役者也。以不爲秦役之關東，則二世安得即其地而疾戰其民？以方爲漢役之天下，則漢安得不趨其地而疾誅其君？此戰守之所以異術也。昔者賈誼、司馬遷皆謂使子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則山西之地可全而有，卒取失言之譏於後世。彼二子者，固非愚於事機者也，亦惜乎秦有可全之勢耳。雖然，彼徒知秦有可全之勢，而不知至於子嬰，而秦之事去矣，雖有太公之佐，其如秦何哉！《何博士備論》卷上。又見《皇朝文鑑》卷一〇〇，《唐宋名賢確論》卷四，《歷代名賢確論》卷三二，《經世八編》卷一三七，雍正《陝西通志》卷九四，乾隆《西安府志》卷七一。

楚漢論

王天下者，其資有三：有以德得之，有以力并之，有以智取之。得之以德者，三代是也。并之以

力者，秦人是也。取之以智者，劉漢是也。蓋以力則不若智之勝，以智則不若德之全。至於項羽之爭天下也，其所執者爲何資耶？德非羽之所得言者矣，其於智、力之資又皆兩亡焉。而後世之議乃曰，項羽其亦不幸遇敵於漢，而遂失之。嗟夫！雖微漢高帝，而羽之於天下固將失之也。漢王之於智蓋疏矣，以其能得真智之所在，此所以王；項羽之於力嘗強矣，以其不知真力之所在，此所以亡。彼項羽以百戰百勝之氣蓋於一時，手裂天下以王豪傑，而宰制之，自以天下莫能抗也。觀其所賴以爲資，蓋有類乎力者矣。雖然，彼之所謂力者，內恃其身之勇，叱咤震怒，足以威匹夫；外恃其衆之勁，搏拚決戰，足以吞敵人而已。至於阻河山、據形便，俯首東瞰，臨制天下，保王業之固，遺後世之強，所謂真力者，彼固莫或之知也。是以輕指關中天險之勢^{（一）}，燔燒屠戮，以逞其暴，卒舉而遺之二三降虜，反懷區區之故楚，而甚榮其歸，乃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誰能知」者，此特淺丈夫之量，安足爲志天下者道哉。後之數羽之罪者皆曰，奪漢王之關中，負信義於天下，此所以亡。嗟夫！使項氏無意於王，而徒奪漢王之關中，則謂其得罪於區區之信義可也；如其有意於王而奪之，是得計也。惟其知奪而不知有，此所以亡耳。古者創業造邦之君而爲是之爲者，可勝罪哉？韓信未釋垓下之甲，而高祖奪其兵，不旋踵而又奪其齊。然而智者不非而義者不罪者，以其爲天下者重，而負人者輕故也，是以不顧意氣之微恩，而全社稷之大計也。漢高祖挾其在己之智術，固無足以定天下而王之，然天下卒歸之者，蓋能收人之智而任之不疑也。夫能因人之智而任之不疑，則天下之智皆其資也，此所謂真智者也。又其所負者帝王之度，故於其西遷也，則曰：「吾亦欲東耳，安能悒悒久居此乎！」

此其與項羽異矣。雖然，使無智術之士以主其謀，則天下之事亦去矣。方其入關，乃封秦府藏，還軍霸上，其畫婉矣，乃怵於妄議，一旦拒關，無納東兵，以逆其衆集之鋒，幾不免於項氏之暴。使遂卑而驕之，當能徐徐拱揖以得項王之懽心，奠枕而王關中，撫循其衆，徐爲後圖，則天下不足定矣。幸而猶獲漢中之遷，因思歸之士，并三秦，定齊、趙，收信、越，以與項王親角者，數歲僅乃得之。向使項羽據關而王，驅以東出，使與韓、彭、田、黥之徒分疆錯壤，以弱其勢，則關東之士尚可得兼哉？信乎！王者之興，固有所謂驅除者也。《何博士備論》卷上。又見《唐宋名賢確論》卷四，《歷代名賢確論》卷三八。

〔二〕指：疑當作「捐」。

晁錯論

古者持國任事，有四臣焉：杜患於未兆，弭菑於未形者，賢臣也。禍結而排之使安，難立而戡之使平者，功臣也。國安矣，挈而錯之危；世治矣，汨而屬之亂者，非愚臣即姦臣也。蓋姦臣之不足者忠，愚臣之不足者知。忠、知不足而持國任事，禍之府也。昔者，晁錯嘗忠於漢矣，而其知不足以任天下之大權也。是以輕發七國之難，而其身先戮於一人之言，可不謂愚乎？彼錯者爲申、韓之學，銳

氣而寡恩，好謀而喜功之臣者也。自孝景之居東宮，而錯說之以人主之術數也，固已智寵之矣；及其即位，而以天下聽之。彼挾其君之以天下聽之也，欲就其所謂術數之效，是以輕爲而不疑，決發而不顧，卒以憂君危國，幾成劉氏之大變。而後世之士猶或智之，獨子雲乃謂之愚。子雲之愚錯也，非以其智不足以衛身而愚之也，亦以其不能杜七國未發之禍而故趣之於亂也。東諸侯之勢誠強矣，強而驕，驕而反，其理也。然而束之而使無驕，御之而使無反者，豈固無術耶？而錯之策曰：削之不削，皆且反也，削之則反速而禍小，不削則反遲而禍大。是錯之術無他，趣之以速反而已。錯之所謂禍小者，以吾朝削其地而暮得其民故也。安有數十年拊循之民，一旦而遂不爲之役也？吳王所發五十萬之衆者，皆其削郡之民也。連七國百萬之師，西嚮而圖危關中，乃曰禍小者，真愚也！夫七國之王，獨吳少嘗軍旅，爲宿姦故惡，其六王皆驕夫孱穉，非有高材絕器，挾智任術足以就大計者，其謀又非前締而宿舍之也。今一旦徜徉相視而起，皆吳實迫之，欲并以爲東帝之資耳。當孝文之世，漣之不朝發於死子之隙，而反端著矣，賈誼固嘗爲之痛哭矣。然而孝文一切包匿，不窮其姦，而以恩禮羈之，是以迄孝文之世三十餘年而漣無他變也。漣之反於孝景之三年，而其王吳者四十三稔矣。齒髮固已就衰，而鄉之勇決之氣與夫驕悍之情、窺覬之姦皆已沮釋矣。今一旦奮然空國西嚮，計不反顧者，漣豈得已哉，有錯之鞭趣其後以起之也。昔高帝之王漣者三郡，且南面而撫其國者四十餘年。錯之任事，一旦而削其二郡，楚、趙、諸齊皆以暗隱微慝奪其封國之半，彼固知其地盡而要領隨之，是以出於計之無聊，爲一決耳。向使景帝襲孝文之寬假而恩禮有加焉，而錯出於主父偃之策，使諸侯皆得以其封

地分侯支庶，以弱其勢，則漚亦何事乎白首稱兵，冀所非望，而楚、趙、諸齊不安南面之樂，而甘爲漚役也？吳王反虜也，固天人之所共棄，未有不至於敗滅者，然亦幸其未爲曉兵者也。使其誠曉兵，則關東非漢有，而錯之罪可勝戮哉？方漚之起也，其謀於宿將，則曰必先取梁，其謀於新將，則曰必先據洛。二策者，皆勝策也。而吳王昧於所用，故敗亡隨之。其曰必先取梁者，梁王景帝之親母弟，國大而強，北距泰山，西界高陽。今釋梁不下而兵遂西，則漢衝其膺，梁擣其吭，不戰而成擒矣。此宿將以先取梁爲功者，圖全之策也，所謂以正合者也。洛陽阻山河之固，扼西兵之衝，積武庫之械，豐敖倉之粟。今不疾據而徐行留攻，則漢騎騰入梁楚之郊以蹙之，敗可立待也。此新將以先據洛爲功者，立奇之策也，所謂以奇勝者也。二策者皆勝策也。雖反國之虜無所恃之，亦兵家之至數也。幸其當時無以雙舉而並施之以教之也，是以吳王用其攻梁而不用其據洛，此所以亟敗也。所謂雙舉而並施者，銳師卷甲以趣洛陽，重兵疾攻以覆梁都。雖無能入關，而山東舉矣。知取梁而不知取洛，則漢兵得以東下；知據洛而不知取梁，則梁兵得以躡後。使銳師據洛而重兵攻梁，洛已據，則漢兵不能即東；漢兵不東，則必舉梁，梁舉而山東定矣。幸其不出於此，乃屯聚而不分以壓梁壁。梁未及下，而亞夫之輩馳入滎陽而壁昌邑矣。求戰不得，欲去不可，徬徨無所之，而坐成擒。故曰，幸其未爲曉兵者也。向使吳王兩用其策，而又假田祿伯以偏師提之以趨武關，周丘長驅〔二〕，遂歷城陽之北〔三〕，反雖不遲，而禍實大矣。嗚呼！孰謂晁錯非真愚者哉！

《歷代名賢確論》卷四二。

《何博士備論》卷上。又見《唐宋名賢確論》卷九，

〔一〕周丘：原作「周兵」，據《漢書》卷三五《吳王濞傳》改。

〔二〕城陽：原作「陽城」，據右引乙。

漢武帝論

兵有所必用，雖虞、舜、太王之不欲，固常舉之；有所不必用，雖蚩尤、秦皇之不厭，固當戢之。古之人君有忘戰而惡兵，其敝，天下皆得以陵之，故其勢蹙於弱而不能振；有樂戰而窮兵，其敝，天下皆得以乘之，故其勢蹙於強而不知屈。然則兵於人之國也，有以用而危，亦有以不用而殆矣。西漢之興，歷五君而至於孝武。自高帝之起匹夫，誅強秦，蹙暴楚，已而平反亂，征不服，迄終其世，而天下伏尸流血者二十餘年。呂后、惠、文乘天下初定，與民休息，深持柔仁不校之德。其於兵也固憚言而厭用之也，可謂知天下之勢矣。孝景之於漢也，蓋威可抗而兵可形之時也，然而即位未幾，卒然謹於七國之變，故其志氣創艾，亦姑安天下之無事，未暇爲天下之勢慮也。然其爲漢之勢，亦浸以趨弱矣。孝武帝以雄才大略，承三世涵育之澤，知夫天下之勢將就弱而不振，所當濟之以威強而抗武節之時也。方是時也，內無姦變之臣，外無強偪之國，而世爲漢患者獨匈奴耳。夫匈奴自楚、漢之起，乘秦之亂，復踐河南之地，而其勢始強。高帝嘗以三十萬之衆困於白登之圍，蓋士不食者七日，已解而歸，不思有以復之，而和親始議矣。高后被其嫚書之辱，臨朝而震忿矣，終之以婉辭順禮

慰適其桀驚之情。凡此者，皆欲與民息肩，姑置外之而不校也。孝文之立，其所以順悅輸遺者甚至，飾遣宗女，以固其權，蓋送車未返，而彼已大舉深入矣，候騎達於甘泉、雍都〔二〕。其後乍親乍絕，蓋爲寇患，至於近嚴霸上、棘門、細柳之屯以衛京都。以孝文之寬仁慎靜，攝衣發憤，親駕而驅之者再，乃至乎輟飯搏髀，而思頗、牧之良能也。孝景之世，其所以悅奉之情與夫遺給之數又加至矣，然其寇侵之暴信然其不止也。由是觀之，漢之於匈奴，非深懲而大治之，則其爲後患也可勝備哉！是以孝武抗其英特之氣，選徒習騎，擇命將帥，先發而昌誅之。蓋師行十年，斬刈殆盡，名王貴人，俘獲百數，單于捧首，窮遁漠北。遂收兩河之地而郡屬之，刷四世之侵辱，遺後嗣之安強。至於宣、元、成、哀之世，單于頓顙臣順，謁期聽令以朝，位次比內諸侯。雖曰勞師匱財，而功烈之被遠矣。使微孝武，則漢之所以世被胡患，其戍役轉餉以憂累縣官者，可得而預計哉！甚矣，昧者之議不知求夫天下之勢、強弱之任所當然者，而猥曰文、景爲是慈儉愛民，而武帝黷於兵師祈祝，至與秦皇同日而非詆之，豈不痛哉！使孝武不溺於文成五利之姦以重耗天下，攘虜之役止於衛、霍之既死，而不窮貳師之兵，則其功烈與周宣比隆矣。《何博士備論》卷上。又見《唐宋名賢確論》卷五，《歷代名賢確論》卷四三。

〔二〕「都」下原有「矣」字，據《歷代名賢確論》刪。

李廣論

先王之政，不求徇人之私情，而求當天下之正義。正義之立，在國爲法制，在軍爲紀律。治國而緩法制者亡，理軍而廢紀律者敗。法制非人情之所安，然吾必驅之使就者，所以齊萬民也。紀律非士心之所樂，然吾必督之使循者，所以嚴三軍也。昔者李廣之爲將軍，其材氣超絕，漢之邊將，無出其右者。自漢師之加匈奴，廣未嘗不任其事，蓋以兵居郡者四十餘年，以將軍出塞者歲相繼也，而大小之戰七十餘。遇以漢武之厚於賞功，自衛、霍之出，斬虜而取侯封者數十百人，廣之吏士，侯者亦且數輩，而廣每至於敗衄廢罪，無尺寸之功以取封爵，卒以失律自殺，以當幕府之責。當時、後世之士，莫不共惜其材，而深哀其不偶也。竊嘗究之，以廣之能而遂至於此者，由其治軍不用紀律，此所以勳烈爵賞皆所不與，而又繼之以死也。夫士有死將之恩，有死將之令。知死恩而不知死令，常至於驕；知死令而不知死恩，常至於怨。善於將者，使有以死吾之恩，又有以死吾之令，可百戰而百勝也。雖然，死恩者私也，死令者職也。士未有以致其私而有以致其職者，可戰也；未有以致其職而有以致其私者，未可戰也。蓋私者在士，而職者在將，在士者難恃，在將者可必故也。夫部曲行陣，屯營頓舍，與夫晝夜之警嚴，符籍之管攝，皆所謂軍之紀律，雖百夫之率，不可一日輒廢而緩於申嚴約束者也。故以守則整而不犯，以戰則肅而用命。今廣之治軍，欲其人人之自安利也。至於部曲、頓

舍、警嚴、管攝，一切弛略，以便其私，而專爲恩，所謂軍之紀律者未嘗用也。故當時稱其寬緩不苛，士皆愛樂，而程不識乃謂士雖佚樂，爲之死敵，然虜卒犯之，無以禁也。此其恩不加令，而功之難必也。士誠樂死之矣，然其紀律之不戒者，亦所以取敗也。故曰，厚而不能令，譬如驕子，不可用也。昔者司馬穰苴卒然擢於閭伍之間而將齊軍，一申令於莊賈，而三軍之士莫不奮爭，爲之赴戰，遂一舉而摧燕、晉之師。彭越起於羣盜百人之聚，其所率者皆平日之等夷，一旦號令，斬其後期，衆皆莫敢仰視。遂以其兵，起爲侯王，卒佐高祖平一天下。二人者，豈獲所謂素撫循之師者哉？以其得治軍之紀律，能使夫三軍之士必死於令故也。廣不求諸此，乃從妄人之談，而深自罪悔於殺已降，以爲禍蓋莫大於此者，亦已疏矣。《何博士備論》卷上。又見《唐宋名賢確論》卷五，《歷代名賢確論》卷四四。

李陵論

善將將者，不以其將予敵；善爲將者，不以其身予敵。主以其將予敵而將不辭，是制將也；將以其身予敵而主不禁，是聽主也。故聽主無斷，而制將無權，二者之失均焉。漢武召陵，欲爲貳師將輜重也。而陵惡於屬人，自以所將皆荆楚勇士、奇才劍客，願得自當一隊，以步卒五千涉單于庭而無所事騎也。夫所謂騎者，匈奴之勝兵長技也。廣澤平野，奔突馳踐，出沒千里，非中國步兵所能敵也。以匈奴之強、兵騎之衆，居安待佚，爲致敵之主，而吾欲以數千之士擐甲負糧，徒步深入，策勞靡

憊，爲赴敵之客，是陵輕委其身以予敵矣。而漢武不之禁也，乃甚壯之而聽其行。上無統帥而旁無援師，使之窮數十日之力，涉數千里之地，以與虜角而冀其成功。陵誠勇矣，雖其所以摧敗足以暴於天下，卒以衆寡不敵，身爲降虜，辱國敗家，爲天下笑者，是漢武以陵與敵也。故曰二者之失均焉。法曰：「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陵提五千之士，孤軍獨出，當單于十萬之師，轉鬪萬里，安得不爲其所擒也？是以古之善戰者，無幸勝而有常功。計必勝而後戰，是勝不可以幸得也；度有功而後動，是功可以常期也。秦將取荆，問其將李信曰：「度兵幾何而足？」信曰：「二十萬足矣。」以問王翦，翦曰：「非六十萬不可。」秦君甚壯信而怯翦也，遂以二十萬衆。信將而行，大喪其師而還。秦君大怒，自駕以請王翦，翦曰：「必欲用臣，顧非六十萬人不可也。」秦君曰：「謹受命。」翦遂將之，卒破荆而滅之焉。冒頓單于嫚辱吕后，漢之君臣廷議，欲斬其使，遂舉兵擊之。樊噲請曰：「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昔高祖以四十萬衆困於平城，噲奈何欲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也？」吕后大悟，遂罷其議。向使王翦徇秦君以將予敵而不辭，吕后聽樊噲以身予敵而不禁，則二將之禍可勝悔哉！夫李廣、李陵皆山西之英將也，材武善戰，能得士死力，然輕暴易敵，可以屬人，難以專將。世主者苟能因其材而任之，使奮勵氣節，霆擊鷙搏，則前無堅敵，而功烈可期矣。漢武皆乖其所任，二人者終償蹙而不濟，身辱名敗，可不惜哉！大將軍衛青之大擊匈奴也，以廣爲前將軍。青徙廣出東道，少回遠，乏水草。廣請於上曰：「臣部爲前將軍，令臣出東道。臣結髮與匈奴戰，乃今一得當單于〔一〕，臣願居前，先死單于。」而青陰受上旨，以廣數奇，無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廣遂

出東道，卒以失期自殺。夫以廣之材勇，得從大將軍全師之出，其勝氣已倍矣；又獲居前以當單于，此其志得所逞，宜有以自效，無復平日之不偶也。奈何獨摧擯之，使其枉道他出，遂死於悒悒，而天下皆深哀焉。至若陵也，又聽其以身予敵，而棄之匈奴，僥倖於或勝。及其以敗聞，徒延首傾耳，望其死敵而已，無他悔惜也。嗟夫！漢武之於李氏，不得爲無負也。蓋用廣者失於周，而用陵者失於易，其所以喪之者一也。賈復，中興之名將也，世祖以其壯勇輕敵而敢深入，不令別將遠征，常自從之，故復卒以勳名自終。蓋壯勇輕敵者可以自從，而別將遠征之所深忌也。觀賈復之所以爲將，無以異於陵、廣也，而世祖不令別將遠征，常以自從者，是明於知復，而得所以馭之之術也，故卒收其效而全其軀。不然，則復也亦殞於敵矣。嗚呼！任人若世祖者幾希矣。《何博士備論》卷上。又見《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七，《唐宋名賢確論》卷五，《歷代名賢確論》卷四四。

〔二〕今：原作「令」，據《漢書》卷五四《李廣傳》改。

全宋文卷二五六五

何去非二

霍去病論

天之所與，不可強而甚高者，材也；性之所受，不可習而甚明者，智也。以天下無可強之材、可習之智，則凡材智有以大過於人者，皆天之所以私被之也。天下之事莫神於兵，天下之能莫巧於戰。以其神也，故溫恭信厚盛德之君子有所不能知；以其巧也，而桀惡欺譎不羈之小人常有以獨辦。由是觀之，凡材智之高明而自得於兵之妙用者，皆天之所資也。昔者，漢武之有事於匈奴也，其世家宿將交於塞下，而衛青起於賤隸，去病奮於驕童，轉戰萬里，無嚮不克，聲威功烈，震於天下，雖古之名將，無以過之。二人者之能，豈出於素習耶，亦天之所資也。是以漢武欲教去病以孫吳之書，乃曰：「顧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信哉！兵之不可以法傳也。昔之人無言焉，而去病發之，此足知其爲曉兵矣。夫以兵可以無法，而人可以無學也，蓋兵未嘗不出於法，而法未嘗能盡於兵。以其必出於

法，故人不可以不學，然法之所得而傳者，其粗也。以其不盡於兵，故人不可以專守，蓋法之無得而傳者，其妙也。法有定論，而兵無常形。一日之內，一陣之間，離合取舍，其變無窮，一移踵瞬目，而兵形易矣。守一定之書而應無窮之敵，則勝負之數戾矣。是以古之善爲兵者，不以法爲守，而以法爲用，常能緣法而生法，與夫離法而會法。順求之於古而逆施之於今，仰取之以人而俯變之以己。人之以死，而我以之生；人以之敗，而我以之勝。視之若拙而卒爲工，察之若愚而適爲智。運奇合變，既勝而不以語人，則人亦莫知其所以然者。此去病之不求深學，而自顧方略之如何也。夫「歸師勿追」，曹公所以敗張繡也，皇甫嵩犯之而破王國。「窮寇勿迫」，趙充國所以緩先零也，唐太宗犯之而降薛仁果。「百里而爭利者蹶上將」，孫臏所以殺龐涓也，趙奢犯之而破秦軍，賈詡犯之而破叛羌。「強而避之」，周亞夫所以不擊吳軍之銳也，光武犯之而破尋邑，石勒犯之而敗箕澹。「兵少而勢分者敗」，黥布所以覆楚軍也，曹公用之，拒袁紹而斬顏良。「臨敵而易將者危」，騎劫所以喪燕師也，秦君用之，將白起而破趙括。薛公策黥布以三計，知其必棄上、中而用其下。賈詡策張繡，以精兵追退軍而敗，以敗軍擊勝卒而勝。宋武先料譙縱備我之出其不意，然後攻彼之所不意。李光弼暫出野次，忽焉而歸，即降思明之二將。凡此者，皆非法之所得膠而書之所能教也。然而善者用之，其巧如是，此果不在乎祖其緒餘而專守也。趙括之能讀父書詳矣，而藺相如謂徒能讀之而不知合變也。故其於論兵，雖父奢無以難之，然奢不以爲能，而逆知其必敗趙軍者，以書之無益於括，而妙之在我者不特非書之所不能傳，而亦非吾心之能逆定於未戰之日也。昔之以兵爲書者無若孫武，武之所可以教人者備

矣；其所不可者，雖武亦無得而預言之，而惟人之所自求也。故其言曰：「兵家之勝，不可先傳。」又曰：「奇正之變，不可勝窮。」又曰：「人皆知我所勝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勝之形，故其戰勝不復而應形於無窮。」善學武者，因諸此而自求之，乃所謂方略也，去病之不求深學者亦在乎此而已。嗟乎！執孫吳之遺言，以程人之空言，求合乎其所以教，而不求其所不可教，乃因謂之善者，亦已妄矣。《何博士備論》卷上。又見《歷代名賢確論》卷四四。

劉伯升論

古之豪傑，遭天下之變亂，慨然而起，皆有拯民撥禍之志，其兵力威勢亦足以就功成業者，已而一旦肝腦屠潰於庸夫孺子之手，曾不少悟，爲天下笑者，何也？怙氣而易人，矜衆而忽禍，卒然而發於心意之所不及故也。昔者，王莽之盜漢也，而劉氏宗屬誅夷廢錮，救死不暇，幸而存者，皆孱鷩不肖，習爲佞媚苟生而已。獨伯升憤然有興復絕緒之志，收結輕俠，起以誅莽，雖莽亦深憚之。方其起也，獨率舂陵子弟八千人，乃誘合新市、平林數千之兵以助其勢，而光武之師亦倡於宛。是以斬甄阜、梁丘賜而破嚴尤、陳茂之師，不數月而衆至十萬，其勢振矣。於是豪傑相與議立漢宗以從人望，其意固在乎伯升也。而新市、平林憚其威明，且樂更始之懦弱也，遂定策立之，伯升爭之而不得也。已而伯升拔宛，光武大破尋邑百萬之衆，更始君臣愈不自安，遂誅伯升。嗟乎！伯升之志固大矣，而

其死也，愚夫且及知之，而伯升之不悟也。夫新市、平林之將帥，故羣盜耳。方吾之起而藉其兵，已而連却大敵而擁衆十萬者，功在我也。人以其功而欲崇立之，新市、平林之不樂也，舉而屬之鴛弱之更始，則三軍之權不在伯升而在乎新市、平林矣。權分於人而又固爭更始之立，宜其不旋踵而誅矣。昔者吕后之欲王諸吕也，以問其相王陵、陳平。王陵力争而陳平可之。夫王陵之爭，將欲以安漢而摧諸吕也，不知陳平之可者，乃所以安漢而摧諸吕也。伯升所拒更始之立者，王陵之爭也，非所以自安矣。雖然，伯升之心固未嘗忘新市、平林之與更始也，惜其撫機而不知發，而爲人發之，此其死而不悟也。宋義之令軍中曰「猛如虎，狠如羊，貪如狼，強不可使者斬之」，其意固在乎項羽也。羽知其意之在我也，是以先發而誅之；使其不先發，即羽亦誅矣。伯升以新市、平林之爲附我，是以德之而未忍負之耶？孰若蜀先主之於劉璋、李密之於翟氏也？璋舉全蜀倚先主，先主遂取之，以爲鼎足之資。人不非其負璋，而與其得取蜀之機也。密始臣於翟氏，翟自以其才之不逮密也，推而主之。已而微有間言，密即誅之，其權遂一，而兵以大振。使伯升乘舉宛之威，而又因世祖破尋邑之勢，勒兵誓師，以戮新市、平林之驕將而黜更始，則中興之業不在世祖矣。嗟乎，伯升之不忍者，亦婦人之仁耳！古之求集大事者，常不忍於負人而終爲人之所負者，以其相伺之機間不容髮故也。世祖之連兵決戰不及伯升，而深謀至計乃甚過之。蓋伯升類項羽，而世祖類高皇，此所以定天下而復大業也。始伯升之見殺，而世祖馳詣更始，逡巡引過，深自咎謝，不爲戚傷，是以更始信而任之。卒至摧王郎、定河北，其資成矣，乃徐正其位號，遂以其兵西加更始而定長安。使其遂形憤快不平於伯升之禍，則亦

併誅而已矣。《何博士備論》卷上。又見《唐宋名賢確論》卷五，《歷代名賢確論》卷四八。

漢光武論

師不必衆也，而效命者克；士無皆勇也，而致死者勝。古之人有以衆而敗，有以寡而勝者。王尋、王邑以百萬而敗於三千之光武，曹公以八十萬而敗於三萬之周瑜，苻堅以百萬而敗於八千之謝玄是也。夫率師百萬以臨數千之軍者，必勝之軍也，然有時而至於敗者，驕吾所以必勝，而以輕敵敗也。提卒數千以當百萬之衆者，必敗之道也，然有時而至於勝者，奮吾所以必敗，而以致死勝也。夫兵多在敵者，智將之所貪，而愚將之所懼也；兵寡在我者，愚將之所危，而智將之所安也。多固可懼，而我貪之，恃吾有以覆其驕也；少固可危，而我安之，恃吾有以激其奮也。提數千之兵以抗大敵，使人人自致其死，而忘其爲數千之弱者，易能也；連百萬之衆以臨小敵，使人人各效其命，而忘其爲百萬之强者，難能也。何者？弱則思奮，而強則易懈故也。弱而奮，則奮者其氣也；強而懈，則懈者其情也。於氣則易乘，於情則難率。因易乘之氣而激之，故有以寡而勝者矣；就難率之情而驅之，故有以多而敗者矣。是以古之善論將者，必知其所以勝任之多寡，苟非所勝任，雖多而累矣。韓信以高祖之所勝將者十萬耳，而其自謂，則雖多而益辦也。是以古之善將者，其用百萬如役一夫。分數既定，形名既飾，節制素明，威賞素著，有術以用其鋒故也。趙括一用，趙人四十萬束手而就長平

之坑者，敗於衆也。王翦必用秦軍六十萬，然後取勝於荆者，辦於多也。漢高祖嘗一大用其軍矣，劫五諸侯之兵合六十萬以攻楚也，而項羽逡巡以三萬之銳起而覆之，濉水爲之不流。此將逾其分，而韓信之所憂也。曹公之於兵也，巧譎奇變，離合出沒，其應無窮，白首於兵，未嘗不以少敵衆也。卒喪赤壁之師，而成劉備、周瑜之名者，驕荊州之勝，恃水陸之衆，而敗於懈也。方尋、邑百萬之衆以厭昆陽，其視孤城之內外者皆几上肉也。然而光武合數千之卒，申之以必死之誓，激之以求生之奮，身先而搏之，則其反視尋、邑之衆者皆几上肉也，是以勝。雖然，是役也，人以其爲光武之能事，而莫知其所以爲能事也。唯諸將觀其生平見小敵怯、見大敵勇也，皆竊怪之，而不知光武爲是勇怯者，乃所謂能事，而皆以求勝也。夫怯於小敵者，其真情也；勇於大敵者，其權術也。敵小而怯，怯而戒，戒而勵，勝之道也；敵大而勇，勇而決，決而奮，亦勝之道也。於敵之小而示其真情，是以不易勝之也；於敵之大而用其權術，是以不畏勝之也。光武非特能以少敗衆也，固又至於多而益辦也。嗚呼，光武之於取天下者，亦何獨不出於真情之與權術歟？顧人莫之測耳。始伯升之結賓客喜士，規以誅莽，以復劉氏，而世祖乃獨事田業、勤稼穡而已。故伯升比之高祖兄仲，而人亦以謹厚目之，不意其有他也。及其部勒賓客，絳衣大冠而起於宛，則勇決之氣又有過於伯升者焉。夫光武意之所以在莽者，豈一日之間耶？然於莽之世，而爲伯升之所爲者，固亦危矣。是以光武之獨事田業爲謹厚者，其權術也；卒然而起，絳衣大冠者，其真情也。故伯升首事，而光武收之。嗚呼，英雄若世祖者難及也！《何博士備論》卷上。又見《崇古文訣》卷三二，《唐宋名賢確論》卷五，《歷代名賢確論》卷四八，《古今人物

鄧禹論

善用兵者，能驕敵之強，而怠敵之銳。彼之勢誠強，則吾形之以甚弱，使其恃之以爲獨強，而至於驕。彼之氣誠銳，則吾斂之以不應，使其無得以逞其銳，而至於怠。然後出吾所匿之強以加其驕，出吾所伏之銳以加其怠，使其雖有巧者不及窺，勇者不及備，則制勝在我矣。故曰：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所謂守者，非彼攻而我守之守也；所謂攻者，非彼守而我攻之攻也。形之以弱，而斂之以不應者，皆守也；出吾匿伏之強與銳者，皆攻也。無得而窺之者，藏也；無得而備之者，動也〔二〕。昔者冒頓之滅東胡，李牧之大破匈奴者，中之以其驕也。趙奢之破秦軍，周亞夫之敗吳楚者，中之以其怠也。雖然，求驕以怠人之軍者，必有夫堅制之氣與夫善待之度。迫之而不爲動，撓之而不爲應者，其氣也。辱之而不爲忿，激之而不爲變者，其度也。持是之氣，守是之度，爲其上者無得而令，爲其下者無得而議，然後敵可勝而功可必也。東胡之恃其強而易於冒頓也，冒頓因其易我而遂驕之。求馬畀之矣，而復求婦；婦畀之矣，而復求土。冒頓大議於群臣，悉誅其欲與土者，馳馬而赴東胡，令之曰「後至者斬」，國人從之，遂滅東胡。秦人伐韓軍於闕與，趙使趙奢救之。奢因其銳而欲怠之也，去邯鄲三十里而止。令於軍曰：「敢以軍事諫者死。」秦軍武安西，鼓譟勒兵，

屋瓦盡振。軍中一人言急救武安，奢立斬之，堅壁增壘，三旬不行。秦軍稍懈，奢捲甲而趨之，二日一夜，至于闕與五十里而軍。秦人不意其至，悉甲逆之，一戰而大破秦軍。此冒頓、趙奢所以驕而怠人者，爲其下者無得而議之也。李牧之爲趙守北邊也，與士約曰：「匈奴即入盜，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如是者數歲，匈奴以其爲怯。趙王以譴牧，牧如故態。王怒，召牧，易以他將。匈奴每至，戰則失利。王復使牧往，復如故約。居數歲，匈奴誠以爲怯，牧乃陰飭車騎，大縱畜牧以餌之。匈奴小入，佯北不勝，單于遂以其衆大至。牧設奇大破之，斬騎十萬，單于遁徙，遂亡邊患。吳楚以山東反漢而先攻梁，漢使周亞夫討之。梁王，景帝之母弟。亞夫以其鋒方銳，圖挫而怠之，遂以梁委之而不救。梁急訴於帝，雖數詔亞夫救梁，而不受也，卒以破吳。此李牧、亞夫所以驕而怠人者，爲其上者無得而令之也。雖然，使夫四人者無氣以持之，無度以守之，主得以令而下得以議，則亦無以驕怠於人而勝之矣。昔者漢光武被命更始，安集河北，始得鄧禹於徒步之中。恃之以爲蕭何者，以其言足以就大計，其智足以定大業，且非群臣之等夷也。遂以西方之事委之。而禹亦能勝所屬任，所向就功。赤眉之入長安，諸將豪傑皆欲擊之。禹以其乘新勝之強，財富鋒銳，然盜賊群居，無它遠計，必生變故，而吾衆雖多，戰勝者少，又乏資饋，難與力爭，而可以計破也，且將休兵北道，以觀其弊。於是引軍北趨枸邑，以就糧養士，蓋將有以驕而怠之，然後取也。此禹之計得矣。光武亟欲天下之集而緩其爲計與功也，遂迫以進討。禹無以專制，乃以其兵去枸邑。而赤眉果不能守，西走扶風。禹雖得入關中，然卒饑士敝，無足以制賊者。是以赤眉復還入之，禹無以抗，乃不勝其忿恚，而數以憊兵

微戰，至於屢北，僅以身免，聲威功烈，一朝沮喪。此知所以驕而怠人之術矣，惜其爲氣與度者不足以持守之，是以一償而不能復舉也。故善於擇將者，必先求其氣而後求其材，先察其度而後察其智。氣足以御才，度足以養智，然後可以授之兵而責之戰矣。嗟呼！以光武之明於任人，以鄧禹之篤於得君，然至此而背戾矣，況夫以昏庸而御夫疏賤者，功可得而必哉？《何博士備論》，黃廷鑑校清抄本。又見《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〇，《歷代名賢確論》卷四八。

「二」「故曰善守」至「動也」一段文字原脫，據《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補。

魏論上

昔者東漢之微，豪傑並起而爭天下，人各操其所爭之資，蓋二袁以勢，呂布以勇，而曹公以智，劉備、孫權各挾乎智勇之微而不全者也。夫兵以勢舉者，勢傾則潰，戰以勇合者，勇竭則擒，唯能應之以智，則常以全強而制其二者之弊。是以袁、呂皆失而曹公收之，劉備、孫權僅獲自全於區區之一隅也。方二袁之起，藉其世資以撼天下，紹舉四州之衆，南向而逼官渡，術據南陽以擾江淮，遂竊大號。呂布驍勇，轉鬪無前而爭兗州。方是之時，天下之視曹公，疑不復振，而人之所以爭附而樂赴者，袁、呂而已。而曹公逡巡，獨以其智起而應之，奮盈萬之旅，北摧袁紹而定燕、冀，合三縣之

衆，東擒呂布而收濟、兗；蹙袁術於淮左，徬徨無歸，遂以奔死。而曹公智畫之出，常若有餘而不少困。彼之所謂勢與勇者，一旦潰敗，皆不勝支。然後天下始服曹公之爲無敵，而以袁、呂爲不足恃也。至於彼之任勢與力，及夫各挾智勇之不全者，亦皆知曹公之獨以智強而未易敵也，故常內憚而共蹙之。唯曹公自恃其智之足以鞭笞天下而服役之也，故常視敵甚輕，爲無足虞。於其東征劉備也，袁紹欲躡之；於其官渡之相持也，孫權欲襲之；於其北伐烏桓也，劉備欲乘之。三役者，皆所以致兵招寇而窺伺間隙者所起之時也。然而曹公晏然不爲之深憂而易計者，亦失於負智輕敵之已甚，是以數乘危而徼倖也。雖然，於勢不得不起者，蓋劉備在所必征，袁紹在所必拒，然又其近在於徐州之與官渡。使其人之謀我而我亦將有以應之，未有乎顛沛也。至於烏桓之役，則其輕敵速寇而苟免禍敗者，固無殆於此時也。夫袁紹雖非曹公之敵，亦所謂一時之豪傑。橫大河之北，奄四州之土，南向而爭天下。一旦摧敗，卒以憂死。而其二子孱駑不肖，曹公折箠而驅之，北走烏桓，以苟延歲月之命；雖未就梟戮，亦可知其無能爲矣。方是之時，中土未安，幽、冀新附，而孫權、劉備覘伺其後，獨未得其機以發之耳。而操方窮其兵力，遠即塞北，以從事於三郡烏桓，爲不急之役，徼倖於一決，嗚呼，可謂至危矣！使劉表少辨事機，而備之謀得逞，舉荊州之衆，卷甲而乘許下之虛，則魏之本根撥矣，曹公雖還，而大河之南非復魏有矣。然則操之數爲此舉而蔑復顧者，恃其智之足以逆制於人而易之也。夫官渡、徐州之役，在勢有不得不應，雖易之可也。今提兵萬里，後皆寇讎而前向夷虜，且甚易之而不顧者，亦已大失計矣，劉備之不得舉者，天所以相魏耳。嗟乎！人唯智之難能，苟惟獲乎難

能之智，加審處而慎用之，則無所不濟；今乃恃之以易人，則其與不智者何異？曹公所以數蹈禍機而幸免者，天實全之耳。後之人無求祖乎曹公，而謂天下之可易也矣。《何博士備論》卷上。又見《唐宋名賢確論》卷六，《歷代名賢確論》卷五二。

〔二〕以苟延：原作「苟苟」，據黃本改。

魏 論 下

言兵無若孫武，用兵無若韓信、曹公。武雖以兵爲書，而不甚見於其所自用。韓信不自爲書，曹公雖爲，而不見於後世，然而傳稱二人者之學皆出於武，是以能神於用而不窮。竊嘗究之，武之十三篇，天下之學兵者所通誦也。使其皆知所以用之，則天下孰不爲韓、曹也？以韓、曹未有繼於後世，則凡得武之書伏而讀之者，未必皆能辦於戰也。武之書，韓、曹之術皆在焉。使武之書不傳，則二人者之爲兵固不戾乎武之所欲言者。至其所以因事設奇、用而不窮者，雖武之言，有所未既也。驅市人白徒而置之死地，惟若韓信者，然後能斬陳餘。遏其歸師而與之死地戰，惟若曹公者，然後能克張繡。此武之所以寓其妙，固有待乎韓、曹之儔也。譎衆圖勝而人莫之能知，既勝而復譎以語人，人亦從而信之不疑，此韓信、曹公無窮之變詐不獨用於敵，而亦自用於其軍也。蓋軍之所恃者將，將之所

恃者氣。以屢勝之將，恃必勝之氣，以臨三軍，則三軍之士氣定而情安，雖有大敵，故嘗吞而勝之。韓信以數萬之衆當趙之二十萬，非脆敵也，乃令裨將傳食，曰：「破趙而後會食。」信策趙爲必敗可也，而曰「必破而後會食」者，可豫期哉？使誠有以破趙，雖食而戰，未爲失趙之敗也。然而韓信爲此者，以至寡而當至衆，危道也，故示之以必勝之氣與夫至暇之情，所以寧士心而作之戰也。曹公之征關中，馬超、韓遂之所糾合以拒公者，皆劇賊也。每賊一部至，公輒有喜色。賊既破，諸將問其故，答曰：「關中長遠，賊各據險，征之不一二年不可定也。今其皆集，可一舉而滅之，是以喜耳。」袁紹追公於延津，公使登壘而望之，曰：「可五六百騎。」有頃，復白：「騎積多，步兵不可勝計。」公曰：「勿復白。」乃令解鞍縱馬待焉。有頃，縱兵擊之，遂大破紹，斬其二將。夫敵多而懼者，人情也。以曹公之勇而形之以懼，則其下震矣，故以僞喜僞安示之。衆恃公之所喜與安也，則畏心不生而勇亦自倍，此所以勝之也。故用兵之妙，不獨以詐敵，而又以愚吾士卒之耳目也。昔者創業造邦之君，蓋莫盛於漢之高皇。考其平日之智勇，實無以逮其良、平、信、越之佐。然其崛起曾不累年，誅秦覆楚，遂奄天下而王之。曹公之資機警，挾漢以令天下，其行兵用師、決機合變，當日無與其儔也。然卒老於軍，不能平一吳、蜀，此其故何也？議者以其持法嚴忍，諸將計畫有出於己者皆以法夷之，故人舊怨，無一免者，此所以不濟。嗟夫！曹公殘刻少恩，必報睚眦之怨，真有之矣；至若謀夫策士，收攬聽任固亦不遺，未嘗深負之也。蓋嘗自詭以帝王之志業，期有以欺眩後世，然稽其才略，蓋亦韓信之等夷。而其遇天下之變，無以異於劉、項之際。劉備、孫權皆以人豪，因時乘變，保據一

隅，而公之諸將皆非其敵。至於鞭笞中原，以基大業，皆公自爲之，而老期迫矣。此其爲烈與漢異也。《何博士備論》卷上。又見《唐宋名賢確論》卷六，《歷代名賢確論》卷五二。

司馬仲達論

昔之君臣，相擇相遇。天下擾攘之日，君未嘗不欲其臣之才，臣未嘗不欲其君之明。臣既才矣，而其君嘗至於甚忌；君既明矣，而其臣常至於甚憚者，何也？君非有惡於臣而忌之也，忌其權略之足以貳於我也；臣非有外於君而憚之也，憚其剛忍之足以不容於我也。此忌憚之所由生也。雖然，君固有所不忌，以其得無所當忌之臣；臣固有所不憚，以其得無所當憚之君。昔者，蜀先主之與諸葛孔明，苻堅之與王猛是也。至於曹公之與司馬仲達，則忌憚之情不得不生矣。非仲達不足以致曹公之忌，非曹公不足以致仲達之憚。天下之士，不應曹公之命者多矣，而仲達一不起，已將收而治之矣。仲達之不起，固疑其不爲己容；曹公之欲治，固疑其不爲己用。此其期於始者固已不盡君臣之誠矣，則忌憚何從而不生也。雖然，仲達處之，卒至乎曹公無所甚忌、仲達無所甚憚者，此所以爲人豪，以成乎取魏之資也。人之挾數任術若荀文若者幾希矣，蓋曹公之策士而倚之爲蓍龜者也。公之欲遷漢祚也，於其始萌諸心而仲達啓之，以中其欲；於其既形於迹而文若沮之，以忤其情。已而文若出於直言而不能救其誅，仲達卒爲之腹心而遂去其憚。方曹公之鞭笞天下、求集大業也，將師四出，無一日而

釋甲，而仲達獨以其身雍容治務而已，未嘗一求將其兵，雖公亦不以爲能而未使之。迨公之亡，始制其兵，出奇應變，奄忽若神，無嚮不殄，雖曹公有所不逮焉。魏文固已無忌，仲達固已無憚，天下始甚畏之，猶公之不亡也。由是觀之，仲達之以術略自將其身者可得而窺哉。奈何諸葛孔明欲以其至誠大義之懷，數出其兵，求與之決於一戰，以定魏、蜀之存亡哉！仲達、孔明，皆所謂人傑者也。渭南之役，人皆惜亮之死，以爲不見夫二人者決勝負於此舉也。亮之僑軍，利在速戰，仲達持重不應，以老其師，而求乘其弊。亮以巾幘遺之，欲激其應，仲達表求決戰，魏君乃遣辛毗杖節制之。亮以仲達無意於戰，其請於君，徒示武於衆耳。嗟夫！謂仲達之請戰以示武於衆者則或有之，謂其有所終畏而無意於一決者亦非也。雖然，使辛毗不至，則仲達固將不戰也。仲達之所求者，克敵而已。今以一辱，不待其可戰之機，乃悻然輕用其衆爲忿憤之師，安足爲仲達也。晉之朱伺，號爲善戰。人或問之，伺曰：「人不能忍而我能忍，是以勝之。」豈以仲達而無朱伺之量耶？察其所以誅曹爽者，足見其能忍而待也。故其策亮曰：「亮志大而不見機，多謀而少決，好兵而無權。雖提卒十萬，已墮吾畫中，破之必矣。」此仲達之志也。亮之始出也，仲達語諸將曰：「亮若勇者，當出武功，依山而東。若西上五丈原，則諸軍無事矣。」昔曹公攻鄴，袁尚以兵救之。諸將皆以歸師勿遏，當避之。公曰：「尚從大道來，且避之。若循西山，則成擒耳。」尚果循西山，一戰擒之。盧循反攻建業，宋武策之曰：「賊若新亭直上，且當避之。回泊蔡洲，則成擒耳。」循果泊蔡洲，一戰而走之。亮之趨原，與袁尚之循西山、盧循之泊蔡洲等耳，蓋銳氣已奪，固將畏而避人，不足爲人之所畏避。此三君者所以

易而吞之也。亮常歲之出，其兵不過數萬，不以敗還，輒以饑退。今千里負糧，餉師十萬，坐而求戰者十旬矣。仲達提秦雍之勁卒，以不應而老其師者，豈徒然哉，將求全於一勝也。然而孔明既死，蜀師引還，而仲達不窮追之者，蓋不虞孔明之死，其士尚飽而軍未有變，蜀道阻而易伏，疑其僞退以誘我也。向使孔明之不死而弊於相持，則仲達之志得矣。或者謂仲達之權詭不足以當孔明之節制，此腐儒守經之談，不足爲曉機者道也。《何博士備論》卷上。又見《唐宋名賢確論》卷六，《歷代名賢確論》卷五四。

全宋文卷二五六六

何去非 三

鄧艾論

事物之理，可以情通而不可以迹係。通之以情，則有以適變而應乎聖人所與之權；係之以迹，則無以制宜而入乎聖人所疾之固。是以天下事功之成常出於權，而其不濟常主於固。夫以人爲是而求踐之，不知所以踐者於今爲非，以人爲非而求矯之，不知所以矯者於今爲是，是皆不求通之以今日之情，而係之以既往之迹。故其所以踐與矯者，適足以爲禍悔之資也。昔衛青之擊匈奴，其裨將蘇建盡亡其軍，於令當斬，青以不敢專誅於外，囚建送之。人皆多青之不擅權，得所以爲臣與帥之順道也。皇甫嵩討賊梁州，董卓副之。賊平，詔卓以兵屬嵩，卓不受詔，挾兵睥睨。人皆勸嵩誅之，嵩不欲其專誅於外也，而以狀聞。卓因遂其凶逆，卒以不制。夫嵩之舍卓者，非出於他也，蓋以衛青不戮蘇建獲恭厚之譽，遂係迹而求踐之，不知所以舍卓者於今爲縱寇也。鄧艾之伐蜀也，出於萬死不顧一生之

計，乘危決命，卒俘劉禪，可謂功矣。然其心氣闊略，以爲閩外之任當制威賞，乃大專拜假，至欲擅王劉禪，留西不遣，雖司馬文王以順諭之，猶不見聽。是以鍾會得入其間，以及於誅而不悟也。夫艾之專制者，非出於他也，蓋以皇甫嵩常要譽求全而失於董卓，故蹈後悔，遂係迹而求矯之，不知所以矯嵩者於今爲召禍也。是皆不求通之以今日之情，而專係乎既往之迹，此所以不自知夫禍悔之集也。觀艾之爲將也，急於智名而銳於勇功，喜邀前利而忘顧後患者也。艾常以是勝敵矣，而卒結禍於其身者，亦以此也。始鍾會以十萬之勁而趨劍閣，姜維以摧折之師，憊於奔命，雖能拒扼，而終非堅敵也。艾爲主帥，不務以全策縻之，乃獨以其兵萬人自陰平邪徑而趨江油，以襲劉禪，蓋出其不意。而行無人之境七百餘里，鑿山險、治橋閣，巖谷峻絕，士皆攀緣崖木，投墜而下，又糧運不繼，而艾至於以氈自裹，輪運而下〔二〕。嗚呼，可謂危矣！士皆殊死決戰，僅獲破諸葛瞻之師，而劉禪悸迫，即時束手。使禪獨忍數日之不降以待援師之集，則艾爲以肉齒餓虎矣。艾一不濟，則鍾會十萬之師可傳呼而潰矣。艾以其身爲僥倖之舉者，乃求生救敗之計，非所謂取亂侮亡之師，而亦非大將自任之至數也。是役也，非艾無以取勝於速，而其勝也有出於幸。使其不幸而至於潰敗者，亦艾致也。夫奇道之兵將以掩覆於其外，必有以應聽於其內，然後可與勝期而功會也。唐李愬之入蔡以取吳元濟也，以其有李祐之爲鄉道故也。使其無應聽之主，則愬亦何能乘危而僥倖也。西漢中興之名將無若趙充國，史稱其沈勇有大略。觀其爲兵，期於克敵，而已每以全師保勝爲策，未嘗苟競於一戰。故其居軍，無顯赫殲滅之效，卒至勝敵於股掌之上，安邊定寇，皆出其畫，而獨收其成勳，他將無與焉，幾於所謂無

智名勇功之善者也。由是觀之，艾之所以不能免者，亦其操術之致然也。《何博士備論》卷下。又見《唐宋名賢確論》卷六，《歷代名賢確論》卷五四。

〔二〕輪運：當有誤。他本或作「轉運」。按《三國志·鄧艾傳》本作「推轉而下」，當從之。

吳 論

古之豪傑，有功業之大志，其才力雖足有以取濟，而無謀夫策士合奇集智以更轉其不迫，使無失乎事機之會，則往往功敗業去而爲徒發者皆是也。昔東漢董卓之變，豪傑相視而起於中州者，若袁、曹、劉、呂，皆負其姦豪之資，求因時乘變以濟所欲。特孫堅激於忠勇，投袂特起於區區之下郡，奮以誅卓，雖卓亦獨憚而避之。惜乎三失大機而功業不就，卒以輕敵，遂殞其身。由無謀夫策士以發其智慮之所不及故也。始堅以義從之士起於長沙，北至南陽，衆已數萬。南陽太守不時調給，堅責以稽停義師，按軍律而誅之，人大震服。南陽民籍且數百萬，兵強食阜，而堅不遂據之以治軍整卒，命一偏將西趨武關以震三輔，身扼成臯而定鞏、洛，迎天子而奉之，仗順討逆，以濟其志，乃反棄去，而袁術得以起而收於羈旅之中，以爲己資，遂以驕肆。此堅之一失也。夫董卓之強，天下畏之。袁紹、曹公相與歃血而起者凡十一將，皆擁據州郡，衆合數萬，然無敢先發以向卓者。獨曹公與其偏將遇，

遂以敗北。而堅獨以其兵趨之，合戰陽人，大破其軍，梟其銳將。卓深震憚，乃遣腹心詣堅和親，咸令疏其子弟勝刺史郡守者，悉表用之。向使堅陽合而陰伺之，差其宗親苟勝軍事者皆列疏與焉，使得各據土擁兵〔二〕，以大其勢，徐四起而蹙之，則其取卓易於反掌。不知出此，乃怒辱其使，誓必誅卓，使之憤懼，遂殘污洛陽，劫持天子，西引入關，以避其鋒，而窮其毒。此堅之二失也。夫兵以義動者，其勢足以特立，則何至於附人？苟唯不能而有所附，必其德義足以爲天下之所歸往者，然後從之。袁術徒膺藉世資以役天下，其驕豪不武，非托身之主也。堅已驅卓，而修復雒陽之殘壞，不能阻山河之固、因形勢之便，以觀天下之變，乃還軍魯陽，聽役於術，爲之崎嶇轉戰，以搏黃祖，卒殞其身於襄漢之間，無異士伍。此堅之三失也。夫一舉事而三失隨之，則其功業違矣。孫策壯武，術略過於其父，又有周瑜、魯肅之儔以輔其起，惜乎堅之不善基也，使其不得奮於中原以競天下。然策一舉而遂收江東爲鼎足之資，使其不死，當爲魏之大患。策之不得起於中原，非其智力之不逮，蓋袁紹已據河北，曹公已收河南，獨無隙以投之故也。以劉備之間關轉戰，至於白首，不獲中州一塊之壤以寓其足，而策乃能以敝兵千餘，渡江轉鬪，不數歲而席卷江東，此其過備遠矣。權之勇決進取無以逮其父兄，然審幾察變、持保江東，於權有焉。夫三國之形雖號鼎足，而其雌雄強弱固有所在。魏雖不能遂并天下，蓋不失其爲雄強。吳、蜀雖能各據其國，然不免爲雌弱。權惟能知乎此，是以內加撫循而外加備禦而已。時有出師動衆以示武警敵者，北不逾合肥，而西不過襄陽，未嘗大舉輕發，以求徼倖於魏。而魏人之加於我，亦嘗有以拒之，未嘗困折。是以終權之世而江東安。由是觀之，則權之爲謀

審於諸葛武侯之用蜀矣。《何博士備論》卷下。又見《唐宋名賢確論》卷六，《歷代名賢確論》卷五〇、五七。

〔二〕擁：原作「權」，據黃本改。

蜀論

或曰，劉備之爭天下也，不因中原而西入巴蜀，此所以據非其地，而卒以不振歟。曰，有之也。備非特委中原而趨巴蜀也，亦爭之不可得，然後委之而西入耳。備之西者，由智窮力憊，蓋晚而後出於其勢之不得已也。方其豪傑並起，而備已與之周旋於中原矣，始得徐州而呂布奪之，中得豫州而曹操奪之，晚得荊州而孫權奪之。備將興復劉氏之大業，其志未嘗一日而忘中州也。然卒無以暫寓其足，委而西入者，有曹操、孫權之兵軋之也。備之既失豫州而南依劉表也，始得孔明於羈窮困蹙之際，而孔明始導之以取荊取益而自爲資。孔明豈以中州爲不足起，而以區區荊、益之一隅足以有爲耶？亦以魏制中原，吳擅江左，天下之未爲吳、魏者荊、益而已，顧備不取此則無所歸者故也。是以一敗曹公而遂收荊州，繼逐劉璋而遂取益州者，孔明之略也。雖然，孔明之於二州也，得所以取之而失所以用之，至於遂亡荊州而勞用蜀民，功業亦以不就，良有以也。夫荊州之壤，界於吳、蜀之間，而二國之所必爭者也。自其勢而言之，以吳而取荊，則近而順；以蜀而爭荊，則遠而艱。蜀之不能有

荆，猶魏之不能有漢中也。是以先主朝得益州，而孫權暮求其荊州。權之求之也，非以備之得蜀而無事乎荆也，亦以其自蜀而爭之不若乎吳之順故也。故直求之者，所以示吾有以收之也。蓋備一不聽，而權已奪其三郡，備無以爭而中分。界之以分裂不全之荊州，而有孫權之窺聽其後，爲之鎮撫則安，動役則危。亮不察此，而恃關羽之勇。使舉其衆以北侵魏之襄陽，故孫權起躡其後，梟關而盡奪其荊州。此孔明失於所以用荆也。然後備之所有，獨岷、益耳。雖然，地僻而固，魏人不敢輕加之兵，而鼎足之形遂成。使備之不西，而唯徘徊於中州，則亦不知所以稅駕矣。備之既死，舉國而屬之孔明。孔明有立功之志，而無成功之量；有合衆之仁，而無用衆之智，故嘗數動其衆而亟於立功，功每不就而衆已疲。此孔明失於所以用蜀也。夫蜀之爲國，巖僻而固，非圖天下者之所必爭。然亦未嘗不忌其動，以其有以窺天下之變，出而乘之也。雖然，蜀之與魏，其爲大小、強弱之勢蓋可見也。曹公雖死而魏未有變，又有司馬仲達以制其兵，孔明於此不能因備之亡深自抑弱，以盈怠其心，使其無意於我，勵兵儲粟，伺其一旦之變，因河、渭之上流，裹糧卷甲，起而乘之，則莫不得志，乃以區區新造之蜀，倡爲仁義之師，強天下以思漢，日引而北，以求吞魏而復劉氏。故常千里負糧，以邀一日之戰，不以敗還，即以饑退。此其亟於有功，而亡其量以待之也。善爲兵者，攻其所必應，擊其所不備而取勝也，皆出於奇。孔明連歲之出，而魏人每雍容不應，以老其師，遂至於徒歸，而又以吾小弱而向強大，未嘗出於可勝之奇。蜀師每出，魏延常請萬兵趨他道以爲奇，亮每拒之，而延深以憤惋。孔明之出者六，蓋嘗一用其奇矣。聲言由斜谷而遂攻祁山，以出魏人之不意。一旦而降其三郡，關輔大

震，卒以失律，自喪其師。奇之不可廢於兵也如此，而孔明之不務此也。此銳於動衆而無其智以用之也。嗚呼，非湯武之師而惡乎出奇，卒以喪敗其衆者，可屢爲哉！雖然，孔明不可謂其非賢者也。要之，黠數無方，以當司馬仲達，則非敵故也。范蠡之謂勾踐曰：「兵甲之事，種不如蠡。鎮撫國家、親附百姓，蠡不如種。」范蠡自知其所長，而亦不强於其所短，是以能濟。孔明之於蜀，大夫種之任也。今以種、蠡之事，一身而二任之，此其所以不獲兩濟者也。《何博士備論》卷下。又見《歷代名賢確論》卷五六。

陸機論

掃境內之衆而屬人以將，持疏遠之身而將人之兵，於君臣授受之際，皆危機也。善任將者，不以其兵輕屬於人；善爲將者，不以其身輕任其寄。君必有以深得於臣而使之將，臣必有以深得於君而爲其將，故武事可立而戰功可收，君臣皆獲令名於天下。古之人有行之者：孫武之於吳王闔閭，田穰苴之於齊景公，周亞夫之於漢文帝是也。始，武以兵法干吳王也，王試之以婦人。武即因其所以試我者，探其心而占之，其意已在乎二姬之首也。二姬，王之所甚愛者。武固知乎深宮之婦人且安王之寵，豈嘗知枹鼓之約束而嚴將軍之令哉，然必斬之而不釋者，非有怨夫二姬者也，且藉其首以探王之誠心，所以信我者固與不固也。吳王果不恤二姬之死，而知孫武之善兵，遂卒將之。武亦知王之所以任我者

固，而安爲其將，故能西破強楚，北威齊、晉，而吳以霸強。齊景公以田穰苴之爲將軍也，受鉞之始，因請其寵臣莊賈以監其軍。穰苴豈真以人微權輕而有賴於賈哉，其意固已在乎賈之戮也。賈雖差頃刻之約，可以情免也，然卒不置其誅者，非有忍於賈也，姑借其死以探齊君之誠心，而占其所以任我者篤與否也。景公果賢其人而任之不疑，故能大却燕、晉之師而還其所侵。漢文嚴三將軍之屯以備胡，躬勞其軍，至於細柳之亞夫，雖天子之詔，而屈於將軍之令。方是之時，細柳之士徒知亞夫之威而不知漢文之尊也。豈亞夫於此悖君臣之分而爲是不可犯哉，亦以探孝文之誠心，以占其待我者至與未至也。漢文果高其才，屬於景帝，以爲可以重任，而亞夫亦以閫外之事自專，故七國之反，總制其軍，遂能固拒救梁之詔，而平關東之變。世之淺者，徒見夫三人得狗衆立威之道，曾不知其爲術之微，非特主乎狗衆立威而已也。至於君臣所以相得之始，固結其心，不可以間離毀敗，而以勳名自全者，皆出乎此故也。甚矣，陸生之不講乎爲將之術也！機以亡國羈旅之身委質上國，於術無所持，於氣無所養，徒矜才傲物，犯怒於衆。司馬穎強肆不君，舉犯順之師，豈足爲託身之主哉。機以怨讎之府，一朝身先羣士，都督其軍，而衆至數十萬；漢魏以來，出師之盛，未嘗有也。彼既失所任矣，而機內無術以探其所以任我者之心，外無權以濟其所以屬我者之事，乃方掀然自擬管樂。臨戎之始，孟超以偏校干其令而辱之，若遇僕虜，而機不以爲戮而舍之。以是而將，用是而戰，雖提師百萬，孰救其敗哉！故鹿苑之潰，死者如積，衆毀因之，遂致其誅，爲天下笑。曾不知才不足勝其所寄，智不足酬其所知，一投足舉踵，則顛踣隨之，乃歸禍於三代之將，豈不繆歟！或曰，機雖世將，而儒者也，

軍旅之事非其素所長者，遂喪其師。此王衍、房瑄之徒皆以招敗也。嗟乎！以儒而將，至乎喪師者，才不足以任將故也。必曰儒果不可以將，將果不可用儒者，非也。才之所在，無惡其儒也。使儒而知將，則世將有所不能窺也。至若機者，適足以殺其軀而已，何足道哉！《何博士備論》卷下。又見《唐宋名賢確論》卷六，《歷代名賢確論》卷五九。

晉論 上

神器之重，有以自歸而後收之，有以力取而後得之。自歸而後收之者，三代之上是也；力取而後得之者，秦漢而下是也。夫歸我而收之與夫我取而得之固有間矣，而其所以取之之道又有甚異者焉。然則享天下者，亦觀乎所取之道如何耳。魏之取漢，異於漢之所以取秦；晉之取魏，異於魏之所以取漢。魏示晉以所取漢之迹，晉襲魏以所取魏之權，是晉之取魏者，魏啓之也。晉將蹈迹而取魏也，是以汲汲而求執魏之權；魏徒見權之去我而在晉，猶昔之去漢而在魏也，是以安其所取，而以天下輸之，乃自謂所當然者。故晉於得魏之迹無以異於魏得漢，而於所以取魏之道最爲無名，蓋有類夫王莽之盜漢也。雖然，晉室之禍，亦魏有以遺之。嗚呼，豈亦天意者邪！昔者秦爲無道，天下之民唯恐秦之不亡也，是以豪傑相與起而誅秦。秦亡而漢得之，是漢無所負於秦也。東漢自董卓之亂，天下痛其禍漢之深，相與建議歃血，起而誅卓者，凡以爲漢也。卓既誅矣，而曹操、二袁乃始連兵相噬以爭天

下而求代漢。曹操先得挾漢之策以令天下，終於漢不自亡而操取之，是魏猶有負於漢也。漢之亡也，非天下亡之，是操取之也。雖然，微曹操，則漢之天下不得不亡，以其有二袁之竊取之也。操收天下於二袁竊取之中，是漢嘗亡天下矣，而操收之，則魏猶爲有名也。故曰魏之取漢，異乎漢之取秦也。至於晉也則不然。自司馬仲達，已韜藏禍姦於操之世，操嘗悟之，而不自決也，以授之於丕。而丕昏弱，加全佑而倚任之。故其於操之亡，乃稍駸以立其盜權之功，遂收其權而私執之。所謂盜權之功者，蓋東定遼東而取孟達^{（一）}，南摧王凌而內誅曹爽耳，非有存其既亡、續其既絕之大勳，若魏之於漢也。蓋知夫魏之取漢，其道由此也，是以汲汲求蹈其迹而竊收其權，更四世而固執之。至於一旦取魏於偃然無事之間，而天下之人亦安之於無可奈何，是最爲無名，而有類夫王莽之盜漢也。及夫晉之宗室內叛，戎夷外攻，至於陵夷而不可勝數者，亦魏有以遺之。魏亡公族之恩，雖號加侯王，而無尺土一民之奉。晉人取而代之，矯其無枝葉之庇，於是大殖宗室，假之制兵專國之權。一旦八王內相屠噬，至於禍結不可勝解，而戎羯乘之。關右秦川，帝王之宅也，魏武大徙戎夷之衆而錯居之，以扞蜀寇，至於近發肘腋，不可勝救，以成永嘉之禍。由是觀之，則凡晉室之大變，皆魏有以遺之。嗚呼，豈亦天意者耶！《何博士備論》卷下。又見《唐宋名賢確論》卷六，《歷代名賢確論》卷五九。

「一」「而」下似當有「西」字。

晉論下

天下之禍，不患其有可睹之迹而發於近，而患其無可窺之形而發於遲者。有迹之可睹，雖甚愚怯，必加所警備；而發於近者，其毒常淺。無形之可窺，雖甚智勇，亦忽於防閑；而發於遲者，其毒常深。昔者五胡之禍晉室，其起非一朝之故也。探其基而積之，乃在於數百歲之淹緩。國更三世而歷君者數十，平居常日不見其有可窺之形，是以一發而莫之能支。夫非無形也，蓋爲禍之形常隱於福，爲福之形常隱於禍，人見其爲今日之禍福而已，不就其所隱而逆窺之，是以於其未發，皆莫睹其昭然之形，此其爲禍至於不可勝救之也。先王之制夷狄於要荒也，甚惡其猾夏而亂華，未嘗不欲驅攘而擯外之。周公朝諸侯於明堂，蠻夷戎狄之君立於四門之外，使無與夫備物盛禮之觀，而隱寓其羈縻勿縱之義甚深遠也。後世之君幸其衰敝而悅其向服也，因內徙而親之。其事肇於漢之孝宣，漸於世祖，而盛於魏武。或空其國而罷徼塞之警，或籍其兵而爲寇敵之扞。夫既去其侮而又役其力，可謂世主之大欲、國家之盛福矣，不知積之既久，而大禍之所伏，一旦洶然若決防水，莫之能遏。晉爲不幸，而適當之，以其平居常日不睹其昭然之形故也。昔者孝宣乘武帝攘擊匈奴之威，令五單于內爭，始納呼韓邪之朝。元帝時請罷邊備，賴侯應之策，以爲自孝武攘之幕北，奪其陰山，匈奴失所蔽隱，每過陰山，未嘗不哭其喪亡也。今罷備塞，則示之大利。元帝雖報謝焉，自是胡人亦浸而南顧，漢亦甚悅其

來，而不之却也。世祖因匈奴日逐之至，遂建南庭以安納之，稍內居之西河、美稷，而其諸部因遂屯守北地朔方、五原、代郡、雲中、定、襄、雁門之七郡，而河西之地鞠爲虜區。加徙叛羌錯置三輔，魏武復大徙武都之氏以實關畿，用禦蜀寇，而匈奴五部皆居汾、晉而近在肘腋矣。於晉之興，大率中原半爲夷居。元海，匈奴也，而居晉陽。石勒，羯也，而居上黨。姚氏，羌也，而居扶風。苻氏，氏也，而居臨渭。慕容，鮮卑也，而居昌黎。種族日蕃，其居處飲食皆趨華美，而其桀暴貪悍、樂鬪喜亂之志態則亦無時而變也。是以元海一倡而并、雍之胡乘時四起，自長淮之北，無復晉土，而爲戰國者幾二百年，所謂發於遲而爲毒深者也。雖然，彼之內徙而聽役也，亦迫於制服之威，而其情未嘗不懷土而思返，固甚怨夫中國羈拘而賤侮之也。是以劉猛發憤而反於晉，事雖不濟，而劉氏諸部未嘗一日而忘之也。自魏而上，其間非無明智之主足以察究微漸，爲子孫後世之慮，然皆安其內附，或樂用其力，惟恐其不能鳩合而收役之。雖有夫爲禍之形，皆不爲之深思遠慮，就其所伏而消厭之。由晉而下，自武帝之平一吳會，徧撫天下，固無藉乎夷狄之助矣。苟於此時有能探其所伏之禍而逆制焉，因其懷返之情，加之恩意，以導其行，爲之假建名號，而廩資之，使各以其種族而還之舊土，彼將樂引輕去而惟恐其後也。然後嚴斥障塞，使有華夷內外之限，後雖有警，則無至乎發於肘腋之間，而被不可勝言之禍矣。雖然，自非明智英果之主爲子孫後世之慮，則不能決於有爲，以救其未發之深禍。彼晉武自平一吳會，方以侈欲形於天下，其能有及於此邪？雖郭欽抗疏，江統著論，其言反復切至，皆恬不爲省，方抱虎而熟寐爾。嗟乎，爲天下者無恃其爲平日之福，而忽所隱之禍也哉！《何博士備論》

卷下。又見《皇朝文鑑》卷一〇〇，《文章辨體彙選》卷三九五，《四續古文奇賞》卷一二，《唐宋名賢確論》卷七，《歷代名賢確論》卷六一。

全宋文卷二五六七

何去非 四

苻堅論 上

兵以義舉而以智克，戰以順合而以奇勝。堅之爲是役也，質於義順則犯，考於奇智則詘，悖於其所興者三，玩於其所用者二，此其所以敗亡而不救也。所謂悖於其所興者三者，不懲魏人再舉之退敗，而求濟其欲於天命未改之晉，一也。忘其夷虜之醜類，求襲正統而干授天命，二也。溺於鮮卑，中我以禍，而忘其爲社稷之讎，三也。三者悖矣，而又玩於所以用者二焉：勢重不分，而趨一道，首尾相失，無他奇變，一也。驕其盛強，足以必勝，棄其大軍，易敵輕進，二也。此兵家之深忌也。吳王劫七國百萬之師而西，不用田祿伯之言，乃專力於梁，以至於敗者，惡其權之分也。祿山舉范陽數十萬之衆而南，不用何千年之畫，乃併兵徐行，卒以不濟者，惜其勢之分也。雖假息反虜，敗亡隨之，亦昧於兵之至數也。趙括之論兵工矣，雖其父奢無以難之。然獨憂其當敗趙軍者，以其言於易

也。王邑耻不生縛其敵，而徒過昆陽，卒以大敗者，以其用於易也。惡其權之分，則不以其兵屬人。無屬人以兵，是自疑之也。惜其勢之分，則不以其兵假人。無假人以兵，是自孤之也。以易言之者，有所不將，而將必敗也；以易用之者，有所不戰，而戰必潰也。蓋衆而惡分，則與寡同；強而易敵，則與弱同。出於衆強之名，而居寡弱之實者，其將皆可覆而取也。夫東南之所恃以爲固而抗衡中原者，以其有長淮大江千里之袤也。然而吳亡於前而陳滅於後者，彼之動者義與順，所出者智與奇也。晉之取吳也，二十萬耳，而所出之道六；隋之取陳也，五十萬耳，而所出之道八。惟其所出之道多，則彼之所受敵者衆。是其千里之江淮固與我共之矣。今堅之所率者百萬之強，而前後千里，其爲前鋒者惟二十五萬，而專向壽春。堅嘗自恃其衆之盛，謂投鞭於江，足斷其流，乃自向項城，棄其大軍，而以輕騎八千赴之。是以晉人乘其未集而急擊之。及其既敗，而後至之兵皆死於躡踐，惡在其爲百萬之卒也！使堅之師離爲十道，偕發並至，分壓其境，輕騎游卒營其要害，將自爲敵，士自爲戰，雖主客之勢殊，攻守之形異，晉誠善距而却我之二三，則吾所用以取勝者蓋亦六七。雖未足以亡晉，而亦以勝還矣。嗟夫！堅之於叛胡也，固所謂鐵中之錚錚者矣。然至此而大悖者，益信乎兵多之難辦也。蓋兵有衆寡，勢有分合。以寡而遇衆，其勢宜合；以衆而遇衆，其勢宜分。黥布反攻楚，楚爲三軍以禦之，而又自戰於其地。布大破其一軍而二軍潰散。吳漢之討公孫述，以兵二萬自將而逼成都，授其裨將劉尚萬人，使別屯江南，相距者二十里。述分將攻之，漢尚俱敗。此兵少而分之患也。然而知其妙者，雖少猶將分之，以兵必出於奇，而奇常在於分故也。項羽之二十八騎耳，而分之爲四，會之爲

三是也。至於兵大勢重而致潰敗者，未嘗不在乎不分之過也。《法》曰，「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身則首尾俱至。」此言其陣之分也。以陣而必分，則凡兵之大勢者可知也。蓋兵大勢重，分之則所趨者廣，足以出奇而人自爲戰。不分則所應者獨，難以合變而身萃其敵。將以其身萃敵而士不自爲戰，求其無敗，不可得也。嗟乎！人常樂乎大眾之率，苟唯不知其所用而用之，雖至死而不悟者，豈特爲苻堅也哉！《何博士備論》卷下。又見《歷代名

賢確論》卷六二。

苻堅論 下

荆陽雖居天下之一隅，而有長淮大江之阻，其俗輕易勁悍，喜事爭亂。自周之微，爲吳、越、楚之僭強，常以其兵服役天下。然其爲形勢，非圖天下者之所先事而必爭，故後世豪傑多乘中州之擾趨而據之。自其爲孫氏之吳，已而爲晉、宋、齊、梁、陳之代興，雖不能徧撫二州之境，然皆以帝號自娛，抗衡北方，而不爲下。自非中州大定而其國失政，雖以重師臨之，鮮有得志。故魏武乘舉荆之勢，以數十萬之衆困於烏林；魏文繼之大舉，獨臨江歎息而返。苻堅以秦雍百萬之強而臨淮淝，一戰而潰。惟其後世孱昏驕虐，上下携叛，而中州之主爲伐罪弔民之師，則雖江淮之阻，亦無足以憑負矣。然而陳叔寶猶謂周齊之師嘗退敗於五至，而不以爲虞。是以晉武之俘孫皓、隋文之俘叔寶，皆易

於拾遺也。而苻堅不懲魏人之不濟，乃欲申其威於天命未改之晉，此其所以敗也。雖然，自古夷虜之強，未有遂能并集天下于一統者，此姚弋仲所以重訓其子孫，使必無忘於歸晉^{（一）}，而苻融惓惓致戒於堅者，凡以此也。而堅昧於自度，常以正朔不被四海爲愧，而銳於東南之并，違忠智之言，收姦倖之計，一舉而大喪其師，寇讎因之，遂亡其國。不惟失天之所相，亦其自取之速也。始，堅以豪壯之資奮於夷虜，獲王猛之材以輔成其志業，遂能自三秦之強，平殄燕代，吞滅梁蜀，九州之壤而制其七，可謂盛矣。然而東晉雖微，衆材任事，主無失德，而堅乃睚衆圖之，其廷臣戚屬相與力爭而不得也。獨慕容垂以失國之讎，欲以其禍中之，求乘其弊而復燕祀，乃力贊其起。堅甚悅而不疑，以爲獨與己合，遂空國大舉，而償於一戰。返未及境，而鮮卑、叛羌共起而乘之，身爲俘虜，遂亡其國。嗚呼，可不謂其非昏悖歟！夫昔之智者，多能中人以禍，使之悅赴而不以爲疑，而昧者常安投其禍，雖死而不悟。漢世祖方安集河北，更始之將謝躬以兵數萬來屯於鄴，光武忌之，乃好謂之曰：「吾行擊青犢必破，而尤來在山陽者勢當潰走。若以君之威力擊之，則成擒耳。」躬善其言，遂以其兵去鄴而趨尤來。世祖即命吳漢襲奪其城，躬敗還鄴而漢殺之。孫策之渡江也，廬江太守劉勳新得袁術之衆而貳於策，策深惡之。時豫章上繚宗民萬家保於江東。策語勳曰：「上繚，吾之疾也。然欲取之而路非便。以公之威臨之，無不克也。」勳信之而行，策遂以其輕銳襲拔廬江而盡降劉勳之衆。政慕容垂所以用之弊秦，而復燕祀於既亡也。夫與人爲敵，乃受其甘言而從其所役，未有不墮其畫中者也。《法》曰：「智者之慮，必雜於利害。」《傳》曰：「成敗之機，在於善察人之言。」堅於垂之言也，慮其所

以爲利，而不慮其所以爲害，一失其機於無以察人之言，而遂至於喪敗，人之於慮察也，可得而忽哉！嗟夫！以堅之晚而昏悖自用，雖景略之尚在，固將不用其言，而亦無以救秦之亡矣。《何博士備論》卷下。又見《歷代名賢確論》卷六一。

〔二〕忘：原作「亡」，據文意改。事參《晉書》卷一一六《姚弋仲載記》。

宋武帝論

天下之事日至而無窮，而吾有以應之莫不中理者，在乎善用其機。況乎爭天下之利，處兩軍之交，不得其機以決之，則事亦隨去矣。蓋機之爲物，不可以期待，不能以巧致者也。卒然而會，迅忽眇微，及其去之，疾不容瞬。先機而起，於機爲妄赴；後機而發，於機爲失應。是以御天下之事於一己而權不移，制天下之變於無窮而智不詘。夫機有待之百年而不至者，有居之一日而數至者。待之百年而無可乘之機，則吾未嘗遲之而求於先發；居之一日而機數至，則吾未嘗厭之而怠於必應。嗚呼！人能知此，然後可與濟天下之大業矣。昔者，越王勾踐辱於會稽之棲，迨其返國，苦身焦思，拊循其民，求有以報於吳也。蓋七年而民求奮於吳，其臣逢同、大夫種、范蠡之徒止之，以爲未睹其可乘之機以發之也。於是乎斂形匿跡，以伺其隙者凡十八年。一旦吳王空國北從黃池之會，遂一舉而敗吳，

再舉而亡之。西晉自永嘉之亂，羣胡四起而分中原。元帝竄身南渡，收區區之江左以續宗祀。而羣胡自相搏噬，驟興驟滅，百年之久。至於苻堅，并夷略盡，乃空國大舉而圖江南，遂及淝水。百萬之敗，反未及國，而慕容亡燕之裔並起而乘之。垂收陝東而冲亂關右，苻丕坐困鄴城，求我糧援。既而垂以幽冀之民饑死殆盡，其黨潰叛，退保中山，堅、冲相持，其勢俱憊。於斯時也，可謂千載一至之機也。晉人有能乘燕秦相弊之餘，因淝水克敵之勢，選師擇將而命二軍，一軍北收鄴城以舉燕代，一軍西趨咸陽而定關隴，據舊都之固，復七廟之墜，鎮撫士民，以殄餘黨，則武帝之業一朝可復，而大耻刷矣。晉人撫機而不知發，乃方出師漕粟，以慰其既來，而尺土不獲，而師以喪敗。此謝安以氣怯而失機也。宋武帝以英特之姿，攘袂而起，平靈寶於舊楚，定劉毅於荆豫，滅南燕於二齊，克譙縱於庸蜀，殄盧循於交廣，西執姚泓而滅後秦，蓋舉無遺策，而天下憚服矣。北方之寇，獨關東之拓跋，隴北之赫連耳。方其入關，魏人雖強，不敢南指西顧以議其後。而秦民大悅，以謂百年憤辱去於一朝，相與涕泣而留之，以其爲漢室之裔，乃以長安十陵、咸陽宮室以動其情。使武帝因三秦悅附之民，治兵蒐騎而留拊之，通江淮之漕，下巴蜀之粟，舉荆豫之師，發青齊之甲，以與趙魏從事於中原，則天下之勢不勞而遂一矣。然其席不暇煖，舉千里之秦屬之乳襍之兒，引兵遽還，無復顧慮，大違秦民之望。蓋一舉足而赫連躡踵以收關中，如探物於懷間。此宋武以志卑而失機也。察夫宋武之心，非以秦雍爲當捐而趙魏爲足憚也，然其亟去而不顧者，蓋以其艱難百戰，凡所以造宋之基業者皆在乎江左故也。往日南燕之役，盧循乘虛而下，幾失建業。今之速返者，畏人之議其後而爲盧循之舉

也。此所以輕捐關中而不顧也。又其起於漁樵匹夫之微，崎嶇轉戰，以經略江左者凡三十年。今之西師者，徒欲成敗晉之資，而其志慮之所在，亦曰代晉而已，未暇爲王業萬世慮也。使司馬氏卒不復見中州之定，而羣胡遂爲不討之讎者，由再失天下之大機也。嗟夫！集大事者惡夫志卑而失機，宋武兼之矣。《何博士備論》卷下。又見《唐宋名賢確論》卷七，《歷代名賢確論》卷六三。

楊素論

戰必勝、攻必取者，將之良能也。良將之所挾，亦曰智勇而已。徒智而無勇，則遇勇而挫；徒勇而無智，則遇智而蹶。智足以役勇，勇足以濟智，然後以戰必勝，以攻必取天下，其孰能當之。昔者楊素之於隋，可謂一代之名將矣，而賀若弼評之，謂其特猛將耳，非所謂謀將也。甚哉，弼之過於自負而輕於議人也！隋自平陳之後，素已爲統帥矣，其克敵斬虜，功策爲多。既俘陳主，而江湖海岱群盜蜂起，大者數萬，小者數千。而素專閩外之權，轉戰萬里，窮越嶺海，無向不滅。已而突厥犯塞，宗室稱兵，而社稷危矣。素之授鉞專征，其所摧陷者不可勝計，遂空虜廷而清內難。然素之兵未嘗小衄，隋功臣無與比肩者，其爲烈亦至矣。而弼猶不以謀將處之，特曰猛而已。夫目之以猛，而不許之以謀，蓋所謂徒勇而無智者矣。考素之功烈如此，苟其智之不逮，則凡所以決機取勝者，其誰之謀也？自隋文平一天下，所謂名將者，獨韓擒虎、賀若弼、史萬歲與素耳。擒、弼自平陳之後，不獲立

尺寸之效，獨史萬歲從素征討，以驍勇稱。而弼乃以大將自處，而目是三人者皆不能盡其材，亦見其不知量，而務以其私言動世主也。素之馭戎，嚴整而喜誅，每戰必求士之過失者斬之以令，常至百輩。而先以數百人赴敵陷陣，不能而還却者悉斬之，復進以數百人，期必陷陣而止。是以士皆必死，前無堅敵，此弼之所以得目之爲猛也。嗟乎！素非有忍於士也，以爲士之必死者，乃所以決生，必生者乃所以決死故也。唐之善於兵者無若李靖，其爲書曰：「畏我者不畏敵，畏敵者不畏我。是以古之名將，十卒而殺其三者威振於敵國，殺其一者令行於三軍。」靖豈以卒爲不足愛哉，以爲殺一而百奮，則奮者可期於勝也；縱一而百惰，則惰者可期於敗也。奮而克敵與夫惰而爲敵所克，則是殺者乃所以生之，愛者乃所以害之也。善爲將者能審乎此，則無惡乎其苟忍也。雖然，在素之術，有足以致勝，未足以爲勝之工也。《法》曰：「兵無選鋒曰北。」詩曰「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其啓行者，選鋒之謂也。越王勾踐之伐吳，其爲士者數萬，而又有君子六千人，所謂君子者，其選鋒也。素之所使以陷陣者，其選鋒之謂歟。然至有不克而還、不免於誅者，疑其非選之特精而養之素厚之士也。又嘗觀唐太宗之將，未嘗先以其身親搏戰也，必以驍騎勁旅而經營於其旁，或瞰臨於其高，常若無意於戰。其兵既交，其鬪皆力，而未決也，卒然率之而奮，士皆殊死，突貫其敵之陣而出其背，凡所嬰者無不摧敗。猶之二人之相搏也，材鈞而力偶，方相持而未決也，卒然一夫起其旁而助之，則夫受助者蔑不勝矣。此法所謂以正合、以奇勝者也。使素之所用以爲鋒者皆精其選，而又量敵之堅脆以遣之，其必足以陷敵，無至乎不克而還，又加之誅，而常出於唐太宗之奇，則如弼者亦何得而妄議矣。《何博士備

論》卷下。又見《歷代名賢確論》卷六六。

唐 論

據天下之勢，必有所以制天下之權；蓋權待勢而立，勢待權而固。有是之勢而其權不足以固之，則其勢日就傾弱，而天下莫能安強。是以人主之於權也，不可一日使之去己而分於人。凡物之去己者猶可收，分者猶可全也；至於權也，一去而不可復收，一分而不可復全，而所據之勢隨之，可不慎哉！昔者，唐之太宗以神武之略，起定禍亂，以王天下，威加四海矣，然所謂固天下之勢，以遺諸子孫者，蓋未立也，於是乎籍兵於府，置將於衛，據關而臨制之。處兵於府，則將無內專之權，處將於衛，則兵無外擅之患。然猶以爲未也，乃大誅四夷之侵侮者，破突厥，夷吐渾，平高昌，滅焉耆，皆俘其王，親駕遼左，而殘其國，凡此者，非以黷武也，皆所以立權而固天下之勢者也。武后以女主專制，挾唐以令天下，圖移神器，天下之人莫不屏息重足，從其制命。彼得天下之權而逆持之，然猶若此，況以順守者哉！明皇以英果之氣，起平內難，遂襲大統，可謂誼主矣。然狃於承平宴安之久，府衛之制一切廢壞，盡推其權以假邊將。祿山虎視幽、薊，橫制千里，而軍中之吏凡三千人。故范陽之變一起，天下大震，徒驅市人以嬰其鋒。使微肅宗召號忠義，駕馭豪武，奮不顧身，與之從事，則兩都不復矣。雖能再造王室，然其所賴以收天下者皆爲方鎮矣，天下之權已分於下而不全矣。至於代

宗，僅夷殘盜，乃瓜裂河朔，以帥寇黨，遂相爲背腹，世襲不禁。陵夷至於大曆、貞元之間，兩河方鎮日以強肆，而當時之君畏縮摧抑，常若抱虎，包羞含垢，媚嫵不暇，以苟旦暮之無事，而陵犯益至。雖內設禁軍，統以閹尹，然亦不足以待天下之變。故涇師之亂，而神策六軍召之無一至者，從奉天之幸者，四百士耳。及章武之興，天下之爲方鎮者五十，縣官賦入止於東南八道而已。而章武乃能振激武烈，期於不赦，排斥衆議而大治之。於是擒劉闢於劍南，執李錡於浙西，縛盧從史於昭義，服王承宗於鎮冀，誅李師道淄青五世之襲，平吳元濟淮西三世之叛，可謂盛烈矣。然其至於後世，益以不振，在內之權而閹尹執之，在外之權而方鎮執之，浸微浸削，而遂至於亡焉。蓋唐以權奪勢傾而亡天下，然其亡不在乎僖、昭之世而在乎天寶之載焉，以其喪所以制天下之權者實兆乎此故也。故其後世之君，若章武者僅能自立，不爲之深屈而已，況其非章武者乎。嗟夫！後之爲天下者苟無意於所執之權而爲人執之，則視唐可知也矣。《何博士備論》卷下。又見《歷代名賢確論》卷九五。

郭崇韜論

人謂漢高祖以布衣之微，召號豪傑，起定禍亂，乃瓜裂天下，以王勳將，韓、彭、英布皆連城數十，南面稱孤，舉天下之籍而據其半。及夫釋甲就封，創血未乾，皆相視誅滅。蓋由高祖封賞過制，陷之驕逆，其於功臣不能無負。光武率義從之士，平夷盜逆，收還神器。天下既定，遂鑑高祖之失，

第功行封，爵爲通侯，大者不過數縣，而不任以吏事，是以元勳故將皆能自全。李靖，談兵之雄者也，亦以謂光武得將將之道，賢於高祖遠甚。嗟夫！是皆不深求高祖、光武之事者也。天下之事，有所必然者，雖聖智不能遷而避之。高皇以寬仁大度，役天下之智力而集大業，豈所謂陰忮暴忍而喜忌人之功者耶？秦爲無道，天下高材疾足爭起而競搏之，皆有代秦之心也。彭越、黥布皆以人傑操兵特起，未以其身輕屬於人者也。韓信挾百戰百勝之略，擇主而附，亦有大志，故身定全齊而自王之。方漢王大敗於彭城，隨何不能緩頰於淮南，則黥布不至。及困於固陵，諸侯棄約不會，微張良之畫，則彭越、韓信不從。方是時，漢王不捐數千里之地數以充三人者之欲而致其兵，則楚不亡。漢之待此三人者，譬若養虎，飽則不動，饑則噬人。由是觀之，封賞過制，豈得已哉，欲就大業於須臾之決故也。雖然，大業就矣，而三人者之逼，天下之所共寒心也。以天下之皆寒心，則彼持是而安歸，且高祖亦得安枕而卧乎？故疑似之釁一發而大禍集矣，此其勢必至於夷滅而後定也。光武痛宗社之禍，收率懷漢之民，投袂而起，凡所攀附者多南陽故人。其尤偉傑者，寇、鄧數人而已。然較其材略，徒足以供光武指顧之役，非有驕桀難制若韓、彭之與高祖也。天下既定，封以數千之戶，莫不志欲盈足，惟恐持保之不獲，爲光武者，獨何隙以誅除之哉？而曰光武獨得保全勳舊之術，高祖於功臣有不容之忍，此不求二主所遇之不同與夫勢理有所必至者也。後唐莊宗承武皇之遺業，假大義，挾世讎，以與梁人百戰而夷之，乃有天下，可謂難且勞矣。然有二臣焉：其爲韓、彭者，李嗣源；爲寇、鄧者，郭崇韜也。嗣源居不賞之功，挾震主之威，得國兵之權，執之而不釋也。莊宗無以奪之，而稍忌其逼。

崇韜常有大功於國，忠而可倚，而嗣源之所畏者也。莊宗苟能挾所可倚而制所可忌，則嗣源雖懷不自安而有顧憚，非敢輒發也。莊宗知其所忌而不知其所倚，故崇韜以忠見疏，讒疾日急，使其營自救之計，乃求將其征蜀之兵。莊宗掃國中之師屬之而西，崇韜雖已舉蜀，捷奏才上，而以讒死矣。莊宗知得蜀足以資其盛強，而不知崇韜之死已去嗣源之畏。故鄴下之變，嗣源以一旅之衆西趨洛陽，如蹈無人之境，其遷大器，易若反掌。且內有強臣窺伺間隙，乃空國之師勤於遠役，固已大失計矣，而又去我之所倚與彼之所畏者，則大禍之集可勝救哉！雖得百蜀，無救其失國也。使崇韜之不死，舉全蜀之衆，因東歸之士，擁繼岌，檄方鎮，以討君父之讎，雖嗣源之強，亦何以禦之？蓋嗣源有韓、彭之逼而不踐其禍者，莊宗無高祖之略故也。崇韜有寇、鄧之烈而不全其宗者，莊宗無光武之明故也。嗟夫！人臣之禍，起於操權，而速禍之權，莫重於制兵。崇韜謀追禍自全，而方求執其兵，此於抱薪救火者何異也。《何博士備論》卷下。又見《歷代名賢確論》卷九九。

五代論

唐以陵夷蹙弱，遂亡天下。而真主未興，五代之君遂相攘取，朝獲暮失，合其世紀，不數十年。自古有國，成敗得喪未有如此之亟者。然竊觀之，莫不皆有所以必至之理也。梁祖起於宛胸羣盜之黨，已而挾聽命之唐，鞭笞天下，以收神器，亦可謂一時之姦雄。然及其衰暮，而河汾李氏基業已

大，固當氣吞而志滅之矣。借使不遂及於子禍，則其後嗣有足以爲莊宗之抗哉？此梁之亡不待乎旋踵也。後唐武皇假平讎之忠義，發迹陰山，轉戰千里，奄踐汾、晉。及其子莊宗以兵威霸業，遂夷梁室而王天下，可謂壯矣。然天下略定，強臣驕卒遂至不制，一倡而叛之，不及反顧，而天下遂歸於明宗。至於末帝，所以失天下者猶莊宗也。夫以新造未安之業，而有強臣驕兵以乘其失政，其能自立於天下乎？晉人挾震主之威，乘釁而起，君父夷虜，假其兵力以收天下，易若反掌。一朝嗣主孱昏肆虐，而戎人驕功恃強，殫耗天下不足以充其要取之欲，乃負反之，及其所以蒙禍辱者不可勝言。觀其所以自託而起者如此，則晉安得而後亡哉！漢祖承戎虜擾踐之餘，生靈無所制命，起視天下，復無英雄慨然投袂而作者，乃建號而應之。而天下之人無所歸往，亦皆俛首聽役於漢。然一旦委裘，而強臣巨室已不爲幼子下矣。故不勝其忿，起而圖之，僥倖於一決，而周人抗命，卒無以禦之，而至於亡。周之太祖、世宗，皆所謂一時之雄，而世宗英特之姿，有足以居天下而自立者。然降年不永，孺子不足當天之眷命，而真人德業日隆，已爲天下之所歸戴，則其重負安得而不釋哉？由是觀之，自梁以迄於周，其興亡得喪、世紀如此，安足怪哉，皆有所以必至之理也。又嘗究之，若唐之莊宗與夫末帝，皆以雄武壯決，轉鬪無前，摧夷強敵，卒收天下而王之，非夫孱昏不肖者也。然明宗之旅變於鄴下，晉祖之甲倡於并門，彼二王者，乃低摧悸迫，兒女悲涕，垂頭拱手，以需死期，無復平日萬分之一者，何也？有強臣驕兵以制其命，唯至乎此，始悟其身之孤弱，無以自救之也。夫以功就天下者常有強臣，以力致天下者常有驕兵。臣非故強也，恃勲賞之積而卒至於強；兵非故驕也，恃戰役之勤而卒

至於驕。故古者揆亂定傾之主，不憂天下大計之不集，而深虞大臣之或強，戰士之或驕，故常先事而董治之，使其操制常在於我。是以天下既集而國家安強，舉而遺之冲人弱息，而變故不作。彼以亂繼亂者則不然。方其圖天下之即集也，日責功於將，而責戰於士。責功之亟，則凡所以酬將者未嘗恤其或至於強；責戰之功，則凡所以撫士者未嘗病其或至於驕。是以天下略定，強臣倚驕兵而睥睨，驕兵挾強臣而冀望。一旦相與起而迫之，反視其身徬徨孤立，而大事且去，則雖有平日壯決之氣，持是而安歸哉！此唐之莊宗、末帝所以失天下者，由此故也。嗟乎！圖天下於亟集而不計其既集之利害者，終亦亟亡而已矣。《何博士備論》卷下。又見《歷代名賢確論》卷一〇〇。（以上郭齊校點）

全宋文卷二五六八

賈 易

賈易，字明叔，無爲（今安徽無爲）人。少孤貧力學，年逾冠，中進士甲科，調常州司法參軍。元祐初，爲太常丞、兵部員外郎，遷左司諫，出知懷州，徙廣德軍。明年，提點江東刑獄，召拜殿中侍御史。薦章劾奏蘇軾兄弟，時論薄之，由是出知宣州，歷蘇州、徐州。元符二年累謫邵州安置。徽宗朝，進右諫議大夫，改權刑部侍郎。崇寧元年，以寶文閣待制知鄧州，隸黨籍。年七十三卒。見《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七八、四八一、五一六，《宋史》卷三五五本傳，《宋元學案補遺》卷三〇，《北宋經撫年表》卷二。

宣州謝上表

信而後諫，愧無平仲之言；罪不容誅，誤脫成湯之網。屈嚴科而賦命，畀善地以寧親。聖澤隆寬，自古未有；愚心感激，欲報何從？伏念臣蔽蒙之人，迂闊於事，以直道爲敬天之實，以詭情爲駭俗之非。殺其身有益於君，行之無悔；見其利不顧其義，死莫敢爲。知萬折而必東，故三已而無愠。

汲黯之戇，寧免世嫌；子文之忠，蓋出天性。竊服兩宮之知遇，稍希八彥之激昂，故有橫逆之來，曾無左右之助。口欲清而愈濁，外無正而不行。獨傷忠敬之難明，亟比欺誣之重坐。既免投於荒裔，仍擇處於近藩。風俗休戚，在所漸摩；朝夕旨甘，得其順適。道固隆於善貸，恩尤著於曲成。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聽德惟聰，使臣以禮，兼洪覆無私之運，均大明徧照之神。謂好言利病者，有區區憂國之心；謂不事權貴者，非汲汲謀身之輩。方免官而從衆，竟薄責以勸忠。臣敢不敬體惠慈，退加修省，凡正心而誠意，必明辨而篤行。金石可磨，底慎子臧之達節；死生不變，庶幾徐邈之有常。殫夙夜治民之勞，全始終報上之志。《皇朝文鑑》卷七〇。

乞派遣郎官體按諸路差役奏

元祐二年六月甲辰

朝廷改復差役，蓋得先王輕徭息民之意，而推行之初，未究利害，故郡縣之吏措置多不如理。今雖設爲條目，隨其風俗所便，付諸路奉行，又令詢究其未善者以聞，而數月之久，蔑有言者。蓋監司守令不以公義竭心，苟且因循，期於不違法令而已。且用民之力貴輕，取民之財貴寡。竊聞州縣有户少而役多者，不獨被差頻併，兼難得及期而替，是使無復休息也。又單丁、女户、官户、寺觀出錢助役，比於實役之人，所費乃多數倍者，亦有出錢至少，纔百分之一者。衆口一辭，謂失輕重勞逸之實。欲乞擇郎官練達吏事者，出按諸路，授以條目，體問民庶。如實有妨公害民之事，州縣聞知而不

申監司，監司受申陳而不加察，亦不達於朝廷，具事劾奏。《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〇二。又見《宋會要輯稿》食貨一三之三十一（第六冊第五〇三五頁）。

彈劾呂陶奏 一 元祐二年六月十九日

傅堯俞、王巖叟近嘗彈奏陶爲不曾論列張舜民事，而面欺同列，言已有文字。蒙降朝旨，令其分析。傳聞呂陶自有引咎，尚敢毀誣忠良，以爲強橫，逼使言事。如其果然，何陶之小人而無忌憚，一至此！且堯俞、巖叟亮直一心，求以報國，天地鬼神固亦鑑其誠意。縉紳大夫，苟有知者，孰不稱其賢而深惜其去？而陶也詭譎姦人，安然復位。按陶習尚卑凡，猥同市井，包藏深阻，險於山川，託朋附以自安，懷機穽而難保。《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〇三。

彈劾呂陶奏 二

竊聞今月十六日三省同奉聖旨，除呂陶、上官均差遣。執政大臣心知其非，而遲疑猶豫，近及旬浹，竟無所辨正，出於不得已而行之。且大臣既不爲陛下開陳可否之義，而臺諫又皆懷私顧忌，鉗口養交而已。然則陛下何賴於股肱耳目之助乎？《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〇三。

彈劾呂陶奏 三

竊聞呂陶之黨與已衆，根柢已深，有不可動搖之勢。誠恐羣邪迷國，爲天下大患，欲爲陛下拔其源而塞之，無使滋蔓而不救也。今陶之死黨，徧自執政大臣、侍從要官，相與馳驅往來，晝夜合謀，欲盡去正直中立之人，然後肆意逞欲，以居美權要選。忠義之士，無不扼腕疾首。《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〇三。

彈劾呂陶奏 四

陶之黨人在要路者，固已瞋目而怒，勃然見於辭色，將恐機穽四發，擠臣於不測之禍。《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〇三。

彈劾呂陶奏 五 元祐二年六月二十八日

外議謂陶之黨人乃近臣之强者，與一二大臣素爲朋比，近以利害劫彼大臣，使之進說，乞下前

命。是以密啓於陛下，故陶與上官均之命復出。此事之虛實，惟陛下知之，若果如其說，其爲大臣者亦不忠之甚也。《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〇三。

彈劾呂陶奏

六 元祐二年七月五日

呂陶昨寢罷左司諫之命，以其有不忠之罪。中外公論，皆以爲當，猶恨其斥逐之晚也。陶包羞覲幸，借託請救，乃復得之。果以不忠得罪，閱月可復乎？彼貪利之人，志在苟得而無耻，乃其常態，何至朝廷蔽失如此之甚哉！《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〇三。

言韓琦定策之功奏

臣聞聖主記人之功而不忘，故忠臣勸而天下安，是以賞一人而天下趨之者，誠以不僭不濫而得之至當也。則有紀于太常，藏諸盟府，燦然與日月齊光而傳之不朽，又況有能爲誕謾以誣亡歿，而盜其勲業者哉！恭惟仁宗皇帝聖德居位，躋世隆平，享年長久而繼嗣未立。英宗皇帝曆數在躬，龍潛藩邸，天下歸仁，而位號未正。韓琦忠義動金石，精誠貫白日，建言定策，爲宗廟萬世之福，人神之所慶祐，夷夏率皆悅服。故其生則位極台鼎，死則配享廟廷。神宗皇帝紹休聖緒，緝熙帝業，知琦有大

勲勞于天下，故尊寵異數，褒嘉盡禮，始終一意，恩榮絕等。猶以爲未也，又親撰其神道碑，以「兩朝定策元勲」爲之名，昭示天下後世。不刊之烈，雖山河之誓，無以加此，世世忠臣義士，孰不激揚而歎服？不幸十數年之後，有國子監博士王同老上疏，自言其父堯臣在仁宗朝嘗任參知政事，于至和三年仁宗不豫，罷朝七十餘日，內外寒心。堯臣與宰臣文彥博、富弼，數陳宗社大計，求立英宗皇帝爲嗣，又率同列各求罷免，必冀開納，仁宗感悟許之。彥博令堯臣草制，定立英宗爲嗣。既而仁宗漸安，事遂少緩。其後韓琦卒，因堯臣、文彥博、富弼論議緒餘，決定大議。又自言罷任趙州，過北都，文彥博道及此事。且曰：彥博與先君及富弼皆當日協心論議之人，難于自發明。故同老又言，今惟文彥博、富弼同知此事本末，所有先臣親筆撰立英宗皇帝爲嗣制草及劄子草本共三道，謹緝綴封進。于是神宗皇帝因文彥博入對，詔問其事，令作文字進呈。彥博劄子言：「至和三年正月六日，仁宗服藥罷朝兩月餘，至四月初，仁宗聖體康寧。堯臣乃與臣及劉沆、富弼竊議曰：『朝廷根本不可不早定。臣以堯臣久居禁近，因謂之曰：『必得賢嗣以壓人心。』』堯臣曰：『豈不知素育于宮中者？』堯臣以指書案作下『貫』字，臣等各言無易此矣。至上前伏奏，得請。此大事不可如常例，退殿廬，令堂吏書聖旨。劉沆云：『沆欲袖紙筆于上前親書。』翌日，于垂拱殿，臣等四人具奏：『春中服藥，内外人情非常憂恐。蓋謂儲副未立。仍引西漢故事，人主初即位即建儲，今當以時立嗣，以固根本。仁宗淵默寡言，欣然嘉獎，曰：『知卿等盡忠，然此大事，朕更熟思之。』臣等再三論奏，乃曰：『知子莫如父，嘗選賢者育于宮中，計無易此。仁宗雖淵默而首肯之。是日晚，臣等再聚議，謂翌日必得旨，請堯臣密

作詔意，欲進呈施行。堯臣歸草詔意，然未及示臣等。既登對，復申前請，堯臣越次而奏曰：『願陛下早定此意，付外施行。』仁宗曰：『朕意已定矣，卿等無憂。』臣等既得此意旨，謂無疑矣。是年八月，乞召韓琦充樞密使，蓋以琦忠義必能當此重事，仁宗可之。自後繼有議論。未幾，臣得請判河南府，堯臣尋卒。」竊尋同老之言，謂仁宗不豫七十餘日，內外寒心，堯臣與文彥博、富弼求立英宗皇帝爲嗣，又率同列求罷免，仁宗感悟許之，彥博令堯臣草制定立英宗爲嗣，而仁宗漸安，遂少緩。彥博則言，仁宗服藥罷朝兩月餘，至四月初聖體康安，堯臣乃與臣及劉沆、富弼竊議朝廷根本不可不早定。因問堯臣，又得賢嗣之言，堯臣以指書案作英宗藩邸舊名。翌日臣等具奏，以時立嗣，仁宗欣然嘉獎。臣等再三論奏，嘗選賢者育于宮中，計無易此。仁宗首肯之，退令堯臣密作詔意。翌日復申前請，仁宗曰「朕意已定矣，卿等無憂」。是說與同老之言前後牴牾，自相矛盾，灼然易見。兼詳彥博所陳，則仁宗未嘗拒而不納，何因堯臣率同列求罷免，以必冀開納？此固不可信者一也。又所草詔，意將有待于得請而進呈以行也。彥博言「仁宗云朕意已定矣」，同老亦云「仁宗感悟許之」，則彥博、堯臣等何爲不奏知已草詔意，乞遂行之？此固不可信者二也。且建請立宗室爲皇嗣，天下之事無大于此者，其危疑機會，間不容髮，肯容大臣方共謀議，已竊草詔命而藏之私家，殆如兒戲？此固不可信者三也。又四月建請，而仁宗言「朕意已定」，彥博所言「臣等得此意旨，謂無疑矣」，何至八月乞召韓琦爲樞密使，欲當重事，而繼有議論，直至彥博補外，堯臣身死，而竟無定議？則所謂仁宗欣然嘉獎，「朕意已定」者，皆爲何事耶？此固不可信者四也。同老又言道過北都，彥博語及堯臣忠義，乃

言與富弼皆當日協心論議之人，難于自發明。推迹此言，恐涉相期附會之意。此固不可信者五也。又富弼于治平中辭免進官表云：「竊聞制詞叙述陛下即位時，以臣在憂服，無可稱道，乃取嘉祐中臣在中書日嘗議建儲，以此爲效，而推今日之恩。嘉祐中臣雖曾泛議建儲之事，仁宗尚秘其請，于陛下則如茫昧杳冥之中，未見形象，安得如韓琦等後來功效之深切著明也？」如弼此言，則何有至和三年與堯臣、彥博堅請立英宗皇帝爲嗣之事？此固不可信者六也。又韓琦初作宰相日，有劄子言：「近歲已來，內外忠孝之臣皆以陛下臨御四海三十餘年，而皇嗣未育，天下無所繫心；乞于宗室中擇幼而可教者，權以爲嗣。臣愚竊怪陛下何疑而不行之？然茲事至大，當獨斷于聖心。如陛下素有所屬，已得其人，則望宣示中書、樞密院，使奉而行之，以慰中外之望。」觀琦此奏，方以擇宗室爲嗣，且言如已得其人，望宣示而行之，則至和中決無定議明矣。同老乃以琦謙挹不自有其功，謂聖意先定，遂取以爲其父之功，何其不仁之甚，狂妄之極耶！又李清臣狀琦之行曰：「仁宗春秋高，繼嗣未立，天下以爲憂。雖或有言者，而大臣莫敢爲議首。公數乘間乞選立皇子，他日復進曰：『惟萬世之業不可不慮。臣備位冢宰，思所以報陛下，爲無窮計，宜莫先此。』」上顧曰：『後宮一二欲就館，卿其無亟。』後誕育皆皇女。公一日挾《孔光傳》進對曰：『漢成帝立二十五年無繼嗣，立弟子定陶王爲皇太子。成帝中材常主，猶能之，以陛下之聖，何難乎此哉？太祖爲天下長慮，福流至今。況宗子入繼，則陛下真有子矣。惟陛下以太祖之心爲心，則無不可矣。』仁宗感悟，始以英宗判宗正寺。英宗力辭，公復啓曰：『陛下屬之以大任，而不肯當，蓋其沉遠詳重，識慮有以過人，非有他也。且名未正，尚得

以辭，名體一定，父子之分明，則浮議亦不復得搖矣。』仁宗欣然曰：『如此，則宜乘明堂大禮前，亟立爲皇子。』又詔學士爲詔書，學士亦請對，然後進藁。』由此觀之，堯臣輒草詔意，藏之私家，以天下大事爲兒戲。然豈亦常竊議而妄作之，終不敢建言而死？故其遺藁雖在，亦何足爲功，但足彰其愚妄之罪爾。用此欲以揜琦之大勳，天下之人固未有信之者，況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豈可欺也！加以神考聖作之碑最著于天下，其略曰：『仁宗在位四十二年，皇嗣未立，天下共以爲憂，大臣顧避，莫敢爲上言。公乘間進曰：『皇嗣者天下安危之所繫，自昔禍亂之起，由策不早定也。』他日又言：『漢成帝在位二十五年，無子，立弟之子定陶王爲子。陛下聰明睿智，奈何久不決也？』始以英宗判宗正寺，英宗懇辭不就命，仁宗以問公，公曰：『名分之未定，去就之所難也，臣竊憂之。』帝悟，遂立爲皇子。』由此論之，謂因堯臣論議緒餘決定大議者妄也。又太常謚議謂：『琦素蘊忠義，尊立明聖，固天下之本，延生民之命，顧大臣所不敢議而身先之。』彥博自爲祭琦之文，亦曰：『正朝廷于指顧，定社稷于須臾。』然則，琦之殊勳偉烈，雖平、勃、霍光不足比倫，而堯臣碌碌備位之人，曾何足算，顧足預于此乎？若夫包拯、范鎮、司馬光、呂誨、王陶則皆能抗論激切，以天下爲憂。包拯則曰：『方今大務，惟根本一事。根本若固，則枝葉之患何恤？』呂誨則曰：『周爰忠讜，審擇宮邸，以親以賢，稽合天意。』范鎮則曰：『太祖捨其子而立太宗，陛下宜擇宗室賢者，以繫天下人心。』司馬光則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也。漢成帝即位二十五年，年四十五，以未有繼嗣，立弟之子定陶王欣爲太子。今陛下即位之年及春秋皆已過之，豈可不爲宗廟社稷深慮哉？況今亦未使之正東宮

之名，但願陛下自擇宗室仁孝聰明者，養以爲子，使天下皆知陛下意有所屬，以係遠近之心。」王陶則曰：「去歲陛下發德音，稽故事，擇宗室使知宗正寺。厥後成命稍稽，四方觀聽，豈免憂疑？」是數人者，則皆憂國忘身攄意敢言之人，其言則著聞于世。非如同老所訟堯臣私竊計議而未嘗敢發之事，妄欲希覬恩賞，而欺誣白日者也。臣昔在疏遠，傳聞同老之疏與朝廷褒稱之詔，以爲堯臣真有援立之功，而韓琦定策乃爲緒餘之論。臣于是時竊懷憤懣，深嘆真主在上，而小人詐險得行。自傷其身卑賤，無路叩闥，隳裂肝膽，以明大義，因往來四方，搜采公忠信實之言，以質其真僞。前後所得詔敕、碑誌、表狀、書疏、傳記、謚議、祭文等，凡二十餘篇，參考本末，可謂詳矣。今備數言路，稔聞史臣論撰先帝實錄未能決議者，在此一事。夫信史之作，垂訓萬世。苟史臣顧避，不敢建明是非，而並載方冊，傳疑于後，恐不足爲一代之典，其體不輕。臣是以敢觸冒讎怨，援據實理，陳天下之公言。非特發韓琦千載之忠實憤懣，誠欲敬述仁宗與子之盛德，英皇丕承之休烈，神考追述之善志聖謀，如皦日麗天，後世無敢竊議而獻疑者。臣雖隕身，死無所恨。伏望聖慈深賜省覽，推《春秋》善善之法，明詔史臣，直筆無隱，以伸正論，天下幸甚。

〔貼黃〕同老碌碌庸人，見利忘義，固不足責，所可惜者，韓琦于仁宗皇帝有君臣千載之遇，故以身任天下，獨建大議，援立聖明，以安社稷，垂福無疆，聲名事業，近古未有，一旦無根橫議攘而取之，虧忠義之實，悖廉遜之風，所損豈小哉？且君子生則不可奪志，死則不可奪名，臣竊傷一代名臣，其志與名皆遭掩蔽，是以剖心折肝，終究其說，使賢德晦而復明，公議缺而復著，

誠有補于仁聖之治。伏乞哀憐幸察。

〔又貼黃〕議者謂韓忠彥方在政府，而臣論辯其父勲勞，恐招附會之言，無乃避其形爲是乎。臣則以謂不然，蓋天下公議，爲之標的。若謂忠彥形迹可避，孰與文彥博位勢極人臣之貴乎？夫天下以爲忠義之事，人有盜而拚之者，忠義之人所當痛心疾首，如救焚溺，惟恐白之不早，使規規小嫌是畏，而爲自全之計，是公朝無敢言之士也。恭惟太皇太后仁聖聰明，如韓琦定策大事，必聞之最詳。伏望濬發德音，宣示史臣，俾直筆傳信，爲萬世法，豈不盡善盡美哉？臣不勝昧死祈天之至。

〔又貼黃〕范鎮凡十餘疏，皆在至和三年五月已後，呂誨、司馬光之言皆在嘉祐六年，王陶之言又最近後。果如王同老所陳，已有定議，則此數人何爲激切開陳如此之至耶？猶足驗其狂妄不實。陛下纂承大寶，實自太皇太后推明先帝與子之意，而蔡確輩尚敢希冀，盜取定策之名。蓋其竊迹有自來矣，不可不察也。國史今已垂成，若不早賜降出臣此疏，使之決疑傳信，則恐他時不免追改，其事不細，所宜深慮。《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三七。

辭殿中侍御史奏

元祐五年六月〔二〕

臣昨在諫垣，嘗論呂陶姦罔，因及蘇轍朋邪害正之迹。今轍除御史中丞，臣爲屬官，理合避嫌。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四三。又見《太平治蹟統類》卷二三，《宋會要輯稿》職官六一之四二（第四冊第三七七五頁）。

〔二〕《太平治蹟統類》、《宋會要輯稿》繫此奏于五月二十三日。

乞嚴治趙彥若父子之罪奏

元祐六年六月十七日

臣聞賞善罰惡，帝王之操柄，天下所賴以治也。惟大公無私，故能服人心，信天下。有如高下重輕一失其平，則人主威令有所不得行，積而不已，至於失天下之心，是以明君敬畏而不敢忽也。伏見陽翟縣令趙仁恕貪贓暴虐，近世未有，既倚其父爲侍從要官，又託執政大臣夤緣姻婭，肆行不法，賊殺無辜，自盜官物，贓滿數百貫，強娶部民女使，并奪財貨。語其貪則甚於寇賊，論其虐則酷如猛虎，使一邑良民嗷然受毒，幾不聊生。本路監司依公按發，有司勘鞫，罪狀明白。其父彥若身爲近臣，素無教子之義，知其所犯在於極典，乃爲苟免之計，巧飾市井無耻之言，欺惑朝廷，指提刑鍾浚爲與王安禮報仇。傳之中外，人皆嗤鄙憤疾，怪其敢爲誕謾，不顧義理如此之甚也。既而上下徇情，行其誣奏，不待本州結絕，更令隔路差官別推。世俗之情，動懷觀望，故出脫仁恕自盜死罪，殺人重辟。錄問官駁其案節，臺諫論其罪惡，未聞有所施行，遽罷移勘指揮，直使憑空約法，止於勒停而

已。變亂法令，欺誣上下，有加於此者乎？案仁恕慘毒污濁，稟受特異，憑藉勢惡，輕侮朝廷，法外峻刑，公行黷貨，實與犬狼同其質性。彦若備數從官，獲侍帷幄，有子如此，不思戒敕，至使播棄官刑，滅絕人理。而彦若偃然，略無慙懼之心，恣爲諛詐之惡，謂天爲可欺，上爲可慢。且欺天不道也，慢上不臣也，議罪定刑，在所不赦。若仁恕不抵嚴科，彦若不行遠竄，臣恐人主威柄移於下，天下之人亦無所取信，其爲禍患，豈可一一而數哉！故曰「刑罰象天之震曜」，言非臣下得而干也。今以一近臣之子而亂天下之法，何以厭息姦臣之橫議，宣揚二聖大公無私之盛德耶？

〔貼黃〕仁恕非法造作鐵枷、石匣、木蒸餅之類，皆今昔未有，怙威肆虐，如古跋扈之臣。贓污奪攘，劇於劫盜。前後統屬監司畏其氣勢，莫敢指議，養成其惡，塗炭生靈。今來提刑鍾浚果遭彦若誣奏，未克自明。臣恐此風浸長，姦宄不法之人無復顧忌，實亂天下之道也。

〔又貼黃〕仁恕非法行杖數，決殺平人郭德，今勘却仁恕不知。自盜官錢，就筵會支散樂人弟子，今勘却作賣酒支破。在任買賣剩利贓，今勘却作仁恕不知，令本妻一面承認。兼風聞推勘院放令入禁干照人往陽翟縣，以根檢文字爲名，傳送獄情，令諸色符同供答，有至三五次往來本縣者。遂將仁恕入己贓錢作先在人吏私家收掌，逐家亦便承認。以此觀之，小人望風附會，公然出入重罪，不畏朝廷典刑，專務希合權貴。臣欲乞直付御史臺根治，或自朝廷選差強明官一員前去，許州置司勘鞫，庶盡情實，以示天下至公無私之政。

〔又貼黃〕彦若以學問備從官之列，實論思啓沃之地，侍帷幄之嚴，乃講讀師儒之任，而內無教

子之方，外失事君之義。觀其所發，凡鄙闇很，市井所不爲，豈可更容塵廁清班，終何補於聖治邪？伏望睿慈深鑑馭臣之柄，察其有不可赦之惡，出於獨斷，黜之散地，以風動四方。天下幸甚。

〔又貼黃〕祖宗以來，命官犯贓罪，不以輕重，皆有特旨。如仁恕所犯，自當極典，乃更從輕，是必出於曲相隱庇之情，何其棄公議而貴私恩如此其至也？伏乞聖慈深賜辨察。《續資治通鑑長編》

卷四五九。

再乞嚴治趙彥若父子之罪奏

元祐六年六月二十六日

臣聞公義勝則天下治，公義廢則天下亂，非獨人事，實天道也。竊惟仁聖之君垂拱於上，忠良之臣承弼於下，至誠求治，惻怛愛民之意，雖格於天地，交於鬼神可也。奈何蔽於小不忍之言，而亂天下之法，正使罰不懲惡而人皆輕犯，夫豈治天下之道乎？以趙仁恕之貪虐殘賊，彥若之誕謾欺罔，臺諫論列，罪惡著明，終緣私恩，尚抑公議，人神共憤，物論沸騰。臣請究陳其事，覲回天聽，特正典刑。按仁恕闖冗下流，而敢慢侮國威，肆爲不法，蔑絕人理。賊殺無辜，則以平人鞏辛勘作賊徒，令座木蒸餅，仍加弔絀，慘毒備至，死而復生，終致脊骨曲跌，脚紐筋急，永爲殘疾。又暗加杖數，決殺王宗、郭德。每遇決遣罪人，更用瓦片擦其瘡，出血數升而後已。殘酷之狀，不可勝計，聞者爲之

痛心疾首。其攘竊贓污，則侵盜贓、賜賞、罰銅諸色官錢凡數百貫，事發之後，令其妻男燒毀草歷。又強取民家女使數十人，賤買紅羅數十匹，却將貴價出賣，強勒等第人戶出錢二百餘貫，買書箱，收在後廳。用贓罰銀打大酒升行用，致大量過官酒，計虧官錢二千餘貫。自餘公取自盜之贓，莫知其數。監司略按，發本州結證，所招情罪，十未二三。其父彥若明知所犯罪在極典，不自引咎，乃復僥倖苟免，頓忘君父之尊有不欺之大義，而巧飾詐辭，誣奏提刑鍾浚，以爲非理攬拾仁恕。蓋其不肖之心，有所憑藉，故無忌憚如此。亦既差官別勘，使干連數百人橫道追擾，禁繫經年，愁嘆嗟呼，頗傷和氣，實彥若爲之。臣嘗論其不可赦之惡，乞行推鞠，究其實犯，然後議罪定刑，以示天下大公無私之政。如聞仁恕止令陳州編管，乃更便於仁恕，曾何損哉？彥若依前放罪，事出無名，中外喧傳，益歎不平之甚也。且如仁恕所犯，非死不足以謝無辜被害之人，設以聖朝寬恩，貸其殘喘，猶當配流嶺表，以戒不法小人。彥若則黜于散地，使自省循，庶乎上下肅然，莫敢不情以事君父。是謂罰當罪則姦邪止，亦所以信於天下也。臣獨不知陛下何疑而不行。意者必有挾姦言爲彥若之地者，獨以爲一眚謂不足擯其所長。如臣考於士論，則謂彥若腐儒，素無他長，徒以區區記誦之學，冒切清顯，用過其實，曾何小補，顧有違經賊義，罔上不忠之大惡，尚可忍哉？是乃底裏皆露，洞見肺肝，復何忠信仁義之有，又況刑賞之設，在乎勸沮善惡，帝王所以治天下之法。故雖長孫無忌勳戚兼重，而不使阿容撓法，矧如彥若硜硜鄙夫，顧可屈撓治朝之正典，而累陛下無私之德乎？伏望聖慈深鑑古今治亂之原，謹守祖宗太平之法，赫然獨斷，以暢公議。

〔貼黃〕彦若闖謬乖刺如此，虧損聖朝寵任之明已甚，加有欺天犯義之大惡，雖覆載并容，未行顯戮，庸可久污論思清切之地乎？使彦若血氣心知不異於人，顧何施面目入侍帷幄，出入禁塗？又況口談先王仁義之言，而躬行市井譖詐之行，誠恐鬼神亦得而誅之也。今若黜于散地，聊示薄責，是乃睿慈保全之也。

〔又貼黃〕仁恕所犯極典，今既滅裂，不加考究，必開異日辨訴以爲冤抑。又推勘官孟易觀望事勢，出入人罪，公然市獄爲姦，亦宜顯罰。然則，再行推鞠之請，未可廢也。如或以爲干連人衆，追呼騷擾，則明降指揮，所差官除陽翟縣人吏與仁恕同情作過，及後來傳道獄情改變事節之人外，其餘百姓等更不得勾追。如合取問照證，只令就州縣供狀，封送勘院施行。《續資治通鑑長

編》卷四六〇。

論天下大勢可畏者五疏

元祐六年七月

臣竊以天下大勢可畏者有五，而旱乾、水溢、日星謫見無所與焉。一曰上下相蒙，而毀譽不以其真。二曰政事苟且，而官人不任其責。三曰經費不充，而生財不得其道。四曰人才廢缺，而教養不以其方。五曰刑賞失中，而人心不知所向。夫毀譽不以其真，則主聽惑，主聽惑則邪正無別，君子之道日消，小人之黨日進，政化陵遲，亂之所由生也。言「上下相蒙」，則是人主聰明壅蔽，下情不上達

之謂也，可不畏乎？夫官人不任其責，則萬事隳廢，彝倫攸斁，惡吏市姦而自得，良民受弊而無告，愁歎不平之氣充溢乎宇內，以干陰陽之和，災異所從而起也。言「政事苟且」，則是無復有治道，而姦吏蠹賊靡所不至也，可不畏乎？夫生財不得其道，則公私困弊，衣食之源日蹙。用之於無事之時，然且有患矣；不幸倉卒多事，則必狼狽窮迫而禍敗至矣。言「經費不充」，則是一切用度皆匱乏，而斂散屈伸無及時預備之計，人情易搖，而根本有微弱之虞也，可不畏乎？夫教養不以其方，則士氣浸弱；士氣浸弱，則節義凋喪，偷合苟容之俗滋長，背公忘君之風益扇，將誰與立太平之基而父寧王國者哉？言「人才廢缺」，則是士君子無賢智可用之實，而愚不肖充牣於朝，天下所從而否也，可不畏乎？夫人心不知所向，則以非爲是，以黑爲白，更相賊害。爵之以高位而不加貴，僇之以顯罰而不加懼，人君之利勢無以鼓動四方，徼利苟免之姦、冒貨犯義之俗，何所不有？言「刑罰失中」，則是人無所措手足，姦宄由是而莫禁，可不畏乎？臣獨恨二聖焦勞念治，而天下之勢乃如此之弊，任事者不以爲憂，是猶寢於積薪之上，火未及然，而自以爲安也。然則興廢補弊、救溢扶衰，豈無策乎？欲知毀譽真僞之情，則莫若明四目達四聰，使下無壅蔽之患。讜言直論日至乎前，而讒說殄行無以遁其情，則賢佞邪正皦如白日。中心湛然，如止水，如定鑑，孰敢欺蔽以售其僞耶？《書》曰：「知人則哲，能官人，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此之謂也。欲官人皆任其責而政事修明，則莫若詢事考言，循名責實。故四郊不治，則責郡邑之臣，以其無敦本務農之效；五品不遜，則責師帥之官，以其無承流宣化之績；夷狄畔渙，則責之邊帥；獄訟煩苛，則責之士師；

盜賊多有，則責之警尉。羣司百官，因任而責實，黜幽而陟明，著以一定之制，則賢能者樂運其才，而疲懦不肖者不敢貪位而尸祿。《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此之謂也。欲生財不逆其道，則莫若敦本業，賤末作，崇儉約，廢奢侈，使四方之民各守其業，不見異物而遷。講明先王制國用、量入爲出之法，行之天下，將使公私富足，而九年之食不匱。《大學》曰：「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此之謂也。欲教養人才必以其方，則莫若闢四門以廣詳延之路，縻好爵以厲廉遜之節。明詔公卿大臣，使各舉其所知，召對延問，以觀其能否，善者隨宜而用之，不善者一切報罷。然則，巖穴無幽隱之賢，朝廷多譽髦之彥矣。《書》曰：「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此之謂也。欲人心皆知向正，則莫若賞以勸善，罰以懲惡，不以親疏貴賤爲之重輕，與天下爲畫一。故爲善於家者必賞於朝，爲不善於幽暗者被罰於顯明，所以風動四方而信於天下也。如此，故民志一定，而放僻邪侈之行不作。《書》曰：「德明惟明，德威惟畏。」此之謂也。舉是數者，一以至誠惻怛，力行而無倦，則太平極治之功，何爲而不成，何求而不獲？《國朝諸臣奏議》卷一五〇。又見《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六一，《宋史》卷三五五《賈易傳》，《歷代名臣奏議》卷四一。

乞蠲除諸路民戶積年逋欠奏

元祐六年七月十四日

臣竊惟聖朝惠養下民，其賜至厚，凡事有不便於民者，無不更張，至其安利而後已。伏見諸路人戶積年逋欠官物，名件極多，如貸糧、種子、牛錢、保借、興修水利錢斛之類。一年既有數色，累年計之，名件極繁。幸而小稔，官司檢舉催索，源源不絕，罵詈馳迫，若無所容，隨其多少，與之飧食，方肯少寬期限。其間力可輸官者，鈔寫年月所欠色件多少之差，所費數倍。重以過期，追呼決責，曾無一日休息之路，況有卒歲安飽之望乎？甚可傷也。臣愚欲乞聖慈特降指揮，令戶部條析積欠名件，取其三年以外者一切蠲除，則田里無愁嘆之聲，而州縣大減追擾之弊矣。

〔貼黃〕催理積欠雖有分科帶納之法，然累年名件實繁，民力彫困，償還未逮，州縣迫於程限，須行催索，終是少能收納。至如去年一槩添錢折納，所入絕少。以此言之，官方徒費行遣，民下但增騷擾。不若蠲除以寬疲瘵，且使斯民蒙被聖澤無窮盡也。《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六二。

言賑濟浙西災傷州軍奏

元祐六年七月十四日〔二〕

臣竊聞浙西州軍近以災傷，奏乞斛斗賑貸。朝廷惻嗟，選差轉運副使岑象求、運判楊瓌寶，仍賜

米百萬斛、錢二十餘萬貫，俾救其患。聖恩深厚，與天同大矣。臣每接士大夫，必咨訪災傷次第，皆云浙西自去冬太湖積水不退，今春多雨，民田水潦既深，有妨耕種。五月以後，方幸晴霽，先擇高田中平處布種。忽於六月初間大風駕起，海漲壅障江湖，水勢漲溢，內蘇、秀、湖州泛入城中，淹浸居民廬舍。出於倉卒，人意所不能測，下戶生計橫遭漂蕩，至有食生米發疾而死者甚衆。不數日，湖落水淺，農田漸可耕墾，兼本州自亦依條發廩作粥飯救濟，行將少蘇矣。一二浙佃民習爲驕虛，以少爲多，其弊已久。欲乞詔本路監司并州縣，詳具災傷分數、賑貸行遣次第，各行申奏，徐考其虛實而懲責其尤甚者。上以寬兩宮焦勞之念，下兼以塞小人欺弊之源，暢然施實德於民，無敢僥倖苟且、希合矯誣之弊。

〔貼黃〕一二浙比年財用空竭，雖常平錢斛，所存無幾。今來方是秋初，偶因風潮，有此水患。若不預行申敕，竊恐部使者意懷觀望，專以支散數多邀求賞擢，向去歲月尤長，何由周給？果能盡其誠心爲朝廷責實，則所賜錢斛，或遂有餘，因可以備預不虞，其利甚大。《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六二。

〔二〕《宋會要輯稿》食貨五七之一一、食貨六八之四五繫此奏于七月二十二日。

彈劾蘇轍蘇軾奏

元祐六年八月戊子

臣讀唐史，見皇甫鏘姦邪，陰結權倖，以求宰相，崔羣數言其不可用。既而入對，語及開元、天寶事，羣因推言其極曰：「安危在出令，存亡繫所任。明皇初得姚崇、宋璟、盧懷慎輔以道德，蘇頌、李元紘孜孜守正」^{（一）}，則開元爲治。其後遠正士，昵小人，李林甫、楊國忠恃寵朋邪」^{（二）}，則天寶爲亂。世謂祿山自范陽起兵，是治亂分時；臣謂罷賢相張九齡，專任姦邪李林甫，則治亂固已分矣。用人得失，所繫非小。」辭意激切，左右爲之感動。惜乎如憲宗剛明，猶且不悟，卒相鏘，以兆禍亂。臣愚伏思忠臣不顧其身，欲竭情盡智以安宗社，而忠未必見信，終以爲無補，可爲慟哭。臣於今日遭遇聖明，擢臣於仇怨忌嫉棄捐之中，任以紀綱之地，是臣效死報國之秋也，然則何所顧避而不言乎？又況豺狼當路，將肆其毒以害忠良，而啓危亂者，臣雖朝彈暮黜，死無所恨，伏冀聖慈幸聽而加省焉。謹按尚書右丞蘇轍厚貌深情，險於山川，詖言殄行，甚於蛇豕。昔以制科召試，而程文謂不應格，仁宗顧其直言極諫之名，不欲罷黜，亦容濫進。其後因與兄軾誹謗先帝，放斥於外。元祐之初，例蒙湔滌，擢任司諫。是時亦嘗妄言浚治城壕，發掘骸骨遍野，及差官檢視，漫然無實。方二聖開廣言路之初，示天下以不諱，幸免其罪。任中書舍人日，因呂陶狹邪觀望，面欺同列，罷左司諫。轍當命辭，則密召呂陶至西省示之，相與出力，謀爲排陷正直之計，人皆嫉之。然其善爲詭譎，以諂

交固黨，至於用巧，得爲御史中丞。於是肆其禍心，無所忌憚。所毀者皆睚眦之怨，所譽者皆朋比之私。以王覲爲附蔡確，則恨其嘗言蘇軾譏毀祖宗。論者皆謂王覲任諫官日，排擊衆邪，因以擊確、縝、惇、皦，播在人口，至今爲美談。其言豐稷爲非才，則怒其草王鞏告辭，斥言「中執法輒言汝」，又上官均告辭，止曰「言事失當」，而不深詆之也。論者皆謂稷之素履可爲搢紳矜式，博學可爲士人師仰。以范純禮爲無所建明，忿其封駁張耒不候朝參，先許供職，以苟俸給之事。論者皆謂純禮此舉，深明朝廷典禮，可使臣下廉敬無違。此其挾私怨、蔑公義之大略也。間有劫其屬官使言者，尤爲非義，不可悉數。陝西地界，識者皆知不與爲是，轍則助其蜀黨趙高，徼幸私己之邪議，力非憂國經遠之公言。進議張利一軍帥，陛下察其不當，許將力陳，亦嘗爭之不得。而轍則乘其同列不平之隙，陰使秦觀、王鞏往來奔走，道達音旨，出力以逐許將，既而遂竊其位。義士扼腕，仁人切齒，爲其背君父而營姦利也。知王鞏有罪，而假託司馬光方欲擢用之辭褒薦之，致誤陛下擢任，旋復罷免，則其欺罔之迹，不攻自破矣。其兄軾昔既立異以背先帝，尚蒙恩宥，全其首領，聊從竄斥，以厭衆心。軾不自省循，益加放傲。暨先帝厭代，軾則作詩自慶曰：「山寺歸來聞好語，野花啼鳥亦欣然。此生已覺都無事，今歲仍逢大有年。」書於揚州上方僧寺，自後播於四方。軾內不自安，則又增以別詩二首，換詩板於彼，復倒其先後之句，題以元豐八年五月一日，從而語諸人曰：「我託人置田，書報已成，故作此詩。」且置田極小事，何至「野花啼鳥亦欣然」哉？又先帝山陵未畢，人臣泣血號慕正劇，軾以買田而欣踴如此，其義安在？謂此生無事，以年逢大有，亦有何說乎？是可謂痛心疾首而莫之堪忍

者也。後於策題，又形譏毀，言者固嘗論之。及作呂大防左僕射麻制，尤更悖慢，其辭曰：「民亦勞止，庶臻康靖之期。」識者聞之，爲之股慄。夫以熙甯、元豐之政，百官修職，庶事興起。其間不幸興利之臣希冀功賞，不無掊刻，是乃治世之失，何至比於周厲王之時民勞，《板蕩》之詩刺其亂也？軾之爲人，趨向狹促，以沮議爲出衆，以自異爲不羣，趨近利，昧遠圖，效小信，傷大道。其學本於戰國縱橫之術，真傾危之士也。先朝行免役，則以差役爲良法。及陛下復行差法，軾則以免役爲便民。至敢矯稱先帝之意，欲用免役羨錢，盡買天下附郭良田，以給役人。向使朝廷輕信而用之，則必召亂，賴言事者排其謬妄，聖明察見其傾邪，故斥其說而不用也。其在杭州，務以暴橫立威，故決配稅戶顏章兄弟，皆無罪之人，今則漸蒙貸免矣。既而專爲姑息，以邀小人之譽，兼設欺弊以竊忠藎之名。如累年災傷不過一二分，軾則張大其言，以甚於熙甯七八年之患。彼年饑饉疾疫，人之死亡者十有五六，豈有更甚於此者？又嘗建言，以興修水利者皆爲虛妄無實，而自爲奏請浚治西湖，乞賜度牒賣錢雇役，聞亦不免科借居民什器畚插之類。虐使捍江廂卒，築爲長隄於湖中，以事遊觀，於公私並無利害。監司畏其彊，無敢觸其鋒者，況敢檢按其不法耶？今既召還，則盛引貪利小人，相與倡言聖眷隆厚，必求外補，非首相不可留也。原軾轍之心，必欲兄弟專國，盡納蜀人，分據要路，復聚羣小，俾害忠良，不亦懷險詖覆邦家之漸乎？臣自被命以來，數使人以甘言誘臣者，或云軾深歎美，恨相知之晚；或云今之除授，轍有力焉。而臣之樸愚，不喜詭隨，不知爲身謀，故漠然未嘗答也。況蒙陛下天地大恩，未能捐糜以報萬一，嘗欲進忠若趨利，論政若訴冤，豈可見事虧聖德、政損清時，而

惜身不言，仰屋歎息？是臣負陛下也，臣雖萬死，無以塞責。惟不顧禍患，盡誠極論，旁忤倖臣，上犯聖旨，以此獲罪，是陛下負臣也。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無所愧憾也。伏望聖慈覽觀用人得失，所繫輕重，赫然發於睿斷，特行斥免，天下幸甚。

〔貼黃〕神宗以不世出之資，勵精求治，追迹二帝三王之盛德，樂與賢人君子共立太平之基。而聖鑑高明，察知軾輒姦險，用之必爲天下患，故疏斥而不用。兩人者相與誹怨，無人臣禮，先帝以其文藝小才，猶且生全之。自元祐以來，寢歷清顯，蓋非二聖一旦尊寵之，特異於先帝也，臣固知有以誤陛下聰明者。今其邪心悖志，見於事迹者如此，尚可忍乎？臣雖糜爛鼎鑊，膏血鋹鎖，不敢言也。

〔又貼黃〕軾、輒不仁，善謀姦利，交結左右，百巧多門。臣區區賤愚，激於忠義，列其邪惡，必有出力營救之者。臣獨仰恃天日照臨，無所回曲，庶幾公義可申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六三。又見《太平治蹟統類》卷二三，《九朝編年備要》卷二三，《咸淳臨安志》卷八九，《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一三，《續資治通鑑》卷八二。（以上李文澤校點）

〔二〕蘇頌李元紘：原作「蘇李」，據《新唐書》卷一六五《崔群傳》補。

〔三〕朋：原作「用」，據右引改。

全宋文卷二五六九

蹇昌辰

蹇昌辰，元祐間道士，蓋蹇序辰之昆弟。曾爲同知建隆觀事，賜紫，號保寧大師。著有《黃帝陰符經解》一卷（存）。見正統道藏洞真部玉訣類《黃帝陰符經解》題下署名，《宋代蜀文輯存》卷首作者小傳。

黃帝陰符經解序

夫人生天地之間，稟形者父母，受氣者陰陽，載萬物者身也。然身與道應於物，幽契乎人心者，唯陰符而已。昔庖犧氏沒，神農氏出，黃帝作書契，使倉頡觀鳥獸之形與天地之儀，運用萬物之象，制爲文字。鬼神泣其大道裂，於是乎道一變至於事，事一變至於機。而機之用也，上有道德治國之行，中有全身保命之術，次有霸業安邦之理，備而無遺。當是時也，黃帝始祖，道家者流，欲廣真風，得玄女三百餘言，復繫以一百餘字，總萬化之機權，統群靈之妙用，藏微隱妙，該天括地。其經簡，其義深，理歸於自得者也。竊嘗考諸家注解，理各異端，義執偏見，徒知《陰符》爲黃帝之法

言，非玄女之所授。然觀內傳所載，云黃帝得玄女授陰符經義，能內合天機，外契人事，則三百言實玄女之所授，而百言乃黃帝之演繹者也。故辭要而旨遠，義深而理淵。觀其爰有奇器，是生萬象，八卦甲子，神機鬼藏，陰陽相勝之術，昭昭然進乎象矣。知此則《陰符》之義盡矣，後世不可以加諸。昔者孔子之講《易》而繫其辭，則《易》之道無餘蘊，誠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復何言哉！臣所以輒刪諸家舊解，創爲新註，所顯證用，貴無錯焉。且黃老設教，道貴集虛，高言廓論，離世異俗，不誘塵俗之耳目，唯露聖賢之腹心。玩志者得其衆妙，博物者造其至微。制自三皇，道敷萬代，益聖主之謀，資賢臣之用。上至秦漢，下及隋唐，將相名臣，高真逸士，箋注者不勝其數矣。今陰符之用，妙在天機，苟造乎心，豈云小補？蹇昌辰謹序。《黃帝陰符經解》卷首，正統道藏本。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三二。

陰符經事蹟

昔西王母降於王屋山，授帝兵法，用戰蚩尤於涿鹿之野，以剪滅妖孽，除天下害，然後治邦國，立社稷，分土地，封諸侯，五行定，巨盜除。王母再遣玄女，授帝秘訣一十九章，陰符三百餘言。至於金丹玉篆之文，寶符飛空之術，入火履水之法，無不備焉。黃帝乃建迎仙之宮，修登真之要，出靈章秘書，以廣道教。施之則六合之內無不濟也。自洞庭跨火龍上昇，群臣葬劍履於巴山，具史明矣。

傳示此經，使後世體而行之，故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悟之者大抵在乎序道法術以顯仁藏用，覽之者理歸自得者也。《黃帝陰符經解》卷首。（以上刁忠民校點）

趙嗣業

趙嗣業，元祐五年守普州、知安岳縣事。見《蜀中廣記》卷三〇。

大唐克幽禪師塔記

元祐五年

大唐克幽禪師，俗姓李氏，其先隴西人，因官入蜀，家於遂之長江縣。幼玩世典，有志於仕，而緣在於佛。因以得疾，見猛焰相逼，遂發志出家，求無上道。應念火滅，疾亦尋愈。往依成都淨衆寺無相大師金和尚，而師資道合，投針相契，就削髮圓具。無相即授以心要，師亦靈根宿植，言下頓悟。無相謂師：「汝如香象渡河，深通我願，付法之最，當在汝也。」遣往彭門白鹿山，結庵而居。無相一日謂衆曰：「東雷鳴矣。」衆莫之測。會杜公濟節度東川，果欽師道，延請歸住持遂之石佛寺，說法爲人。大曆七年，忽現瑞相，身坐圓光中，遠近花卉變成蓮萼，人皆異之。刺史鮮于公曼、皇叔李公樸深所信奉，參叩密旨，由是學徒雲集。嘗曰：「汝等諸人勿學凡夫，三乘外厭諸相而不了知，

相逐相生，相繼無窮，流浪生死。凡受法者須具福、智二門，行住坐卧，不離此心，即六識清淨，妙周沙界。故經云：「所見色與欲等，所聞聲與響等，但心不生，則諸法空寂。」其示人略如此。先是資陽處寂禪師囑其衆曰：「吾示滅矣，四十年後當有東來菩薩收吾舍利，爲吾造塔。」開元乙亥歲寂入滅，至大曆戊午，歷歲四十四，而師遣門人昇岸等往爲營建，開壙獲記，一如所言。建中大旱，井泉枯竭，師遙指寺之西北隅，往視卓錫，焦崖水湧，衆賴以濟，今謂之聖水井。貞元三年五月，師告衆曰：「吾此方緣盡，不久將行。」刺史韋成武聞知，帥衆詣寺，請師久住，濟度群品。師曰：「吾未嘗去，但衆生緣盡耳。」九月十一日復升座，曰：「時至矣。」趺坐而化，報齡六十，僧臘三十五。韋公命其徒建塔於寺之南，以葬全身。會昌中寺廢塔毀，地陷成池，瑞蓮時出，往取則無有。天復年間，相國瑯琊王公簡見一僧立府庭，遣人逐之，至池所而沒，因發掘其地，得異骨如金色，鈎鎖相連，其教謂之菩薩骨也，乃復建塔藏之，併興其寺。而五色圓光現谷中，人以爲觀音化身，即於塔之側創一堂，塑像莊嚴，以表其事，謂之聖觀音。往往曉色開霽，日出霧升，團爲圓相，布爲五色，觀者堵立，自見其形現光相中，至今猶然。太守馮公了達佛乘，以外護之力，謂禪師應化，靈跡如此，而舊記闕略，乃以其事畀嗣業，輒緝拾始末可傳信者，詳而書之，以示後人。《蜀中廣記》卷八八。又見

乾隆《潼川府志》卷八，道光《蓬溪縣志》卷一三，《宋代蜀文輯存》卷一七。（尹波校點）

徐君平

徐君平，江寧（今江蘇南京）人。久從王安石學，及安石當國，不隨聲附和。元祐五年以蘇轍薦自大宗正丞除監察御史。歷知鄆、蘄州，徙京東都轉運判官。紹聖二年提點京西北路刑獄，四年，提點河東路刑獄。見《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四八、四五六、四六七，《宋會要輯稿》禮五八之六、職官四三之八，《孫公談圃》卷下，《范太史集》卷五五。

論任子及使臣致仕武臣解官持服三事奏

元祐六年五月六日

任子舊制，天聖令以蔭補出身，應授職任者，選滿，或遇恩放選，或因奏乞，皆年二十五歲，乃許注官。熙寧間，峻立試格，凡試中，許年二十注官。元祐之初，有攝齋郎行事得免試者，許比試中人，二十參選，由是闇增冗員。願並復天聖故事。又文臣致仕，以年七十爲斷。而使臣年七十者，猶與近地監當，至八十乃致仕。願許其致仕之年如文臣法，而給俸惠養亦倣之。又古者父母之卹，無貴賤一也，後世有起復之制，蓋緣金革之事。今太平無禮義可以下達，而小使臣及大使臣使管軍沿邊之類，當行服而不請解官者甚衆。願著令使武臣並行解官持服之制。《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五八。又見《宋

《會要輯稿》禮三六之一七（第二冊第一三一六頁）、職官七七之五七（第五冊第四一六一頁）。

乞根括荒地頃畝究其弊源奏

紹聖二年七月

提點官與監司舊帶勸農者，乞據所部分巡州縣，括其地之不墾闢，周知頃畝，縣爲圖籍，詢究其弊之所在，爲救之之術。《宋會要輯稿》食貨六三之一八九（第七冊第六〇八一頁）。又見同書職官四三之八（第四冊第三二七七頁）、食貨一之三〇（第五冊第四八一六頁）。

集議賜謚事奏

紹聖四年二月

謚有美惡，所以示勸沮也。方今賜群臣謚，定於太常，覆於考功，集議於尚書省，非不重矣。然集議官聚於廡下，考功吏方約所覆狀示之，讀未終篇，趣書啓而去，至或漠然，不知誰何，雖欲建明，而倉卒不暇矣。願詔有司，凡集議前期三日，以考功狀徧示當議之官〔一〕，使先紬繹〔二〕，而後集於都堂以詢之〔三〕，庶有所見者得以自申，以稱朝廷博謀盡下之意〔四〕。《宋會要輯稿》禮五八之六（第二冊第一六一四頁）。又見《宋史》卷一六三《職官志》三。

〔一〕官：原闕，據《宋史》補。

〔二〕使：原闕，據右引補。

〔三〕以：原闕，據右引補。

〔四〕「以稱」句：原無，據右引補。

乞用元豐舊法薦舉知州通判奏

紹聖四年閏二月

吏部關陞之法，自知縣進通判，自通判進知州，皆用舉者二人。比年以來，任知州、通判待次者極多，此不擇而進之之弊。乞薦舉承務郎以上陞陟，復用元豐令，以重守倅之選。《宋會要輯稿》選舉二八之二六（第五冊第四六九〇頁）。（以上吳洪澤校點）

曾孝廣

曾孝廣，字仲錫，泉州晉江（今福建泉州）人，公亮從子。元豐末爲北外都水丞。元祐中，出通判保州。久之，復都水丞。元符初爲水部員外郎，以導河北流功遷都水使者。出爲陝西、京西轉運副使，擢戶部侍郎，進尚書。崇寧四年，罷爲天章閣待制、知杭州，徙知潭、鄆、饒、廣州，歷成德軍、太原府。復故職而卒，年六十。有文集二十卷。見《宋會要輯稿》職官四二之二五、方域一五之二〇，《續資治通鑑長

編》卷五一五、五一九，《宋史》卷二〇、二〇八及三一二本傳，《北宋經撫年表》卷二、三、四、五。

乞將都水北外丞職事並歸轉運司奏

元符二年九月

臣伏見元豐四年六月三日聖旨，河決小吳埽，其東行河道已是淤高，理不可塞，將來更不修閉。今年河決內黃埽，全河北流。已準敕命，河事付轉運司，責州縣共力救護北流堤岸，則都水北外丞無所職任。及南外丞有懷衛都水地分，亦屬河北路，今來不可獨異，而使觀望疑惑。欲乞並歸轉運司，於本司置河渠案，及屬官分治，責辦州縣修護河埽。自然上下檢察，內外簡省。《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五一五。又見《宋會要輯稿》方域一五之二〇（第八冊第七五六九頁）。

河役事奏

元符二年十二月

請自今河埽，歲調春夫，並依舊條差撥正夫赴役。《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五一九。

乞來年開蘇村埽導河北行奏 元符二年十二月

大河見行滑州、通利軍之間，蘇村埽今年兩經危急。請自蘇村埽危急處，候來年水發之時，乘勢開隄，導河使之北行，以順其性，下合內黃縣西見行河道，永久爲便。《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五一九。又見《續資治通鑑》卷八六。

乞許東南六路上供斛斗廢轉般法奏 崇寧三年九月

東南六路歲漕六百萬碩輸京師。往年，南自真州江岸，北至楚州淮堤，以堰瀦水〔一〕，不通重船，般剥勞費。遂於堰旁置轉般倉，受逐州所輸，更用運河般載之，入汴〔二〕，以達京師。雖免推舟過堰之勞，然侵盜之弊由此而起。天聖中，發運使方仲荀奏請廢真、楚州堰爲水閘，自是東南金帛茶布之類直至京師。惟六路上供斛斗〔三〕，猶循用轉般法。今真州共有轉般七倉，養吏卒糜費甚大。而在路折閱，動以萬數。良以屢載屢卸，故得因緣爲奸也。欲將六路上供斛斗，並依東南雜運直至京師或南京府界卸納，庶免侵盜。其轉般七倉所置吏卒，及造船場、春料場、排岸司工匠吏額等，及汴河二百納額船共六百艘，逐路破兵梢、火夫等，亦當減省。既免侵盜乞貸之弊，亦使刑獄少清。《宋會要

輯稿》食貨四七之三（第六冊第五六一三頁）。又見同書職官四二之二五（第四冊第三二四七頁），《宋史》卷一七五《食貨志》上三。

〔一〕以：原無，據《宋史》補。

〔二〕「汴」字上原有「自」，據《宋史》刪。

〔三〕斛斗：原無，據《宋史》補。

永泰陵采石記

元符三年五月

大行哲宗皇帝以今年正月十二日己卯奄棄萬國，朝廷循故事，遣官采石，修奉陵寢。孝廣被詔，同文思使羅允和、宮苑副使帶御器械麥文炳，實董其事。凡辟文武官朝請郎孫熙以次及部役等二十有六員。以二月十日丁未開山，至五月十一日丁丑畢功。取大小石二萬七千六百有餘，視元豐八年蓋增多五千二百七十有二焉。凡役兵匠九千七百四十有四。取石既夥，懼役兵疲困，而功不時集，復請募近縣夫五百，俾悉挽巨石以訖其事。然屬運寒氣癘，自京都逮於四方，人多疾疫。而況大山深谷之間，嵐霧蒸鬱，朝暮被冒，病者宜甚。於是時，其藥食至覆籍之具，無一不備。仍分處太醫，各俾診治，日且躬行巡視。由是病者千七百餘人，而不可治而死者，蓋亦百釐之二，逃者纔五十人耳。聚者既衆，不患食不足，常患水不給。山之東南，舊有碾子一泉。方春，日用且乏，乃並西於桃花谷、天

井泉至谷口凡四里，續大竹二百二十有四，引水日二千餘缶，於是水給而無渴飲之患。前此興作而死者，皆留瘞山中，及功畢，往往不復完掩。今廼奉制，悉給錢焚收，置斂具以歸其家。居山土人皆云，每至久積陰晦，常聞山中有若聲役事之歌者，意其不幸橫夭者，沉魂未得解脫逍遙而然乎？於是大集浮屠衆，恭作佛事，即重五晝夜，爲設冥陽水陸金籙寶符無礙道場，以薦拔其苦。於其生者，既足飲食，具醫藥，所以撫恤之無不至；於其死者，又置斂具，設佛事，所以度脫之無不盡。此無它，蓋以謂興大役，舉大事，使人人忘勞而赴功，是亦臣子遵奉之志耳，故不敢不勉云。元符三年五月十二日，朝奉大夫、都水使者、都大提舉采石曾孝廣謹記。河南府福昌縣主簿、提舉采石醫藥韓思永書并篆，宮苑副使、帶御器械、同都大提舉采石麥文昞立石。緱山霍希範、霍亮、霍奕刻。《金石萃編》卷一四二。又見《偃師金石遺文》卷下，《偃師金石遺文補錄》卷一〇。

潛山石牛洞題名

崇寧五年四月

清源曾孝廣仲錫、號略楊安道迪深、潁川陳邁亨伯，同遊山谷寺，至石牛洞，憩賞久之而還。崇寧丙戌四月二十七日題。民國《潛山縣志》卷二八，民國九年鉛印本。又見民國《安徽通志稿·金石古物考》卷一二。（以上王曉波校點）

林述祖

林述祖，濟南（今山東濟南）人，鄉貢進士。元祐間寓居廣濟。

隱居宋君墓誌銘

并序〔一〕 紹聖八年正月

廣平宋君，少年舉進士，有聲場屋間。晚不得志，乃長太息曰：「吾豈不安於命哉？有先人之廬可以芘風雨，有山中之田可以具伏臘。教子弟以先王之道，竊於太平之時追配古之隱者，亦幸矣。」於是退就西郊，增完舊構，一觴一詠，優游卒歲。元祐七年秋，余嘗造其廬，君是年六十有六，雖老矣，而精力益健，語論衮衮可聽，使人悅然解慍。若子若孫，鱗次侍側，雖幼者亦愿而有禮。又令人嗟夫積德之報，不在其身，必在其子孫也。作別才兩月，君逝矣，聞訃爲之惻然。今諸孤不鄙，謂余以君不朽之事，相付勤懇。不可辭，敬爲書之。君諱掞，子文其字也。占籍蘄之廣濟，世以貲右姓。大王父德遇，王父九皋，父潮，皆潛德不顯。君早失母夫人，事先君至孝，已而先君捐館舍，移其禮事伯父允謹。而同氣數人尚幼，拊育之，既有成，畢其嫁娶，而生事益滋。閑居不妄笑語，貌厚重，而中甚敏，規畫家政有法度。死之日，親族閭里哭之皆失聲，其爲人可知矣〔二〕。娶郭氏，有淑行，

前君十一年卒。生子八人，磐、彥、遵、敏修、邁、造、逸、達。孫男十三人。女八人。曾孫女一人。磐、敏修力學能文，彥等幹蠱用譽。敏修有高節，尤精醫事，病者應手而愈，未嘗以報爲念，士大夫多奇之。君以歲在壬申冬十一月二十五日卒於家，以甲戌年春正月初七日，諸孤奉神柩葬於安樂鄉白沙里城隍林之東，先夫人實祔。銘曰：

猗嗟宋君，考槃空谷。篤孝於親，季復用睦。亦爲政焉，奚其榮祿。似續多賢，永膺爾福。國家

圖書館藏拓片·墓誌三七七九。又見嘉慶《湖北通志》卷九一，光緒《黃州府志》卷三九。（尹波校點）

〔一〕題下原署：「鄉貢進士、濟南林述祖撰文。新授右宣德郎陳璞書。前杭州新城令林翬篆蓋。」

〔二〕知矣：原不清，據《湖北通志》補。

全宋文卷二五七〇

葉 防

葉防，開封府（今河南開封）人。元豐三年以布衣上書論樂器、樂律不應古法，除爲司樂。哲宗朝爲大樂正。見《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三二，《宋會要輯稿》樂五之一七，《宋史》卷一二八《樂志》三。

請考古以制徹豆樂章奏

元符二年十二月

《周禮·樂師》：「及徹，帥學士而歌徹。」鄭司農謂將徹之時自有樂，故帥學士而歌徹。「三家者以雍徹」，說者謂天子祭宗廟用此以徹祭，隨俎入奏《韶夏》，徹奠奏《雍》。唐祀天神以黃鍾爲宮，地祇以太簇爲宮，人鬼以無射爲宮，又以徹豆。今祭祀天地宗廟，無徹豆之曲，請考古以制樂章。

《宋會要輯稿》樂五之一七（第一冊第三四一頁）。又見同書樂三之二四（第一冊第三一九頁）。（楊世文校點）

葉大方

葉大方，建州甌寧（今福建建甌）人，元豐二年進士。知政和縣。崇寧中知邵武軍，大觀間權京西路轉運判官。見《宋會要輯稿》職官五九之一三，道光《重纂福建通志》卷九二、一四七。

請重守令考課奏

大觀元年八月二十八日

伏聞張官置吏，莫非爲民，而職任與民最親者，莫如守令，其任豈不重哉！陛下臨御以來，爲官擇人，以民爲本，循名責實而不容私焉。故謹擇守令以成郡縣之治，立四善四最以爲考課之法。每守令替移，令諸監司參考其任內課績，以定優上、中、下之等，優上者有賞，其下者有罰。然爲監司者或昵於親故，或狃於貴勢，而甚者至於以貪爲廉，以暴爲良。既上下之等不實，則賞罰遂至於失當，其爲負陛下耳目之寄孰甚焉！欲乞每歲將諸路監司所定守令考課等第，令御史臺重行審察，如有不當，重加黜責，不以赦原，庶幾考課得實，人有勸懲，上以稱陛下勵精求治之意。《宋會要輯稿》職官

五九之一三（第四冊第三七二三頁）。又見《宋會要輯稿補編》第三九三頁。（楊世文校點）

吳 亮

吳亮，衢州常山（今浙江常山）人。元豐二年進士。崇寧間提舉河北西路常平，大觀中歷右司郎中，除司農卿，知建州。政和中爲陝西計度發運使。累官觀文殿修撰。見《宋會要輯稿》禮三四之八、職官六八之二〇、食貨四〇之六、食貨五五之四五，雍正《浙江通志》卷一二四，道光《重纂福建通志》卷九二。

乞量能授市易官奏

崇寧二年十二月

竊見天下州縣推行市易之法，而市易之官皆授於吏部。法行之初，要在擇官。欲乞令諸路提舉官量能幹之才與風力稍弱者，得具聞奏，繁簡對移，庶使各稱其職。《宋會要輯稿》食貨五五之四五（第六冊第五七七〇頁）。

乞撥茶司諸般錢應副熙河路糴買奏

政和五年五月

奉朝旨於茶馬司封椿錢內支一百萬貫，應副熙河路糴買，仍令具糴到數目、支破錢本聞奏。準權

茶司支到商、號等處錢一十萬餘貫，散在諸處，難以收簇。兼其餘七十餘萬貫，稱已關牒永興、秦鳳兩路，若等候兩路提舉司旋行剗刷，必恐後時。望特降睿旨下權茶司，於近便熙河路去處，逐急撥茶司諸般錢，依準指揮支降一百萬貫，趁時羅買，不致有誤邊用。《宋會要輯稿》食貨四〇之六（第六冊第五五一頁）。又見《宋會要輯稿補編》第六一七頁。（以上吳洪澤校點）

吳儀

吳儀，元符元年前曾任應天府下邑縣主簿。

宋故夫人席氏墓誌銘〔二〕

夫人姓席氏，河南人也。天資孝友，誠明內充而不歉於外。未笄，遭母喪，哀毀盡瘁。族婣之來弔者見之，不能慰勉，而更以歎息感動。既而自念曰：「吾兄姊弟妹凡十人，紛紛滿前，而吾父且老矣，豈足任此憂者？」於是痛自抑，相率以孝恭弟順，而閨門之政畢舉，不異母夫人之平時，其父憂乃解。既長，以歸於處士魏君。處士君家世儒者，素風蕭然，法度甚理。夫人爲冢婦，入門則能循循無過舉，蓋推其所以事父母者以事其夫家。故不勉而中，勤儉服勞而自甘於菲，不少懈。處士君丁父

艱，夫人拊膺自恨，曰：「吾不逮事其姑，而事吾舅又無幾。雖然，不可以負吾志。」每春秋時享，省牲滌器，非身親之，不敢薦。撫宗族，待賓客，必盡其力。又能御僕妾嚴不傷恩。逮其病，至有刺股肉以報者。初，處士君有□弟夫人□□方生，驟失乳，夫人并乳之，視其子呱呱不屑也，率得其所養。處士君少力學，夫人爲之內助，遂得不以家事爲憂。中歲以後，尤勇於清淨寡欲，而夫人能成其志，相勉以修淨行，焚香誦習，夫妻相對如賓。嗚呼！是二者，尤人情之所難能也。世方爭於彼己之域，而有不置忌嫌於其間者寡矣，乃能分其養己之子者以養彼子。世有能循其情之所動而無思犯禮者寡矣，乃能恬然寂寞，不汨於世味，而味道之味。嗚呼，其賢哉！故其終也，得疾才逾日而逝，淨不怛化，豈偶然也哉。是歲實元符元年七月二十有三日也。享年五十有四。生二子：長曰天牧，蚤卒；次曰天啓，舉進士。二女：長適鄉貢進士樂亨甫，次未嫁。曾祖諱義讓，衛尉少卿。曾祖母蔡氏，封縣太君。祖諱夷亮，金紫光祿大夫。祖母樂氏，南陽郡太夫人。父諱公弼，朝議大夫。母張氏，清河縣君。處士君名宜，字義夫，高明博厚君子也。儀辱與之游甚久，他日以行治來告，曰：「卜以今年十月丁酉葬於河南洛陽縣上店村先塋之次，請爲之銘。」銘曰：

孝友潔誠，女子之正。勤儉惠慈，婦德之令。偶時之會，成我有家。事了而去，擺落塵沙。上神乘咒，揮騰莫測。尚有幽宮，闕此英魄。

河南王誠摹刻。《千唐誌齋藏誌》第一三〇六頁。（以上吳洪澤校點）

〔一〕題後原署：「前應天府下邑縣主簿吳儀撰，前鎮洮軍節度推官樂溫書。」

釋仲殊

仲殊，俗姓張，名揮，字師利，安州（治今湖北安陸）人。初爲士人，嘗預鄉薦。其妻以藥毒之，遂棄家爲僧，居杭州吳山寶月寺。因以蜜解毒，蘇軾號之「蜜殊」。崇寧中自縊死。殊工詩詞，有《寶月集》。見《紹定吳郡志》卷四二，《全宋詞》第一冊第五四四頁。

破山光明庵記

紹聖四年正月

《佛說金光明經》，是經莫知所始，莫究所終，杳無形聲，廣無邊際，最尊最上，衆經中王。類名曰金，不可沮壞之體也〔一〕。現前日用，光明之實相也。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幽明之異，死生之隔，皆不出是經含弘徧覆之外也〔二〕。廣矣大矣，不入二乘之論；浩然寂然，未離三界之中。樂著是經，則入起滅輪；趨向是經，則示懺悔法。由懺悔法，故能拂樂著之心；無樂著心，故能達菩薩之本。有大沙門，名曰海素，以曩故行願，愛樂是經，出入是經，受用是經。得是經三昧安樂，贊嘆之不已。又思一切衆生，同入道場，供養是經，行懺悔法，去一切罪垢，與人天四衆，得清淨果，究竟

了義，入無生法忍，安住如如，復次香火之地，不無擇焉。乃相視此山西南頂，有奇峰裂澗，可以隔塵凡；有長松茂竹，可以庇經像。燕坐屏息，歸者悅，來者遂。以熙寧辛亥經始，訖紹聖丙子年，建立凡三十餘間。得東南之絕境，擬化城之髣髴。背望遼海而鏡空一天，前臨尚湖則澄光百里。于是擊大金鼓，出大音聲，諸有聞者，合手而至。稱曰：「某甲等以宿昔緣，墜塵色界，煩惱障難，願盡懺除。」素公乃爲整威儀，良久而大衆恍然有失，瞿然有得，悲啼懇切，告謝而去。往問之，則曰：「所失者煩惱妄想，向來覺知，今已斷滅。所得者口耳不及，使余何言？」仲殊身隱光明，跡涉懺悔，聞此殊勝，書以自警。公命勒于石，以示四衆云爾。紹聖四年正月十五日，雲游比丘仲殊記。《重修琴川志》卷一三。又見《海虞文徵》卷一四。

〔二〕沮：《海虞文徵》作「汨」。

〔三〕「外」上原有「無」字，據右引刪。

陸河聖像院記

紹聖四年十月

生民之欲者，富與貴而已。富貴知道德，稱爲君子。君子所居，鄉黨歸之。是故博施濟衆，君子之所職也；率人爲善，君子之常分也。在西方之教，謂之居士長者，乃利益及物，因以爲氏。故釋迦

如來號刹利氏，謂利益所及，一刹上耳。中國有大聖人作，自太祖皇帝至今天皇，推原開闢以來，未有太平如此之盛也。治化隆侈，天下富樂，比屋可封。餘力閑暇，人人得以講性命之宗，究死生之本，覽罪福之要，互相勸飭，思所以因教而進於道。夫三教之用，雖趣尚各異，要之爲善，其揆一本也。佛法之盛，莫如姑蘇，白沙又居其上游，附海膏腴，地力十倍。朱君肱承父業起家，稱爲右族。父某天資好善，嘗游陸河聖像院，觀大殿摧圯，首施家財，募衆興工。嘉祐八年夏，績用成就。熙寧初，再造佛像，未畢而終。君能追誦先志，紹聖三年二月畢，刻石作記，以告後來。紹聖四年十月，雪川空叟記。《吳都文粹》卷九。又見《紹定吳郡志》卷三六，《吳都法乘》卷一〇下之上，《海虞文徵》卷八。（以上郭齊校點）

吳 瓌

吳瓌，北海（今山東濰坊）人，奎次子。以父奏試秘書省校書郎，政和中爲大理寺丞，建炎中爲大理少卿。見《宋會要輯稿》禮三六之一六、選舉四之二二，王安石《吳奎奏次男瓌試秘校制》（《臨川文集》卷五二），《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二、一八。

乞復明法之科奏

建炎二年正月

神宗熙、豐間，將舊科明法念誦無用之科改爲新科明法。今來此學浸廢，法官闕人。乞復立明法之科，諸進士曾得解貢人就試，多取人數，增立恩賞，誘進後人，以備采擇。《宋會要輯稿》選舉一四之四（第五冊第四四八四頁）。又見《宋會要輯稿補編》第二五七、八二八頁。

乞除命官傳習詩賦之禁奏

建炎二年十月

國家科舉，兼用詩賦，而政和令命官不得詩賦私相傳習之禁尚未刪去，望令刑部刪削。《宋會要輯稿》選舉四之二二（第五冊第四三〇一頁）。又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八。（以上吳洪澤校點）

程志忠

程志忠，歙縣（今安徽歙縣）人，居黃墩，爲處士。元豐中以家譜授程筠，俾程祁修成《世譜》，并爲序。

程氏世譜序

昔先王別生分類，既辨之以姓氏，復統之以宗法，所以杜禍亂之源，防散佚之失。既嚴既悉矣，猶以爲未也，又作譜系以明其本之所自出與族之所由分。是以上溯數萬年之遠，旁推千百派之繁，靡不周知而易睹，若視諸掌上。先儒所謂有功於姓氏而繼宗法之所不及者，良有以也。奈之何時不古，而今俗不淳而漓，宗法邈矣。譜書亦不更行於世，遂使祖功宗德，莫可儀刑，遠支近派，不相統攝。至於知祖不知禰，兄弟若塗人者，往往而是。無怪乎下之無世家，上之無世臣，孤族寒宗，而禍亂易起也。若我程氏，承太守公遺烈，宗族繁熾，散處南北。舊雖有譜以記之，再罹兵燹，簡帙多亡。巖將公洵、處士公承議兩加會編，而收藏不謹，幾又散逸。志忠嘗欲重修，而未之敢任。元豐戊午，景德宗人筠知婺源，以事過歙，因來黃墩謁忠壯公廟墓，訪志忠於田野間，相與論譜，志合意孚，遂以全帙授之。公喜甚，挈歸，命其子都官郎中祁重加修輯。於重複則刪之，遺帙則補之，稽諸掌故，證以史傳，歷年逾歲，始克成編，乃以成書見寄。志忠盥手受而讀之，真若諸祖臨之陟之在旁，蓋有不勝其欣幸者矣。遂作而言曰：譜之爲書，雖所以明宗聚族，實後裔觀法之要典也。巖將公遭時喪亂，不廢編摩；都官公屬居遠地，最勤纂輯。無非欲後之子孫時相閱誦，以興起其續戎作求之志耳。奉斯譜者，誠能朝夕追念曰：某也祖，若何而忠君安民，吾思有以弘其烈；某也宗，若何而繼先啓後，吾

思有以踐其猷。窮固不失爲世家，達亦不失爲世臣。太宗小宗之法，蓋隱焉行於其間，而國家有道之長，亦與有賴焉矣。則斯譜也，匪直一家之幸，實天下之幸也。序其末簡如此。《程典》卷三〇，明萬曆刻本。（吳洪澤校點）

釋有誠

有誠，東京覺嚴寺僧。善講《華嚴經》，時莫有居其右者。元祐中，高麗僧統乞傳持賢首宗教，有司舉以授法，有誠上表辭免，薦道源自代。見《林間錄》卷上。

辭免傳持賢首宗教表

臣雖刻意講學，識趣淺陋，特以年運已往，妄爲學者所推。今異國名僧航海問道，宜得高識博聞者爲之師。竊見杭州慧因院僧道源，精練教乘，旁通外學。舉以自代，實允公議。《林間錄》卷上。（吳洪澤校點）

任 澤

任澤，哲宗紹聖時鄉貢進士。

柳氏家訓序并後序

紹聖四年八月

五代末，柳氏爲大族，嘗□仲塗集中，得可以治家者，普錄以爲警誡焉。太祖初，侍御史柳承翰列諸子而訓之曰：「載金連車，不如教子讀書。彎弓騎馬，功成無價。彈絲吹竹，身衣罔覆。累棋奕奕，舉口莫食。杯酒嗜味，不賊而斃。在家了了，出門皎皎。養兒勝虎，猶患不武。多學廣智，少宦諳事。爲官納貨，莫大此禍。侮文弄法，天誅鬼殺。以私害公，災必及躬。吾豈徒言哉，汝等其勉之。」評曰：絲竹非禦寒之物，奕棋非充饑之器，嗜酒非養壽之□。三者能之，不足以爲貴；不能，不足以爲耻。剛强者，男子之德也；柔順者，婦人之美也。不剛而柔，謂之非夫；不柔而剛，謂之悖婦。人亦曰「養兒如狼，猶恐其尪；養女如鼠，猶患其虎」，亦□義也。又誡之曰：「人家兄弟，無不□義。因娶婦入門，異姓相聚，爭長競短，漸漬日聞。以至悖戾，分門割戶，患若賊讎，皆汝婦人言所役也。吾見多矣，若等寧若是乎？」諸子奉教，退則閉息恐然，如有大誅責，至死不敢道一語，

爲不孝事。評曰：商周之主，漢唐之君，未有不由婦人而傾國也。妲己喪商，褒姒亂周，飛燕危漢，楊妃傾唐。若天下者尚如此，矧一家爲！承翰之姪闢，字太初，母憐之甚。爲童兒時，學校之中，師不敢深訓之。及年三十，見兄弟登第，始尅意讀書，未成而卒。其弟□□曰「二」：「嗚呼！父母愛其子，不教之學，是不愛其子也；教之不嚴，亦不愛其子也。教之子不學，是不愛其身也；學之不專，亦不愛其身也。有教之不成於善者，未有不教而能成於善者也。教之必學，學之必成，成之必立，立之必及。夫能有及乎君子之道，則君臣父子正，社稷人民安，矧餘事哉？」評曰：學者，教化之道是也，變愚爲智，化小人爲君子。人之有子，不可不學也。古人有言曰，人皆可以爲堯舜，塗人可以爲禹，豈不信然乎。能學則庶人子爲卿家，不學則卿家子爲庶人。欲教其子，必早開之，無使時過然後學，雖勤苦而難成，□可惜矣。言有至近□，行之足以致顯效者，真善言也。始余少時游董氏門，側聞司戶丈有所勸誡，數諭以柳氏家訓，□竊笑之，彼疑□□然，何足道哉。比年長，□美人事。觀司戶丈以經術教其子益□，而諸子嶄然各以才顯，與計者偕，俄擢進士第，爲鄉門光榮。然後知善言爲可法，顧力行如何爾。司戶丈雅愛斯文，既行於家有成效矣，乃復命刻石以傳於後，庶幾□日子孫起居顧視，勉勉繩繩，舉知修省，以興吾宗，則其志□所期，又可量邪！余知董氏門中光榮卓偉，□人觀聽，當有過於今日者矣。紹聖四年八月初十日，鄉貢進士任澤題。國家圖書館藏拓片：各地一〇八五。

（郭齊校點）

〔二〕「日」上二字不清。按此節乃引自柳開《宋故柳先生墓誌銘》（見《河東先生集》卷一四），以下即柳開之言，所缺二字當是「仲塗」（柳開字）。

文宗義

文宗義，徽宗時宣州涇縣（今安徽涇縣）人。

寶勝禪院造塔記

大觀四年七月

宣州涇縣龍山鄉積善甲石陂社奉佛弟子文宗義與妻陳氏二娘，男德尚、德庸、德全，孫邦彥、邦國、邦禮、僧保、星弟，新婦張氏三五娘，董氏十七娘，程氏五娘，沈氏三娘，女文氏五娘、十娘、四五娘，女孫十一娘，妹兒家眷等，切念幸生樂國，忝際明時，粗豐足於此身，感修因於宿世。況以復聞勝事，同發誠心，謹捐淨賄一百二十五貫文足，就寶勝禪院建于寶塔一面。所集微毫之上善，用蠲曠大之愆尤。災露消融，福苗秀實。門風高建，庫務興崇。人人壽龜鶴之遐，代代富□□之永。然願常逢佛法，不昧信靈，等與法界之含生，共證菩提之妙果。大觀四年七月二十七日，弟子文宗義誌。民國《安徽通志稿·金石古物考》卷一五。又見嘉慶《涇縣志》卷一二。（黃錦君校點）

全宋文卷二五七一

林 豫

林豫，字順之，仙游（今福建仙游）人。熙寧九年進士。元豐初爲漣水軍使。元祐八年以蘇軾薦，自京東排岸司擢知通利軍。紹聖中爲禮賓使、提點左廂諸監公事；四年，除河北沿邊安撫副使，仍權監提點左廂諸監公事。元符中遷崇儀使，知鄜州，移冀州，大觀四年知邵武軍，凡歷七郡。入元祐黨籍。著有《筆鋒草錄》等。見《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八四、四九〇，《宋會要輯稿》食貨二四之三三，《寶祐仙溪志》，雍正《福建通志》卷四四、六八。

請罷鹽礬榷禁疏〔二〕

元符三年十月

伏見周初榷河北鹽，犯者輒死，猶不能禁。世宗幸河北，父老遮道泣訴，乞以鹽課均之兩稅，世宗定從其請，今兩稅鹽錢是也。嘉祐中，三司使王拱辰奏請復榷，仁祖用張方平言罷之。父老迎詔於澶州，爲佛老會者七日，刻詔書於北京，其人情利害可見。今議者輒欲變更，非唯所收淨利未必能敷

前日稅額，又沿邊諸郡之鹽或至自契丹，今既榷之，則虜鹽益售，恐生邊隙。倘罷今日之禁，一切仍舊，則一舉而獲數利。《宋會要輯稿》食貨二四之三三（第六冊第五二一一頁）。

河北所產土礬，今皆禁人收采；及於河東輦致晉礬，就相州置場出賣。夫利之所在，捨死而趨，雖法令嚴密，未必能禁；況土地所產，本以養人，而國家理財，寧分彼此？與其遠地輦致，豈若取諸近之爲便。今若於河北產礬處，官爲置場收買，量增價出賣，則官中坐獲淨利，而免般運之勞；居民得資地利，而無犯法之弊。此亦一舉而兩得也。《宋會要輯稿》食貨三四之四（第六冊第五三九〇頁）。（劉琳校點）

〔二〕以下二段文字皆元符三年十月二十八日上，原應是一疏，《宋會要輯稿》別裁爲二。

蘇授之

蘇授之，武功（今陝西武功）人，元祐五年知永安縣。

高山題名 元祐五年八月

武功蘇授之知永安縣，弟世美自潁川隨牒入洛，同遊二室，元祐庚午仲秋己亥恭謁祠下。《偃師金石遺文補錄》卷一〇，癖好堂鈔本。（劉琳校點）

徐 閱

徐閱，衢州龍游（今浙江金華）人，徽宗政和間在世。

祝君悅道墓誌銘 政和二年十二月

公諱昌宥，字悅道，衢之龍游人也。曾大父諱泰，大父諱熙，父諱中和，皆隱晦弗仕。公身材魁偉，襟量博達，遇賓親樽俎間，拍掌豪飲，豁如壯年。尚氣節，不藉祖貲，奮臂力穡，忘勞苦。已而業益增，貲至鉅萬。廣宅第，督子孫從師友。晚年家人議分財，盡出所有而均與之，無難色。先府君捐館日，繼母太夫人年尚壯，外除未幾，親之輩有寡識者，欲謀改適，以便析居，公拒以大義，而侍

養益謹。越十有餘年，太夫人卒，其哀戚之情，送死之禮，悉如先府君。蚤歲不幸，二伯仲逝去，諸孤未能自立，公撫育憐愛，若其子然，以時嫁娶，建舍宇俾獲寧處。女甥張氏幼失所恃，惇惇無依，公收親鞠養，擇所宜歸，用奩以嫁之。自元豐以來，里中不逞輩誤毆人抵死，遺人厚賂，懇代保全其性命者四，有逆理而樂於構訟者間以理折，由是井里之間，事無巨細，皆質於公。雖樂施與，而毫釐不妄費，務適當而已。建修寺觀庵堂，粧鑿西方聖像，凡十餘區，鬻度牒度人爲僧道亦數十。龍游縣學廟久不治，先聖先賢以下貌像漫滅，冕服不中制度，令佐方且議易之，未能。公銳意一新之，棟宇隆壯，冠冕服章皆合禮法。士大夫喜之，而美譽由是益著。公所居通道衢、婺之衝，前此川途弗治，行者病涉。有所謂派溪者，水分石塘源之一派，其流洄洑奔放，舟楫不可恃以安濟。公益加以布砌，采巨石爲橋，隱然堅壯，而往來之人如履平地，度用錢三百萬，一毫不資於人。蘭源、陳巖皆桑麻浩穰之區，取道龍游，湫澌礫礫，溝漣凹凸，其間斷壑懸崖、橫塘斜谷凡二十處，潦水時至，雖攘臂徒步亦病涉焉。公悉創爲石橋，遺久遠利。一日，太夫人徐氏語公曰：「龔步橋實先子所建，舊以木成之，歲久弗葺，因仍圯壞，願出奩笥中物，募工購石，易而新之，庶乎繼先志，貽後利。」公喜聞而樂焉。不浹日，庶工皆作，不數旬而工告成。又即舍之西南構室，施無礙浴，而衢、婺二境之人無大小咸利湯沐。鄉人死而無告者，多施以棺殮，復周之。歲常輸力渚流，以備旱暵，一遇亢陽，不問疏廬，槩與之浸灌，田主德之，爭以牛酒獻，公曰：「吾知灌田耳。」竟謝弗受。公享年六十有八，政和二年二月十二日卒於家。公遺惠及人多矣，卒之日，鄉閭故老、縉紳先生，不問識與不識，聞之無

不傷悼。男五人：伯玉、伯掌治生；文預幼多病，願學佛，爲緇徒；伯瑜、伯圯舉進士。女四人，金寶、邵溥、進士劉茂、徐安持，其婿也。孫男十有一人，皆嶷嶷就傅。女孫七人，尚幼。卜以是年十二月癸丑十四日丁酉，葬於舍之東北隅曰湯塘之坡。諸孤以狀泣而請銘，余與公鄰且親，不當拒。銘曰：

靡傷財，吝滅愛，世俗或然，而公獨不然。善積之，德施之，昧者不知，而公獨居之不疑。宜爾壽，死而不忘；宜其弱，俾熾而昌。民國《龍游縣志》卷三三，民國十四年鉛印本。（吳洪澤校點）

邾修輔

邾修輔，湖州（今浙江湖州）人，元豐進士，慶曆中以大理寺丞爲豐城令，至和元年爲奉化令。見《萬姓統譜》，《宋詩紀事》卷一七。

奉化白龍潭記

潭方闊十餘丈，巨樾下一穴，相傳有神物宅焉。自潭導渠，分爲數派，溉灌民田八千九百二十二畝。《延祐四明志》卷七，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曾棗莊校點）

路昌衡

路昌衡，字持正，開封祥符（今河南開封）人。起進士，元豐二年爲太常博士，四年爲開封府司錄參軍。八年爲江淮發運。元祐元年爲陝西轉運副使，繼知廣州，徙荆南、潭州、慶州。紹聖中召爲衛尉、大理卿，遷工部侍郎。元符元年以寶文閣待制知開封府。出知瀛州，徙永興軍，進直學士、知成都。徽宗朝，坐李清臣獄事，責居郢州。起知滁州、定州，復知開封府，徙南京留守。又坐前上書事，落職入黨籍，卒。見《宋史》卷三五四本傳。

乞令大理寺丞據數員分左右推奏

紹聖二年八月十三日

欲令本寺丞據數員分左右推。有翻異，即左移右推，右移左推，亦如開封府三院翻變公事，改送別院。若再有翻異，即乞申朝廷差官審問，或送御史臺推究，更不與開封府互勘。庶事得其實，可革互送挾讎之弊。應勘鞫公事，乞不許地分探報，適足生事〔二〕。《宋會要輯稿》職官二四之一二（第三冊第二八九八頁）。又見《宋史》卷二〇一《刑法志》三。

〔二〕《宋史》于此句下尚有：「徒已上罪，移御史臺。命官追攝者，悉依條。若探報涉虛，用情託者，並收坐

以聞。」

應詔上書

建中靖國元年

頻年以來，西方用兵，致興大役，利源害政，佞臣蔽主，四者皆陰之過盛。自陝以西民力傷殘，人不聊生。災異之變，生於天地之不和，起於人心之怨望，故妖星出見，大河橫決，秋雨霖淫。諸路饑饉，殍死道路，妻子棄捐，破析貲儲，以應星火之令，勤勞憔悴，多不生還。人心如此，而欲其無怨，難矣！《宋史》卷三五四《路昌衡傳》。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三〇四。（以上曾棗莊校點）

辛 育

辛育，元祐間爲雄州防禦推官、知延安府臨真縣事。

奉天縣渾忠武公祠堂記〔二〕

渾公諱瑊，事唐三世，德宗朝爲中書令，封咸寧郡王。及薨，贈太師，謚曰忠武。公少以材武

聞。唐自天寶末，天下擾攘，公嘗從李光弼、郭子儀平河北，收復兩京，及擊吐蕃、回紇，皆有軍功。然方是時，人惟知公智勇而已。及涇師亂，德宗幸奉天，賊臣朱泚以兵薄城，四面矢石如雨，旬浹不解。時李懷光軍未至，外無蚍蜉螻蟻之助，人心危急，城幾陷沒。而公掘地隧以陷賊雲橋，身中流矢，遽自揠去，披血猶戰，卒能解圍，然後又知公忠義大節有足尚者。嗚呼！德宗持性不明，任用臣下多所猜忌，至李希烈詐爲公書，遣人間諜，帝終不疑公，更賜良馬厚幣，信任益固。貞元後藩臣跋扈，上嘗姑息之，惟知公忠謹，每有奏論，不盡從可，一以純誠待公。公本出鐵勒九姓之渾部，嘗好書，通《春秋》、漢史，故能知忠義大節，篤於自信，有足以感動上意者，亦以此歟。噫，奉天之難，闔城待死，其危如俎上肉爾，然邑民父子得不屠滅者，皆公之德也。今去公三百餘年，而奉天竟無公之遺迹，使民可以思慕而不忘者，良可惜也。運判游公好古君子，乃飭縣令，使爲公祠堂於縣園中，畫像於其間。俾斯民也，登其堂，瞻其像，則如甘棠之思召伯，峴山之愛羊公，豈不偉哉！夫士大夫之爲郡邑，而其治有及於堂室亭榭，能不廢昔人之所爲雅致高躅者，世已稱爲好事。蓋郡邑之有堂室亭榭，人嘗好治而不廢者，此其地必爲飲食宴樂與夫閒居遊觀之所，以飲食宴樂、閒居遊觀者，人情之所同好，則不患乎不治。至於爲堂室亭榭，而人之所好或異於此，則往往廢壞而不治者多矣。今游公之俾爲是堂也，又非人之所同好而公力成之。堂既完矣，其久不能保其無壞，愚又不知夫異日之所好能如游公否也。公因命育書創立之歲月，亦以俟夫後之同好者，庶幾茲堂之不墜，而渾公之德傳之於無窮也。元祐五年清明日，門生雄州防禦推官、知延安府臨真縣事辛育記。縣尉李士林、主簿

王恂、知縣丞侯唐輔、右宣德郎知縣事錢景逢。京兆安民鑄。《金石萃編》卷一三九。又見光緒《乾州志稿》卷一〇。（黃錦君校點）

〔二〕原題下署：「進士安宜之書并篆。」

黃公頡

黃公頡，建州建安（今福建建甌）人，元祐中在世。見《吳郡志》卷三三。

光福寺銅觀音像記

光福寺距城六十里〔二〕，有銅像觀音，其始作者與其歲月，予不得知也。康定改元六月，志里張氏於廟傍之泥中睹焉。時久旱弗雨，相與言曰：「觀音示現，殆有謂乎！」乃具梵儀禱焉，即時雨降。以是凡有禱而弗獲者，州人必請命於刺史而致敬，無不得其感報。夫道之在天下，其廢興有數，而出處有命，亦惟其時而已。蓋習俗沉迷之日久矣，必將有以薰沐其邪意，啓迪其善心。教令既不足以毆之，於是時聖人出而輔世。其在吳越，則若四明之奉化、東陽之雙林、錢塘之天竺是也。或因乎

俗之所趨，或寓乎物之所感，顯相示化，變出不窮。以是因緣，不假言說，凡見聞者，隨其願求，各有所得。則雖頑嚚抵冒之人，亦將有以善其心，況根性之厚者乎？則其所以輔世者豈小補哉！此其佛教行乎中國，人之所賴以悔罪祈福者，宜乎曠世歷年而弗絕也。予母葬於寺之西南，常過其上，僧蘊恭屢求爲記，予不得辭也。因序其事云。《吳郡志》卷三三。又見《吳都文粹》卷八，《吳都法乘》卷二，《古今圖書集成》神異典卷九二。（劉琳校點）

〔二〕六十里：《吳都文粹》作「七十里」。

閻上功

閻上功，元祐中爲鳳翔府麟游縣令。

刻游師雄過九成宮舊址詩碑記

元祐五年十二月

唐九成宮在麟游縣境之內，今皆禾黍之地也。好古君子過者，莫不尋訪其遺迹。元祐五年十一月二十日，秦鳳路提點刑獄游公巡按至縣，路由斯宮，遂止行旅，登天台山，四顧景象，記識古物，移

時而後行。翌日，蒙頒示詩二章。上功思秘之篋笥，孰若刻諸石以傳之廣遠，使深於詩者皆知所師法哉？越季月上旬，乃命工刊焉。鳳翔府麟游縣令閻上功謹記。元祐五年歲次庚午十二月辛卯朔十五日乙巳立石。巨時刊。《文物》一九八七年第三期。（吳洪澤校點）

李 駒

李駒，華陽（今四川成都）人，大臨子。嘗從司馬光于洛陽，在錢塘蘇軾贈之詩。元豐中爲綿竹令，改通判達州、秦州，擢知洋州。大觀四年知遂州。見乾隆《潼川府志》卷一一，《宋詩紀事補遺》卷二五。

旌忠廟記

曾子居武城，寇至則去，寇退則反；子思居衛，則曰「如伋去，君誰與守」。二子所爲不同，而孟子以爲曾子、子思同道，豈非曾子知所去，子思知所守者耶？余觀夏公之死，誠有得於子思之守也。方王室之亂，朝廷綱紀蕩然，藩臣跋扈，而長蛇封豕，強者輒勝，天下之人奪氣喪膽，卒無有豪傑之士慨然特立，不待文王而後興者。公於此時，乃能嬰孤城、提弱卒，與孟知祥、董璋爭一日之勝，而奮不顧身死之。爲當時所難，而公能行之，何者？方董、孟二蜀連衡拒命，負固猖獗，攻剋

遂、閬。稱兵之初，衆號十萬，旌旗延亘，直薄武信。公自忠武召還，繼鎮此土。適蜀兵次明月池，而公以騎卒二千勢不相軋，乃堅壁深池，坐困強敵。始自戊寅，迄於己巳，蜀兵以洞室穴城，自夕達旦，公亦以驍勁力守，曾不少忞。不幸食盡勢窮，義不苟生，皆裂血面，竟以死謝。方是之時，邛、雅、資、眉、黎、茂刺史請命於蜀，不啻奴隸，而康文通輩亦束手趨成都，且語知祥以夏公以死自守，必無降意，則公之大節，固已有素，非偶然者。然而世之議者，乃列公爲死事，而不得與死節者比，此尤可嘆惜。方王彥璋之守中都，屢戰北，竟爲夏公所擒而死，裴約之見殺，劉仁瞻之病卒，皆未有卓然奇節不爲敵人所屈如夏公者。死節死事，何自而分？豈不以夏公去梁奔晉爲公之疵，而不知公之去就，亦必自有所見。觀公之戰單廷珪、元行欽，決莊宗之圍，挫王彥璋之勇，河陽之惠政，武信之遺烈，至於設庠序以闡文教，營雉堞以講武事，深沉機略，靜以制勝，意其忠義自將，非若庸人武夫死於無名者。昔者張巡之守睢陽，勢窮備竭，竟詬賊而終。使夏公不幸有如張巡，彼肯搖尾乞憐爲齷齪苟全者耶？苟援兵繼來，孤壘堅守，可以振揚北師，鞭撻堅寇，貳虜之首坐致麾下〔二〕，將見公之功名自此輝赫，非特一死而已。以其所已爲，觀其所未爲，則公之大槩不論可知。今夫世之人臨小利害僅若毫髮，至有俛仰詞色，以爲去就。況公之守土，效死勿去，與子思之居衛，節守無異，而議者乃以死事名之，果信然與？大觀四年，駒被命出守是邦，恭謁祠下，痛公之大節既不爲秉筆者所知，而百載之後復未有顯號以揚公之美，因請漕臺，聞知朝廷。政和元年九月，蒙賜「旌忠」廟號。舊未嘗立廟宇，惟郡圃祠堂，卑隘湫陋，不足以仰副朝廷追顯之意，遂議更置。度地於東城之隅，懇

請民部吳公、直秘閣趙公，官給七十萬緡以足經費，凡板幹柱礎，瓴甃垣墉，不取諸民，而悉給於官。曾未閱時，而殿宇凜然，亦以大公之威而竦邦人之視。因備述公守土始末，且敷揚朝廷所以賜號忠節之意，刻之堅珉，庶幾可以爲公無窮之榮，而攄百載湮沒之憤。使邦人每過祠下，輒曰：「此夏公之祠，效死勿去者。忠義之事，吾曹安可忘乎？」夏公名魯奇，字邦傑，其始終出處詳之史冊，此不復書。乾隆《遂寧縣志》卷一一，乾隆五十二年刻本。又見乾隆《潼川府志》卷一一，嘉慶《四川通志》卷三六，《全蜀藝文志》卷三七。（向以鮮校點）

〔二〕虞：原作「魯」，據嘉靖刻本《全蜀藝文志》改。

王 奎

王奎，元豐中爲三班差使，乞解職持父喪。紹聖元年提舉河北東路常平，知衛州，同年十二月奉詔措置黃河新堤外退出良田。四年，去齊州任，提點江淮等路坑冶鑄錢。見《宋會要輯稿》禮三六之二、禮六一之四、職官四三之七、食貨六一之六一，《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〇四、四九二、五二〇。

乞旌賞衛州節婦王氏奏

紹聖元年十二月

本州節婦王氏，少爲竇安時妻。期年而安時卒，婦方孕，後數月生男曰岸。婦哀其舅姑甘旨無奉，且幸有子以爲之託，乃自守弗嫁。今十二年，奉養舅姑無失，教育訓子有方，鄉人稱之。請申賞典，以勵志節。《宋會要輯稿》禮六一之四（第二冊第一六八九頁）。

江淮等路坑場還納官錢事奏

元符三年正月

諸處新坑有用官錢令坑戶開發去處，若至礦寶浩瀚，還納官錢了當外，有礦寶，除填納，不問多少，並係元管開發，新坑戶賣錢入己，顯屬僥倖。今相度諸路坑場，如有坑戶係用官錢開發坑壠，若遇礦寶，除填納官錢了當外，有剩錢，分給施行。《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五二〇。（以上李文澤校點）

張 莊

張莊，字正民，應天府（今河南商丘）人。元豐三年進士，歷提舉司、講議司檢討官，出提舉荆湖、

夔州等路香鹽事，改提舉荆湖北路常平、本路提點刑獄。崇寧末，進龍圖閣直學士、廣南西路轉運副使，知融、桂、靖州。政和元年，築安化城，爲蠻所掩，沒者幾千人，責舒州團練副使。再貶連州，移和州。起知荆南路，徙江寧。復進徽猷閣直學士，歷知渭、亳、襄州，鎮江、東平府。宣和六年，坐繕治東平城摧圯，降兩官，卒。《宋史》卷三四八有傳。

安化恩廣等蠻納土奏〔二〕 大觀二年九月

安化上三州一鎮地土，及恩廣監洞蒙光明、落安知洞程大法、都丹團黃光明等納土，共五萬一千一百餘戶，二十六萬二千餘人，幅員九千餘里。《宋史》卷三四八《張莊傳》。又見《宋會要輯稿》蕃夷五之八（第八冊第七七七〇頁）。

〔二〕《宋會要輯稿》所載文句多異，附錄於此：「據安化上三州一鎮山河土地，盡獻納朝廷。上州周圍三千五百餘里，戶一萬，人六萬五千，永爲王民。」按此止言三州一鎮，不及恩廣等，或與前爲兩奏歟，俟考。

寬樂等十六州納土奏 大觀二年九月

據寬樂州、安砂州、譜州、四州、七源州縣先次納土，歸明皇化，各得安穩。本州頭首宿老衆共

臨桂冷水巖題名

大觀四年六月

轉運判官周元吉寵遷近部，副使唐夢傳餞別游此，提舉學事戴質夫、提舉常平陳從道預焉。大觀四年六月十六日，權知州事張莊正民題。時自妙樂，來從風洞，轉魁龍隱以歸。國家圖書館藏拓片·各地二六四〇。又見《粵西金石略》卷六，光緒《臨桂縣志》卷八。

平允從州城寨碑

崇寧五年

維元豐疆理天下，倂圖南土，以靖斯民。肆今崇寧，遙駿先烈，德威教治，丕冒海隅。越三年，以臣王祖道經略安撫廣南西路。於是通道儋、崖，諸峒生黎八萬，襲冠帶而聯什伍。明年，甘江、古州、象十七萬獻夜郎、牂牁之地。詔裂其地爲平允、格州、懷遠、安口、樂古縣，百萬、萬安、甘江、鎮江寨，臣祖道親帥師而建城邑焉。明年正月，平允州寨成以聞。惟格州與甘江、鎮安遠據要津，經時未立，詔改從州，用所奏如初。又面命臣張莊爲轉運副使，往司畚築餼糧之具。是年十月十七日，役再集；十一月二十八日，州寨之工皆畢。包制諸蠻，無復猖獗，農商行旅，鼓舞三途，於萬斯年，均福中外。臣祖道班師凱還，對揚天子之休。臣莊獲紀歲時，并載康衢之頌。其辭曰：

牂牁、夜郎，漢唐舊封。制平猖獗，保允卒從。元豐盛德，崇寧成功。我疆我理，四海會同。燕師所完，百蠻實墉。均福中外，與山無窮。《粵西文載》卷四四。又見嘉慶《廣西通志》卷一八

五。（以上祝尚書校點）

全宋文卷二五七二

秦 觀 一

秦觀（一〇四九——一一〇〇），字太虛，又字少游，號淮海居士，揚州高郵（今江蘇高郵）人。元豐八年進士，除定海主簿，尋授蔡州教授。元祐初因蘇軾薦，任太學博士，六年遷秘書省正字，八年任國史院編修，授左宣德郎。紹聖元年坐元祐黨籍，出通判杭州，道貶監處州酒稅。後削秩徙郴州，繼編管橫州，又徙雷州。徽宗即位召還，復爲宣德郎。元符三年八月卒於北歸途中。觀善詩賦策論，尤工詞，爲「蘇門四學士」之一。著有《淮海集》四十卷、《後集》六卷、《長短句》三卷。《宋史》卷四四四有傳。

今以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淮海集》爲底本，校以宋乾道九年高郵軍學刻、紹熙三年謝零重修本（簡稱宋高郵本），宋蜀刊本《淮海先生文集》（簡稱宋蜀本），四部叢刊影印明嘉靖十八年張縉刻本（簡稱叢刊本），傅增湘校道光十七年王敬之等刻本（簡稱王本、傅校）。此外參校了明嘉靖二十四年胡民表刻本、明萬曆四十六年李之藻刻本、清同治十二年江蘇秦氏家塾本。道光二十一年王敬之等重刻本後所附《淮海集考證》、《淮海集附纂》、《淮海集附纂補》（以上簡稱王校）以及《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十所附校語（簡稱鐵校），亦加以參考，酌情擇入。另輯得佚文十六篇，編爲十九卷。

浮山堰賦

并引

梁武帝天監十三年，用魏降人王足計，欲以淮水灌壽陽，乃假太子右衛康絢節督卒二十萬，作浮山堰於鍾離，而淮流湍駛漂疾，將合復潰。或曰：「淮有蛟龍，喜乘風雨壞岸，其性惡鐵。」絢以爲然，乃引東西冶鐵器數千萬斤，益以薪石沉之，猶踰年乃合。堰袤九里，水逆淮而上，所蒙被甚廣。魏人患之，果徙壽陽戍頓八公山，餘民分就岡壠。未幾淮暴漲，堰壞，奔于海，有聲如雷，水之怪祲蔽流而下，死者數十萬人。初，鎮星犯天江，而堰實退舍而壞。嗚呼，異哉！感而作《浮山堰賦》，其詞曰：

繫四瀆之並醜兮，實脉絡於坤靈。惟長淮之滌漫兮，自桐栢而發源。貫江河以下驚兮，拉泗、沂而左奔。走寧雷以赴海兮，駕扶搖而薄山。固元氣之宣節兮，熄衆兆之災患。粵蕭梁之服命兮，抗北魏以爭衡。信降虜之詭計兮，阻湯湯而倒征。依兩崖以受土兮，羌合脊於中央。捷竹留石之不足兮，又沈鐵以厭不祥。袤九里以中峙兮，截萬派之奔茫。大隄屹乎如墉兮，杞柳苑其成行^{（一）}。展源深而支永兮，雖蹇否而必通。倏鯨吼以奔潰兮，與蒼蒼而俱東。若燃犀之照渚兮，旅百怪而爭遁。驛馬怒而噓蹠兮，虎蛟咆而相糾^{（二）}。哀死者之數萬兮，孤魂逝其焉游？背自然以司鑿兮，固神禹之所惡。世苟近以昧遠兮，或不改其此度。螳螂怒臂以當車兮，精衛銜石而填海^{（三）}。慚梁人之不思兮，卒取

非於異代。豈方迫於尋引兮，不遑議夫無窮？將姦臣取容以幸入兮，公相援而欺蒙？抑五材囚壯之有數兮，特假手於憧憧？系曰：敦阜寇冥大川屯，精氣扶輿變乾文。運徒力頓漂無垠〔四〕，潮波復故彌億年。《淮海集》卷一。又見《方輿勝覽》卷四七，《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一六，《記纂淵海》卷七，嘉靖《壽州志》卷八，《歷代賦彙》卷二九，康熙《鳳陽縣志》卷三五，《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卷八三七，嘉慶《懷遠縣志》卷一〇，光緒《五河縣志》卷一七，光緒《鳳陽縣志》卷一四。

〔一〕苑：原作「薨」據宋蜀本改。

〔二〕咆：宋高郵本、宋蜀本作「冤」。

〔三〕精：宋高郵本、宋蜀本作「飛」。

〔四〕垠：原作「根」，據宋蜀本、傅校改。

黃樓賦

并引

太守蘇公守彭城之明年，既治河決之變，民以更生，又因修繕其城，作黃樓於東門之上，以爲水受制於土，而土之色黃，故取名焉。樓成，使其客高郵秦觀賦之。其詞曰：

惟黃樓之瓌瑋兮，冠雉堞之左方。挾光晷以橫出兮，干雲氣而上征。既要眇以有度兮，又洞達而無旁。斥丹雘而不御兮，爰取法乎中央。列千山而環峙兮，交二水而旁奔。岡陵奮其攫拏兮，谿谷效

其吐吞。覽形勢之四塞兮，識諸雄之所存。意天作以遺公兮，慰平日之憂勤。繫大河之初決兮，狂流漫而稽天。御扶搖以東下兮，紛萬馬而爭前。象罔出而侮人兮，螭蜃過而垂涎。微精誠之所貫兮，幾孤墉之不全。偷朝夕以昧遠兮，固前識之所羞。慮異日之或然兮，復厭之以茲樓〔二〕。時不可以驟得兮，姑從容而浮遊。儻登臨之信美兮，又何必乎故丘。觴酒醪以爲壽兮，旅殽核以爲儀。儼雲髻以待側兮〔二〕，笑言樂而忘時。發哀彈與豪吹兮，飛鳥起而參差。悵所思之遲暮兮，綴明月而成詞。噫變故之相詭兮，猶傳馬之更馳。昔何負而遑遽兮，今何暇而遨嬉？豈造物之莫詔兮，惟元元之自貽？將苦逸之有數兮，疇工拙之能爲？遑哲人之知其故兮，蹈夷險而皆宜。視蚊虻之過前兮，曾不介乎心思。正余冠之崔嵬兮，服余佩之焜煌。從公於斯樓兮，聊裴回以徜徉。《淮海集》卷一。又見《聖宋文海》卷五，《皇朝文鑑》卷九，《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七九，《古賦辨體》卷八，《文章類選》卷二，《古今圖書集成》考工典卷九四，同治《徐州府志》卷一八，道光《銅山縣志》卷一八。

〔二〕厭：原作「壓」，據宋高郵本、宋蜀本改。

〔二〕髻：宋蜀本及《皇朝文鑑》作「霄」。

寄老庵賦

或問：「孫先生之遊湯泉山也，嘗於佛祠之旁，二松之下，誅薙草茅，平夷土塗，規以爲庵，曰

『寄老』焉。子時實從〔一〕，與見其事，願揚榷而陳之。」僕曰：「唯唯。」寄老之區，在於湯泉，實惟歷陽，東城之域。山林鬱其修阻，水土婉而滋息。風和氣平，物無癘疫。其出遊也，南則峰巒，經亘二百餘里，前望建業之都，却顧項王之亭，龍窟呀其旁出，江漫漫而徂征。東則惠濟、真相，二剎相望，殿寢中開，四注脩廊。閒從遊子，於焉相羊。沈燎茗飲，樂未渠央。西則赭落之前，三井天出，幽眳白浪，明晦如一。旁輸有斛，上庇有室，解衣入遊，百疾爲失。北則瓦梁之河，陰陵之澤，水潦之所聚會，魚鱉之所充斥。芡菱蒲蓴，毛髮之富，被其鄰國。其入居也，則閉關却掃，反聽收視，內外既進，與妙自會。湛乎若玉淵之澄，枵然如槁木之廢。其遊也，其居也，無所適而非道者，世奚足以識之哉？雖然，先生方爲侍從之臣，充諫諍之官，論思獻納，日不遑給，雖欲復從二三子於寄老之上，未可得也。一旦功成事畢，引老乞身，天子憫之，不煩以政，公卿大夫設祖道供帳於國門之外，酒闋升車，望寄老而歸焉，則僕也亦將負杖屨而從之矣。《淮海集》卷一。又見《歷代賦彙》卷八三，《歷陽典錄》卷六，《江浦埤乘》卷三七。

〔一〕子：原作「予」，據叢刊本改。

湯泉賦

大江之濱，東城之野，有泉出焉。直回峰，負深谷，分埒引源，迤邐相屬。晨夜有聲，涵雲注玉，薄爲虎鬚，湫爲魚目，鱗介莫潛，遇者斯浴。此何水也哉？野老告余曰：「泓泓涓涓，莫虞歲年。不火而燠，其名湯泉。」嗚呼，豈非熒惑莅於上耶？燭龍隱於中耶？旁通咸池，日御之所經耶？幽精沈魄，陰償其負耶？丹砂黃硫，金石之氣，酷悍之所激耶？德有常仁，惠公而浹。寒凝海兮不冰，旱焦山兮不竭。其或燥濕外干，精氣散越，膚革瘡瘍，憊筋淫血，欣澣汨之暫游，悅幽憂之永脫。以沐則髮澤，以類則膚悅。其羨流冗浸，捐棄於溝壑者，猶能灌蔬稻之畦，已牛馬之喝。此又何其然耶？吾聞天下之水，厥類實繁。至於弱水儲陰，投羽必沈；火井萃陽，爛石灼金。祥標醴泉，病飲而瘳；異紀滋穴，神漢以流。焦溪乏胃蔓之飾，沸潭謝聲取之游。其餘酒墨所發，膠鹽是滋，啜懷千金，飲狂一國。哀玉乳以中涵，橫金絲而徑度。詭品繆名，紛莫爲數，咸受命於元精，亦各私其所遇。若夫匡廬、汝水之旁，尉氏、驪山之下，烟菲掩褥，王孫鳥隼之所娛，金穴椒房，專寵靡曼之所占，則湯泉之中，又有顯晦者焉。野老覲然而笑曰：「善乎，齊給之士。」曳杖而去，行歌於塗曰：「澤沸滂沱奮此泉兮，被彼山阿。吾唯灌沐兮，不知其他。」《淮海集》卷一。又見《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一八，《記纂淵海》卷八，《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前集卷九，《古賦辨體》卷八，《山堂肆考》卷二二，《詩苑叢珠》卷

三，《歷代賦彙》卷二八，《古今圖書集成》坤輿典卷三八、職方典卷八四〇，《歷陽典錄》卷六，《淵鑑類函》卷三。

歎二鶴賦

廣陵郡宅之圃，有二鶴焉，昂然如人，處乎幽閒。翅翮摧傷，弗能飛翻〔一〕。雖雌雄之相從，常悒悒其鮮懽。時引吭而哀唳，若對客而永嘆。圃吏告予曰：「此紫薇錢公之鶴也。公熙寧時實守此邦，心虛一而體道，治清淨而忘言。既不耽乎豆觴，又不嗜乎匏絃。惟此二鶴，與之周旋，居則俛仰於賓掾之後，出則飛鳴乎導從之先。故鶴之來也，則知使君之將至；鶴之往也，則知使君之將還。是時一郡之人，好甚於姻，敬愈於客，如愛子之居家，若寵臣之在國，晝從乎風亭之濱，夜棲乎月臺之側，謂此幸之可常，頗超搖而自得。逮公之去，于今幾時，人各有好，鶴誰汝私？具名物於有司，雞鷄易而侮之，傍軒楹而蒙叱，歷階阼而遭麾。惟主人之故客，間一遇而嗟咨。」余聞而嘆曰：「噫嘻，有恃而生者，失其所恃則悲。彼有啄乎廣莫之野，飲于清泠之淵，隨林丘而止息，順風氣而騰騫，一鳴九臯，聲聞于天。若然者，又豈衛侯之能好，而支遁之可憐哉！」《淮海集》卷一。又見《歷代賦彙》卷一二八，《古今圖書集成》禽蟲典卷八，嘉慶《高郵州志》卷一一，光緒《甘泉縣志》卷二〇。

〔一〕「弗」上原有「而」字，據宋高郵本刪。

郭子儀單騎見虜賦

汾陽征虜，歷以至誠

回紇入寇，汾陽出征。何單騎以見虜？蓋臨戎而示情。匹馬雄趨，方傳呼而免胄；諸羌駭矚，俄下拜以投兵。方其唐祚中微，胡塵內侮，承范陽猖獗之亂，值永泰因循之主，金繒不足以塞其貪嗜，鎧仗不足以止其攘取。雲屯三輔，但分諸將之兵；烏合萬群，難破重圍之虜。子儀乃外弛嚴備，中輸至誠，氣干霄而直上，身按轡以徐行。於是露刃者膽喪，控弦者骨驚。謂令公尚臨於金甲，想可汗未厭於寰瀛。頓釋前憾，來尋舊盟。彼何人斯，忽去幢幡之盛；果吾父也，敢論戈甲之精。豈非事方急則宜有異謀，軍既孤則難拘常法？遭彼虜之悍勁，屬我師之困乏，校之力則理必敗露，示以誠則意當親狎。所以徹衛四環，去兵兩夾，雖鋒無鏌邪之銳，而勢有泰山之壓。據鞍以出，若乘擒虎之驄；失仗而驚，如棄華元之甲。金石至堅也，以誠可動；天地至大也，以誠可聞。矧爾熊羆之屬，困乎蛇豕之羣？於是時也，將乘驕而必敗，兵不戢則將焚^二，惟有明信，乃成茂勳。吐蕃由是而引歸，師殲靈夏；僕固於焉而暴卒，禍息并汾。非不知猛虎無助也，受侮於狐狸；神龍失水也，見侵於螻蟻。曷爲鋒鏑之交下，遽遺紀綱而不以？蓋念至威無恃於張皇，大智不資於恢詭。遠同光武，輕行銅馬之營；近類曹成，獨造國良之壘。向若怨結不解，禍連未央，養威嚴於將軍之幕，角技巧於勇士之場。攻且攻兮天變色，戰復戰兮星動芒。如此則雖驍雄而必弊，顧創病以何長？苻秦夸南伐之師，坐投淝

水〔三〕；新室恃北來之衆，立潰昆陽。固知精擊刺者，非爲將之良；敢殺伐者，非用兵之至。況德善之身積，宜福祥之天畀。故中書二十四考焉，由此而致。《淮海集》卷一。又見《皇朝文鑑》卷一一，《履齋示兒編》卷八，《歷代賦彙》卷六四。

〔二〕則：原作「而」，據宋高郵本、宋蜀本改。

〔三〕淝：原作「肥」，據宋高郵本、宋蜀本改。

和淵明歸去來辭

歸去來兮，眷眷懷歸今得歸。念我生之多艱，心知免而猶悲。天風飄兮余迎，海月炯兮余追。省已空之憂患，疑是夢而復非。及我家於中途，兒女欣而牽衣。望松楸而長慟，悲心極而更微。升沈幾何，歲月如奔。嗟我宿昔，通籍璧門，賜金雖盡，給札尚存。愧此散木，繆爲犧尊。屬黨論之雲興，雷霆發乎威顏。淮南謫於天庖，予小子其何安？歲七官而五譴，越鬼門之幽關。化猿鶴之有日，詎國光之復觀？忽大明之生東，釋纍囚而北還。醺天漢而一洗，覺宇宙之隨寬。歸去來兮，請逍遙於至游。內取足於一身，復從物兮何求？榮莫榮於不辱，樂莫樂於無憂。鄉人告予以有年，黍稷鬱乎盈疇。止有敝廬，泛有扁舟。濯予足兮寒泉，振予衣兮古丘。洞胸中之滯礙〔二〕，眇雲散而風流。識此

行之匪禍，乃造物之餘休。已矣哉，桔槔俛仰無已時，舉觴自屬聊淹留。汝今不已將安之？封侯已絕念，仙事亦難期。依先塋而灑掃，從稚子而耘耔，脩杜康之廢祠，補《由庚》之亡詩。爲太平之幸老，幅巾待盡更奚疑。《淮海集》卷一。

〔二〕胸：原作「骨」，據宋蜀本、叢刊本、傳校改。

君臣相正國之肥賦

因知正主而御邪臣者，難以存乎安強；正臣而事邪主者，不能浸乎明昌。美盛時之會聚，常直道以更相。蓋上下交孚兮，若從繩之糾畫；故民物阜蕃也，常飽德以康彊。所以舜申后稷之忠，民或饑而可救；唐相韓休之鯁，己雖瘠以何傷。王敬之等刻《淮海集·補遺》。又見《履齋示兒編》卷九。

代賀坤成節表

竊以聖誕當期，嚴秋在序。協氣蟠乎穹壤，頌聲溢於華戎。中賀。伏惟太皇太后陛下德並神明，功參覆載。斷鼇立極，追配於媧皇；用楫濟川，責成於傳說。忠謀入而奸黨破，弊事革而嘉應來。巍

乎在唐、虞之間，卓然出馬、鄧之右。嘉辰既屬，率土交歡。臣猥緣肺腑之親，叨分符竹之寄。前瞻觀闕，阻奉萬年之觴；遠託封章，庶比千秋之鑑。《淮海集》卷二六。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

代賀興龍節表

大呂飛灰，爰屬星迴之序；靈樞繞電，實當聖誕之期。凡屬生成，所同抃蹈。中賀。恭惟皇帝陛下裁成天地，參並神明。以言乎道，則持盈而守成；以言乎時，則重熙而累洽。昭哉嗣服，纘六聖之洪休；大矣孝熙，備三宮之至養。清風發而羣陰伏，元首明而庶士康。令節載逢，鴻儀斯舉。加籩折俎，初嘗露酌之醇；擊石彈絲，始奏鈞天之妙。可謂一時之嘉會，故得四海之歡心。臣猥以葭莩，廁於藩翰。十章獻鑑，空懷唐相之誠；萬壽稱觴，莫預漢庭之列。《淮海集》卷二六。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

代賀太皇太后受冊表

臣某言：伏審今月某日太皇太后於某殿受冊者。纘繼鴻休，亘華夷而共慶；昭明鉅禮，極天壤以均歡。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恭以太皇太后陛下鍾睿知之資，御休明之運，以至仁而子養萬國，

以盛德而母儀三朝。造舟爲梁，始作文王之合；斷鼈立極，終成媯氏之功。忠邪辨而和氣通，威惠行而頌聲作。既增光於聖統，宜受禮於神孫。典章載崇，寰海交抃。臣猥被藩室之寄。叨居肺腑之親，不獲隨例稱慶闕庭，無任踴躍歡欣之至。謹具表陳賀以聞。《淮海集》卷二六。

代賀皇太后受冊表

臣某言：伏審今月某日皇太后於某殿受冊者。稽酌天人，備嚴典禮。孝治既先於宮闈，歡心自得於寰區。中賀。恭以皇太后妙道生知，英能天縱。自長門而登長樂，法度無違；以太任而事太姜，晨昏不懈。至於弼成先帝之治，保佑聖子之功，幽通神明，顯被動植。施之大者報必厚，實之富者名必隆。位號既昭，華夷增抃。臣謬通屬籍，叨假郡章，不獲隨例稱慶闕庭，無任踴躍歡欣之至。《淮海集》卷二六。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二。

代賀皇太后生辰表

考曆占星，氣應元英之候；稱觴獻壽，禮行長樂之宮。二。凡在照臨，所同欣抃。中賀。恭以皇太后德符坤載，位正母儀。淵冲自乎生知，慈惠本乎天縱。弼成文考，既隆逮下之風；共養太姜，益

著思齊之美。內宣陰化，日嗣徽音。矧當孝治之朝，尤崇慶誕之節。鼓鐘具舉，環珮畢臻。歡聲動於宮闈，佳氣蟠於觀闕。某繆通屬籍，叨守近藩，匪惟宗族之同榮，實與吏民而共慶。《淮海集》卷二六。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二。

〔一〕宮：原作「言」，據宋高郵本及《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改。

代賀明堂禮畢表

有司備物，親嚴三歲之祠；率土均恩，實賴一人之慶。照臨所逮，欣抃攸同。中賀。伏惟皇帝陛下道貫神明，功參覆載。昭哉嗣服，繼六聖之洪休；大矣孝熙，備三宮之至養。擢英髦而共政，革苛弊以濟時。庶事用康，善祥斯應。物無疵癘，民不怨咨。天地得以清寧，草木遂其暢茂〔一〕。九功之德，既皆可歌；四海之臣，亦各來祭。乃遵彝典，爰盡孝思。時以季秋之良，日用上辛之吉，始告虔於原廟，遂嚴配於合宮。精意感通，景貺昭答。大賚而兆人富，肆眚而衆心新。實萬世無疆之休，蓋千載不逢之會。臣乍辭帷幄，方守藩垣，徒欣右饗之成，莫預駿奔之列，瞻望闕庭，云云。《淮海集》卷二六。

〔一〕暢：原作「零」，據王本改。

代賀皇太妃受冊表

臣某言：伏審今月某日皇太妃於某殿受冊者。史官揆日〔一〕，宗伯陳儀。舉令典於宮闈，溢歡聲於方夏。中賀。恭以皇太妃挺生淑質，休應昌期。贊陰化於椒塗，嗣徽音於彤管。晨昏共養之禮，簡在兩宮；動靜謙肅之風，形于六寢。在先朝則有警戒相成之道，於聖主則有劬勞罔極之恩。中外所瞻，情文宜稱。肆被冊書之美，爰昭位號之隆。臣猥被爪牙，叨居藩屏，不獲隨例稱慶闕庭，無任踴躍歡欣之至。《淮海集》卷二六。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二。

〔一〕日：原作「自」，據《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改。

辭史官表

竊以史屬之除，聖朝所慎。若非承父兄之教詔，世守其言；則必積師友之淵源，材充厥職〔一〕。臣於二者，實無一堪。聞命若驚，撫躬增懼。重念臣少而愚賤，長更屯奇。積累歲時，尚慮人情之未與；超踰涯分，豈爲物議之所容？以蕞爾不勝任之材，處灼然非所居之地，必招官謗，上累恩私。況

儒館之中，資任高於臣者不少；班行之內，學術過於臣者甚多。與其容菲薄以濫居，不若擇英豪而改授。伏望聖慈，追寢新命，檢會臣近申三省，除臣一外任差遣。《淮海集》卷二六。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三。

〔二〕充：原作「克」，據宋高郵本及《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改。

代蘄守謝上表

奉法明時，方悔推行之誤；分符近地，俄蒙假貸之私。祇荷寵恩，載深感涕。伏念臣資材闇昧，問學空疏，遭逢昌辰，叨竊劇任。徒冀事功之立，靡思罪釁之成。昨以出按刑章〔二〕，兼程鹽課，猥虞曠廢，妄致勤勞。屬吏承風，不無過當；小民競利，豈免怨尤？雖不待於人言，即行改正；儻追論其事迹，殆可誅夷。敢祈造物之恩，猶竊長人之任。矧蘄春之便郡，實淮右之名區。風氣和平，獄訟稀少。平時來者，尚樂寬閑；謫官居之，真爲僥倖。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推天地之賜，回日月之光，黜陟不失其所宜，輕重各當其所適。察臣過舉，止於四月之間；許臣自新，付以一州之寄。念捐軀而莫報，徒撫己以增慚。復路迴車，顧迷途其未遠；輸肝剖膽，庶報效之可圖。《淮海集》卷二六。又見《輿地紀勝》卷四七，弘治《黃州府志》卷一，光緒《蘄州志》卷二五。

〔二〕刑章：原作「荆車」，據宋高郵本改。

代程給事乞致仕表

臣某言：臣聞未老遽歸，非臣子報君之義；既衰猶仕，豈儒生處己之方？惟去就適合其時，乃進退不愆於禮。輒陳悃悃，仰瀆高明。臣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家本單微，材尤綿薄。早緣章句聲律之末技，偶中上科；繼以簿書獄訟之微勞，誤更劇任。三持使節，八領郡麾。以至承乏小行人之官，備位大司農之屬。山川陟涉，幾徧於五方；日月推移，殆踰於四紀。遂叨蘭省之秩，仍忝秘殿之名。每撫心而自循，縱沒齒其焉報？昨以蒙恩罷守，被旨歸班。身雖寄於海隅，夢已升於帝所。非不知懷金結綬，侍清光而足榮；佩玉鳴騶，聯法從之爲幸。但以風霜漸迫，蒲柳遽衰。爰及上印之期，當批乞骸之懇。日莫途遠，顧己分之非安；漏盡鐘鳴，亦人言之可畏。伏惟皇帝陛下恢覆載之量，廓照臨之明。憐其實知止而請身，察其非偷安而避事。俾還官政，獲反里閭。況臣北陌東阡，雅多遊舊；左鱸右粥〔一〕，良給歲時。是以誦歌真主之稀逢，盛述聖朝之難遇。馬方羸老，徒結戀於軒墀；木已朽枯，或能蒸於芝菌。臣不任祈天俟命、激切屏營之至。《淮海集》卷二六。又見《唐宋元名表》卷下之一，《宋四六選》卷一〇。

〔二〕饘：原作「食」，據王本改。

代王承事乞回授一官表

臣聞緹縈納身贖父，文帝因之變法；王縉削爵請兄，肅宗爲之推恩。夫漢唐之主，豈欲撓不刊之典，而詭從女子、輔臣之意哉？蓋以子弟之願獲伸，則孝悌之風寢廣，天下忠順之俗，於是乎始成，故不以所輕廢所重也。恭惟陛下神聖功德，參並天地，固非漢唐之主所能擬倫；臣雖愚陋，不敢自比於王縉。然生遇休明，名列仕版，不猶愈於緹縈之女子乎？輒冒死亡斧鉞之誅，瀝血陳誠，上干天聽，惟陛下賜察哀憐，不勝大願。切念臣父昨於元豐四年得罪，蒙朝廷放歸田里，逮今已及四年矣。初出於特旨，有司既無叙法可舉，而中外臣寮又以臣伯父待罪宰相，懷避嫌疑，莫敢言者。臣伏睹陛下近以功成治定，因時制作。建列聖之廟，而申以大霈；正百官之制，而授以新書。其遠至於亡沒之裔，尚被甄收；其微至於胥吏皂隸之能，猶得自效。和氣既洽，頌聲並作，符貺屢至，年穀胥熟。此所謂千載一時，不可逢之嘉會。而臣父獨嬰罪釁，流寓江海，天高日遠，自新無路，臣誠私心痛之。臣昨自元豐元年蒙恩授大理評事，繼奉新制，改承事郎，逮及七年，未曾磨勘。臣願以合轉宣義郎一官，回授臣父，乞賜叙用。伏望陛下推覆載之恩，生骨肉之惠，惻然憐之，特垂俞允。況陛下自臨御以來，坐法之人，未嘗終棄；爲親之請，多所願從。竊以近事言之，王安國自著作佐郎放歸田里，比

踰期年，起丞大理；鄧忠臣以宣德一官爲母求封，奏書既上，得邑壽昌。以臣父方之安國，則四年之廢久於期年；以臣比之忠臣，則爲父之請重於爲母。若獲遠繼緹縈、王縉之事，近依安國、忠臣之例，使臣父復得齒於士大夫之列，則臣雖身先犬馬，填委溝壑，無所復恨。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淮海集》卷二六。

全宋文卷二五七三

秦 觀 二

代謝勅書獎諭表

臣某言：今日日進奏院遞到勅書一道，伏蒙聖恩以臣云云，特賜獎諭者。捕翦兇徒，蓋守臣之常職；降頒溫詔，實聖世之異恩。祇服寵靈，重增愧懼。中謝。伏念臣稟材綿薄，受性顛愚，因緣肺腑之親，昧冒藩宣之寄。浩穰十邑，每懷曠敗之虞；僇俛再期，敢起覬覦之望？憶昨凶年乏食，狂盜干誅，初鼠竊於村墟，俄鴟張於道路，殺傷吏卒，攘奪印章。居民以此震驚，列郡爲之騷動。至煩廟論，申命使車。輟悍將於山東，募驍兵於隴右。尚且遊魂疆場，假息朝昏。臣志欲掃除，日思方略。忽知囊橐之處，近在股掌之間。竊以爲稽討蕩則荏苒而蜂屯，待會合則張皇而鳥散〔一〕。遂令募吏，潛引將兵，從間道以兼行，指孤巢而突擊。渠魁格鬪，既就殲夷；餘黨散亡，尋皆殄滅。臣既不能如子賤任德，使民不忍欺；又不能如龔遂却兵，致盜亦皆罷。仰慙睿化，方虞黜責之嚴；豈謂宸音，遽

有旌嘉之寵？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至仁天覆〔二〕，盛德海涵，欲庶職之咸修，雖微勞其必錄。是致鉛刀之割，亦膺袞字之褒。臣敢不效螢燭之光，竭犬馬之力？誓麋捐於軀命，期補報於恩私。臣無任。

《淮海集》卷二七。又見康熙《上蔡縣志》卷一四。

〔一〕鳥：原作「烏」，據宋高郵本、宋蜀本改。

〔二〕至：原作「聖」，據宋高郵本、宋蜀本改。

代謝加勳封表〔二〕

宗祀以配上帝，盛禮載陳；大封而錫善人，彝章具舉。寵靈誤逮，媿懼交深。中謝。伏念臣學術本迂，器能素拙，徒屬休明之運，獲參英俊之遊。發金匱石室之藏，討論何補；承神州赤縣之乏，瘵曠偶逃。晚自喉舌之司，亟更管轄之任。辱甄收之已過，知報稱之尤難。比出近藩，猶通秘籍。會考《我將》之頌，頗稽公玉之圖。路寢爰開，總章斯寓。涓季秋而精享，肅羣后以駿奔。熙事備成，既盡情文之典；湛恩汪濊，遂周中外之臣。曾是孤蹤，亦膺殊祉。崇勳遽進，真食驟增。奉綸綍以凌競，仰雲天而隕越。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天仁丕冒，海德包涵，尚記蠢愚，嘗陪於國論；更憐衰晚，方守於郡章。俾異數之併加，示純禧之均畀。甘泉緬邈，難望屬車之塵；清都邃嚴，徒夢鈞天之奏。

《淮海集》卷二七。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六，康熙《上蔡縣志》卷一四。

〔一〕《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題作《謝南郊加恩表》。

代賀元會表

十三月爲正，前既稽於夏道；二千石上壽，仍參用於漢儀。盛旦載逢，彝章具舉。中賀。伏惟皇帝陛下財成天地，參並神明。命羲和之二官，謹《春秋》之五始。調和元氣，撫御中區。肆屬春王之朝，肇修元會之禮。雞人呼旦，庭燎有光。外則虎賁羽林嚴宿衛之列，內則謁者御史肅班行之容。漏未盡而車輅陳，蹕既鳴而鼓鐘作。應龍高舉，雲氣畢從；北極上臨，星宿咸拱。受四海之圖籍，拜萬國之衣冠。歲月日時，於焉先正；聲明文物，粲爾可觀。邁康王酆宮之朝〔二〕，揜高帝長樂之事。藹頌聲而並作，鬱協氣以橫流。臣比遠天光，遽更年籥。職拘藩國，莫瞻龍袞之升；心折宸居，但想獸樽之列。瞻望闕庭，云云。

《淮海集》卷二七。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唐宋元名表》卷下之二，《八代四六全書》卷三，《宋四六選》卷五。

〔二〕酆：原作「鄴」，據宋高郵本、宋蜀本改。

代工部文侍郎謝表

入司太僕，已慚稱效之虛；進貳冬官，尤愧選掄之誤。顧叨塵之已甚，念辭避之弗容。承命惟驚，撫躬以懼。中謝。伏念臣身承家訓，世受國恩，荷先朝特達之知，蒙二聖生成之賜。左選都司之要，既獲備員；內閣秘殿之嚴，更容通籍。以至外專兩郡，內閱三卿，徒爲歲月之淹，莫見事功之舉。方虞罷黜，退伏於田廬；敢意推遷，遽陪於法從？材微任過，恩重報難。此蓋伏遇盛德海涵，至仁天覆。以臣父某歷四朝而被遇，登三事以退居。知父子至情，欲慰桑榆之景；念君臣難遇，遂收菅蒯之才。豈惟一敝族之榮，時乃百執事之勸。臣敢不鞭策駑蹇，淬礪鈍頑，以捐軀報國之誠，爲竭力事親之義。《淮海集》卷二七。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三，《唐宋元名表》卷下之二。

代中書舍人謝表

孫君孚

臣某言：伏奉制命，除臣中書舍人，仍改賜章服者。蒙恩承乏，方懷曠職之憂；拜命爲真，更竊非才之愧。寵榮遽逮，驚懼交增。伏以三省之興，實先朝之盛典；西禁之任，尤當代之要津。上潤色於訓詞，下稽參於政理。自非文章妙絕，可先諸子之鳴；吏術精通，能最羣工之課，則何以當文士之

極任，備宰相之屬官？如臣者，地胄素寒，資材尤戇，以童子雕蟲之技，偶得科名，用司空城旦之書，嘗更州縣。比從柱後，擢立螭頭。閱歲月之推移，乏毫分之稱效。惟虞罷斥，歸耕寂寞之濱；豈謂遭逢，入直禁嚴之地？光增末路，望過初心。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在宥中區，統和元氣，上則承周太姒求賢之意，下則納召康公用士之言。耆老畢歸，俊英咸事。鎔錙滿庫，未忘一割之鉛刀；驂駟成羣，不棄十駕之駑馬。遂令拔擢，爰及鈍頑。臣敢不敬佩德音，恪居官守，竭心思之逮及，效耳目之聞知？經宿進碑，敢效矜夸於近世；累年無草，願希慎密於前人。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淮海集》卷二七。又見《唐宋元名表》卷下之二。

代中書舍人謝上表

左螭清近，顏無咫尺之違；右掖峻嚴，言有絲綸之出。皆一時之妙選，爲四海之聳觀。承命震驚，撫躬愧懼。伏念臣縉紳末胄，淮海孤生。弓必爲箕，嘗奉父兄之教；杗不量鑿，莫爲姻黨之容。自亦笑其闊迂，人或憐其狂直。分甘常調，望絕顯途。屬二聖之載營，收羣英而自助。巍然大老，皆歸圖任之中；蕞爾小才，亦備兼收之數。越從戎幕，擢預憲臺。猥陳狂瞽之言，屢瀆高明之聽。間嘗罷去，旋復召還。惟是七年之間，遂叨兩制之列。而況訓詞之任，政教所原。除授不當者，得以論而封還；指麾或隱者，得以白而改正。號爲要地，當慎選掄，豈伊鄙人，所能堪克？此蓋伏遇太皇太后

陛下德配任姒〔一〕，道稽唐虞，用楫以濟大川，斷鼇而立四極。雖節儉正直，在位若《羔羊》之時；而思念憂勤，進賢如《卷耳》之際。致令頑鈍，誤辱寵靈。臣敢不慎出王言，審求國體？非特修異日祖宗之事，亦以信平生師友之謀。報德末期，悵念歲時之晚；捐軀有處，敢懷家室之私？《淮海集》卷二七。又見《唐宋元名表》卷下之二。

〔一〕陛下：原脫，據宋蜀本、鐵校補。

代南京謝上表〔二〕

訓詞失當，宜正嚴誅；恩貸特優，止從外補。任忝別都之重，職叨秘殿之華。祇荷寵靈，載深感涕。伏念臣猥以一介之賤，誤蒙二聖之知。本出書生，朝無黨援；屢爲御史，身有怨仇。間雖竊於科名，實不長於文字。因緣寵數，冒昧班聯。既不能被命固辭，以防涯分之過；又不能先時引去，以避免賢俊之升。滿器難持，孤根易毀。及越樽而求治，果代斲以致傷。然猶冒文儒弄翰之名，玷侍從均勞之地。省循備至，僥倖實多。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盛德海涵〔三〕，至仁天覆。念嘗更於任使，遽未忍於棄捐。雖去掖廷，猶分宮鑰。天都甚邇，常瞻佳氣之鬱葱；鄉國非遙，益見湛恩之汪濊。永期糜潰，用報生成。《淮海集》卷二七。

〔一〕宋蜀本題下有「孫君孚」三小字。

〔二〕「伏遇皇帝陛下」六字原脫，據宋蜀本補。

代中書舍人謝上表

方爲左史，注二聖之起居；遽入西臺，命百官之進退。顧叨塵之已甚，念辭避之莫容。仰對寵靈，伏深震懼。竊以周分內史，出王命之策書；漢列從官，參相臣之辨論。後世放其遺意，制此近班。職分四禁之嚴，事押六曹之重。必得或遲或速，文兼枚、馬之長；知古知今，學擅高、崔之富。然後可以與紫薇之進畫，贊黃閣之調和。如臣者，門地素寒，資才尤戇。早更州縣，奉司空城旦之書；晚玷班聯，任柱下惠文之事。初無補報，祇取怨尤。身投韁鎖之中，足寄風波之上。惟虞罷斥，復奔走於東西；豈意推遷，備論思於朝夕。光增末路，望過初心。此蓋伏遇。闕。

《淮海集》卷二七。

代謝曆日表

被命守藩。方念闕庭之遠；蒙恩告朔，重驚歲月之新。仰服訓詞，俯增愧汗。伏惟皇帝陛下欽崇天道〔一〕，敬授人時。頒太史之占前，謹清臺之課候；罷諸家之疏遠，正歷世之繆差。上考鄧平，法

取黃鐘之妙；下參一行，術推大衍之微。斗建龍躔，於焉有序；珠連璧合，由是可窺。豈惟百辟之奉行，足使四夷之承用。臣猥緣寄委，叨奉寵靈。宣布詔條，預識金穰之歲；省觀風俗，不疑絳老之年。《淮海集》卷二七。

〔一〕皇帝陛下：四字原脫，據宋蜀本補。

進南郊慶成詩表

右臣伏睹皇帝陛下肇修典禮，冬日之至，親有事於南郊，仍復祖宗故事，以皇天地祇合祭。前期之日，陰雲蔽空，將祀之夕，月纏畢宿。《詩》云：「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於法當雨，而是夜開霽，特甚晏溫，星月昭明。禮畢之明日，雨雪乃作。朝市郊野相告欣然，頌嘆之聲形于中外。非二聖有作，上當天心，神祇顧享，何以逮此？臣雖疏賤，通籍秘省，預見熙事，不勝犬馬區區之情，輒將輿人之頌，撰成《郊禮慶成五言二十韻》詩一首，隨狀上進。干冒宸嚴，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淮海後集》卷一。

代蘄州守謝上表

愚罪著明，當以萬死。聖恩寬大，尚假一麾。顧惟昧冒之深，第積戰兢之至。伏念臣不學無術，寡偶少徒，荷先帝之誤知，繇常員而擢用。始欲悉力而舉職，莫知長慮以佐時。自取悔尤，至煩揮黜。責其妄作，便可屏之遠方；憫其知非，猶當投於散地。敢圖生死而肉骨，尚容宣化以承流。況臣粵自去冬，嘗陳愚懇，願歸使節，求綰郡章，雖此左遷，正符宿願。恩既深而逾望，感亦極而難言。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大德海涵，至仁天覆。謂災眚之可赦，以過失爲當憐。寬其未棄之誅，開以自新之路。辨之不早，嗟已迫於桑榆；來者可追，幸未填於溝壑。誓捐軀幹，上報恩私。《淮海後集》卷五。

代程給事乞祝聖表

本州管内，舊有應天寺者，造於宋元徽中，其地據寶林山巔，南直秦望，北負卧龍，蔽山挾其左，鑑水趨其前。園視井邑，如閱圖畫，越之形勝，十得六七。比於熙寧十年八月遇火，金石土木之觀，一夕殆盡，樓觀宮室，化爲丘墟。父老過之，徜徉悼歎，若失所依憑者。因相率詣州自陳，願以私錢修復故寺。本州尋具其事上聞，仍乞易爲十方，蒙朝廷報可，賜號寶林禪院。於是郡之衣冠縉

素，無不悅豫鼓舞，以謀報上，因大出力財，爭先請奮。浮圖棟宇，次第告成，曾未踰年，已復舊觀。蓋所據之地勝，故興也易；所遭之時盛，故成也速。不然何以至是哉？謹按寶林禪院，其地本名龜山，前世文士見於篇章。上有鰻井，歲旱禱雨輒應。臣等竊以爲：龜，神物也，有先事之智，而壽踰千歲。鰻，龍類也，有施澤之仁，而功被萬物。位正南方，與時相見；勢出人境，足以有臨。稽之於名，效之於物，參之於方位，考之於形勢，而酌之於民情，理從事順，實宜永爲頌祝陛下聖壽之地。臣等自今後，每遇同天節，只於本院啓建道場及禱祠雨澤吉祥齋供。其餘官中道場，並不令於本院啓建。夫下達士民之願，上報君父之恩，臣子之職也。臣等荷國厚恩，無以答生成之萬一，庶幾因緣塔廟，少伸犬馬之誠。仰瞻闕庭，不勝大願。伏望聖慈，特賜俞允。《淮海後集》卷五。

賀元會表

維歲月日時之首，乃朝宗覲遇之先。循用舊章，遙陳盛禮。東臺瑞物，貫玉璽之珍符；左右車圖，增金城之列障。樂象成而乃作，文稱賀以非虛。多士盈庭，四夷在列。忻逢千載之運，敬上萬年之觴。《古儷府》卷二。

代蔡州進銀絹狀

大鈞播物，難酬塊圯之恩；墜露增流，以致眇微之意。前件物，山澤所寶，箱篚攸資，屬茲誕聖之辰，式備充庭之貢。《淮海集》卷三六。

代蔡州進瑞麥圖狀

勘會本州自春已來屢得雨澤，已於某月日具狀奏聞。訖今來，二麥並已成熟，地無高下，所收斗斛數倍常年。及諸縣節次申送，致麥苗有一莖二穗、或三穗，其多有至五穗者〔一〕。父老等皆云：「數十年來無此豐熟，亦未嘗見有麥苗一莖至數穗者。」以此見二聖臨御已來，功化日新，利興害去，善氣充塞，致此嘉應。臣待罪郡守，目睹其事，不敢隱默，謹畫成圖子一本，隨狀上進以聞。謹奏。

《淮海集》卷三六。又見《永樂大典》卷二二一八一，康熙《上蔡縣志》卷一四，《古今圖書集成》庶徵典卷一八六、草木典卷三三。

〔一〕「者」下原有「甚多」二字，據宋高郵本刪。

代薦蔡奉議奏狀

竊以管下居住具位蔡駟，少以文翰見推流輩，仕宦所至，皆有能聲，安貧守道，恬於進取。有士如此，豈敢不言？伏望聖明特賜考察，擢充臺省清要任使。《淮海集》卷三六。

越州請立程給事祠堂狀

浙水之東七州，獨越爲都會，凡七州之軍事督焉。其地西帶江，北被海，多雄山傑澤，有桑麻魚稻、藤薺竹箭之饒。土沃而流，水清而不迫，非舟車足力所會，故其民喜耕耨，勤織紉，尊本而薄末，狡獪詆欺之弊，視他州爲少。然以險阻之故，豪強惡少、跌宕不逞之民，一失其業，則往往什聚伍行，剽攘攻劫於江海之上，不時去之，則蔓延而成大盜矣。爲太守者，審知風俗之厚，刑政並修，則一方可以指麾而治，不然雖憊力勞心，猶無益也。熙寧十年，詔以給事中、集賢殿修撰廣平程公知軍州事。公素以治行稱天下，越人無不踴躍竦企，願見公之所爲。及至，政尚簡肅，不爲苟且苛細之事，事至而後必行，亦無所假借。發隱擿伏，敏捷如神，每得所謂豪強惡少、跌宕不逞之民，草斬而獸逐之，至斷絕乃已。於是距吳際閩、楚，千里肅然，盜賊不敢發，川行途止，如即其家。獄訟衰

息，風雨時至，仍歲大穰。乃禮賢俊，仁耆孤，簡練士卒，繕修官寺，至於郵亭刻漏，爲之一新，頽廢偃僵，斬然俱起。然後知公之才，所遇縱橫無窮，其所厭伏東西、逆銷變故於未形者多矣。非特越人受其賜也，使行且大用於朝，推其道於天下，則其所就者，又可量耶？先是，太子少保南陽趙公有惠政於越，既去而公承其後，故議者謂近世越州之政，未有如二公者。南陽公嘗命畫史圖太子少師天水趙公并公與己游從之像，號三老圖，而越之好事者遂作三老堂以寘之。元豐二年公還朝，郡之衣冠、緇黃、耆艾之士若干人，乞留於部使者，三爲之上，不報。因相與泣曰：「公去矣，其像雖存於三老堂，然吾人之心未厭也。聞公嘗帥洪、福、廣三郡，三郡皆有生祠，豈越獨無有？今寶林院者，公之所興建也。若即其地爲堂立公之像，如三郡故事，以慰吾人之思，不亦可乎？」衆曰：「然。」於是又以狀白使者，請立公之祠堂焉。是時某適自淮南來省親，將還，越人謂某曰：「吾州更饑歉札癘之後，程公實撫養而教誨之。去年冬，福州太守司諫孫公嘗道于此，具見其事。今祠堂成有日矣，謀爲記，宜莫如孫公者。聞子與孫公鄉里且門人也，盍撫厥實以爲我請乎？」某既歎程公之政有以媚于民，又嘉越人能大其施而推報之也，乃爲論次其事，并州之風俗具而載之，以備孫公之采擇焉。

《淮海後集》卷六。

全宋文卷二五七四

秦 觀三

謝及第啓

光靈遽被，愧幸特深。竊以聖神臨御之初，實惟祖宗熙洽之後。戈兵收偃，經藝著明。風俗莫榮於爲儒，材能咸耻乎未仕。圓冠方履，求自試者幾十萬焉〔一〕；血指汗顏，獲見收者纔四百耳。既甚嚴其程度，宜盡得於豪英。如某者，淮海孤生，衣冠末系。志在流水，嘗辱子期之知；困於鹽車，頗爲伯樂之顧。徒以爲養而求仕，故雖被黜以忘慙。懲於羹者吹虀，自知其妄；不量鑿而正柄，人指爲狂。豈意力田而逢年，亦稱長袖而善舞。大羹焉用，以貴本而不遺；昌歜甚微，緣嗜偏而見取。方賢書之上獻，俄吏議之旁連。竊鈇致疑，事非在我；解驂見贖，世鮮其人。尚賴平反，卒蒙昭雪。折劍既以重鑄，死灰因而復燃。究其倚伏之難常，益信窮通之有定。屬皇明之繼照，推睿澤以橫流。特免

試言，徑躋仕版。技能莫效，初如不戰而屈人；名宦亟成，更類無功而受祿。退而省察，殆有夤緣。此蓋伏遇某官誘進人材，主張士類。離奇蟠木，素爲左右之先；璀璨餘光，復自比鄰之借。致茲寒陋，亦預采收。敢不慎操修之方，明出處之致？庶期末路，獲報明恩；過此以還，未知所措。《淮海集》卷二八。又見《文章辨體彙選》卷二七〇。

〔二〕十：原作「千」，據宋高郵本、宋蜀本、傅校改。

賀呂相公啓

伏審光膺宸命，顯正台司。凡在生成，舉同抃蹈。竊以媯皇補天之際，高宗夢帝之初，未就泥金，正資陶鑄，不調琴瑟，方賴更張。是謂大有爲之時，必得非常人之佐。恭惟中書僕射相公累朝元老，當世大儒。力足以扶持顛危，風足以興起貪懦。青天白日，奴隸亦知其明；璞玉渾金，鑑識莫名其器。既天資之篤實，加地胄以高華。四世五公，勳在王室；一門萬石，寵冠廷臣。宗族謂之小許公，夷狄以爲真漢相。果從人望，爰享天心。方司左轄之嚴，遽踐鸞臺之峻。獻可替否，而思矯激之過；解紛挫銳，而有調和之能。必欲成仁之始終，非特潔身之去就。繇是端人烝集，異黨寢微。寬大之澤四覃，苛刻之風一變。名既得功而並立，位當與德而俱崇。明詔始班，吉士交慶。太公入國，固

知天下之父歸；伊尹得君，益見聖人之任重。某猥緣幸會，叨被題評。昔陪北海之樽，有同夢寐；今望平津之館，如隔雲天。但欣衆正之路開，始信太平之責塞。願稽故事，就封富民之侯；請與諸生，復上得賢之頌。《淮海集》卷二八。又見《古儷府》卷六，《四六法海》卷六，《奇賞齋古文匯編》卷一九八，《宋四六選》卷一一。

賀蘇禮部啓

伏審光膺睿命，入拜儀曹。凡有識知，所同欣抃。竊以大儒之出處，實爲當世之重輕。三仁去而商寢微，二老歸而周始大。長孺仕漢，諸侯寢謀；中立相唐，列藩聽命。殆亦天時之有數，豈伊人力之能爲？伏惟禮部郎中先生道貫神明，智周事物。決科射策，亟聞董相之風；逆指犯顏，屢奪史魚之節。周旋臺閣，而風采可畏；流落江湖，而容貌不枯。蓋好仁無以尚之，故特立有如此者。斯文未喪，果蒙日月之照臨；吾道將興，更屬風雲之盛會。既補郡守，俄遷侍郎，雖未厭於人情，漸當陪於國論。昔神龍失水，幾爲螻蟻之所侵；今猛虎在山，將見藜藿之不采。某久操笈簞，獲侍門墻，歎刻鵠之未成，念攀鴻而何敢。聞之不寐，知告於人。睨見日消，頗動雪雲之態；屢成相賀，獨申燕雀之私。《淮海集》卷二八。又見《啓雋類函》卷四八。

賀中書蘇舍人啓

光膺中詔，進直西垣，伏惟慶慰。恭以某官當世大儒，斯民先覺。論議爲四海之輕重，出處繫一時之安危。蕭夫子之文章，蠻夷亦慕；張使君之威望，草木猶知。始從記注之嚴，爰掌絲綸之重。姦邪聞命，投匕筯以自驚；忠義承風，引壺觴而相慶。某猥緣幸會，謬接光儀。昔者先生嘗蒙論次，茲焉伯氏又獲追攀。竊聞進拜之崇，倍切欣愉之至。《淮海集》卷二八。

謝程公闢啓

某啓：比緣省覲，薄游勾踐之都；獲執掃除，叨預老聃之役。辱品題之已過，慚報效之何從。伏念某少也妄庸，長而屯賤。枘方乖鑿，人指爲狂；鈎直失魚，自知其拙。碌碌抱簣中之耻，棲棲銜跨下之差。不謂修撰給事誤賜采葑，曲加推轂，引置金臺之館，俾參珠履之游。蕭洒蘭亭，嘗繼孫、王而奉筆；風流蓮社，屢陪劉、阮以焚香。既令馮子而出輿，仍爲穆生而設醴。至於升將軍之故第，泛賓客之舊湖，興與天橫，情隨水遠。牙檣錦纜，擁南國之佳人；玉笋金疊，醉西園之清夜。往來乎十洲三島之上，俯仰乎千巖萬壑之間。曾微瓊玉以報刀，祇枉明珠而彈雀。從游八月，大爲北客之美。

談；酬唱百篇，永作東吳之盛事。退而省察，何以堪勝？血指汗顏，徒爲今日；輸肝剖膽，期在異時。庶追國士之風〔二〕，少盡門人之禮。《淮海集》卷二八。又見《啓雋類函》卷三七，《宋四六選》卷一九。

〔二〕國士：原作「王國」，據宋高郵本、宋蜀本、傅校改。

謝館職啓

法同博士，閱五載而遷官；例比編書，通三年而改秩。寵靈既逮，愧懼實深。伏念某族系單微，器能淺陋。少時好賦，僅成童子之雕蟲；中歲窮經，未究古人之糟粕。始策名於進士，俄充賦於直言。濫居方物之前，叨被傳車之召。文章末技，固非道義之尊；箕斗虛名，祇取謗傷之速。亟從引避，幾至顛隤。褒未就於衮華，惡已成於瘡痍。三期之內，王尊乍佞而乍賢；七年之中，魯田一與而一奪。但以偏親垂老，生計屢空，聊復覲顏以居，未能投効而去。日期沙汰，分絕進升。豈期積日以累勞，輒亦逢年而遇合。束縕還婦，雖蒙假借之私；懲羹吹虀，尚慮譴訶之及。竊觀前史，具見鄙宗。西蜀中郎，孔明呼爲學士；東海釣客，建封任以校書。雖爲將相之品題，實匪朝廷之選用。夫何寡陋，遽有遭逢？此蓋伏遇某官道欲濟時，仁能錫類。始憐貧女，稍分秦壁之光；終念播臣，爲激越江之水。矧茲奇蹇，亦與甄收。敢不以古人行己之方，爲國士報君之義〔一〕？千金弊帚，聊依翰墨以

自娛；一割鉛刀，或冀事功之可立。過此以往，未知所裁。《淮海集》卷二八。又見《皇朝文鑑》卷一二三，《古儷府》卷六，《四六法海》卷六，《文章辨體彙選》卷二七〇，《啓雋類函》卷二六、三七，《奇賞齋古文匯編》卷一一八，《三續古文奇賞》卷一四，《古今圖書集成》官常典卷二七七，《宋四六選》卷一六。

〔二〕報：原作「執」，據宋蜀本改。

賀崔學士啓

伏審顯膺明命，榮領近藩。凡在庇庥，所同欣抃。恭以知府學士妙知德奧，精契道真。斥百氏之奇偏，傳七師之要妙。著于書者，乃其糟粕；見乎業者，亦其緒餘。即之如渾金璞玉而難名，望之如高山深林而莫測。作歌而去，陋晁、董之不爲；應聘而興，指臯、夔而自許。既參璧水之直，俄預道山之遊。入則陪國論於五房，出則督工徒於二監。世推前輩，地號要津。然而了不器於盈虛，澹無心於舒卷。願奉三年之最〔二〕，固辭五兵之曹。邸音播騰，士論聳歎。矧汝南之奧壤，爲右輔之名區。仙聖所棲，英豪斯聚。競欲識先生之杖屨，匪徒瞻太守之旂旒。昔誦高辭，極太行之表裏；行觀美化，遍汝水之陰陽。尚疑未駕於征輶，固已召還於法從。某謬聯服役，叨預婚姻，顧罪悔之方虞，幸依歸之遽獲。車逢峻阪，空嗟兩耳之垂；船在中流，實有一壺之望。《淮海集》卷二八。

〔一〕三：原作「二」，據宋蜀本改。

代賀呂司空啓

伏審光膺顯命，正位公台，伏惟慶慰。恭以司空相公學師古始，道造淵微。以一代之人英，爲四朝之國老。允迪厥德，克世其家。言乎時，則韋、平豈可分道而行；論其事，則袁、楊安得同日而語？年高德邵，而臣節益峻；功成名遂，而帝眷愈隆。進拜冬官，非止居四民而時地利；平章國論，實惟有一德以享天心。聖王之文章具焉，天下之能事畢矣。某叨分符節，辱在陶鎔，陪班謁以無緣，第承風而竊抃。《淮海集》卷二八。

代賀中書僕射范相公啓

伏審光奉明恩，進陞右弼，伏惟慶慰。恭以中書僕射相公器兼文武，學備天人。出處繫一時之安危，議論爲四海之輕重。臨大節而不奪，雖小善其必爲。荀氏羣龍，慈明爲最；河東諸鳳，伯褒尤奇。投閑散而聞望愈隆，涉憂患而精誠益壯。果濟世美，簡在上心。昔執鴻樞，既致干戈之戢；今居端揆，何難禮樂之興。坦然衆正之路開，行矣太平之責塞。某叨分符節云云。《淮海集》卷二八。又

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啓雋類函》卷三七。

代賀門下孫侍郎啓

伏審光奉明恩，進陞東省，伏惟慶慰。恭以門下侍郎星躔異稟，嶽鎮殊鍾。先朝藩邸之舊臣，今日廟堂之耆老。正直如《羔羊》之德，信厚有《麟趾》之風。解劇樞庭，乃心不怠；均勞輔郡，報政斯成。民心竚以旋歸，國論倚之進斷。粵從琳館，入踐鸞臺。薄夫撫己以自慙，吉士舉酒而相慶。矧同升之後父，皆妙選於搢紳。三王之法本人情，固無過舉；六官之長皆民譽，茲謂昌期。某辱在陶鈞，叨分符節，第承風而竊抃，念稱慶以無緣。《淮海集》卷二八。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一。

代賀中書劉侍郎啓

伏審光奉明恩，進陞西省，伏惟慶慰。恭以中書侍郎智周事變，道本誠明。語默不愆其時，進退必度於禮。雪霜既降，知松柏之後凋；鳥雀或鳴，見鷹鷂之必擊。君未比隆於二帝，我則若撻於市朝。民有失所之一夫，我則如擠於溝壑。大任既降，英聲益飛。豈止邦家之光，實爲天地之紀。逮茲進拜，尤慰具瞻。廉陛難躋，益致高堂之峻；股肱克壯，重增元首之尊。某辱在陶鈞云云。《淮海

集》卷二八。

代賀王左丞啓〔一〕

伏審光奉明恩，進升左轄，伏惟慶慰。恭以左丞太中夙鍾間氣，早擅英聲。學窮游、夏之淵源，文列班、揚之伯仲。周旋不撓，出處可觀。共推天下之中庸，自得賢人之簡易。其退也，如陂萬頃，撓不濁而澄不清；其進也〔二〕，若火一燃，用彌明而宿彌壯。大任斯降，貴名益昭。曉達吏方，戴胄旋更於二轄；潤飾儒術，平津即至於三公。某辱在陶鈞云云。

《淮海集》卷二九。又見《五百家播芳大

全文粹》卷一三。

〔一〕左：原作「右」，據宋高郵本、宋蜀本、王本改。

〔二〕也：原作「之」，據宋蜀本、王本改。

代賀胡右丞啓

伏審光奉明恩，進升右轄，伏惟慶慰。恭以右丞太中抱英傑之器，屬休明之期。智無不照，而御之以寬；學無不窺，而守之以約。待時藏器，未嘗枉尺而直尋；肆筆成書，惟欲琢雕而復樸。風采凜

乎其可畏，議論坦然而易行。俄鑿枘之相投，遽囊錐之穎出。擢丞御史，人無間言；進轄文昌，朝有故事。面折廷爭，已聞國士之風；內平外成，行見大儒之效。某叨分符節云云。《淮海集》卷二九。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三。

代賀京西運判啓

伏審光奉睿恩，榮分漕計，恭惟慶慰。恭以運判道師古始，識造淵微。身兼數器，而用之以時；學備諸家，而守之以約。討論不乏，嘗編簡以成圖；俯仰無心，任摘山之變法。屢奏三年之最〔一〕，亟更一道之權。舉屬吏以傾心，竚前旌之入境。矧是右輔，實惟奧區。南則控引於荆、揚，西則轉輸於秦、雍。奉嚴陵寢，備繕河防。於措置以爲難，在選掄而尤重。登車攬轡，初承使者之風；結綬懷金，行被從官之召。《淮海集》卷二九。

〔一〕奏：原作「奉」，據宋蜀本改。

賀京西運使啓

伏審光奉宸恩，榮分漕計，伏惟慶慰。恭以運使知周事變〔二〕，識照幽微。挺忠鯁之一心，兼縱橫之數器。英標特出，早膺神聖之知；劇任屢更，果見事功之立。比繇太府，來領外臺。回卿月之餘光，動使星之異色。邸音初播，屬部增欣。暫駕輕輶，坐使邦財之阜；佇歸法從，進謀王體之嚴。

《淮海集》卷二九。

〔二〕以：原作「惟」，據宋蜀本、王本改。

代賀簽書趙樞密啓

伏審光膺睿命，進貳鴻樞，伏惟慶慰。恭以樞密太中器猷宏博，學術精微。敏識照於未然，奇節見於已試。犯顏逆旨，屢輸汲黯之忠；別嫌明疑，力折董宏之妄。進退周旋而可度，艱難險阻而不渝。俄被召以旋歸，遽干霄而直上。粵自卿曹之貳，進陪樞筦之崇。邸音播騰，士論欣快。亟聞趙武，越四等以將上軍；行見千秋，以一言而取宰相。某叨分符節云云。

《淮海集》卷二九。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九。

代賀蔡相公啓

光膺制書，榮還內殿，伏惟慶慰。恭以判府觀文相公道貫精微，智周事變。以文章擅一時之譽，以器業結萬乘之知。姚元崇入贊鴻鈞，初聞遠略；霍子孟逮承顧命，益見忠謀。勲業顯隆，夷夏歡頌。惟三郡均勞之久，當二聖圖舊之勤。既奉綸言，復青氈之舊物；竚瞻繡袞，反黃閣之故居。某猥辱異知，欣承嘉命。屬繆分於符竹，阻祇慶於門闈。系頌實深，敷宣罔既。《淮海集》卷二九。

代賀司馬相公啓

顯奉明恩，進陞上宰。老成登用，區夏均驩。竊以大河之渾，持寸膠不能以止；積歲之旱，待霖雨然後乃蘇。故當大有爲之時，必得非常人之輔。伏惟相公望隆一代，節著四朝。力足以扶持顛危，風足以興起貪懦。青天白日，奴隸亦知其明；璞玉渾金，鑑識莫名其器。果符物論，克享天心。伊尹得君，耻一物之失所；姚崇作相，陳十事而後爲。姦邪失匕箸而自驚，忠義引壺觴而相慶。某夙叨記省，方預陶甄。欣衆正之路開，信太平之責塞。願稽故事，就封富民之侯；請與諸生，更上《得賢》之頌。《淮海集》卷二九。

代賀胡右丞知陳州啓

均逸中臺，承流右輔。地接日畿之重，職兼禁殿之華。凡在庇庥，所同欣抃。恭以某人智周事變，道本神明。學窮游、夏之淵源，文列傅、班之伯仲。霜雪既至，知松柏之後彫；鳥雀或鳴，見鷹鷂之必擊。既丞御史，遂轄文昌。語默惟時，獨任天下之事；卷舒以道，有古大臣之風。邸音播騰，士類聳歎。矧是淮陽之郡，實惟太昊之墟。風氣和平，獄訟稀少。屈英游而卧治，徯惠政之立成。騰實飛聲，已應半千之用；贊元經體，竚歸尺五之天。某夙以單微，嘗蒙題品。念使旌之在望，嗟吏役之攸拘。《淮海集》卷二九。

賀錢學士啓

被渥帝宸，升華儒館，伏惟慶慰。恭以學士天資英發，地胄高嚴。翩然鵠止於碧梧〔一〕，卓爾珠遺於滄海。申之以聞見之洽，重之以探討之精。咸五登三，出屬休明之運；駢四儷六，尤多絕妙之詞。敏疾擅枚臯之風，雅健得子長之體。倚馬可待，下筆不休。所以特受眷於先朝，屢見稱於元老。矧册府校讎之號，洎刑曹勾稽之司，惟實與名，既清且要。熊掌兼魚膾之美，自古爲難；羔裘加豹飾

之華，於今蓋寡。緬彼文學之貴，見乎諸吏之中。雖出異恩，實繇公議。芸臺畫省，諒難歲月之淹；鼇禁掖垣，行復風雲之會。《淮海集》卷二九。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一。

〔二〕翻：原作「翻」，據宋高郵本、宋蜀本、王本改。

代賀提刑啓

光奉宸恩，就持憲節，伏惟慶慰。恭以提刑器識深宏，材猷敏邵。進退必度於義，夷險不易其誠。程輦轂之工徒，亟聞善狀；督江湖之冶鑄，益著能聲。既累效於事功，肆就分於使指。矧茲右輔，實號要區。士林承命以欣愉，屬部望風而悚跂。傳車夙駕，暫煩僕御之勞；法從進聯，諒非歲月之久。《淮海集》卷二九。

代回胡右丞年節啓

天端肇正，人統全生。實萬類引達之期，乃四序調和之始。恭以某官受時間氣，爲國寶臣。天資英發，而持之以謙；地胄高華，而守之以約。履茲獻歲，茂擁休祥。治譽藹聞，已備賜環之寵；恩靈

下逮，行膺錫馬之蕃。頌願之私，敷宣罔既。《淮海集》卷二九。

代回呂吏部啓

密室飛灰，見陽生於本律；清臺課候，知日起於初躔。恭惟某官望重本朝，材高當世。一時千載，韋、平之遇已稀；四世五公，袁、楊之興未艾。既承召節，仍屬嘉辰。宜戢穀之駢臻，顧頌言而何既？《淮海集》卷二九。

代謝中書舍人啓

一時承乏，方慙越俎以代庖；數月爲真，更愧操刀而製錦。才微任過，恩重報艱。竊以三省之興，實先朝之盛典；四禁之任，尤當代之要津。上則潤色於典謨、訓誥、誓命之文，下則稽參於吏、戶、禮、兵、刑、工之事。自非詞章妙絕，吏術精通，何以特被選揚，預從班於仗內；遂叨任使，專外制於筆端？如某者，少也鈍頑，長而屯賤。請鄰祭竈，聊爲寄食之資；賣劍買牛，行作歸耕之計。豈意千齡之會，誤蒙二聖之知，猥從冗員，屬居言責。雖奮身不顧，頗摧當路之豪彊；而燭理未明，莫正本朝之缺失。日求罷退，聊避謗譏。忽叨左史之除，俄冒西垣之選。曾非踴躍，冶金偶就於莫

耶；惟是青黃，溝木遂成於犧象。此蓋伏遇某官道師古始，識造幾微。成就人才，爲今天下之計；主張善類，有古名臣之風。肆令衰病之餘，獲預禁嚴之列。某敢不溫尋舊學，激勵晚途？作漢文章，何敢望相如之輩；正唐鹽法，庶幾爲處厚之徒。過此以還，未知所措。《淮海集》卷二九。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二八，《啓雋類函》卷二七。

代賀運使啓

伏審光奉制函，榮分漕計，伏惟慶慰。恭以運使郎中器猷宏敏，道術精微。資之以問學之優，侈之以聞見之博。持綱憲府，風聲豈畏於悍彊；贊治天官，冰鑑無私於微眇。惟茲右輔，寔號奧區。祿廩兵食之資，異時或屈；陵寢河防之費，他路所無。肆輟名郎，出爲膚使。符檄未加於一道，威名已肅於列城。外幹邦財，頗鬱縉紳之論；進謀王體，諒非歲月之淹。《淮海集》卷二九。

代賀提刑落權發遣字啓

榮膺睿旨，寵進華資，伏惟慶慰。恭以提刑風猷妙敏，襟韻疏明。智無不燭，而待之以寬；謀無不周，而斷之以必。傑出名臣之後，藹居膚使之前。持節陝關，倉廩於焉充實；按刑淮海，囹圄爲之

虛空。屬右輔之浩繁，屈高材而刺舉。既被賜環之寵，仍蒙增秩之榮。詔音播騰，士論欣快。嵩山汝水，既久滯於星輶；金馬玉堂，佇歸聯於法從。《淮海集》卷二九。

謝胡晉侯啓

伏審光奉明恩，寵登上第，伏惟慶慰。恭以新恩先輩器猷閎博，問學淵深。挺生旌表之門，優入英雄之彀。臂折惟九，終號良醫；璞獻者三，竟爲美瑞。雖遭迴之可歎，建遭際以尤榮。而觀者，昔陪絳帳之生，近被棘闈之屬。兒寬早歲，嘗爲褚大之徒；夢得晚年，翻作奇章之客。矧惟季弟，又獲同年。交情既重於他人，喜氣亦殊於他日。追惟二紀，有同夢寐之遊；復會一時，如閱簡編之事。未修鄙牘，遽辱華緘，感佩之私，敷陳罔既。《淮海集》卷二九。

代參寥與鍾公實啓

伏承較藝數奇，獻書遇合。起家戎幕，受職儒宮。榮動一時，寵踰三舍。伏惟歡慶。竊以文高徐樂，才贍馬周。性理內融，事機旁照。扣角負鼎，無羨昔人；轉海回天，復聞今日。某夙親談讌，猥與從游，睹此盛隆，竊深欣忭。《淮海集》卷二九。

全宋文卷二五七五

秦 觀 四

代答范相公啓 堯夫

器兼文武，道備天人。始列周行，綽有棟梁之器；及參大政，鬱爲社稷之臣。果振家聲，遂當國相。昔韋、平嗣興於西漢，袁、楊繼起於東京。張公錫延賞之名，陸氏取象先之意。雖云華族，未必熙朝。然猶前史以爲美談，當世謂之榮事。固未有百年遇太平之運，四世膺爰立之求。以今言之，一何盛也！某夙登門仞，嘗頌威容，念班謁以無由，第承風而竊抃。《淮海後集》卷五。

賀孫中丞啓〔二〕

光奉明恩，進陞中憲，伏惟慶慰。恭惟中丞侍郎受天間氣，爲世真儒，力足以扶顛持危，器足以

致遠任重。巍然如衣服之有冠冕，卓爾若鳥魚之有鳳鯤。三朝充諫諍之官，奮身不顧；七郡任蕃宣之寄，爲民所思。動靜不失其時，遜逆必求諸道。比支物望，簡在上心。粵自貳卿，遂登執法。嚴霜被野，既知松柏之後凋；猛獸居山，將見藜藿之不采。某叨持符節，久遠門闌。《淮海後集》卷五。

〔二〕宋高郵本題下有「和甫」二小字注。又，王校疑此首及以下《賀吏部傅侍郎啓》、《賀門下呂僕射啓》題上均脫「代」字。

賀吏部傅侍郎啓

光膺帝命，進貳天官。云云。某官道術淵微，器猷宏博，更險夷而不測其操，踐中外而不易其心。漢節初歸，常折董宏之妄；楚郊卧治，尤推汲黯之忠。方傳報政之成，已聽除書之下。亟辭右輔，復踐中臺。邦人遮轍以願留，朝士舉酒而相賀。吏曹三綜，既知冰鑑之無私；王體一謀，當見鈞衡之益重。某屬驅輶傳，阻造門闌。《淮海後集》卷五。

代何提舉賀范樞密啓

光膺睿命，進貳中樞。碩輔登崇，溥天均慶。竊以天運無積，蓋由八柱之仰成；歲功不虧，亦自四時而分治。矧媯皇補天之際，當商老和羹之初，儻非心德之素同，難冀事功之必立。伏惟某官器兼文武，學備天人，雖小善而必爲，臨大節而不奪。入參臺省，佇聞折檻之風；外總戎機，寢罷爭桑之釁。負謗傷而精神益勵，處閑散而聞望愈隆。逮神聖之纂臨，屬風雲之感會。念昔仁祖，虛懷於慶曆之間；惟時先公，奏對於天章之下。謂道可行於反掌，而世亦至於容刀。盛世難逢，事空傳於故老；嗣賢復出，天實慰於斯民。既被召以旋歸，遂干霄而直上。千尋廣廈，欣然慰多士之心；萬里長城，足以制四夷之命。某夙登門仞，久曠書牋。方從沙汰之餘，未卜棲翔之所，側聞進拜，倍切驩愉。巖石雖瞻，尚鬱搢紳之論；袞衣遂有，方疇區夏之情。《淮海後集》卷五。

賀門下呂僕射啓

微仲〔二〕

伏審光奉明恩，進陞左輔，伏惟慶慰。恭以某官當世大儒，斯民先覺。毀譽莫爲之損益，窮通靡得而變渝。北平如高山深林，人何可測；巨源若渾金璞玉，器孰能名？卓乎在搢紳之中，屹然有公輔

之望。果踐西臺之峻，遂躋端揆之崇。邸音喧騰，士類交慶。納忠有素，詎須德裕之六箴；應變無方，不止姚崇之十事。《淮海後集》卷五。

〔二〕仲：原作「伸」，據宋高郵本、叢刊本改。

謝潁州呂吏部啓

叨奉宸恩，謬當藩郡。境預四鄰之末〔二〕，潤霑九里之餘。憑几占書，未進河南之牘；朵雲號體，俄蒙郇國之函。仰荷謙沖，退增悚愧。恭以某官器周事變，學造淵微。出四世五公之門，遇千載一時之運。文辭則操觚立就，政事則投刃皆虛。荀氏八龍，盡繼高陽之美；河東三鳳，尤推鸞鷟之奇。會公旦之相周，俾伯禽而侯魯。布宣詔令，已成師帥之功；近省君親，行陟股肱之任。某承風茲久，覲德未遑，企頌之懷，敷宣罔既。《淮海後集》卷五。

〔二〕末：原作「未」，據宋高郵本、王本改。

除中書舍人謝執政啓

代

一時承乏，方慙越俎以代庖；數月爲真，更愧操刀而製錦。才微任過，恩重懼滋。茲蓋伏遇某官，以仁義興《韶》、《濩》，載賡嚴廊；以禮樂易干戈，爰靖海宇。故衆美之備具，宜諸福以沓來。俊人嚮臻，曾何殊於皋朔；頌聲胥穆，蓋遠繼於猗那。微健筆其誰宜爲，豈老生敢專數事？燕詞累句，亦復見收；延閣崇名，猥加褒賁。在於流俗，至所寵光。某敢不體朝廷含垢之慈，勵畎畝願忠之志？指青山而長往，忍自棄於明時？鏤白玉以紀封，尚竊期於後日。王敬之等刻《淮海集·補遺》。

答傅彬老簡

彬老足下：昨奉手教，所以慰誨甚勤，并蒙錄示《寄蘇登州書》并《題眉山集後》。尊賢善道，發於誠心，詞旨清婉，近世所希見也。發函展讀，殆不能釋手。欽想高風，益增企系。屢迫賤事，修報後時，悚愧何已！然僕昧陋，不能具曉盛意，中間有未然處，輒爲左右具言之，惟閣下恕其僭易，幸甚幸甚。閣下謂蜀之錦綺，妙絕天下，蘇氏蜀人，其於組麗也，獨得之於天，故其文章如錦綺焉。其說信美矣，然非所以稱蘇氏也。蘇氏之道，最深於性命自得之際，其次則器足以任重，識足以致

遠，至於議論文章，乃其與世周旋，至粗者也。閣下論蘇氏，而其說止於文章，意欲尊蘇氏，適卑之耳。閣下又謂三蘇之中，所願學者，登州爲最優，于此尤非也。老蘇先生，僕不及識其人，今中書、補闕二公，則僕嘗身事之矣。中書之道，如日月星辰，經緯天地，有生之類，皆知仰其高明。補闕則不然，其道如元氣行於混沌之中，萬物由之而不知也。故中書嘗自謂「吾不及子由」，僕竊以爲知言。閣下試贏數日之糧，謁二公於京師，不然取其所著之書，熟讀而精思之，以想見其人，然後知吾言之不謬也。文翁哀詞，杼思久矣，重蒙示諭，尤增感愴。時氣尚熱，未及晤見，千萬順時自愛。因風無惜以書見及，幸甚。《淮海集》卷三〇。

與蘇先生簡 一

某頓首再拜知府學士先生：比參寥至，奉十二月十二日所賜教，慰誨勤至，殆如服役，把玩彌日，如晤玉音，釋然不知窮困憔悴之去也。即日伏惟尊候動止萬福。某鄙陋，不能脂韋婉孌，乖世俗之所好，比迫於衣食，彊勉萬一之遇，而寸長尺短，各有所施，鑿圓枘方，卒以不合。親戚游舊，無不憫其愚而笑之，此亦理之必然，無足嘆者。但以再世偏親皆垂白，而田園之入，殆不足奉裘褐、供饘粥，犬馬之情，不能無悒悒爾。然亦命也，又將奚尤？惟先生不棄，而時賜之以書，使有以自慰，幸甚幸甚。窮冬末由侍坐，伏乞爲國自重，下慰輿情。不宣。某頓首再拜。《淮海集》卷三〇。

與蘇先生簡 二

頃蒙不間鄙陋，令賦黃樓，自度不足以發揚壯觀之萬一，且迫於科舉，以故承命經營，彌久不獻。比緣杜門多暇，念嘉命不可以虛辱，輒冒不韙，撰成繕寫呈上。詞意蕪迫，無足觀覽，比之途歌野語，解顏一笑可也。又多不詳被水時事，恐有謬誤，并太鄙惡處，皆望就垂改竄，庶幾觀者不至詆訶，以重門下之辱。素紙一軸，敢冀醉後揮掃，近文并《芙蓉城詩》，時得把玩，以慰馳情，幸甚幸甚。《淮海集》卷三〇。又見《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二四。

與蘇先生簡 三

某頓首。昨所遣人還，奉所賜詩書，伏蒙獎與過當，固非不肖之跡所能當也，愧畏愧畏〔二〕，比辰伏惟尊候萬福。某比侍親如故。敝廬數間，足以庇風雨。薄田百畝，雖不能盡充饘粥絲麻，若無橫事，亦可給十七。家貧，素無書，而親戚時肯見借，亦足諷誦。深居簡出，幾不與世人相通。老母家人見其如此，又得先生所賜詩書，稱借過當，副之藥物，亦可以湔所敗辱，爲不朽矣。參寥時一見過。他客既以奔軍見棄，又不與之往還，因此遂絕，頗得專意讀書，學作文字。性雖甚愚戇，亦時有

所發明，差勝前時汨汨中也。《懋誠集引》尋已付邵君，刻石畢寄上次。《黃樓賦》比以重違尊命，率然爲之，不意過有愛憐，將刻之石。又得南都著作所賦，但深媿畏也。文與可學士尚未至，如過此，當同參寥往見矣。春初，未侍坐間，伏乞保衛尊重，下慰惓惓。不宣。某再拜。《淮海集》卷三〇。

〔二〕原只有一「愧畏」，今據王本補。

與蘇先生簡 四

某頓首再拜。去冬伏奉所賜教，旋又李獻甫過此，甚得興居之詳，欣慰何可勝言！尋欲上狀，而區區之情，欲布於左右者。一日復一日，人事無間斷。而自春已來，尤復擾擾。家叔自會稽得替，便道取疾入京改官，令某侍大父還高郵，又安厝亡嬪靈柩在揚州，且買地，趁今冬舉葬。入夏，又爲諸弟輩學時文應舉，而家叔至今雖已改官，尚滯京師未還。老幼夏間多疾病，更遇歲饑，聚族四十口，食不足，終日忽忽無聊賴，本欲作書詳道，至今不果，甚可笑也。想公當悉此意矣。即日初寒，伏惟尊候萬福。前得所賜書，承用道家方士之言，自冬至後，屏去人事，室居四十九日乃出。又李漕傳到《成都大慈寶藏記》文〔二〕，誦書讀記，想見公超然逸舉於形骸埃壒之外，雖欲從之，不可得也。辱誨諭，且令勉強科舉。如某者，實無所有，豈敢求異於時？但長年頗慙，爲兒女子所嗤笑耳。得公書，

重以親老之命，頗自摧折，不復如向來簡慢。盡取今人所謂時文者讀之，意謂亦不甚難及。試就其體作數首，輒有見推可者，因以應書，遂亦蒙見錄。今復加工，如求應舉時矣。但恐南省所取又不同，儻只如此，恐十有一二可得也。前寄呈亂道，繼亦作得十數篇，未敢附上。子駿以公言，顧遇甚厚。嘗令作《揚州集序》，并辯才法師見囑作《龍井記》，言師囑作《雪齋記》，二記皆黃魯直爲書，已刻成，尚未寄到。今且錄草去，因便却乞并此書轉致高安先生處，幸甚幸甚。子駿以保任不當，罷去。莘老復固辭不來此，亦是無聊一事也。莘老云有兩書託公擇寄去，不知曾有書去否？渠云非求答，但欲知達否爾。昨過此不多日，然相聚甚款，未嘗無一日不數十次及公昆仲也。雖不求揚州〔二〕，爲公作黃樓主人，亦是吾黨中一段佳事。某來歲東歸時，庶幾到徐見之也。黃魯直去年過此，出所爲文，尤非昔時所見。其爲人亦稱是，真所謂豪傑間出之士也，但恨去速，不得與之從容。參寥在阿育王山璉老處，極得所。比亦有書來，昨云已斷吟詩，聞說後來已復破戒矣。某數日間便西行，未緣侍坐，伏乞與時自重，下慰瞻依。不宣。某再拜。《淮海集》卷三〇。

〔一〕成：原作「城」，據宋蜀本改。

〔二〕求：宋蜀本作「來」。

與邵彥瞻簡 一

某頓首啓：日月不相貸借，奉違未幾，已復清明。緬惟還自諸邑，尊履勝常，欽企欽企。春色遂爾藹然，草木魚鳥，各有佳意。廣陵多登臨之美，臨風把盞，所得故應不貲。古語有之：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四者難并。今又以風流從事，從文章太守，游淮海佳郡，豈不爲七難并得乎？甚盛甚盛。邑中少所還往，杜門忽忽，無以自娛，但支枕獨卧，追惟舊游而已。欲南去，屬私故，未能伺舟，但增引悵。不宣。某頓首。《淮海集》卷三〇。又見《山林經濟籍·卧游錄》，《古今遊名山記》，《古今尺牘清裁》卷五四，《翰海》卷九。

與邵彥瞻簡 二

頃蒙以《集瑞圖序》文見屬，此固盛時之事，前世詞臣墨客所頌歎者，不特爲南方之美，君家之祥也，不腆之文，何以稱此？然重逆盛意，又竊喜託名圖上以爲榮，故不敢固辭，輒撰次，并《揚州集序》寄呈。中間尤惡處，不惜指示，就與改竄，尤幸。或要手寫，可先具素，令畫史圖一本，異時淶水堂中，爲設清酒一樽，苟藥數枝，可乘醉一揮也。《揚州集序》雖鄙陋，然頗能道廢興遷徙之詳，

如無他文，似不若寘之於前，使觀者開卷便知作集之意也，望與使君議之。仍得其集一觀，幸甚幸甚。《淮海集》卷三〇。

與孫莘老學士簡

某頓首，司諫學士丈丈：屢奉所賜教，誨慰殷勤，雖父兄之於子弟，無以過此。仰荷盛意，不復勝言，幸甚幸甚。比日伏惟鎮撫餘暇，尊候萬福。某自入夏，得中暑疾，去之不時，至秋遂大作，伏枕餘月。今雖少間，而疲頓非常，氣息僅屬，人事殆廢。起居之間，曠然不進於下塵，職此之故。前書聞姨婆縣君服藥甚久，徐氏弟兄及妻子皆憂撓，不知所爲。近聞得僧法賓者，調治已平，可勝忻慰。南方險遠，風氣固非人所安，然丈丈行已二年，北歸之期甚近，更善調護數月，即達中州矣。越州祖父，得書甚安。頃蒙教以先至會稽，迎侍祖父還家。家叔徑入都，甚荷留意。已封所賜教，取稟於越州矣。蘇黃州雖不得書，然昨蘇子由著作過此，及南來士大夫具云，在黃甚能自處，了不以遷謫介意，日但杜門蔬食，誦經讀書而已。昔之論者常患其才高太銳，今日之事，尤足以成其盛德也。前日辱齒及亂道，誨喻尤詳，某雖不肖，請終身誦之矣。自越歸後，頗無事，幸不廢所學。但久去門下，聞見日益昏塞，雖復區區，卒無所得耳。詩文數篇，謾錄呈左右。因風更乞指喻教育之賜，幸甚幸甚。《淮海集》卷三〇。

與黃魯直簡

某頓首。奉違甚遽，殊不盡所欲言者。每覽《焦尾》、《弊帚》兩編，輒悵然終日，殆忘食事。昔人千里命駕，良有以也。歲莫苦寒，不審行李已達何地？奉惟榮養吉慶。昨揚州所寄書中，得《次韻莘老斗野亭詩》，殊妙絕。來者雖有作，不能過也。及辱手寫《龍井》、《雪齋》兩記，字畫尤清美，殆非鄙文所當。已寄錢塘僧摹勒入石矣，幸甚幸甚。比又得真州所寄書，及手寫樂府《十月十三日泊江口》篇，諷味久之，竊已得公江上之趣矣。李端叔後公十數日遂過此，南如晉陵，爲留兩日。《斗野詩》、《八音》、《二十八舍歌》，并公所寄詩，皆和了，今錄其副寄上。所要子由《金山詩》并某所屬和者，今奉寄。《八音歌》、次韻《斗野亭》、黃子理《憶梅花》詩，凡四首，亦隨以呈，聊發一笑耳。皖口見公擇李六，不知相從幾多時，恨不同此集也。餘歲就畢，杜門忽忽，殊無佳意。何時展晤，以盡所懷？未間，願與時自愛，千萬千萬。不宣。某再拜。《淮海集》卷三〇。

與蘇子由著作簡 一

某頓首再拜，著作先生：頃過南都，幸一拜清重。扁舟東下，迫於同行，不獲款聽緒言，以厭所

願，但增於悒耳。比日苦寒，伏惟尊候動止萬福。某受性庸昧，與世異馳，昨迫於衣食，彊出應書，僥倖萬一之遇，既而擯棄，乃理之當然，無足道者。顧親已老，田園之入，殆不足以給朝夕之養，犬馬之情，不能無堙鬱耳。此外亦復何恨？惟先生不棄，時教之以書，使無聊之中，有以自慰，幸甚幸甚。未緣侍坐，伏乞爲國自頤，以副輿願。不宣。《淮海集》卷三〇。

與蘇子由著作簡 二

某再拜。不肖之迹，雖復爲世所棄，而杜門謝客，頗得專意讀書衡茅之下，有以自適。古語有之：「蘭生幽宮，不爲莫服而不芳。」某雖不敏，竊事斯語。但鄉閭士子，類皆從事新書，每有所疑，無從考訂。而先生長者，皆在千里之外，以此良悒悒耳。比因冬後，輒爲古詩一首，寄獻下執事，繕寫以呈。雖詞意鄙迫，不足以道盛德之萬一，然區區之慕望，庶幾於此少見之。伏惟少賜覽閱，幸甚幸甚。《淮海集》卷三〇。

與李德叟簡

某頓首。昨得遞中所寄書，甚慰馳仰。尋欲作報，會得傷寒疾，甚重，不食七八日，伏枕又踰月

乃平，遂因循至此。黃魯直去，必能道所以然也。歲莫苦寒，伏惟奉養吉慶。某去年除日還自會稽，鄉里交朋，皆出仕宦，所與游者無一二人，杜門獨居，日益寡陋。秋間本欲一至黃州，因過舒奉見，不意遭此疾病，遂不能遠去親側，頗負平時區區之意，夫復何言？別後所論著想甚多〔一〕，殊不寄一二，何也？然觀所枉書，詞翰妙絕，足以知他皆準此矣，仰服仰服。魯直過此，爲留兩日，雖匆遽不盡所懷〔二〕，然有益於人多矣。其《弊帚》、《焦尾》兩編，文章高古，邈然有二漢之風。今時交游中，以文墨自業者，未見其比。所謂珠玉在傍，覺人形穢，信此言也！未緣展奉，願與時自重，慰此馳情。十一月十五日。不宣。《淮海集》卷三〇。

〔一〕著：原作「者」，據宋高郵本、宋蜀本改。

〔二〕匆：原作「忽」，據宋高郵本、宋蜀本改。

與蘇黃州簡

某再拜。自聞被旨入都，遠近驚傳，莫知所謂。遂扁舟渡江，北至吳興，見陳書記、錢主簿，具知本末之詳。以先生之道，仰不愧天，俯不作人，內不愧心。某雖至愚，亦知無足憂者。但慮道途頓撼，起居飲食之失常，是以西鄉憫憫，有兒女子之懷，殆不能自克也。比聞行李已達齊安，燕居僧

坊，水飲蔬食，有以自適，然後私所念慮，一切俱亡，且知平時有望於先生者，爲不謬矣。彼區區所謂外物者，又何足爲左右道哉？本欲便至齊安，屬久離侍下，未可遠適。問道或在秋杪也。惟親近藥餌方書，以節宣和氣。臨紙於悵，不盡所懷。《淮海集》卷三〇。

與李樂天簡

某頓首。昨在會稽，游雖不數，然誦盛文，講高誼，熟矣。及還淮南，又得所寄書，詞古而義高，超然有從我於寥廓之意，豈所謂有心相知者邪？幸甚幸甚。僕散漫可笑人也，去年如越省親，會主人見留，辭不獲去。又貪此方山水勝絕，故淹留至歲莫耳，非僕本意也。自還家來，比會稽時，人事差少，杜門却掃，日以文史自娛，時復扁舟循邗溝而南，以適廣陵。泛九曲池，訪隋氏陳迹；入大明寺，飲蜀井；上平山堂，折歐陽文忠所種柳，而誦其所賦詩，爲之喟然以歎。遂登摘星寺，寺迷樓故址也，其地最高，金陵、海門諸山，歷歷皆在履下。其覽眺所得，佳處不減會稽望海亭，但制度差小耳。僕每登此，竊心悲而樂之。人生豈有常？所遇而自適，乃長得志也。以閣下趣尚高遠，非復今時舉子之比，得以發其狂言，他人聞之，當絕倒矣。未展晤間，與時自重。不宣。《淮海集》卷三〇。

與參寥大師簡

某頓首。懶慢滋甚，不奉問幾一年，中間屢蒙惠書，賜責亦不加切，參寥師真知我者也，幸甚幸甚。僕自去年還家，人事擾擾，所往還者，惟黃子理、子思家兄弟。子思又已分居，困於俗事。彥瞻每行縣，輒得數日從游。此外但杜門塊處而已，甚無佳興。至秋得傷寒病，甚重，食不下咽者七日。汗後月餘，食粥畏風，如見俗人。事事俱廢，皆緣此也。比蒙錄示黃州書并跋尾，幸甚。觀其詞意，憂患固未足以干其中，愈令人畏服爾。僕所題名，此却無本，煩囑聰師寫一通相寄爲望。仍并蘇公跋尾。前所寄者，已爲端叔彊取去矣。昨聞蘇就移滁州，然未知實耗。果然，甚易謀見也。蓋此去滁纔三程，公便可輟四明之游，來此偕往。瑯琊山水，亦不減雪竇、天童之勝。子由春間過此，相從兩日，僕送至南埭而還，後亦未嘗得書。渠在揚州淹留甚久，時僕值寒食上冢，故不得往從之耳。莘老壽安君竟不起，子實遂丁憂。遠方罹此禍，故殊可傷也。傳師已聞作司農簿，聲聞籍甚，恐旦夕得一美除。公擇近亦得書，說秋初嘗至湯泉，到寄老庵見顯之，恨不與吾儕同此樂。顯之恐十數日間來此，爲十數日之會，今已到天長矣。黃魯直近從此赴太和令，來相訪，爲留兩日，得渠新詩一編，高古妙絕，吾屬未有其比。僕頃不自揆，妄欲與之後先而驅，今乃知不及遠甚。其爲人亦放，此蓋江南第一等人物也。黃詩未有力盡翻去，且錄數篇，嘗一嚮，足知一鼎味也。又爲僕手寫兩記，今封去。

如辯才、無擇要入石，便可用此摸勒。僕自病起，每把筆如讎，不知何謂，得此公爲我書，殊增氣也。其字差瘦，更爲潤色，開時令盡墨爲妙。中間更未安及不是處，但請就改之。若開得成，囑二師各寄數本。李端叔在楚，音問不絕。比如毗陵，過此相見極歡。揚州太守鮮于大夫，蜀人，甚賢有文，僕頗爲其延禮，有唱和詩數篇，今錄一通去，當一笑也。頃聞公不作詩，有一小詩奉戲，又已復破戒矣，可謂熟處難忘也。聰師有書來要字序，僕近日無好意思，明年又應舉，方欲就舉子學時文，恐未有好言語。今但爲渠取字曰「聞復」，蓋取《楞嚴》所謂「聞復翳根除」者也。錢塘多文士，可求人爲作，不必須僕也。蔡彥規已卒關中，今歸葬山陽，可傷。朋友彫落如此，獨有僕數人朴鈍落魄者無恙，又多病，少佳意，人世良可悲耳。何時合并，以盡此懷？不宣。《淮海集》卷三〇。

全宋文卷二五七六

秦 觀 五

上宰相王岐公論薦士書_(二)

月日，高郵進士秦某謹再拜獻書僕射相公閣下：某淮海一介之士，行能無取，比汲汲焉惟犬馬之養是營，釜鍾之祿是干。行年三十有七矣，而脂韋汨沒，德義不加充，問學不加進，可謂無以別於常人者，豈敢僥倖萬一求知於搢紳先生之門哉？比者，先人之友喬君執事奉使吳越，道過淮南，具言常辱相公齒及名氏，屬喬君喻意，使進謁於門下。夫布衣之賤，獲見知宰相，此古人所以書亟上、日掃門而求者也，顧某之不肖，何足以辱此？幸甚幸甚。雖然，某嘗聞之矣，禍莫大於蔽賢，福莫長於薦士。漢武之大臣，其功莫如衛、霍，其酷莫如張湯、青、去病之後，侯失國除，其傳不過一再，而湯之子孫，茅土相襲，逮乎東京。何哉？一身之功過，不足以易天下之利害，故青、去病受蔽賢之禍，而湯獲薦士之福。雖微二三子，古之人其孰不然哉？周公曰：「我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

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蓋其封於少昊之墟曲阜，廟食者三十有四世，其別封者，又爲凡、蔣、邢、茅、胙、祭之國。夫周公之求賢，豈有意於求福哉？天之報施，自當然耳。伏惟相公輔先帝已來，陰陽調和，庶政具舉，吏民效職，夷狄賓貢。其度數、聲名、文物之盛，粲然與唐虞同風。逮承顧命，立今天子，宗社至計，定於從容。事已，缺然若無所預，其功德可謂冠百辟而通神明矣。當此之時，雖持尊養嚴，却客疏士，固於盛致未可云損，然猶孜孜諏訪，發於至誠，如某之不肖，尚掛左右之餘論，又況盛德尊行、魁奇雋偉之才乎？誠推所以辱賜不肖之意，思天下所謂盛德尊行、魁奇雋偉之才，抱能而不試、已用而未顯者，兼收並進之，使朝野內外，才能各當其分，無一人失其所者，則相公雖不求福於天，天之所以報王氏之子孫者，亦當不下於周公矣。輒以所爲詩文一卷，待命於下執事，惟相公察焉。干冒鈞嚴，俯伏惟命。不宣。傳校王本《淮海集》卷一六。又見《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八二，《蘇門六君子文粹》卷三六。

〔二〕此文底本脫訛太甚，今易以傳增湘校王敬之刻本爲底本。

上呂晦叔書

五月日，進士秦某謹再拜獻書知府大資閣下：某聞天下之功成於器識，來世之名立於學術。古之

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未始有意於功名，然其器識學術，博大而精微，則功名歸然，與時自至，雖欲深閉固拒，揮而去之，不可得也。昔漢昭、宣之時，霍光以宿衛之臣，任漢室之寄，大器將傾，徐起而正之，神色不變，此其器識，實有以過人者。然操持國柄，不知消息盈虛之運，身死，肉未及寒，而宗族滅矣，則學術不明之弊也。其後順、桓之間，李固以一時名儒，位居三事，扼姦臣之吭而奪其氣，此其學術，真有古之遺風。然易舉輕發，不能定大計於無形，至爭以口舌，申之書牒，事固不就，身亦隨之喪焉，則器識不宏之弊也。非特二子爲如此，大抵西漢之士，器識優於學術，故多成功而名不足；東漢之士，學術優於器識，故多令名而功不成。夫君子以器爲車，以識爲馬，學術者，所以御之耳。西漢之士，如環人之車^(一)，駕以馱駘，驅通道，上峻阪，無所不可，然而日暮途遠，倒行逆施者有焉；東漢之士，如泰豆氏持策攬轡^(二)，圓旋中規，方折中矩，然而車弊馬羸，轉薄於險阻之間，則固已敗矣。某狂妄，嘗以此說推論歷世豪傑之士，又以默觀當今之時，而搢紳先生有告某者，以謂器足以任天下之重，識足以致無窮之遠，學足以探天人之蹟，術足以偶事物之變，如古之所謂大臣，非閣下不足以與於此。又曰：閣下之道，如元氣行乎渾茫之中，其發爲風霆雨露者，特糟粕耳。某時方食，聞之投匕箸而起，遂欲身從服役之後，求備掃灑之列，而困於無介紹，莫獲自通，竊伏淮海，抱區區之願，缺然未厭者有年矣。比者，天幸閣下來守是邦，而某丘墓之邑，實隸麾下，是以輒忘賤陋，取其不腆之文，錄在異卷，贅諸下執事。又述其願見之說，爲書先焉。夫大治無棄金，大陶無棄土，江海不却水，王侯不遺士。某雖不能廉小謹曲以自託於鄉閭，然古人所以處廢興而

擇去就者，竊嘗講其一二矣。儻閣下不賜拒絕而辱收之，請繼此以進。干冒台嚴，俯伏待命。不宣。

《淮海集》卷三七。又見《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九五，《蘇門六君子文粹》卷三六，《文章辨體彙選》卷二二九，《宋元學案補遺》卷九九。

〔二〕人：原作「舍」，據宋高郵本、叢刊本改。環人見《周禮》。

〔三〕泰豆：原作「豆泰」，據王本及《列子·湯問》改。

謝王學士書

史院學士閣下：某愚不自揆，竊嘗以謂衣冠而稱士者，宜有以異於流俗，而以古人自期。故凡方冊所載，簡牘所存，不見則已，苟有見焉，未嘗不熟誦其文，精覈其義，縱觀其形勢，而私掇其英華。敝精神，勞筋力，不能自休已者，十年於茲矣，然志大而才不掩，事左而身益困。每觀今時偶變投隙之士，操數寸之管，書方尺之紙，無不拾取青紫，爲宗族榮耀，而已獨碌碌，抱不售之器，以自濱於饑寒。鄉人憫其愚而笑之，干祿少年至指以爲戒，雖某亦自疑焉。因計曰：劍工之惑劍，劍之似莫耶者，惟歐冶能名其種；玉工之眩玉，玉之似碧蘆者，惟猗頓不失其情。夫宗工碩儒，亦後進之歐冶、猗頓也，何重惜一見，以質其胸中之疑乎？於是試取其所爲文投執事，而諸公見之乃大稱借，以爲非世俗之所知，復激勸之，使卒其業。故前輩諸公在東南者，多得與之游焉。然某之私意，尚有所

不滿者，獨以未見閣下也。前日復衣食所迫，求試有司，遂得進謁左右，屬賓客盛集，不獲薦其區區。方謀繼見，而閣下固已得其鄙文於從游之間，伏蒙猥賜薦寵，以爲可教，亦如諸公所云。某於是自決不疑，益知前志之不謬，俗議之不足卹，而古人爲可信也。古之人有立行著書而舉世莫或知者，猶業之如故〔二〕，以俟後之君子，況不至於是者耶？天不爲人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爲人惡險而易其廣，君子不以小人之匆匆而易其行。某雖不肖，竊誦此久矣。自擯棄以來，尤自刻勵，深居簡出，幾不與世人相通。獨念昨出都時，會閣下在告，私懷惓惓，有所未畢。適有西行之便，故復略而陳之，并以近所爲詩文合七篇獻諸執事。伏惟閣下道德文章，爲一時君子之所望，鄙陋之迹，固已獲進於前日矣，宜更賜指教，水導而木植之，使駑驂蹇服，知所趨向，不繆於先進之迹，亦君子樂育人材之義也。惟深賜憐察，幸甚幸甚。《淮海集》卷三七。又見《蘇門六君子文粹》卷三六。

〔二〕業：原作「棄」，據宋高郵本、王本、叢刊本改。

謝曾子開書

史院學士閣下：某不肖，竊伏下風之日久矣。顧受性鄙陋，又學習迂闊，凡所辛苦而僅有之者，率不與世合。以故分甘委棄，不敢輒款於搢紳之門。比者，不意閣下於遊從之間，得其鄙文而數稱

之，士大夫聞者，莫不竊疑私怪，以爲故嘗服役於左右，而某未嘗一望閣下之履舄也。竊觀今之士子，峨冠大帶，求試於有司殆五六千人。學宮儒館，以教育自任者，無慮百數。其因緣親故以爲介紹，談說道真以爲贊獻〔二〕，善詞令以干謁者，俛理色以叩閭人，冒污忍恥，僥倖人之已知者，迹相仍，袂相屬也。然而得善遇者十無五六，與之進而教誨者十無二三，至於許之以國士之風，借之以齒牙餘論者，蓋百無一二焉。其售愈急，其價愈輕，亦其勢之然也。某與閣下非有父兄之契，姻黨鄉縣之舊，介紹不先，贊納不前，謁者未嘗知名，閭人莫識其面，而閣下獨見其骭骹之文，以爲可教，因曲推而過與之。傳曰：「鳴聲相應，仇偶相從。人由意合，物以類同。」嗚呼，閣下之知某，某之受知於閣下，可謂無愧乎今之人矣。前日嘗一進謁於執事，屬迫東下，不獲繼見，以盡所欲言，旋觸聞罷，遂無入都之期，燕居閒處，獨念無以謝盛意之萬一，輒因西行之便，略陳固陋，并近所爲詩賦文記合七篇，獻諸下執事。伏惟閣下既推借之於其始，宜成就之於其終，數灌溉以茂其本根，削垢翳以發其光明，不間疏賤而教之以書，使晚節末路，獲列於士君子之林，則某與閣下非特無愧於今之人，又將無愧於古之人矣。古語有云：「烹牛而不鹹，敗所爲也。」此言雖小，可以喻大。惟閣下裁之。

《淮海集》卷三七。

〔二〕真：王本作「德」。

與喬希聖論黃連書

某比聞公以眼疾，餌黃連至數十兩猶不已，不知果然否？審如所聞，殆不可也。某頃年血氣未定，頗好方術之說，讀醫經數年，嘗記釋者云：「服黃連、苦參，久而反熱。」甚以爲不然，後乃信之。蓋五味入胃，各歸其所喜。故酸先歸肝，苦先歸心，甘先歸脾，辛先歸肺，鹹先歸腎。入肝則爲溫，入心則爲熱，入肺則爲清，入腎則爲寒，入脾則爲至陰，而血氣兼之。皆謂增其氣不已，則臟氣有所偏勝，有所偏勝則必有所偏絕。黃連、苦參性雖大寒，然其味至苦，入胃則先歸於心。久而不已，則心火之氣勝，火勝則熱，乃其理也。眼疾之生，本於肝之熱，肝與心爲子母，夫心爲子，肝爲母，心火也，肝亦火也，腎孤臟也。人嘗患一水不勝二火，今病本于肝，而久餌苦藥，使心有所偏勝，是所謂以火救火，命之曰益多，其不可亦明矣。夫藥所以療疾，其過也適所以爲疾。聞比初作時，十已損其七八，正宜節藥，慎護飲食，以俟其自平。非如決疣潰癰，可以忽然一朝去也。輒具以進，惟留意而聽之，無忽。《淮海集》卷三七。又見《古今圖書集成》草木典卷一五三。

與鮮于學士書 一

昨蒙左右不以觀之不肖，猥賜論薦，以備著述之科，假借過當，伏增悚懼。觀重惟結髮以來，明公以先人之故，比諸子弟而教誨之。受性狂妄，動取悔尤，常恐一旦蒙擯絕，則內傷先人之聞，上負門下之義，死不瞑目，敢圖始終假借，以及於此？賜非望始，榮幸實深，論報無緣，愧懼滋甚。韓退之《與陳給事書》云：「始之以日隔之疏，加之以不專之望，以不與者之心，而聽忌者之說，閣下之門由是無愈之跡矣。」觀之去門下，于今七年，明公自留臺奉使京東，入爲九列，進拜諫議大夫，供奉仗內，士因緣介紹，有候門牆希望明公一顧者，肩相摩，跡相接也。觀以聲聞過情，深爲同進所忌，閉關却掃，罪惡日聞，然則明公之門宜其無觀之迹矣。而詔書比下，明公首以觀充賦，乃知君子之所爲自有常度，豈以顯晦數疏而易其意哉？汝南雖當孔道，人事絕少，風氣和平，魚稻蔬果不減於淮海，士子亦樂於相從，養親讀書之計，極爲安便。但創置之官，居處什物之類，百色皆無，自供職已來，干乞營繕〔一〕，殆無須臾之間。久不獲進左右之間〔二〕，緣此故也。伏望垂悉，幸甚。《淮海集》卷三七。

〔一〕干：原作「千」，據宋高郵本、王本改。

〔二〕問：原作「間」，據宋高郵本、叢刊本改。下首「左右之間」同。

與鮮于學士書 二

自承拜命，即欲致左右之間，屬守將驟易，日迫賤事，乃爾後時，皇恐無地。議者謂今中書舍人，皆以伯仲繼直西垣，前世以來，未有其事，誠國家之美，非特衣冠之盛也。除書始下，中外欣然，舉酒相屬。況如觀者，自先舍人已來，獲備服役之列，其爲慶慰，何可勝言？引領門仞，但有傾倒而已。《淮海集》卷三七。又見《容齋隨筆》卷一六。

答丁彥良書

某啓：辱書及詩，備悉雅旨。且承邇來爲況甚休，以感以慰。竊味詩之大意，率多辛酸耿愴之旨。君生長素富貴，而喜作寒士語，何耶？因知詩非能窮人，詩窮然後工。得非政欲以此合古人語乎？兼審薄挂吏議，小累不足以玷遠猷，毋甚快快也。知罷官里間，慕義嗜學，是所以增其志尚爾。白玉微瑕，千丈松礪砢，不害他日爲大器。跖弛之士，自有御之者。幸順時自愛，區區不宣。某再拜。《淮海後集》卷五。

與許州范相公書〔二〕

某再拜安撫相公閣下：某淮海一介之士，行能無取，比因緣科第，獲列仕版。又屬朝廷復置賢科，而一二邇臣猥以充賦，名實乖戾，果致多言。相公當國，憐其孤單，不即聞罷，使得自便，引疾而歸，僥倖深矣。比遇相公均逸藩輔，而某承乏之地，實在節制之下。疵賤無介紹，不敢以書自通，眷眷私懷，何以云喻？豈圖相公過有采聽，首賜論薦，使備著述之科。檄書初至，發函伏讀，且喜且懼。蓋相公於某，昔既有保全之賜，今又有論薦之恩，顧惟狂愚，何以辱此？屬拘官守，不獲進謝門闌，又不敢具啓事以叙悃悞。區區俗禮，非國士所以報知己者也，惟相公裁察。《淮海後集》卷五。

〔二〕書：原無，據王校補。

與吳承務帖

窮冬急景，佛舍蕭然，甚無聊賴，以此頗深企想，不審公外履尚何如？《西臺法帖》：昨日方尋得，謹馳上。公家筆法妙絕如此，何必更求他日所書乎？繆幅更不敢爲獻，情恕，幸甚。王敬之等刻

《淮海集·補遺》。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六七。

與人書

觀自去歲入京，遭此追捕，親老骨肉亦不敢留，鄉里治生之具緣此蕩盡。今雖得生還，而仰事俯育之計，蕭然不給，想公聞之不能無惻然也。不知能爲謀一主學處否？試望留意，幸甚。惠及銀杏，尤見厚意，感悚。匆遽未有以爲獻者。行甫聞授宣城，是否？家叔已赴濱州渤海知縣，祖父在彼幸安，但地遠難得書耳。李端叔從軍，都不聞耗，不知何如也？與公別未幾，世間事多變如此，既可嘆，復可笑耳。何時展晤，以盡所懷？觀再拜。王敬之等刻《淮海集·補遺》。又見《益公題跋》卷一〇。

與徐積書

觀再拜。昨日幸獲參晤，極慰夙昔久企之懷。伏惟尊候萬福。觀本欲詣門下請辭，適鄉人喬吏部約同行，小宦迎親，遠涉畏途，且欲藉其徒御之衆，遂挽舟出關，以此不遑前詣。先生素見知愛，必不以爲責也。日遠言侍，敢乞爲道自重，千萬千萬。不宣。觀再拜，上仲車教授先生座前。九月二日謹空。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節孝集》卷三二。又見《淮郡文獻志》卷二六。

與人簡 一

觀再啓：自公之西，終日閉關而已。郡中比來多事，萑苻鴟張，未就擒滅，仲謨亦出督捕，煎熬尤甚也。匆匆無聊，未有脫去之期，爲之奈何？美授畢，想行李即歸，竚聞車音，慰此引繫也。觀再拜。《寶真齋法書贊》卷一七。

與人簡 二

宅上甚安，今令人去，取得齋郎書信附上，乞檢之。觀再拜。《寶真齋法書贊》卷一七。

與人簡 三

觀頓首啓：觀雖已罷免，然所承者公坐耳，不煩深念也。兼已被省符令，在外聽候指揮。吏議才畢，便還淮南待報。然親老高年，時氣向熱，須官舟以濟。輒欲從使府射一舟到高郵，幸望開允。未欲寄公狀去，且乞準備留下，幸甚幸甚。當此時，非公誰憐我者？觀再拜上。《寶真齋法書贊》卷一七。

與人簡 四

元明侍講移守姑孰，不知便赴上否？家叔得閩漕，約四月赴任，今已衍期，不知何也。杭州報除省郎，然不見告詞，此中都不報，恐是妄傳。或得其詳，幸望批數字見報。此中如井底，無從知也。紀常今在何處？永州得信否？觀再拜。《寶真齋法書贊》卷一七。

與人簡 五

觀頓首：方此炎暑，小舟溪行，盡室如在甑中。老母多病，尤以爲苦。至郡下欲歇一兩日，敢告暫借船一隻，幸望指揮豫備，爲賜大矣。白直亦乞差借數人。觀再拜。《寶真齋法書贊》卷一七。

與人簡 六

觀頓首：昨日獲款晤，甚慰馳仰之懷。比辱教，欣承履候佳勝。文字已領，稍間參候。不宣。觀再拜方叔賢友閣下。《寶真齋法書贊》卷一七。又見《停雲館法帖》卷六，《秦郵帖》卷三，王敬之刻本《淮海集》。

補遺。

與元禮宣德書

觀頓首啓：蒙教，欣承尊候佳安。陸子泉□分，感刻。數日暑熱，未獲詣見，傾企傾企。不宣。觀再拜，元禮宣德丈丈。《停雲館法帖》卷六。

與胡子文書

遠方必無閒空地宅，如成都僦債。然括蒼，士大夫淵藪，其父兄必多賢，聞僕無居，宜有輒居以見賃債者。幸前期聞之，不然使遷客有暴露之憂，亦郡豪傑之深恥也。《真率記事》，商務印書館本說郛卷六四。

與花光老求墨梅書

僕方此憂患，無以自娛，願師爲我作兩枝見寄，令我得展玩，洗去煩惱，幸甚。《觀林詩話》，《歷

代詩話續編》上冊。

謁子允刺字〔二〕

觀敬賀子允學士尊兄。正旦，高郵秦觀手狀。《游宦紀聞》卷一。

〔二〕按：據張世南考：「常立字子允，當時亦在館中。」

婚 書

蚤年擁篲，嘗趨大丞相之門；末路紉書，實佐先翰林之事。重以世母，出於伯姜，既事契之久敦，宜婚姻之申結。敬承佳命，增慰夙心。《淮海集》卷三七。又見《皇朝文鑑》卷一二三，《古今圖書集成》禮儀典卷三二。

全宋文卷二五七七

秦 觀 六

送錢秀才序

去年夏，余始與錢節遇於京師，一見握手相狎侮，不顧忌諱，如平生故人。余所泊第，節數辰輒一來就，語笑終日，去或遂與俱出，遨遊飲食而歸。或闕然不見，至數浹日莫卜所詣，大衢支徑卒相覲逢，輒嫚罵索酒不肯已。因登樓縱飲狂醉，各馳驢去，亦不相辭謝。異日復然，率以爲常。至秋，余先浮汴絕淮以歸，後踰月，而節亦出都矣，於是復會於高郵。高郵，余鄉也，而邑令，適節之僚婿，爲留數十日。余既以所學迂闊，不售於世，鄉人多笑之，恥與遊，而余亦不願見也，因閉門却掃，日以文史自娛。其不忍遽絕而時過之者，惟道人參寥、東海徐子思兄弟數人而已。節聞而心慕之，數人者來，節每偕焉。循陋巷，款小扉，叱奴使通，即自褰帶坐南軒下。余出見之，相與論詩書，講字畫，茗飲奕碁，或至夜艾，而絕口未嘗一言及曩時事也。於是余始奇節能同余弛張，而節亦

浸知余非脂韋汨沒之人矣。客聞而笑之曰：「子二人者，昔日浩歌劇飲，白眼視禮法士，一燕費十餘萬錢，何縱也！今者室居而輿出，非澹泊之事不治，掩抑若處子，又何拘也！罔兩問景曰：『曩子坐，今子起；曩子行，今子止。何其無特操歟？』子二人之謂矣。」余對曰：「吾二人者信景也，宜乎子之問也。當爲若語其凡。夫思慮可以求索，視聽可以聞見，而操履可以殆及者，皆物也。歌酒之娛，文字之樂，等物而已矣，顧何足以殊觀哉？漁父有云：『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夫清濁因水，而不在物；拘縱因時，而不在己。余病弗能久矣，不意偶似之也，而復何苦竊竊焉隨余而隘之哉？」客無以應。一日，節曰：「我補官嘉禾，今期至當行矣。盍有詩以爲送乎？」比懶賦詩，又重逆其意，因叙遊從本末之迹，并以解嘲之詞贈焉。節，吳越文穆王之苗裔，翰林之孫，起居之子，倜儻好事，有父祖風云。《淮海集》卷三九。又見《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六九，《蘇門六君子文粹》卷三六。

送馮梓州序

上即位之明年，有詔侍從之官各舉部使者二人。故龍圖閣直學士滕公與二三耆老，皆以馮侯叔明應詔。即日除陝西路提點刑獄公事。觀嘗問於滕公曰：「馮侯何如人？」公曰：「有守君子也。」觀曰：「何以知之？」公曰：「昔高平范公之帥環慶也，環將种古以寧守史籍變其熟羌獄，上書訟冤，

且言高平公不法者七事。朝廷疑之，即寧州置獄，而馮侯以御史推直，實奉詔往訊。是時高平公坐言事去，執政有惡之者，欲中以危法久矣。此獄之起，人皆爲懼。及馮侯召對，神宗曰：「帥臣不法，萬一有之，恐誤邊事。然范純仁爲時名卿，宜審治，所以遣吏者，政恐有差誤耳。」即賜緋衣銀魚。馮侯拜賜出，執政謂曰：「上怒慶帥甚，君其慎之。」馮侯曰：「上意亦無他。」因誦所聞德音，執政不悅。及考按連逮，熟羌之獄實不可變，而古所言高平公七事皆無狀。附置以聞，執政殊失望。會史籍有異詞，詔遣韓晉卿覆治。執政因言范純仁事亦恐治未竟，願令晉卿盡覆。神宗曰：「范純仁事已明白，勿復治也。」獄具，如馮侯章。於是籍、古皆得罪，而高平公獨免。執政大不快。未幾高平公復爲鄰帥所奏，謫守信陽，而馮侯失用事者意，亦竟罷去。繇是言之，非有守君子而何？」觀曰：「如公所云，殆古之遺直也，豈特部使者而已哉？」後六年，馮侯自尚書郎出守梓潼，加集賢校理，實始相識，質其事信然。嗚呼，古語有之：「人能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信斯言也！方高平公被誣，上有明天子之無私，下有良使者之不撓，可以免矣，而二三子表裏爲姦，始終巧請，至於抵罪而後已，可不謂人能勝天乎？然當時所謂用事之臣與諸附麗之者，今日屈指數之，幾人爲能無恙？而高平公方以故相之重，保釐西洛郊，馮侯亦通籍儒館，持節鄉郡，其福祿壽考，功業未艾也，可不謂天定亦能勝人乎？馮侯將行，同舍之士二十有八人，餞飲于慈孝佛寺，又相屬賦詩（一），而觀以拙陋，所欲言者，不能盡之於詩，乃以舊聞，并以嘗所感嘆者，爲序贈之。《淮海集》卷三九。又見《補續全蜀藝文志》卷二三，《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卷六二三，道光《安岳縣志》卷一六，民國《三台縣志》卷二二。

〔二〕相：原作「將」，據宋高郵本、傅校改。

法帖通解序

法帖者，太宗皇帝時，遣使購摹前代法書，集爲十卷，摹刻於板，藏之禁中。大臣初登二府，詔以一本賜之，其後不復賜。世號官帖。故丞相劉公沆守長沙日，以賜帖摹刻二本，一置郡帑，一藏於家。自此法帖盛行於世，士大夫好事者，又往往自爲別本矣。今可見者，潭、絳二郡、劉丞相家、潘尚書師旦家、劉御史次莊家、宗將世章家，凡六本。雖有精粗，然大抵皆官帖之苗裔也。頃爲正字，時見諸帖墨蹟有藏於秘府者，字皆華潤有肉，神氣動人，非如刻本之枯槁也。蓋雖官帖，亦其糟粕耳。又當時奉詔集帖之人，苟於書成，不復更加研考，頗有僞蹟濫廁其間。至於標題次序，乖錯逾甚。士大夫以字畫小技，莫有論次之者。投荒索居，無以解日，輒以其灼然可考者疏記之，疑者闕之，名曰《法帖通解》云。《淮海集》卷三五。又見《法帖通解》，《淮海題跋》，《六藝之一錄》卷一四四，《古今圖書集成》字學典卷七八。

曹號州詩序

號爲州，在關陝之間，其地不當孔道，無稱使過客之勞。刺史之宅有水池竹林，其樂可以忘老。故自唐以來，號爲佳郡，朝之士大夫樂靜退者，多願往焉。元和中，劉使君作三堂，新題二十一章，昌黎韓文公爲屬和。於是亭臺島渚之勝，天下稱之。譙國曹子方比自尚書郎出守茲郡，左丞相汲郡呂公引昌黎故事，送之以詩。子方至陝右，以書抵余曰：「待罪司勳，初無裨補，疾病求去。丞相不加譴，假以一州，幸矣，又賜詞詩以寵其行，幸孰甚焉！且其卒章之意，欲因某以警來者。將摹刻於三堂之上，其爲我序之。」余曰：木不能飛空，託泰山則干青雲；人不能蹈水，附樓航則絕大海。自唐迄今，守號者多矣，而劉使君獨傳於世者，非以昌黎文公故耶？今得丞相之詩，則曹、劉二使君，皆當傳於不朽，知號之亭臺島渚，將益顯於天下，朝之卿大夫願往者又加多也。余未嘗至號，竊誦丞相之詩，已若幅巾杖履，從子方於水竹之間。子方守號之樂，爲可知也。然士大夫皆謂子方賢者，宜同樂於天下，不當獨樂於號。子方盍專精神，近藥物，亟還天朝，以慰士大夫之論，毋爲水池竹林之所留也。《傳》曰：「懷與安，實敗名。」子方其慎之。《淮海集》卷三九。

逆旅集序

余閒居有所聞，輒書記之，既盈編軸，因次爲若干卷，題曰《逆旅集》。蓋以其智愚好醜，無所不存，彼皆隨至隨往，適相遇於一時，竟亦不能久其留也。或曰：「吾聞君子言欲純事，書欲純理，詳於誌常，而略於紀異。今子所集，雖有先王之餘論，周孔之遺言，而浮屠老子、卜醫夢幻、神仙鬼物之說，猥雜於其間，是否莫之分也，信誕莫之質也，常者不加詳，而異者不加略也，無迺與所謂君子之書言者異乎？」余笑之曰：「鳥棲不擇山林，唯其木而已；魚游不擇江湖，唯其水而已。彼計事而處，簡物而言，竊竊然去彼取此者，縉紳先生之事也。僕野人也，擁腫是師，懈怠是習，仰不知雅言之可愛，俯不知俗論之可卑，偶有所聞，則隨而記之耳，又安知其純與駁耶？然觀今世，人謂其言是，則矍然改容；謂其言信，則適然以喜，而終身未嘗信也。則又安知彼之純不爲駁，而吾之駁不爲純乎？且萬物歷歷，同歸一隙；衆言喧喧，歸於一源。吾方與之沉，與之浮，欲有取捨而不可得，何暇是否信誕之擇哉？子往矣！」客去，遂以爲序。《淮海集》卷三九。又見《文獻通考》經籍考卷四三，《永

樂大典》卷二二五三七，《古今圖書集成》經籍典卷四五八。

揚州集序

《揚州集》者，大夫鮮于公領州事之二年，始命教授馬君希孟采諸家之集而次之，又搜訪於境內簡編碑板亡缺之餘，凡得古律詩洎箴賦合二百二篇，勒爲三卷，號《揚州集》云。按《禹貢》曰：「淮海惟揚州。彭蠡既豬，三江既入，震澤底定。」而《周禮·職方氏》亦稱：「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其澤藪曰具區，川曰三江，浸曰五湖。」則三代以前所謂揚州者，西北劇淮，東南距海，江湖之間盡其地。自漢已來，既置刺史，於是稱揚州者，往往指其刺史所治而已。蓋西漢刺史無常治，東漢治歷陽，或徙壽春，又徙曲阿。魏亦治壽春，或徙合肥。吳治建業。西晉、後魏、後周皆因魏。東晉、宋、齊、梁、陳皆因吳。惟宋常以建業爲王畿，而東揚州爲揚州。東揚州者，會稽也。隋以後皆治廣陵。繇是言之，凡稱揚州者，東漢指歷陽，或壽春，或曲阿。中原自魏至周指壽春，或合肥。江左自吳至陳指建業，或會稽。隋唐五代乃指廣陵。廣陵在二漢時，嘗爲吳國、江都國、廣陵郡，宋爲南兖州，北齊爲東廣州，後周爲吳州，唐初亦爲邗州。其爲揚州，自隋始也。繇是言之，凡稱吳國、江都、廣陵、南兖、東廣、吳州、邗州者，皆今之揚州也。此集之作，自魏文帝詩已下，在當時雖非揚州，而實今之廣陵者，皆取之。其非廣陵，而當時爲揚州者，皆不復取。至揚子雲《箴》，本約《禹貢》爲辭，則廣陵自在其中，固不得而不錄也。既成，公又屬某推表廢興遷徙之跡，而究其

端，使夫覽之者有考焉。《淮海集》卷三九。又見《皇朝文鑑》卷九一，《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六一，《輿地紀勝》卷三七，《方輿勝覽》卷四四，《文獻通考》經籍考卷七六，《永樂大典》卷九〇八，嘉靖《惟揚志》卷三三，《古今圖書集成》經籍典卷四八八，乾隆《江都縣志》卷三一，嘉慶《高郵州志》卷一一，嘉慶《重修揚州府志》卷六三，光緒《甘泉縣志》卷二〇。

會稽唱和詩序

給事中、集賢殿修撰、廣平程公守越之二年，南陽趙公自杭以太子少保致仕，道越以歸。南陽公與廣平公其登進士第也爲同年，其守浙東西也爲鄰國，又皆喜登臨，樂吟賦，故其雅好，視遊從中爲厚，而山川覽矚之美，酬獻之娛，一皆寓之於詩。舊所唱和多矣，集賢林公既爲之序，而道于越也，復得二十有二篇，東南衣冠爭誦傳之，號爲盛事，以後見爲耻。或曰：「昔之業詩者，必奇探遠取，然後得名於時。今二公之詩，平夷渾厚，不事才巧，而爲世貴重如此，何邪？」竊嘗以爲激者辭溢，夸者辭淫，事謬則語難，理誣則氣索，人之情也。二公內無所激，外無所夸，其事核，其理當，故語與氣俱足，不待繁於刻劃之功，而固已過人遠矣。鮑昭曰：「謝康樂詩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蓋如其言也。某既獲睹盛德之事爲幸，因手寫二十二篇之詩以遺越人，使鑱諸石，又述其所以然者，發其端云。《淮海集》卷三九。又見《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六一。

懷樂安蔣公唱和詩序

會稽之爲鎮舊矣，豈惟山川形勢之盛，實控扼於東南哉？其勝遊珍觀，相望乎楓枿竹箭之上，枕帶乎藻荇芙藻之濱，可以從事雲月、優游而忘年者，殆亦非他州所及。而卧龍山、鑑湖尤爲一郡佳處。蓋府第之所占，城堞樓雉之所憑，非若窮崖絕壑，遊鹿豕而家魚龍，不可與民同樂者也。前太守貳卿樂安蔣公，嘗以山富草木，樵蘇所采，爲令於公府止之；湖地沃衍，由於豪奪，爲表於朝廷復之。又廢山西淫祠，分湖之別派，覆以締構，爲流觴曲水，以追永和故事。於是湖山自然之觀，始深密空明，不復爲人力所敗。聞山水間，棹歌之詩，至今稱焉。熙寧十年，廣平程公以給事中、集賢殿修撰來領州事，覽其遺迹而嘆曰：「此前賢所以遺後來也，使予無一日之雅，猶當奉以周旋，況嘗被其知遇乎？」乃述樂安之志，手植松千餘章於卧龍山之上。狂枝惡蔓，斬薙以時，秀甲珍牙，無得輒取。每春秋佳日，開池籩，具舟艦，與民共遊而樂之，復爲詩以記其事。元老名儒屬而和者凡六人，而樂安之從子金部預焉。公素以詩名天下，其所述作，必有深屬遠寄，不獨事章句而已。翟公曰：「一死一生，乃見交情。」時樂安之沒幾三十年，而公想像風流，眷眷不忘如此。然則是詩之作也，豈特與山水俱傳而不朽哉？聞其風者，可以興起矣！《淮海集》卷三九。又見《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六一，《方輿勝覽》卷六，《古今遊名山記》卷一〇。

王定國注論語序

元豐二年，眉陽蘇公用御史言，文涉謗訕，屬吏。獄具，天子薄其罪，責爲黃州團練副使。於是梁國張公、涑水司馬公等三十六人，素厚善眉陽，得其文不以告，皆罰金，而太原王定國獨謫監賓州鹽稅〔一〕。定國，相家子，少知名。一朝坐交遊斥海上，人皆意其日飲無何，不復以筆硯爲職矣。而定國至賓，益自刻勵，晨起入局，視鹽稅之事唯謹，退則窮經著書，或賦詩自娛，非疾病慶弔輒不廢。七年罷還，詣東上閣門奏書曰：「臣無狀，幸緣先臣之故，獲齒仕版，不能慎事，陷于罪戾。念無以自贖，間因職事之暇，妄以所見，注成《論語》十卷。未敢以進，唯陛下裁哀之。」明日，詔御藥院取其書去，未報，而神宗棄天下。嗚呼，自熙寧初，王氏父子以經術得幸，下其說於太學，凡置博士試諸生，皆以新書從事，不合者黜罷之，而諸儒之論廢矣。定國於時處放逐之中，蠻夷瘴癘之地，乃能自信不惑，論著成一家之言，至天子聞之取其書。非其氣過人，何以及此？傳曰：「天不爲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爲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爲小人之匆匆而易其行。」於斯言可信。余比多事，未獲請觀其書，而定國廼以副本來屬予爲序。顧余文之陋，豈能發定國之所蘊乎？姑掇其大概，使夫覽之者知定國著書之時爲如此，又知神宗嚮經術，亦非主於一家而已。《淮海集》卷三九。又見

《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五三，《文獻通考》經籍考卷一一，《經義考》卷二二三，《古今圖書集成》經籍典卷二六

六，《宋元學案補遺》卷九九。

〔二〕寶：原作「濱」，據王本改。下同。

集瑞圖序

熙寧九年，燕國邵舜文與諸弟持其先君之喪於宜興。數月，有雙瓜生于後圃。後二年，又生紫芝三，雙桃、雙蓮一，凡六物。於是鄉之耆老聞而嘆曰：「邵氏其興乎，何其瑞之多也。」舜文因集六物者而圖之，號《集瑞圖》云。余謂萬物皆天地之委和，而瑞物者又至和之所委也。至和之氣，磅礴氤氲而不已，則必發見於天地之間。其精者蓋已爲盛德，爲尊行，爲豪傑之材；其浮沉而下上者，則又爲景星、卿雲、甘露、時雨、醴泉、芝草、連理之木、同穎之禾；而棲翔遊息乎其中者，則又爲鳳凰、麒麟、神馬、靈龜之屬。曄乎光景色象之異也，藹乎華實臭味之殊也，卓乎形聲文章之無與及也，於是世指以爲瑞焉。繇是言之，世之所謂瑞者，乃盛德尊行、魁奇之才所鍾、和氣之餘者耶。邵氏之祖考，既以潛德隱行見推鄉閭，至舜文、彥瞻、端仁，又以文學收科第，弟兄相繼有聞於時，而諸子森然皆列於英俊之域。則是至和之氣鍾於其家久矣，宜其餘者發爲草木之瑞也。昔楊寶得王母使者白環四枚，而寶生震，震生秉，秉生賜，賜生彪，凡四世爲三公。以往推今，即邵氏六物之瑞，豈

徒生而已夫？蓋有應之者矣！《淮海集》卷三九。又見《皇朝文鑑》卷九一，《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六三，《蘇門六君子文粹》卷三六，《古今圖書集成》庶徵典卷一三。

淮海閒居集序

元豐七年冬，余將西赴京師，索文藁於囊中，得數百篇。辭鄙而悖於理者輒刪去之，其可存者，古律體詩百十有二，雜文四十有九，從遊之詩附見者五十有六，合二百一十七篇，次十卷，號《淮海閒居集》云。《淮海後集》卷六。又見《永樂大典》卷二二五三七。

精騎集序

予少時讀書，一見輒能誦，暗疏之亦不甚失。然負此自放，喜從滑稽飲酒者游，旬朔之間，把卷無幾日，故雖有彊記之力，而常廢於不勤。比數年來，頗發憤自懲艾，悔前所爲，而聰明衰耗，殆不如曩時十二，每閱一事，必尋繹數終，掩卷茫然，輒復不省。故雖然有勤苦之勞，而常廢於善忘。嗟夫，敗吾業者，常此二物也。比讀《齊史》，見孫搴答邢詞云：「我精騎三千，足敵君羸卒數萬。」心善其說，因取經傳子史事之可爲文用者，得若干條，勒爲若干卷，題曰《精騎集》云。噫，少而不

勤，無如之何矣，長而善忘，庶幾以此補之。《淮海後集》卷六。

職官分紀序

職官之書尚矣。前世士大夫所著，如《漢官儀》、《魏官儀》、《唐六典》之類幾卅家，而附見於類書中者，如《御覽》、《通典》、《會要》之類又十餘家。咸平中，華陰楊侃始采諸家之書，次爲《職林》，凡廿卷，號稱精博，而斷自五代以前，不及本朝之事。元豐中，朝廷刺《六典》之文，傳有司之議，建文昌之府，立寄祿之格，制度炳然一新，可謂甚盛之舉也。而因時撰次，尚尠其人。富春孫彥同，雅意斯事，間因暇日，取《職林》而廣之，具載新制，而又增門目之亡缺，補事實之遺漏，凡五十卷，號《職官分紀》，而古今之事於是備焉。或曰：君子之學，當志其遠者大者，楊氏之書，弊精神於名物，固已惑矣，孫氏又從而廣之，不亦大惑與？余竊以爲不然。何則？昔九方皋知千里之馬，而不知牝牡驪黃。以皋爲善觀天機則可，使皋爲天子諸侯之有司則憊矣。此其所以爲黃老家之言也。儒者則異於是，不以內廢外，不以精忘粗。故上達天機之妙，而不堪天子諸侯有司之則。紀官之事，仲尼嘗學於郯子矣，何獨於二子而疑之？彥同嗜學好古，晚而不衰，有志士也，讀其書可以知其爲人。元祐七年六月望日，秘書省校對黃本舊籍高郵秦觀叙。王敬之等刻《淮海集·補遺》。又見《職官分紀》卷首，《甬宋樓藏書志》卷五九。

八駿圖序

予嘗聞有周穆王八駿之說，乃今獲覽厥圖。雄凌趨勝、彪虎文螭之流，與今馬高絕懸異矣。其名盜驪、蜚黃、驪黃、白蟻之屬也，視矯首則若飛雲，視舉足則若乘風，有待馭之狀，有矜羣之姿，若日月之所不足至，若天地之所不足周。軒軒然，嶷嶷然，言其真也，實星降之精；思其發也，猶神扶其魄。軾者如仙，御者如夢，將變化何別哉！世說周穆王駕八駿，日會王母於瑤池，從羣仙而遊。按《山海經》，去中國三萬里，非虛說也，而不知其從得之。厥神是生爲之用歟？何古書無其匹歟？圖之首有褚公遂良題云：「秦漢傳之，降於梁隋，至于皇唐，不泯厥跡。」卓入昭然，奇哉信乎！苟今考之于古，則人大笑矣，求之於時，則曠世矣。由是知物有同者不必良，有異者不必否。或慮觀之者昧，故爲序以表焉。《古今事文類聚》後集卷三八。又見《古今合璧事類》別集卷八一。